景印摛藻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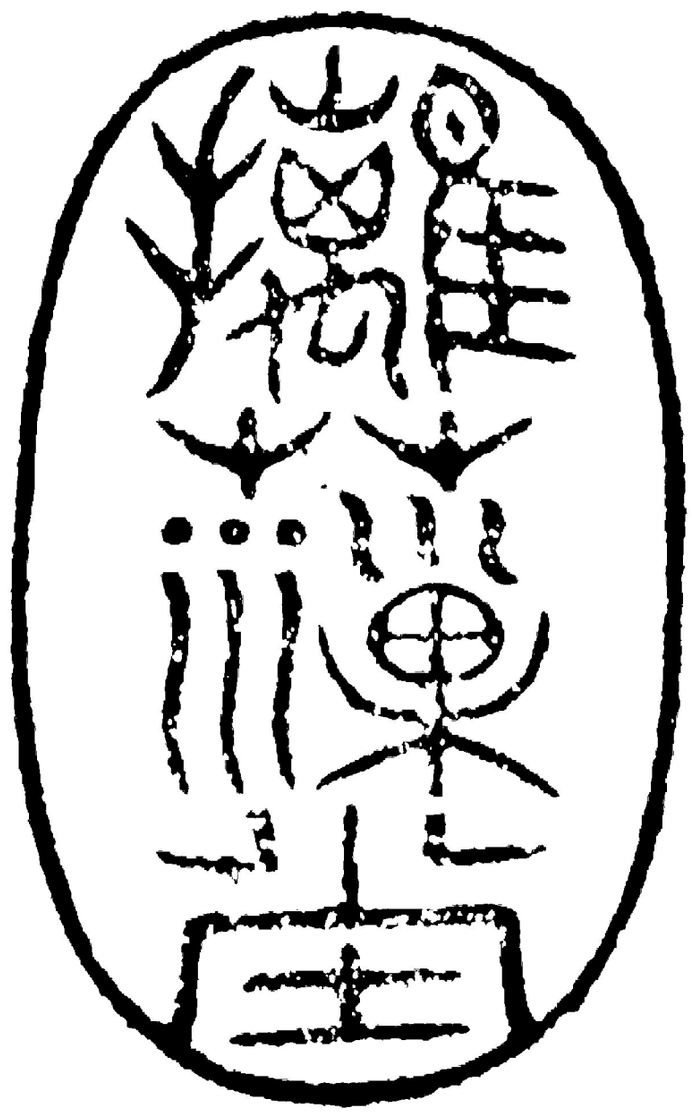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九六册

地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册目次

書名及撰人

春明夢餘錄七十卷　清孫承澤撰

卷次

卷三十九至卷七十

頁次

一八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荟要卷七千六百九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三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禮部一

禮部在闕東戶部之南西向宣德五年建時府部公署皆未營造以典禮之區萬方會同有事於此遂首建焉至六年六月成賜宴落之公侯卿貳皆與焉本部尚書擬春官掌天下禮樂祭祀封建朝貢宴享之政令叙辨階秩以贊於天子侍郎為之貳其屬初曰儀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部後改為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司俱稱清吏

儀制掌禮文宗封學校舉貢之事天子即位天子冠若納后若冊立皇太子若上慈宮徽號若朝賀朝見若大宴饗則舉諸儀辨其名數條上之報可而令於諸司凡傳制開讀表箋學校貢舉文移印章官民服舍皆辨儀式而頒之諸司凡巡狩親征班師策勳行賞第禮儀條上凡祥瑞辨其物名類奏大瑞特奏無得請封禪以蕩

上心以鄉飲酒禮讀律誥訓禮讓以養老尊高年以卹貧宣仁政以旌表章勸勵以建言議利病以連坐謫戍禁官邪

祠祭掌祭饗獻薦天文國卹廟諱之事辨大祀中祀小祀之等而敬供籩飣第其牲牷配侑從介差其禮樂凡王國司府衛所州縣祀典神祇稽令甲而播之百司督日官歷象而在其儆變日月食起止分而豫移諸司大災異即聞次類聞並乞修省凡國喪若品官庶人喪皆辨其同姓九族異姓母族妻族親疏之等而為三年期大功小功緦之制傳古喪禮損益頒行之凡謚帝后妃太子太子妃王郡王以字為差次勛戚文武大臣請祭塋贈謚移諸司覈行能傳公論定議以聞其侍從勤勞死事官品未應謚若夷王夷使得特謚凡帝后慇忌祀於陵輟朝不廢務凡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籍其人毋得以術越境與妖妄毋藏讖緯元象凡僧道三年一度度必通經咒周知冊檢其偽冒而嚴其禁令凡

雅樂屬於祠祭太常領之俗樂領於伶人

主客掌戎夷朝貢往來宴賜之事凡蕃夷辨其五年三年比年年至年再至之貢與其貢物貢途貢使豐約遥徑多寡之數王若使至賓待之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室廬帳幕食料之等嗣封者為請使頒冊於其國諸大酋有保塞功者授冊郊封之以信符徵勘合以金敕諭差發以通事譯夷情以開市平交易以折計收蕃貨以刑典禁交通凡賜均賞特賞各有差凡役中歲徵其方物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賜宴辨職官品秩之等凡蕃夷土官辨下程宴次食料多寡之等凡厨役僉諸民次僉諸王府典膳之久次者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之

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不徒以祭祀燕享冠婚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

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秦漢以來凡其所以為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有隆污之異者以此

禮制

夫子遺經皆經諸儒校定獨禮無成書朱子於寧宗四年致仕家居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樂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修三禮曰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通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採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臣昔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

省闕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
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
廢墜垂諸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
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朱子修禮書時
年已六十有八越三年而先生捐館舍書迄未完
門人黃幹楊復補喪祭二禮以成書先儒言後之
言禮者不至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賴有此書
臨川吳文正澄著三禮考註一書考周官以正六

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闕蓋取陳氏俞氏之
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取朱子之論也其
言曰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
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
其十七篇次第並如鄭氏本更不間以他篇須十
七篇正經不至雜揉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離之
為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
氏所補合之而為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
皆別為卷而不相紊而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
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
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為三凡周公之典其未
墜於地者蓋罄包舉而無遺造化之運不息則天
之所秩未必終古而廢壞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
所損所益百世可知也
朱文公熹居母憂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盡變因
成喪葬祭禮又推之冠婚以成編曰家禮冠禮則

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司馬氏程氏喪禮本司馬
氏後又以禮部侍郎高閱益崇之書為最精多採
用焉書成一侍子竊之亡去文公沒而其書始出
自敘曰三代之禮其宮廬器服出入起居之制節
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有意乎禮或違其本而
務其末緩其實而急於文苦其難而不能舉其要
也其困於窶貧者尤患其終不能及於禮熹之愚
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禮少加損益為

一家之書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則以謹名分崇愛敬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敦本實以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施行之古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庶猶可得復見而國家崇化導民之意或其有小補云

洪武中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禘祀禮詹同定四廟祫祭禮李善長定五祀禮而又令天下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年四十以上者於是徐一夔梁寅周子諒胡行簡劉中弼董彝蔡深滕公琰曾魯至京編集大明集禮

洪武中所著禮書曰國朝禮制曰稽古定制曰國朝制作曰大禮要議曰皇朝禮制曰禮儀定式曰大明禮制曰洪武禮法曰禮制集要曰禮制節文曰太常集禮曰禮書上之郊廟朝廷次之侯王郡邑下之閭巷州黨制度俱備

洪武五年詔曰朕聞三皇立極導民以時庖厨稼穡衣服始制民居奠焉五帝教以仁義益未備之時宜天下從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損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用永康朕蒙皇天后土眷命祖宗之靈統一天下紀元五年朕本草芥失習聖經況摧強附順二十餘年居無寧日胡理道未臻民不見化鄉閭市里尚染舊俗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與茲條畫事宜再整彝倫恤念孤寡務遵先王之法顧以德薄恩澤未孚下民未說恐貽上天之怒夙夜祇懼若履淵氷咨爾臣庶體予至懷期臻禮義之風永底昇平之治

崔文敏銑曰禮者理也人心之理協之以同然即百世可通也今王祭無樂大臣無廟仕者不奔祖父母之喪無功緦之假冠婚任俗飲射具文民無定志而濫士異學而莫止伶人道流秉禮司頌齊

民下賤踰限犯分雖有洪武禮制而廢莫或行夫國無禮猶水無坊人無禮猶室無基衝嚙圮毀夫焉有極哉禮樂積百年而後興宜詔徵四方明道奧學之儒萃於京師準以典誥案以三禮參以詩之詠歌孔氏遺言皆比以今法寧要毋繁寧徑毋易裁成明典行之天下垂後世範俗同德一邦其永孚於休矣

屠康僖勳論三大典疏臣猥以凡庸叨司風紀茲當皇上繼體改元之初正祈天永命之日百度維新萬化攸始首卜郊祀耤田幸學三者夫郊祀所以敬天尊祖祀典之載於經者自虞舜肆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為命而告也虞書而下莫詳於周禮禮記思文之詩郊祀后稷以配天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蓋以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郊祀而配祖者大報本反始之道也至於以時以樂以牲以器之類各有其義降及秦

漢唐宋或郊或不郊或合或不合或祀白帝或祀黑帝其祀不同或三歲一郊或過期不郊其制不一甚者或以求仙而行或以祈嗣而行皆出於道家者流怪誕不經瀆亂非禮無復古人報本反始之意矣殊不知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以其形體而言故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故謂之帝其實非有二也安得有如異端所謂天皇太乙之號哉我聖祖龍興定為天地合祀之禮列聖相承以太祖太宗配享一用古禮參之周制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其儀文制度至精至備三代而下祀典之正未有如我朝者究其所以宥密緝熙顧諟祗肅此則歷代敬天法祖之大畧也耤田者所以重農厚俗考之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

郊皆脩封疆蓋天子耤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
粢盛而必躬為之者以為天下之農民帥先爾天
子既身為之帥先又必命田畯之官以督其耕其
重農事如此癸命官曰食哉惟時播厥百穀成王
成農官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具言稼穡
之艱厥後漢之文帝詔耕耤田以給宗廟粢盛又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民田租之半景帝親桑以
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自周以迄唐宋莫不
以此為務然躬耕耤田者必祀先農我朝歷聖躬
祀先農親行耤田禮如古制具有成法誠以民為
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恃以生者食食之所賴以
足者農耳幸學者所以崇儒重道天生孔子寔萬
代帝王之師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
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聖先師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

循古良規者殆亦可取我聖祖首建太學車駕親
臨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所以勉勵師生者諄切詳
備諭以聖人為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功具載
御製五倫等書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正在陛下今
日之舉耳之三事者其禮相因其事至重不考古
無以証於今不質問無以探其本伏望皇上念茲
三事之大不徒循故事之美觀必求行三事之實
意特敕館閣儒臣經筵侍從講求郊禘配享之禮

思文我將之詩法三代以上所行之善監秦漢以下所行之失然儀文不備無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必真知上帝之享享於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必仁必孝善繼善述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而感通之妙上帝居歆億萬年之丕基兆於此矣所以耤田者必求古人分井經界之法豳風七月之詩周公無逸之篇我列聖重農之訓必崇節儉以為裕財之本必薄稅斂以為足食之原禁游惰則為之者衆省力役則不奪其時正經界不為外戚之所占均田里不為豪户之所侵貴五穀賤金玉務農桑益種樹如此而帥先天下宣其德意作其農功勸相有方貪暴不作則仁心仁聞天下被其澤而勸農之政行矣所以幸學者必尊德樂道以正天下之人心親賢納諫以厚天下之風俗師嚴道尊如學記之所存敬怠吉凶如丹書之所戒如此而帥先學校則人倫明教化興風俗丕變

人才彙興矣竊見先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編具載脩齊治平之道依經據史引物連類言天必有徵於人語事而不遺於理善惡必録綱目詳明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陛下於經筵講論書史之中常以此書進講仍以别册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則所以事天重農崇學以隆聖治之禮舉不出於此矣

宗伯沈鯉議從祀疏臣等裒集衆論較量其間預

廷議者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内註胡居仁從祀者二十五人註王守仁陳獻章者俱十五人蔡清五人羅倫二人吕柟一人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在石星則議二臣不宜立門户講學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則又謂從祀重典非眞能信令傳後者未可輕議若使後日丘橓則議守仁乃禪家宗旨在吏部左侍郎趙議非見其能信令傳後者亦未可輕議黜恐反為盛典之累故未敢遽擬其人也臣等

反復參詳看得從祀一事持久不決必煩廷議者則以在廷之臣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衆言僉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今預議諸臣舉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即有次及居仁與其不舉者亦毫無異議及臣等考其平生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士如羅倫張吉婁統周瑛高明賀欽羅欽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道比於薛瑄而次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録並傳焉斯其為孔子之徒已彰明較著有歸一之論矣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以居仁行實撰議上覽特允從祀自足以仰承德意增重儒林豈必求備蓋我明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間侑食孔廟者僅薛瑄一人誠慎之矣今距祀瑄之後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並祀亦所謂旦暮遇之比肩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如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於主靜皆所謂豪傑之士

但預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殊未有歸一之論以稱上意指臣等亦何敢輕議查得嘉靖十九年亦曾廷議薛瑄彼其時固毫無間言也而庶子童承叙贊善浦應麒猶以為事體重大莫若少緩竟以報罷至隆慶元年復下廷議則在議諸臣或挽或推惟恐其不預於澤宮尸祝者何人心之同也夫惟人無異議故盛典一舉至今為俎豆之光今守仁獻章既不能毫無間言又一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耆舊老成直亮多聞之士而不皆為二臣左袒者是輿論未協而事久論定尚非其時也臣等有感於承叙應麒之言故輒敢效其愚亦請暫緩之以少俟公論之定而徐議於後似亦未晚蓋事可垂千萬年而不朽者即遲迴數載而不為逾時禮有垂千百世而示法者即詳審再三而不為過慎與其祀也而有議豈若議定而後祀乎蓋可祀不祀者其失怠怠猶

可補於將來未可祀而祀者其失誣誣則貽譏於後世拾瀋反汗勢豈能及是不可不為深計也昔者孟軻氏之告其君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蓋至於左右皆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而猶未敢信必至國人皆賢也而後察又親見其賢也而後用彼固一人之進退一時之是非耳而猶然若是矧是舉也在朝廷則象賢崇德見道揆法紀之公在天下則章軌作人為俗易風移之漸所關甚鉅可嘗試而漫為之耶如皇上以我朝人文遠軼前代不宜寥寥焉若是臣等謂居仁而祀不可謂寥寥矣蓋隆古以還士之以行誼道德令聞長世者非託之於顯位則託之於門閥非託之於文章則託之於勲業順風疾呼聲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仁者固深山窮谷之士而布衣韋帶之夫自非其德有過人負一代之斗山於當世擇地而趨嚱心而語其誰為傾耳而聽正目而視者惟皇上超然遠覽拔之於儔伍之中榮之於崇祀之位則日月之光貴及豐蔀雖在齊民莫不興起比於祀瑄尤為盛事茲臣等之所謂一不為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黃仲昭陳真晟呂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仍望推廣德意專祀於鄉通候論定之日另議從祀則仁至義盡可為天下萬世之法將見新檟之道以光蘋藻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矣

再照講學為致知之事聖門之所謂條理之始也夫學亦安可不講也顧臣等之所謂講學者殊無甚高論蓋六經孔孟之道既昭如日星而漢宋諸儒之書又發明殆盡後雖有述何以復加所貴乎學者亦守其師說慎思明辨如何為格致誠正如何為齊治均平隨事精察敦行不怠雖暗室無媿必白首一節如是焉而已世之學者不務為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至為績學頸以見長添蛇足以工畫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為弁

髦不講焉其又有奇者則片言單詞樹之赤幟而
天下之喜為名高者亦尚見前茅之所在遂靡然
裹糧而趨之口耳一言反復辨難至窮年不能殫
其說其流之弊將有內棄其事而外棄其主之事
以釀成清談之俗者此不可不為早辨也伏願皇
上既慎簡可祀之人又渙發德音使天下知朝廷
之所以崇祀者意在此不在彼則世道人心不勝
幸甚按孔廟從祀為禮之大者龍江先生此疏欲
止祀薛胡兩公而白沙陽明徐俟論定又推廣楓
山整菴諸先生先祀於鄉此正論亦定論也乃陳
王從祀閣中竟以密揭中旨行之此何等事而可
如是與

樂音

宋周元公惇頤之論樂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
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
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
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
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
也

宋建陽蔡元定著律呂新書二卷其上卷以漢志
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為黃
鐘第一以淮南子漢前志本黃鐘之律以三歷十
二辰積之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鐘
之實第二以黃鐘三分為損益定生十二律第三
變聲七次八十四聲圖八次六十調圖九於是候
氣審度嘉量權衡次焉為十三篇其下卷述前史
書志經傳疏注呂氏春秋淮南子下至歷代論尺
欵識用以明造律和聲均調候氣制器之事朱文
公稱其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鑿鑿可見之
行也其後文公考訂禮書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
等篇而鍾律篇大率本元定所著而互演之稱明

遂矣

自南宋及元以至於今皆用大晟樂考大晟樂乃方士魏漢津之所造取徽宗指寸為律故考亭曰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黜涅之餘不足以語天地之和然金太宗取汴得之改為太和樂流傳入元及明破燕京得其樂工今太常雅樂與學宮所謂大晟樂者皆漢津之遺而徽宗之指也至其百戲隊舞亦元聲之遺樂童又近淺無爾雅之辭太祖一革元政而此事却謂金得之宋先王之遺不復改創而當時儒者亦憒然不知所自世宗制禮作樂而止於儀文之末畧其元聲之本亦張夏諸人之過也

元人吳萊大晟樂論鄉子北遊京師聞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失守大樂氏奉其樂器北趨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而東李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國初有旨徵樂東平太

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乙增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肄其鐘鼓鏗鏘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議樂自和峴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前日之宿縣者本謂樂和曾未幾時條已改鑄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治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時加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心悟其銅齊之輕重而徒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黍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蓋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聖主之稟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鐘之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據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

備陰陽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説先鑄帝鼎八鬲復造金石鐘簴彫幾刻鏤蓋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樂律遂高惟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宗堯曰樂律高北方元鬲水又溢出律高則聲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境土喪没是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崇寧之樂亦可變矣蓋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廢漢世惟采荆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俚調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蓋俗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人白蘇祇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

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邑長張侯曾制大樂元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脱乎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園法曲之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也然吾就侯之所學

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達强記巧妙幹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犯之正故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津蜀一黯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嗚呼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胡俗技樂率多輕儇剽殺嘽呶縱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他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獰導淫教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溥倡優之技禁止不行則風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係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二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歷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歷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

古法緝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鐘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緩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禮樂箋曰說者論大晟樂為宋方士魏漢津所製此未考本末不知樂律者也宋濂議漢津製樂為亂世之音在洪武四年而冷謙所定樂舞為洪武之六年樂章猶宋之舊而樂音非宋之音矣以何知之以律而知之蓋謙所製者為太蔟之羽中呂調也漢津所製其迎神初奏為南呂之角大呂變調也與謙之樂如參辰黔晳之不相合矣蓋謙之七均自太蔟夷則夾鐘無射中呂皆正調也惟清黃清林巧為變調然此二變音也固無妨於變也漢津之林鐘為宮者僅商角二音為正調其徵羽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四矣南呂為宮者僅商音為正調其徵羽角變宮變徵

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五矣又況漢津之律即李照之律下古樂二律所謂黃鐘者僅中太簇則其林鐘之宮僅中南呂南呂之宮僅中應鐘管長四寸六分有奇而商角以下六均無一不出於變矣君則其細已甚而臣民事物靡然不振哀淫怨咽此真亡國之音也豈可與謙之樂同年而語哉大抵樂律樂章本為二道由宋以降樂章屢易而所用者皆王朴之律也政和以降樂章屢易而所用者皆漢津之律也至泠謙定樂樂章無改而所用者則非宋元之律也改其律而不變其章者聲音道微政合嚴重律正其元曲襲其舊此謙之所以為明哲也謙舊有樂書在南太常

函史曰李教授文利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為黃鐘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各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

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窮之誤其法由十一月黃鐘三寸九分至十二月大呂則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皆各增九分由五月蕤賓至六月林鐘亦減六分由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以復於黃鐘皆各減九分而適合三寸九分之數由此而如環無端焉以相生其說曰陽數始於一成於三終於九故律之為數三九盡之矣黃鐘一陽初升氣微數少故其管三寸九分三寸乃陽數之少九分乃陽數之成以三涵九故黃鐘之宮命之曰涵少此其證也十一律皆從以生而增減亦各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增減視他律特異者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其增減宜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者也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范副使輅等信其說從

受學楊學士廉愛其書以為天授而王尚書廷相韓尚書邦奇皆大儒通解音律皆不謂然以為樂律音調之旨非可以臆見卜度決也

楊忠愍繼盛為韓苑洛志樂序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絶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説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為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没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自做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發疽尋愈不知也既而見其説矣於是有直解之著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脱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是於羣非之中若天有以啓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焉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遞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黄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黄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宫闈寔古今之絶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為道盡於是矣

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録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為是書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説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黄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於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為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説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也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姑蘇王煥如曰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播之八音以為樂器孔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以制器者尚其象八音者聖人致中和之器也其制之長短廣狹小大輕重皆有數三三迭運九九相乘天地萬物之所生也太和元氣之所鍾也聲律家謂之元聲黄鍾者天地陰陽之和也五聲之本生於黄鍾之律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法也律以統氣類物呂侶也呂以協宣陽氣為道不同其中一也今按黄鍾之長九寸寸積九十分分十釐釐十毫二十忽忽方五十九萬四百九十萬得寸十寸為尺十尺曰丈十丈曰引黄鍾之管其容子粟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龠龠十抄抄十撮撮二十圭圭六粒粒凡一千二百得龠十龠曰合十合曰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黄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兩四分分六銖銖十黍黍十黍黍凡二千四

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裹十五斤曰稱二稱曰均四均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小大輕重以十有二律為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為準是以聲出於器器得則聲得器失則聲失也八音惟革木無當於五音不係於律國語曰革木一聲此之謂也其餘六器清濁高下莫不隨器審察而齊一之夫金匪改煎齊量不成石匪旁耑摩鑢不協竹有穴竅疏密之異匏有安山卑崇之殊土惟順仰啓閉而契歌惟依永比律而和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八器之音根祖出一黃鍾器雖萬有不同未嘗不克諧也祇患僅知七律為一均而未知度曲之義僅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耳所謂七律者如以黃鍾為宮即以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其七律自為一均而聲相諧應古人欲合聲先須吹律使衆音皆合如一律所出乃可近世不解多以黃鍾奏而聲或林鍾奏而聲或太蔟七音之協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徙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又琴瑟聲微常見敝於鐘磬匏竹土聲

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矧曠不習閑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啓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失之遠矣故妙達音律者必於此而斡旋之度律均鐘以耳齊聲以聲定律而訂黃鍾之宮準此中聲均瑟十六聲次第又以十六聲而齊六器聲高者抑而下之使衆器之間引而上之過不及者損益而酌中之使衆器之音音翕和不相凌奪然後被之於絲彈者純然如

出一手吹之於匏土者翕然如出一口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合作於一堂之上將見八風從律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風雨時至神民和說制物備而樂成庶幾不失夔曠之遺教云

樂書曰昔太史公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以為天下庶富百姓嬉遊此和樂之本也蓋亦深達制律之意者哉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子聲為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為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為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略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蓋五音相生至於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為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為和變徵者與正不比則為謬此音有和謬之略也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黃鍾居子為天統林鍾居未衝丑為地統太蔟居寅為人統故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以三合四是為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略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為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得為調以五因十二則為六十調然二變不調則冬夏聲關四時不備蔡子之說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略也以徑象言之黃鍾長九寸為乾林鍾長六寸為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於多乾之甲也音起於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於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黃鍾為陽大

呂為陰猶甲乙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黃鐘之生林鐘林鐘之生太蔟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沈重鍾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期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天為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於歷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三大祭皆無商音說者謂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言唐土德王請加商調去角調以土德王初作洪武正韻聲起於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會而遵用之不起於東而起於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化者哉律止於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為父應聲清輕為臣為子故四聲曰清聲即夾鍾大呂黃鍾太蔟之應也苟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矣泠謙議用四清聲故編鍾編磬皆為十六豈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景以辨方也土圭之法祖沖之論

備矣然候氣者使按日景之子午以布律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於左地氣微偏於右所謂不參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正位也以針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冬至置黃鍾之律於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鍾之律於丙午之中然後飛灰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鍾豈非臆說哉黃鍾起於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於亥之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因之算位耳蔡子乃據以為真張皇鋪衍謬矣自黃鍾之管陽皆生下陰皆生上自蕤賓之管陽反生上陰反生下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

五十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鐘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鐘耳蔡子乃譏其陰陽錯亂亦未之思耳近世儒者乃曰黃鐘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為証曰黃鐘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者也夫黃鐘以八十一分為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管而吹三十九分以為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

寸九分為黃鐘之律而執含少以為清管焉是此律一差大呂而下十一律者皆無由取正矣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今聖主當陽能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是樂之本也區區之器與數何足論哉

黃太史道周樂律論衡樂律史記所載極為詳悉揚子雲太元只是說歷耳天地之體四方各百二十八周而圜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圓之四百八十凡方圓相割十有八變而歸於極體四則用三體三則用四以四為實以三損益割方即為損益割圓即為益考其纖微皆方不止於徑一圜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於徑一圜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生也律歷之妙皆於此徑一圜三上察其微差以為相生之律如黃鐘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因而裁之八十有一為黃鐘之上宮其下宮三十有九餘分不盡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呂不韋俱稱黃

鐘三寸九分此是訛黃鐘之下宮以為上宮我朝李文利鄭世子之流又祖其說以三寸九分起黃鐘則黃鐘之聲宜極短而清毋復牛鳴窮中者矣管子亦稱黃鐘有大灑之音此皆於變宮上說黃鐘非就黃鐘本位起實數也如就本位起實數則六律六呂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呂七十有二則其餘宮四十有九又有餘分不與仲呂相亂今以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為娶妻生子之序

上下損益終於南呂之六十而百二十分之律分
中所謂律之一終也京房六十律亦從此始如用
三寸九分之律則管分極短吹不成聲應不動氣
又益五寸二分以為大呂顛倒極矣某自少時常
用文利之律以比於淮南呂覽之說久而知其不
然乃復求之史記知太史所藏去古未遠置一而
十一三之以三為實以四為積不可易也伶州鳩
所論六閒六正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從來已舊安
得指極短之律以起至大之宮使鐘量衡度皆無
所從始乎凡樂言鐘呂為人生致用之大端鬼神
所用進退亥為應鐘卯為夾鐘未為林鐘此三鐘
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是物也
已為南呂丑為大呂酉為仲呂此三呂者為三庚
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是物也黃鐘為
子子與亥而從陽治陽者為主治陽而主鐘蕤賓
為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為客故言賓而治呂主

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為治也禮祀天
神則用圜鐘為宮以相次為序祀地祇則用函鐘
為宮以相生為序祀人鬼則用黃鐘為宮以相合
為序其以黃鐘代應鐘亦猶之尊子而紐亥也凡
道之本於禮樂者皆與天行之度一一相追禮退
而紐樂進而盈樂動而升禮讓而反日之讓天月
之讓日進而稱順退而數逆藏往知來其致一也
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餘為日月交食之會析
之為六分有半為律法之所從極蔡元定稱子丑
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不得全杪猶
未有定論唯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損益上下
以至於一分而極而半聲間起之法亦於是而出
矣木上云然則太師吹銅聽律以知師之善敗如
何某云予非瞽史安知吹律然詩稱其軍三單大
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之數與天地參六師
之義倍而用之用衆之律而過於天道未有不敗

者也然則律數十有七萬八千餘強何也曰置十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數也因而三之五十三萬餘強而與天俱周律之與禮樂天道兵師其槩一也

崇禎十五年禮部議覆太常寺樂疏云蒙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亦多疏澀如琴琴並無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留心上理於禮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氣實為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説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並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矧黃鐘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正舞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於其中至

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闕內侯至大夫之適子取為舞生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以能發揚功德孚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寔遠宜令太常倣周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為然察會典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饗等禮用教坊司奉鑾而相沿既久踈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至古者房中之樂歌闕雎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人樂府亦特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與教坊為二實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之盛心

律尺

崇禎十四年上欲考定樂律命工部察周尺之制工部不能定移聞禮部禮部覆云周尺之說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漢書律歷志云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爾雅云秬黑黍也顏師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後周時牛弘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其色至烏其形圓重唐禮樂志曰黍眞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宋實儼司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黨黍十

黍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大禹聲為律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即周尺也有用璧羨者考工記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蓋璧徑九寸羨而長之縱十寸橫八寸周謂之度尺則周之十寸八寸皆為尺也有用蘗粟者蘗禾穗芒也淮南子曰律數十二故十二蘗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

是也有用蠶絲者孫子算術云蠶吐絲為忽自絲毫釐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馬尾者易緯以十馬尾為分是也詳考之竊謂人指則長短不同璧羨則古璧難得粟有輕重馬尾有巨細蠶絲秒忽亦難辨惟累黍之法為正而又有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者又有謂歲有豐歉地有肥磽累黍較驗亦復不齊者故前代製尺非特用累黍又必求古器以雜較焉隋書所載歷代之

尺十有五種第一種即周尺與西漢劉歆銅斛尺東漢建武銅尺晉荀勗律尺祖沖之銅尺皆合今去古既遠欲求確據惟我高皇帝時命宋濂泠謙等所定樂律及劉基等所定欽天監晷景可憑而晷景尤其顯者宋和峴用西京銅望臬即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測天度數不爽況其他乎唐順之曰今欽天監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強守敬精於律歷決非妄作

嘗取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曰乾之秤量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之命為九寸與表尺果合於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他求矣抑又有說焉高皇帝創制垂法貽謀萬世當時製為鎮圭定按周尺莫若以鎮圭之尺為主若欲別造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屬兼求真黍參互考定非可懸虛臆決也工部據以回奏奉旨既說周尺即鎮尺著照鎮圭式造尺

審度嘉量權衡皆出於律自積黍之法不明黃鐘之說始紛然如聚訟近代鄭世子考羊頭山秬黍以時等則稱之百粒得二分五釐至兩龠二千四百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為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為率量以三為率權以六為率

大祀

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已而改先農及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為中祀諸皆小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天地日月加玉馬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牲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殺禮不用牲用果脯從其族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師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禮神曰展親曰報功小祀素帛禮佛帛王國司府州縣亦用帛小祀則否凡祀有樂樂四等曰九奏曰七奏曰六奏舞皆八佾先師六佾小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小祀則否

禮部寅清堂有嘉靖十五年秋欽定大報諸祀禮儀碑每歲大宗伯以大報日期等日告於皇帝前期於本衙門宿鴻臚卿具請御殿及設案奉天殿中是日百官公服侍班皇帝服皮弁大宗伯具朝服自午門中道行捧祀日冊立置於案皇帝就案先立定大宗伯跪奏曰嘉靖幾年分大報等祀日

冊請敬之皇帝揩圭取而恭視訖序班舉案於華蓋殿中皇帝陞座百官叩頭如常禮畢

正祀典

侻文毅岳疏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止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沙漠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遮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星所宗七曜三

2752234

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現示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雷雨風雲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感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顧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讐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每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

不合祀典至於文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合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元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水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靈顯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授其教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尸陀林秘魔岩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蜦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

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青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蓋自元延祐中元教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齋天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

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祀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有前項祭告猶之祀典煩瀆無據今當罷免

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武本元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元為真元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元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元武為真武而作龜蛇

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元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元旗統攝元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

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范金為像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庥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襟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元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人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依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等官祭祀其餘祭禮并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二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燭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為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

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

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守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

為火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年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説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玨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録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伏乞勅内府衙門以後袍服等

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證封江王知誥封饒王嘗提兵定福建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愈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脱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易衣給户洒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宏靖上帝遞年

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只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凡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内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騷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造既始於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於閩所有福建舊時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為嫌則於二真君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

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户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録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敗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敗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為定例所有現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内收貯仍行内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製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録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真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

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
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安寧護
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
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君前又有誕辰之祭皆二
真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
神父徐温乃五代時誤國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
以報功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
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為正以
後加增一切祭祀俱各罷革

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
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以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
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
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為功
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

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
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
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
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
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
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奉旨是

知此誠皇上側身修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社為念增修德政講求闕失疎遠私昵節省冗費以回天意可也臣等又惟人君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誠不以物祖宗創為郊祀之禮每年一次舉行極為慎重溷者臣聞皇上推廣敬天之心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竊詳皇上為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錫福用圖保安宗社於萬萬年之久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為合禮昔傳説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釋之者曰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況天者至尊無對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煩可敬而不可黷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郊祀所用執事并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為之謂其離族出塵清心寡欲刑喪病疾之人一切不預祖宗制禮蓋有深意存焉皇上為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致有纖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事悉宜停止今後聖節等項修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而為祥轉禍而為福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於此

徐文靖溥諫祀三清疏近司禮監傳示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蓋祭非不欲頻頻則反黷物非不欲豐豐則反褻書曰黷於祭

祀時謂勿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謂此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天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説謂一天之上有三天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於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有制度有節奏臺聲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召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遽出樂章雖云出乎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不宜黷禮事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説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

以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寔不願陛下此舉也且古之帝王必資輔弼以成治化舜大聖也其命禹之辭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蓋惟恐臣之不盡言也仰惟祖宗所以置文淵閣簡命學士居之者寔欲其謀議政事論講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臣等待罪此地積歲累時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邪説得以乘間而入此皆臣等講讀不勤輔導無狀不能事事規正以啓陛下之聖心保陛下之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寔忠愛似此者多伏願陛下垂日月之明廓天地之量俯加鑒察曲賜依從臣等益當勉策駑鈍庶幾少有裨益非但樂章一事而

已

劉文靖健草除濫祀疏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真君玉闕真君奉旨遣尚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悃謹昧死為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世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真君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子知誥篡偽吳王楊氏諸子皆為節度使知證夭死知誥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為神國朝雖有廟宇然亦止稱為真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年加為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草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為聖政真君舊稱尚未盡革至於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為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遣內閣

儒臣臣等初承遣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強從事恭遇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已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馭上昇徒深悵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令臣等撰文祝告臣等以為事關治體據理上陳荷蒙聖斷即時撤去仰見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王善推所為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真君生為叛臣死為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為甚臣等讀聖賢書當勸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偽而身與周旋則講讀者皆為虛文輔導者更為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既不信誠從何生強使馳驅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遣祭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寺觀祭告自來並不干預伏乞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罷免令臣等行禮先帝草號於涖政之初陛下草祭於嗣位之始傳之後世

於前有光庶祀典不愆治體無累而臣等瘝官失職之咎亦少寬於萬一矣

內閣楊廷和請停齋醮疏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教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繫金國廟社邱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策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元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永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私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萬乘之尊親涖壇場上惑宸聰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咒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於彼則必不繫於此邪說既入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之累不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

宗伯夏言議革佛疏比者恭遇皇上詔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已今月十一日伏奉聖旨命大學士李時同臣言入看即所謂大善殿者臣等

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邪鬼淫褻之狀伏惟聖明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度梁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為物尚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為佛骨是為佛牙枯朽摧裂奇離碨礧計不下千斤臣惟佛法之入中國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辠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僧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名為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宮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為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國朝以來亦必以為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然殿宇像設既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污穢不宜使之尚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杜愚冥疑惑之端寔為大聖人非常作為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疏入答曰大善殿所貯佛骨諸不經之物瘞之草野恐後日好事之人仍為啓視不如焚之以杜永患遂命禮部俱於城外焚之

宗伯沈鯉折毀寺觀疏看得户部尚書王遴條議要將近日私創寺觀菴院盡數拆毀僧道年四十以下無度牒者盡數驅逐歸農流寓者遞歸本籍土著者收入里户白蓮羅道等會惑衆糜財者悉從重懲治一節為照異端之術足以惑世誣民苟非禮教素明未有不盡於福田利益之說者在昔已然其風猶未甚也逮來遊手遊食之輩布滿中外此倡彼和莫可收拾以致梵宇琳宮星列碁布

而無知之民約會進香建幟號佛者日充斥於道途宣直民財糜費上虧惟正之供且風俗漸偷釀成地方之禍臣等目擊茲弊方欲申飭今尚書王遴條奏及此深得移風易俗足國裕民之計相應酌議題請恭候命下移咨兩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內外及天下司府州縣地方大小寺觀菴院除係古刹及奉有欽依建置照舊存留聽其焚修外若係近日私創菴院招集僧尼瀆祀不經者悉行拆毀入官以後再不許新立增置違者依律問遣僧道曾經給有度牒年四十以上者照舊存留其年四十以下未經給度牒者查果戒行無礙姑准查照見行事例申送納給度牒如不行給度牒削剔不守清規與流寓遊食之徒一併驅逐原籍務農當差一切白蓮羅道募緣僧道及約會燒香頭戴甲馬口稱佛號等項愚民在內聽緝事衙門在外著巡邏員役嚴加禁捕務得會首倡率之人依律

枷號治罪知情故縱者罪亦如之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臣等猶有過計者夫禮之禁於未然者易為力而已然者難為功查得僧道之禁節經言官建白本部議覆不啻三令五申矣而齋醮施捨愈昌愈熾俾異端者流安坐而享富厚豈盡左道之愚人抑亦崇尚者之自愚耳崇之於彼而欲禁之於此猶聚羶而去蠅增薪而止沸耳其將能乎今宜於禁令之外仍以禮教隄防之乞勑各撫按嚴督各該守令毋專以簿書期會為急而務以移風易俗為要申明聖諭勸化愚民教以君臣父子之常道示以農桑衣食之恒業曉以惠迪從逆之實理喪葬必依家禮有擅作佛事者必罰祈年必於方社有揭榜消禳者必罪大經既正邪慝漸消行之既久果於風化有裨不為俗吏部開著上考脫有奉行未至亦宜罰治以示創懲庶幾教化與法制並行民風與世道咸賴矣奉神宗旨各處寺

觀菴院除古刹及勅建有名的照舊存留其餘私
創無名黷祀不經的兩京著五城御史在外撫按
官嚴行稽查應改應毀酌量區處具奏餘依擬
禮部侍郎蔣德璟糾張眞人疏臣惟古帝王天保
治内采薇治外治内在省刑薄賦以固民心治外
在選將練兵以鞏國勢並無所謂異教也比者烽
烟疊警民不聊生幸皇上神武英斷清理寃獄蠲
免舊逋近復再行親耕勸農頒詔民始有再生之

望而於戰守經畧宵旰惓切中外翹首竚見廓清
乃有眞人張應京乞渙發三官徽號一疏則臣等
不能無駭者據道藏並無三官之説近世始有之
其經以天官地官水官為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
知然既經晉號而應京復請齎諭中外一體遵奉
共奉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無
借以簧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幾倖
差遣招揺誑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姦

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脱漏户口消減丁糧
不啻千萬别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
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忍言者漢末之黄
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
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
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繼先為虚靖先生亦並
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
有師斥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

謨一洗元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
效而歸此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
與誦華嚴經咒蝗者並笑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戀
京邸耗蠹不訾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
氣無益有害斷可知矣似宜急逐歸山以清輦轂
至其妄瀆宸聽容臣等照左道惑衆例依律究處
伏乞聖斷施行
禮部諫殤王不宜加道號疏為傳奉事祠祭清吏

司案呈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本部送該
內府遞出揭帖奉聖旨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
孝悼靈王通元顯應真君禮部擇日具儀來行欽
此欽遵傳奉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恭照皇五子孝
敬性成神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遘皇上以孺孝二
字弁於王封用表岐嶷而復賜以道號盛典也亦
異典也臣等方手額讚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
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
王號以世法垂儀闡懿易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
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靈通實不可思議之事皇五
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以孝為
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
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
能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
治惟是追封真君之儀遍察大明會典集禮國朝
典彙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部職掌等書
皆茫無可循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自當恪為
遵依仰成懿美若其未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擬擬
致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
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

章服

學士宋濂議歛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
服山龍華蟲火宗粉黼黻四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
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
雲朵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
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
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
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
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咸法天
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
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
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

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强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朶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歙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衮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衮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邃延延冕上覆也元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為七星旁施犀屏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止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歙儒舉以為言則羣起揶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説豈亦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為正

嘉靖中上諭張孚敬曰茲者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以便遵服朕已允其言今思其製當以燕弁為準親王用九梁世子郡王用八梁郡王長子用七梁俱去簪與五玉後山皆一扇為之分畫為四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各一身用素地邊用雲帶用青衣緑裏履用皂白襪其補子郡王以上許綵粧郡王長子止許織金為之未知可否卿其詳看來聞張孚敬回奏云臣謹按國朝定制天子冕冠十二旒皮弁十二縫皆象十二月也今燕弁十二縫正如其數又親王冕冠九旒皮弁九縫今燕弁宜用九梁親王世子冕冠八旒皮弁八縫今燕冠宜用八梁郡王冕冠七旒皮弁七縫燕冠亦用

七襭茲聖諭世子郡王俱用八襭郡王長子用七
襭竊謂郡王冠冕皮弁既俱用七旒七縫今燕冠
若同親王世子八襭恐燕服之制獨於公服等數
不合或宜用七襭庶與冠弁之數相合其郡王長
子或宜殺用六襭自鎮國將軍以下各依原忠靖
冠品官之制服之可也又思燕弁冠服及忠靖冠
服俱欽定名今諸王冠服宜更定名伏乞裁示上
曰卿回奏具見詳明夫朝冠公服止於七數閒常
所用反重之可乎郡王之冠仍宜七數其郡王長
子既無冕弁只可同鎮國將軍之制可也惟冠五
襭以分等差一如忠靖之制式又其名當異於朝
廷庶別天子諸侯也或名之曰保和曰寧義孚敬
請用保和從之

崇禎庚辰上傳禮部令百官燕居皆用世廟所製
忠靖冠服賜閣臣五人一襲復以二襲下部為式
上燕弁冠元端服襯以深衣素帶元履冠用烏紗
上分金線十二瓣前飾五采五雲各一後列四山
雙玉簪　服即古元端制身用元邊緣青兩肩繡
日月前蟠圓龍一後蟠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
領與兩袪共龍文五九裋同前後齊共龍文四九
深衣黃色袂圓袪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
素帶衣裏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片　元
履朱緣紅纓黃結襪用白
考衣服之制漢天子冠通天冠服衮龍袍唐冠冕

善冠服赭黃袍宋一大裘冕二衮冕三通天冠絳紗袍
四履袍五衫袍六御閱服洪武中學士奏古者五冕祭
天地宗社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祭
天地宗廟服衮冕社稷等祀服通天冠絳紗袍
洪武乙酉賜各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禮部奏准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
事各從其高者故服制亦因之今各官服色宜依
所授散官與唐制同

百官衣服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穿羅俱司禮監預題以中旨行之

孝宗時令禮部申禁服色閣臣請應禁花樣上諭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諭云黃紫皂是正禁若柳黃蓕黃等色皆須禁之又諭元色

可禁至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但內人不許用

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內官不知道理多僭要嚴加緝訪

閣臣王錫爵請傳戴煖耳疏臣伏見連日雪後風寒異常百官尚未蒙恩傳戴煖耳在聖主或深居煖閣不知外寒在微臣則歷事先朝頗諳舊典蓋祖宗二百年來歲傳煖耳示體恤於等威之外乃故事中之特恩所以百官傳衣不謝而傳煖耳獨謝此燔肉醴酒之類物微禮重古人以此窺君心之取舍驗政事之勤替不可忽也大抵人臣有不公不法之罪寧峻其譴訶之法不可無故而賤厭若無故而賤厭則重道義識廉恥之人日遠而讒諂面諛厭輿牧養之人日近臣竊懼焉為此不憚瑣屑具揭上請伏望皇上少思足寒之傷心毋愛飇羊而廢禮臣等幸甚四方聞之亦幸甚

宗室

馬文升保全宗室疏竊惟親莫親於宗室法莫嚴於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祖訓者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敗度有違祖訓者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母寵愛之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京縱彼所為侯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

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所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羣雄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王藩屏王室藩王之子封為郡王郡王之子襲封郡王諸子俱為鎮國將軍以漸而降世為奉國中尉藩王府內官設承奉正副各一員典寶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員內使六名各門正門副各一員內使司樂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設長史司左右長史二員典簿一員其餘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所各有正副官二員伴讀四員教授一員內外各設官以理一國之政彼時俱遴選才識老成之人以充其任而輔導之方甚嚴王若有過先責輔導官員所以各王讀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間有自正統年間至今除秦晉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外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有傳事多係女人其他郡王府亦無火者往來傳事俱係外人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王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敢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其鎮巡三司官懼其妄奏欺侮離間差官勘問亦不敢具奏所以肆其所為有潛畜異謀而慫恿不道者有強擄軍民子女而打死人命者有骨肉相殘而至成仇敵者有密取外人之子為嗣者有呼喚樂技入府姦用者甚至宮闈不肅致生外議其他將軍潛入富樂院宿倡者或與市人飲酒賭博者以致衣食之不足欠負於人鞭馬全無徒步於市雖有祿米不能供其浪費矣及至事發差官行勘事多不虛因違

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削去爵秩者有草去祿米者況醜惡之事傳之中外聞之天下又恐史冊書之貽譏後世誠有玷於朝廷若使原設輔導外官內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巡等官預為具奏豈有前項之事哉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如蒙乞勅各藩王除本府內官不缺不必具奏其餘缺少內官內使者明白具奏缺內官若干員內使若干名仍乞勅司禮監於相應內官內使擇其老成讀書者具奏照缺給賜前去以後有缺具奏除補互相維持府事其合用衣服飲食等項本府照例關給使之得所不許淩辱陷害其郡王府每府給賜內使二名專管宮闈事務及關防門禁其長史紀善伴讀教授乞勅吏部今後有缺務要訪察國子監並在外有學行儒官除授若藩王所為未善長史等官從容諫正如其不聽再三匡諫如再不聽密切具奏其郡王所為不合禮度者教授藩王密切戒勉如再不聽藩王具奏情輕者降勅切責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皇親前去體勘密切處置不宜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官員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其藩府輔導官員亦要逐日請王於書堂內講讀習禮王子王孫亦要講讀習禮若各府將軍有前項所為者各府郡王自行禁治若藩王郡王府互相容隱不行禁治許鎮巡等官將所為不法之事會本著實具奏上請區處其藩王府選用妃媵務要具奏奉有明文定其名數不許於本府軍校之家選用不許過數亦不許強買民間子女郡王將軍使女俱照會官奏准事例名數若擅自買用女子及名數過多或令外人入府者許鎮巡官參奏長史教授降調遠方任用若

樂工縱容女子擅入郡王府及容留各府將軍在
家潛行及軍民旗校人等敢有與將軍賭博誆哄
財物及擅入王府教誘為非者事發發邊遠充軍
色長依律問罪革去管事保全宗室莫過於此臣
叨任大臣每見宗室所為不善事發容之則違祖
訓所以不能保全者多臣竊憫之故敢冒昧上言
崇禎八年禮部左侍郎陳子壯宗才換授非易疏
臣伏覩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乎宗才明
援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
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換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
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禮官二年矣
從府部科諸臣參議此事僉謂三百餘年之曠舉
宜加詳慎然臣恭承節次之明諭實非尋常所能
測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
親諸侯堯典曰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
族一若有親比之跡者殊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
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
同其親親而賢賢義有兼該者也比者聖諭通行
保舉之法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於進士舉貢監
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撫
按司道知府官於舉貢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
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於天下之才乎陛下之
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有不盡於科目者今乃
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
厥親而況於天潢之派乎曩所諭臣部至稱賢才
不外於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多
故人材落落求所謂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於宗子
維城之中即拔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事
有未必盡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瀝其愚為陛
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才而又不純用資格
以待非常之才蓋不特非常之才不勝常才之多
也亦以非常之事不勝常事之多也是故文職四

品及在京堂以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註今進士初任亦止循其甲第迨不次擢用又往往超越常調焉若非有殊庸異績及國家異常猝變未聞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者濟濟克生非多於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才亦可輩出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文才則於文科見有武才則於武科見宜已倘謂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於二科之中自不宜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禮雖大封拜未嘗朝賀獨朝賀於策士傳臚之後致辭天開文運賢俊登庸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於舉人則舉人亦豈必賢於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夫然則天下胥為齊民已矣又何必辛勤偕計以縻有字句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如其重也然司績食乎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厲飭於科場文義是時也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高皇帝親歷民間果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琛章溢之流慮有遺逸祖宗之意未嘗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著當

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也而非必謂已經開科復有換授之如此其多途也故當日任用則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敵凡之子文正然且不效況今時勢視高皇帝為何如換授之議臣期期知其不可矣乃至齊黃諸臣冒冒錯之禍我成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而時異勢殊也嘗駐蹕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於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王泯沒惟蒼有賢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勿忘斯語列聖纘承因是而飭越閑奏擾之禁因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條目列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國初親王有每年朝覲之禮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繇各衙門直詣御前且有守鎮兵有護衛兵而又許歲時出城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換授為祖訓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高皇帝之時親王之祿五萬石緞絹鹽菜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慶遼肅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已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爵與祿一也乃祿猶可視物力為盈虛爵則名器所繫一假不可復收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又將何所限量乎當藩入河套而襄陵王沖秋願率子孫及婿與總兵官從征請也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名分尊崇難與總兵官從事自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勒兵備邊幾希矣而先朝致謹於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來奏陛下又何以復之乎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親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考察不屬

之該撫按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為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異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實乎故親王以為賢核實賢則可如或不然巡方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實以為賢考驗賢則可如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為賢至授職任用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叅劾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已知其不可矣在外之八省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於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法推陞已不知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數計者也既皇皇而招之將源源而來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待人乎抑權宜以處之也而臣又以知其不可矣蓋公家之事總為公家計萬全非徒取銷繳於一時也臣觀於行者則寧姑從而申之有非甚利於行而猶異於其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於是乎貴臣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諸務經理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請即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視篆三月名封婚婿惟恐後時旌奬劒諡惟恐缺典條議恩詒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為此換授一事私憂過計反復囁嚅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叅侍講筵仰窺睿聽雖至迂踈無當之論偶涉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茲事件斟酌遠大實非輕易故寧冒昧竭其狂瞽毋寧畫諾以旁觀模稜於兩可欺此心以欺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猶叅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宗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代草秦王牧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歎息當日感格之奇轉成下濟光明之美況今遇神聖之主乎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

一伏惟陛下俯賜採納允罷前議藩規銓政所全良多國家磐石之重於焉永安祖孫繼述之隆亦為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足以孚鑒諭識無當於遠猷則請勅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共議以憑裁斷或俟保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效然後推倣其意以保舉宗才亦未為晚敷衍冗長有踰限式更望聖慈寛宥臣不勝悚切祈懇之至

僧道

宗伯倪岳疏該都御史馬文升奏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況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為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職此之由若不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游食之徒何有紀極伏乞勅下禮部通查天下並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闕給度牒敢有無故再言度僧者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本部查得永樂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為僧道的府不過數十名州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於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為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五十以下方許出家

如額外有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
通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每十年一次
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闕敢有故違悉發邊衛充軍
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二千二
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
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為因十年一度
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
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
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
財其為治道之蠹莫此為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
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録司并
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
給度過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
年有為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
十年一度之例請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
日方許所在官司照依額内名缺起送赴部考中

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奏准預期出榜禁約僧
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為照例查處案呈
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
賊竊發劫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解到賊徒多有
僧人在内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
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為盜之
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在沿街乞食夜則相聚
劫掠得贓即分各行遠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

捕等因奉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為明驗況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於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躲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為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為僧道之歸其為貽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於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徑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僧道錄司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等項為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參劾問罪

淨身男子

宗伯沈鯉疏稽古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豎雖其職掌不過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然必求正人居之如卷伯之倫是已降及秦漢而下乃以罪人充之我朝法制高出前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條例一款先年淨身男子曾經

發回若不候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邊衛充軍臣等仰窺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絶人道預抑姦慝也至弘治五年節奉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敢有私淨身的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首的問罪其里老人等仍要時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即便提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罪不饒欽此但私淨之禁雖嚴而報官之路未開故自宮者旋即如舊至萬歷十一年節奉聖旨自宮禁例載在會典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著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但報官之路雖開起送之例未定故自來者紛然不已猶有曾萬壽等輩也夫以孝皇之明例皇上之嚴旨奚啻三令五申乃十數年來有司有造一冊送部者乎有孥一私割照例懲治者乎法令不行德澤不布又何怪此輩之羣聚奏擾乎伏望勅下臣部嚴行各省直撫按官行令各州縣以文到之日為始以前見在閹割者許令報名到官查係三十歲以下精壯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記籍其衰老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後凡情願閹割者報官查明果四五子以上方與記籍通前類造清冊限半年一次送部候各監局缺人聽司禮監奏請本部通行在外各該衙門查係在冊人數取其官吏里鄰不扶甘結起送赴部聽候選用其冊籍無名及僞巧凶惡潑賴無恥者不許一槩濫送如有仍前私自閹割私自來京者在外撫按有司在內五城御史嚴加訪孥照例問以重罪如撫按等官不行訪孥及有司不行造冊違例起送者聽本部

查參請旨究治務在必行無事姑息庶黎庶免傷
殘之苦而慈惠旁流官寺皆端正之人而隙竇永
塞仁至義盡萬世無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
也今自宮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懼者內臣之員數
太多富貴太驟選進太頻有以惑其心且我太祖
高皇帝深鑒前代之失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
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一監常職止五員一局正
副止二員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
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
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有不
然矣皇城之內通名籍者不止萬有餘人而倉廠
場庫牟利無算蟒衣玉帶濫賞不惜又不三五年
輒有一選選輒數千以故無知小民貪圖富貴入
骨薰心奈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皇上恪
遵祖制凡監局冗員非祖宗之舊者悉為裁革一
切侵漁科索等弊悉為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
久忠勤不欺者勿輕賜子仍著為定例必十年以
外方行收選一次務使宮府一體賞罰有章規制
既定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
為聖化之累矣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錄監生臣莊經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 四十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一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禮部二

正士習

宗伯馮琦疏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于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統于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抗焉統于王制則

卿大夫士庶無敢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性鑑正史而外不列于學宮不用以課士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葢即古人罷黜百家獨遵孔氏之旨此所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士習寖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騖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

為實以名教為桎梏以紀綱為贅疣以放言恣論
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掃滅是非廉恥為廣大取佛
經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於聖言取聖言有空
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嗟乎聖經如此解乎士子
制義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曾有
此語意否乎大學宮所列至詳童而習之白首未
必能窮世間寧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
極羣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異教之殘膏譬如
以中華之音雜貙結之語語道既為踳駁論文又
不成章世道潰于狂瀾經學幾為榛莽部科交列
其弊明旨申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
也掄文或正體而取乎典或憐才而收奇俊則鑒
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參或不參則法令不一
也同是被參而或以為當處或以為可以無處則
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有不一之

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令政體且
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説去年奉有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
于弁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
申亦復何益臣請一取裁于聖人之言與天子之
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
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為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
正史為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一切坊間新
説皆令地方官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
部要見黜過險詖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
之書幾部兩京各省鄉試録及中式墨卷亦以聖
言王制為準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
不違則否官司評騭送科覆閱各以虚心平心從
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
後言伏乞天語叮嚀敕下部院斷在必行行之三
年而士習不歸雅則臣等與天下督學官員均受

其咎乃臣等猶有說焉自古世道升降之會往往以士大夫好尚為徵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于為國其議論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衰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于自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從之自古有僊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真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唉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名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內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揭皎日于中天士大夫一德同風挽頹波于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知所屆也得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節義之士為朝廷用柢緣主司誤以憐才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録以誤天下覽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還開列條款來務期必行僊佛原是異類宜在山林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術並進以混人心

行人高攀龍疏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為先務而教化之污隆則學術之邪正為之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

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一風俗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見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宋一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舊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以程朱大賢謂

其學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于私家猶為一人偏詖而于聖賢無損鳴之于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没而孔子之學無傳千有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絶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罔極矣然是五賢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京之徒斥之為姦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為偽學賊逐禁錮以迄于亡恭惟我太祖天縱神聖作民君師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為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為先儒許謙之孫謙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四書五經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向風矣我成祖益章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傳註一以濂洛關閩為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異别以諸儒之書類

俗上有紀綱下重名節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姦之際不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井然有不當于人心羣起而議其後至于今上下相維非祖宗教育之明驗歟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則肆然欲變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

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文之謂也居敬即約禮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之謂也約禮即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並進而主敬為本故理日明瑩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達源而初不流于空寂此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為初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為一生竭盡精力之作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簡錯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諸儒獨不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即非所以為格致也若夫溺于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為陋豈大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善學者默而識之心逸日休況今天下不患無論說而患無

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說為也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歸咎于諸儒之學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聖生于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匊蓁獻說工瞽陳規其議論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于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廷可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雜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緘默而後為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朝廷鮮實心任事之

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反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獎不知所終笑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為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為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為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柬棄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真志則皆借孔孟為文飾與程朱為讎敵矣故今日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學明使世則之言一昌天下之棄其讎敵也不啻芻狗焉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體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

奇之談學無分門士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從古以來未之有也

貢舉

朱文公熹于光宗時著升貢議曰古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學校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獎則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為經學之賊以作文為文字之妖也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壞朝廷郡國有一疑

事嘗試如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胎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為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為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在於致知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官而不苟相混也況今樂亡禮缺二戴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為趨舍哉至于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通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宜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詩書為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為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傅焉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材達而可為當世之用若學校之師必遵仁宗之制選士之實有道德可為師表者為學官而久其任使講明道術而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獨使為之師者考察其德行之實以聞而命之官則大學之教不虛而懷利干祿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文公此語可為百世法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来士習日偷舉貢失當真才鮮少理道不彰由督學教諭導率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原必宜首重德行

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學敕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行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科目至考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欲祇遵祖制起敝還醇童生必先入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須有實蹟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挨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設法興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明確具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純孝鴻才清

志剛方實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于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着酌議來行

宗伯黃汝良疏竊惟臣等頃所條奏文體欵項不過科場之防維時文之針砭耳茲恭捧綸音臣等聞繹再四仰見我皇上端本澄源至意洞晰古今有非臣等愚陋所及敢一對揚而敷陳之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乃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比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寖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拳拳如大誥有頒明倫有堂禮賢有館孝廉

有舉天理行事有敕學宮有卧碑鄉約有聖訓褒節義之福壽黜夫節之危素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禕章溢陳遇等時加徵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邇來習尚陵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舛禮義廉恥俱喪為贅談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攘官則不勝其衆任事則鮮有其人甚至以紳佩而祝閹祠以衣冠而降盜賊世道人心敗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貴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錮驟挽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董仲舒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要曰具訓于蒙士蓋豫養于蒙則教易入而德成以之修身則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

仕自可免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者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而順序漸進無非先最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學習者皆咕嗶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温飽之圖一切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敕下臣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俱籍名于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入孝出悌幾幾小子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其子弟敗類而不戒戢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衿俾之飭躬勵行斌斌成人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敗倫而夫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有罰至于提學一官尤為宣上率下機要必于文字外加意作興其諸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

優等素行薄劣文雖工黜革示懲實能奉行敕書者查覆紀錄如彰瘅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不倦秉誼由衷砥礪潛修志行邁衆者府縣官核實申之督學督學核實申之撫按撫按核實上之朝廷朝廷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等者特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與弼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于廟堂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廉而黜貪抑競而奬恬貴名節重清議如孔門四科即言語政事文學猶其後耳如此則父兄子弟所最勵者無非德行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羨者無非德行之人士風庶可挽偽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夙習可祛而太平可幾矣

弘治中王鏊制科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其可謂正矣密矣先之經義以觀窮理之學次則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當復何求然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于其間而文詞終有愧于古雖人才高下係于時然亦科目之制為之也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羣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吾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于浮艷而士之高明者多向之謂之進士詩賦雖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為益于治也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歷代之陋也然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之度外謂非已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

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益不過當時明經一科耳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益安石亦自悔之矣今科場雖無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以為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近來頗尚策論而士習既成亦難猝變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于學而精力竭矣不能復有進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也然則進士之科可得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其義精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于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志于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

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之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才如此而後天下無遺才故曰科不竢易也

謝鐸科舉議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之至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故由忠而質由質而文聖人非不知忠質之貴及其至也亦不得而不文然文勝至于滅質則本亡矣于此而不有以迴斡之變通之以不失乎先王之意奚可哉蓋自先王之政廢而民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毀譽之口不勝其愛惡之私于是鄉舉里選之法不得不變而為後世科舉之制此勢也非得已而為之者也善因其勢者謂之隨時于是而迴斡通變之而先王之意存焉是故今科舉罷詩賦而先之經義以觀其窮理之學則其本立矣次制詔論判而終之以策以觀其經世之學則其用見矣窮理以立其本經世

以見諸用是雖科舉之制苟于此而盡焉則古之所謂德行道藝之教要亦不出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亦豈有不及古之歎哉然考其歸則所謂窮理所謂經世者恒浮談冗說修之無益於身心措之無益于國家甚者口吻齊而身蹐跖名伊周而跡斯鞅遂使科舉之學悉為無用之虛文暨其得而棄之也顧乃以吏為師以律為治視其昔之所習者曾荃蹄芻狗之

不若噫是豈朝廷立法之意使然哉歐陽子曰三代以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徒然虛文然則文與道離而欲據一日之文以盡收夫有道之士不亦難矣乎雖然靜言而庸違者有矣未有不深于道而文能至焉者此科舉立法之深意而今之豪傑亦未必不由之以出是其所謂迴斡通變之機以不失先王之意者乎不然一舉而紛更之吾固未知所以善其後

也

禮科凌義渠正文體疏皇上深軫生民害政之慮功令日嚴士人久沿譸張變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條款著為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方足遏其橫奔潰決之勢如車驅之有軌範方足正其詭遇獲禽之思不則泛泛悠悠即懲創亦已後矣謹擇其切要列為八條以俟申飭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徒皆心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我國家雖分經取士然未嘗不貴其博雅淹通也蓋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不惟大事業出其中節義文章亦莫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尤不寓目朝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經味道文采蘊藉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令場能博涉經書融會旨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疎淺無味者勿錄

也二曰依注傳註為六經羽翼當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淳輩皆精心理解提要鉤玄闡前聖之竅奥惠後學以梯航聖祖頒之學宮為程士法式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妙義何乃明棄師說踏空求奇鄙曲徑而背周行忽型范而幾躍治悖違祖訓侮棄前修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軌不物自今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為背謬者槩勿收録三曰切題夫有題然後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儀的而妄射雖中絲毫不為巧無根底而敷華即炫衆目總為妖服宫不顧職業營私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驗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闡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録四曰當體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淫冗至千餘則駢枝甚也或題

中虚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甚也至割裂扳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皆體要不存踰閑蕩檢之先證也自今取士須準先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五曰達詞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至文貴自然也沈約亦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暗澁不通而躭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曾有此否即殷盤周誥間近佶聱說者猶謂出于伏生年老之誤況其後新莽掖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豈學乎自今為文惟取達意為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録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六經而行實載諸列史苟能廣搜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糾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士人但知塾師窠臼甘蔽塞聰

明即歷代書史或難遍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博雅成章者方准收録若舛錯虚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録七日革偽夫書有真偽旨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薈撮者儘多近有一種偽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飾詐驚愚誣民惑衆其於真正莫大文章反蔑如也棄周鼎而寶康瓠擲隋珠而憐魚目此詐偽得售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自今士子不妨博極羣書而竊竊謬偽者必斥八曰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間覘其經濟通來士子全副精神祇寄舉令有司察舉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專用薦辟至初場至于後場不過臨時輳砌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即有董賈真才何由拗色士之鶩浮華而闇實用則始進之路猶自今取士參酌後場其有練習奏典曉通時務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屯鹽鼓鑄律令河渠之類能舉大議而中機宜者即前場不中亦亟收之若虚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録夫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為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窾者猶當急收之遠而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才在於遴擇者加之意云爾

明初人才率得之徵聘洪武三年行科舉詔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益創制之初原不拘拘以文義取天下士也六年罷科舉令有司察舉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專用薦辟至十七年始定科舉制

洪武三年定初場止試本經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場試禮樂論

限三百字以上詔詰表箋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三場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法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試時務策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策四篇而面試廢矣

洪武間定應試功令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而不知有陳氏集傳而不知古註疏習春秋者墨守胡氏涉獵左傳之外一無所知習書者且不知有註疏習禮者大全者皆以為異說近日士子愈不務實學遂自傳註之外一無所知習書者且不知有註疏習禮者閱大全況註疏乎乃每申嚴新說之禁并出入于五經大全皆令主之今學者不能博聞平生未嘗疏後以其說不足以盡聖意乃於永樂中纂四書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

上命臣瑄臣原往莅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倪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祇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錄

臣竊惟為治莫先于得賢養士必本于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釐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

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于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説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于盛世洪惟天春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説為本是以九十餘年溥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于天理民彝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刻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既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贊助皇明

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效有光于前有垂于後顧不偉歟三百年試録以此為第一而文清學問備見於此

恩例

恩詔各從其類上慈闈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廕子入監恩災異修省則有蠲逋減刑恩登極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閣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姦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東宮中宮及上慈聞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廕子試署實授恩例英宗登極詔始令署部都督僉事都指揮署都指揮僉事指揮實授景泰登極詔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無贓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與誥勅景泰三年立懐獻太子詔始令署郎中員外郎主事試中書實授又與土木死事諸臣

誥敕封贈廕子入監不願入監者聽天順復辟詔
始令內外文武署職試職因功陞授者與實授天
順八年兩宮徽號詔始封兩京文武七品以上官
父母署職試職實授成化二十三年上慈闈尊號
詔兩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三品以上與誥
命泰陵登極詔內外文官署職試職實授內外武
官天順八年正月以前功陞試職署職遇例實授
該世襲者子孫仍襲其未實授及以後功陞試職
署職實授弘治五年立東宮詔文武官試職署職
年半以上者實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實授弘治十
一年清寧宮災詔兩京文武署職試職理刑者實
授歷任未及一考者與誥敕其誥敕准給未領因
事降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弘治十八年上兩
宮尊號詔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兩京七品以上
文官未及一考與誥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
同世宗登極詔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員人等因諫

止巡遊跪門責打降級改降為民充軍者該部具
奏起取復職酌量陞用杖斃者追贈諭祭仍廕子
入監讀書充軍故絕者一體追贈諭祭復養親屬
嘉靖元年尊號詔兩京文武未一考者與誥敕父
母已封者服色許與子同誥敕准給未領因事降
調非貪淫酷刑者仍給與嘉靖九年大報禮成詔
兩京文官未及一考無過者給與誥勅嘉靖十九
年皇子生詔始令兩京三品上文官例該廕子未
及一考者廕子入監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
七品以上歷任三年無過者與誥敕文官五品以
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職試職者并試職御史實授
仍與誥敕十五年立東宮詔兩京三品上文官廕
子兩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官歷任
三年無過者與誥敕兩京文武官署職試職實授
仍與誥敕十七年郊廟大禮成詔兩京文職並在
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與誥

敕兩京文武官并新舊武舉官署職試職實授仍
與誥敕十八年立東宮詔兩京文武三品上官與
誥敕廕子二十四年宗廟成詔兩京文官未及一
考者與誥敕署職試職仍與誥敕願馳封者聽崇
禎登極詔內外文武俱給誥敕新科進士許令授
官後即給封典
崇禎己卯三月追崇孝純皇后尊謚為皇太后在
乾清宮行禮旋奉神位於孝先殿有封贈恩典然
又皆二字耶總之大聖人作法後人仍之不敢改
重只在末一字以特為尊果爾則以後太子何以
歷朝生母多先尊為皇太后後加尊謚為孝某皇
后今先尊為皇太后而改為皇太后以皇太后神主
與先宗並列非禮也一時禮官將順圖恩典竟無
言之者

謚法

洪武中謚法皇后太子皆二字諸公侯及夷王亦
二字親王一字要皆太祖親定明明以二字為重
矣然畧無差等義所未安太祖豈見不及此亦知

千秋萬歲後必有加增姑留之待後人而不私其
子曰荒曰愍詰文中皆有貶詞慎重如此雖有詔
賜謚者禮部行翰林院定擬請旨亦立法當如此
自下而上以示公論亦未嘗分如何為一如何為
二也永樂中郡王始二字推之羣臣大約以二為
常以一為特說者謂親王隆重如廟謚十六字歸
重只在末一字以特為尊果爾則以後太子何以
又皆二字耶總之大聖人作法後人仍之不敢改
畢竟以多為貴所謂一字王二字王者亦俗說也
陸子淵深以貞愈於正唐室謚文貞者司馬
楊綰庶幾焉蘇瓌有餘愧矣宋室謚文貞者魏徵宋璟
先范仲淹庶幾焉王旦有餘議矣劉夏埭乎卒無
文貞避廟諱也明謚文貞惟楊士奇文正則李東
陽謝遷也謚忠文者李時勉謚文忠者曹鼐楊廷
和張孚敬張居正國制一品美惡兼謚二品以下
賢者得謚則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難更僕也

謚法兼用美惡洪武中魯王謚荒伊王謚厲後專用美謚

文臣有謚自建文朝王禕謚文節始

詞臣得謚文亦有不拘者劉基王守仁文成張益文僖馮京文簡姚夔文敏黄孔昭文毅周忱唐龍文襄魏驥文靜吳訥楊廉耿裕文恪儲巏文懿葉盛邵寶王鴻儒文莊鄭賜文安孫應鰲文恭何喬新文肅苗衷文康李奎文通劉宣文懿蕭維禎文昭儀智何孟春文簡王道文定顧憲成端文

詞臣不謚文者曾棨馬愉孫賢許彬裒敏楊鼎莊敏儀銘忠裒盛端明榮簡王文毅愈陳文莊靖朱希周恭靖許進襄毅

四品以下官而得謚者僉都御史楊信民恭惠少詹事劉鉉文恭祭酒宋訥文恪李時勉文忠陳敬宗文定鄒守益文莊太常寺少卿李奎文通劉儼文介俱四品

翰林學士朱善文簡胡廣文穆呂原文懿侍讀學士張益文僖兵部郎中楊繼盛忠愍長史朱復忠定張景明恭懿俱五品

中允徐善述文肅贊善王汝玉文靖翰林待制王禕忠文侍講劉球忠愍修撰羅倫文毅舒芬文節贊善羅洪先文恭俱六品御史鍾同恭愍七品布政陳選恭愍憲副毛吉忠襄周憲節愍馮傑恪愍許達忠節知府岳正文肅知縣鄧顯恭毅

已謚而後改者王禕文節李時勉文毅俱改忠文張玉忠顯改忠武孫忠襄靖改恭憲朱永武襄改武毅曹鼐文襄改文忠于謙肅愍改忠肅石珤文隱改文介張治文隱改文毅殷士儋文通改文莊已謚追奪者張居正文忠吳時來忠恪李燫恭敏盛端明榮簡

王世貞謚法考序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二字三請于上而自擇之是以具

釋義也洪武之尚為吳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天
者皆榮公侯之爵而傅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
也武臣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
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諸小臣
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太宗世文臣之得者
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
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人也洪熙初始大合故臣凡
勞于國誼於清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

文臣之謚廣然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
輕予且夫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高帝命之
曰荒曰慝而登之册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
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評也文臣之有榮願也則
瑕弗掩也文榮之有爵也文慝之以事也庶幾寓
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
之有謚也自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媪之有謚也
自宣宗始也乳媪之未夫之有謚也亦自宣宗始也

方士之有謚也自世宗始也謚五而四字淫矣而使
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
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身以罪死易世
而後幸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
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
不得也即得之不腆不上謚也及身以罪竄削弗
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
尊則與天下共隳之而奈何為大臣修怨賈利地
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略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
請有俞旨則翰林之司篆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
授禮科科詳之復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取上裁
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勛親臣公必謚侯伯之涖軍
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品以下自卿佐以迨
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謚則言官請之禮部
裁之有美無惡可也

禮部侍郎郭正域嚴謚典以重公評疏臣惟議謚

最難而議謚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淆故當日與謚易今日補謚難得謚榮也而補謚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謚易今日奪謚難不得謚辱也而奪謚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證以累朝之實録就不肖

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黄光昇吕本范謙溢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謚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結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

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俛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庶乎知止余有丁繩矩或踰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腸陸光祖機權時出人議其姦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諭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己出張元禎潛心理學抗疏經幃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顔攘臂逆鱗

横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敢言殺身遐壤而或謂其邊功被詰先發制人以上諸臣列之當謚當補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忭之恬退李遷陳格之清修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册姓名所未載尚多偉人應謚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謚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

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謚故謚重自謚之窮而有奪謚補謚故今日之謚尤重臣等上天天日下天方寸以看議之職掌從類奏之公評期于予者奪者改者補者各無憾于九原之下而已若夫予奪相形忮怨叢集業已甘心任之不敢避也

崇禎十五年禮部覆科臣張國維議疏察得原疏請謚舊例五年一舉當時已缺至十二年而今又遲十年矣自古帝王治天下惟有賞功罰罪而謚則賞罰之尤大者也近日名教不靈廉恥喪不知忠孝節義為何物則謚法真勵世磨鈍急務也除鄒元標忠介馮從吾恭定顧憲成端文王德完莊毅趙南星忠毅高攀龍忠憲楊漣忠烈諸臣理學事功忠諫節義皆一代之最已經賜謚外據科臣次言軍功而於會典所稱節

革除中卓敬鐵鉉景清方孝孺諸人不待言矣近之忤璫如左光斗周宗建等抗直如孫承宗盧象昇等殉賊如傅宗龍等指尚不勝屈也勳猷以軍功為上如萬歷中平哮平播平倭三大案文武功多可書近日之何可綱曹變蛟以功兼死尤為慘烈指亦不可勝屈也而有宜申飭者三焉先臣丘濬謂謚兼用美惡王世貞亦曰高皇帝於子秦王謚愍魯王謚荒況臣下乎竊謂文臣二品以上皆宜謚勛戚凡在功列亦宜謚侯伯必泣軍府有功方許謚謚皆兼美惡二品以下即庶僚有節烈勛猷卓然不朽者亦可謚不然官雖貴不謚則陳乞可清也唐宋謚議掌于太常博士國初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今宜先以其議責之太常臣部與吏禮兵各科核定而閣臣詳加折衷始取上裁則事體各科核定而閣臣詳加折衷始取上裁則事體出于公衆論可服也五年一舉雖有近例然人品邪正萬目難欺蓋棺論定即可與謚不宜少待致

縣勳猷二語尤至慎焉大要節縣以死忠為上如

有沉理則風勵可速也至發單博訪聽各衙門開送固為詳慎而彼此稽延終至舡閣既有部科及太常之議似亦無敢濫徇者苟有不當聽科道各官糾舉誰敢私之勵世磨鈍實在此矣

喪制

明初大喪禮今所遵者皆仁宗之遺詔非二祖之遺詔也太祖則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及王妃世子妃郡王妃公主郡主內宮人等俱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朝臨十日者皆七月臨朝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在京官員日朝晡哭臨至葬畢而止仍自成服日為始服二十七日而除成祖則宮中自皇太子以下成服日為始服斬衰二十七月而除親王以下如洪武在京官員朝夕哭臨七日又朝臨十日自成服日為始服衰服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衙門視事用布裏紗帽重帶素服腰絰麻鞋退服衰服二十七日之外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月而除命婦二十七日而除聽選辦事等官服衰服監生吏典僧道人等素服以成服日為始各二十七日而除軍民素服婦人素服不妝飾俱二十七日凡音樂祭祀官員軍民人等並停百日男女婚嫁官員停一百日軍民人等並一月寺觀各聲鐘三萬杵禁屠宰四十九日仁宗則皆二十七日釋服諸王世子郡王及王妃郡主以下並服二十七日而除朝臨十日者皆為七日在外則哭臨三日之外更不朝臨無禁嫁娶音樂自聞喪日為始不鳴鐘鼓在京禁屠宰十三日然歷朝皆無嗣皇帝用以日易月之文惟正統七年皇太后遺詰以日易月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故神宗於慈寧喪服素者三年所以為至孝

顧起元喪制論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聖祖謂其君幸制文義優游不斷於是作孝慈録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

庶母齊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皆斬衰三年為嫁母出母為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期為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期為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為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情為萬世不易之經也

貽安堂集云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蓋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而後世臣子多藉口焉此大謬不然伯禽一國之主也寇在門庭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故權制可從耳若夫疆埸小警非關大故師濟多士不乏一人詎可妄援國主墨衰即戎故譚司馬綸楊中丞鎬皆名教之罪人也何況端揆元宰儀表百僚當太平無事之日而僭然冠裳苫塊時哉宋劉公珙因辭召命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而假起復之名以竊利祿之實切中奪情之謬矣愚則以雖寇在門庭奪情亦謬宋末九�sic將遷三靈將改而謝疊山猶力詆當時起復者至謂宗社之所以為丘為墟生民之所以為血為肉實由於此

三年通喪古制極嚴自漢文帝命以日易月而臣下亦因之如鼂錯父死旬日而尚以御史大夫調兵食翟方進後母死三十六日而復起治丞相事唐右僕射房元齡中書侍郎蘇頲張九齡宋參知政事寇準皆奪情起復此外亦不多明初極重此制以劉基宋濂章溢當帷幄風憲之重於天造草昧之時而聽其終喪了不之強永樂急於事寄中外臣僚始有奪情不丁憂者或有於制中起用久之漸侈為得意恬不為異成化中羅公倫有扶植

綱常一疏詞意凛然所裨於名教甚鉅

通年大臣多奪情起復恬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淪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大有關係文字且即以綱常二字為主而反復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皐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峰同江陵丁外艱給事中陳三謨御史曾士楚上疏請留於是翰林趙定宇用賢吳復菴中行部郎沈繼山思孝艾熙亭穆進士鄒南皐各抗疏糾論廷杖黜謫有差嗟乎微五君子舉朝皆無父之人矣而南皐往視四公杖畢乃出袖中疏上之慷慨赴義尤不可及云

崇禎十一年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于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窮理極亦時變通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

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纍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年以邊事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禪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硯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西市今去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豎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其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

而海内無行蒙垢貽毗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己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輙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羣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辰不輯猶之父母溫凊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候父母之平復陛下之減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況於為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

輿從飛揚喑咤抗顔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含飯搥心飲血以候奔喪而廷臣動推闊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於理可通今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煇氣違和尚下

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毫無可替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於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埸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埸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

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戎狄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田父乘墉而射之矣不得已相其要害專力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忘君親營富貴射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建官以餌之耶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

才智備覩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梟指
梟說夢描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
策又何益於重負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
經學範圍紳家庭小小勃谿尚以法治之而冒
喪斁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也
修撰劉同升綱常大義疏臣備員侍從侍罪二年
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頒行孝經小學風
勵天下聖人心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
化竊惟中國所以為四夷觀望賴有倫紀以為之
維也是謂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
萬世勿墜是謂大權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
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
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于情之禮也縱有弗
類必無毀制而忍於其親天性然也臣於楊嗣昌
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為我皇上陳之
臣官史官也依阿腆忍以附閣臣則媿良史上負
聖明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內
外交訌宵旰焦勞如人亟欲疾去雜試諸方以冀
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練
經在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私事行之也臣
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父死
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
承聖意曲盡輿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捄地也
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
疏遽入辦事服緦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
唾詈傳之邊徼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之人如此大
臣自處如彼何以彈壓將士之上折服敵國之心
哉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為而
後可以有為臣於嗣昌以其所忍覩其所為嗣昌
之心失而智短也臣已逆知其後已何也成天下
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鬼神
瞷之必有非恒之災動乎四體病則為狂睨已先

奪如此其人即欲有所用於天下而必不能有所用於天下明矣嗣昌清夜平旦試一捫心何以對其父鶴志氣餒敗不知何如即廷辨飾非盡昧本心而清夜平旦亦必痛心疾首悔其志之短而心之失也嗟乎彼其之子自忘其父而臣猶責之亦不足責之甚也且嗣昌自號聞人豈其見不及此無乃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為解樞部之漸和議非他票擬由己將與方一藻高起潛數輩結連邊撫數同罔功掩敗為勝歲糜金繒立心如此何所底極獨不畏堯舜在上共驩誰欺而欲以哀崇煥之故智用於此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奮乾斷乎冨是皇上切責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猶附和黨議緘口全軀不惟臣以為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為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近如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

奪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家亦何賴焉當賢居正時抗言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毅倫鄒忠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主臣生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臆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講幄疏納忠爭即冊立講冠婚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忤姦輔申時行趙志皐遂嗾羣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直皇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伏遇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裁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臣之一家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充位義之所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參罪無所逃然生死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違恤其私也伏乞皇

上廣擇芻蕘折衷典禮勒令嗣昌終喪守制庶幾
綸扉不玷倫紀無斁
編修趙士春扶名教疏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
皇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茲感恩自勵中
夜以思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外敵内寇餉匱兵
單豈獨一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由功名之
計愈工而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縗
涖事拮据罔效荷皇上特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

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革之比累朝有
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天
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近
之間絶無有哀痛惻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
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汝安乎臣于是歎嗣昌之
胸無天倫目無清議而忍心害理舛悖一至此也
伏誦聖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闡孝經在
閭巷猶欲教以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

考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
分隷之是今之尚書猶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孝
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閣處之葢以
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即使
嗣昌而果才也司馬之官儘堪報効何況紙上勦
撫無救民生局中款賞坐傷國體業于封疆無補
豈云幾務可參將來幾務為重必反謂封疆可卸
徒以梯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責嗣昌之

成功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臣
之職以維名教者此也然臣于是更有進者仰窺
我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
奪情起復者實由人才缺少之故然臣以為天下
未嘗無才而皆向來大臣不肯實心講求之故夫
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
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
獘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一二為皇

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
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
人以聽之本兵則鎮戎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
者理財之人也近來視為監司常缺而不精求其
選計無誤於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鹽鼓
鑄可厭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
寮之保舉而又非泛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
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敏者理財之選
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衆皆曰賢付
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不敢遽信其人則但
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常
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纔絰之夫
宣勞王事於是明著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胎
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
謂亟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
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
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蔑倫
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
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愚陋敢背家學而忘先
訓如今者坐視樞臣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
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
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焉
南道御史成勇倫常萬古為重疏臣竊惟天地所
以不毀者人為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
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
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為禽
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
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繩樞甕
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為無君無親
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於人類也況儼然秉
國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肯認其名乎臣
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

而箝人之口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薦紳即不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箝青史之斧鉞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臣不敢勦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

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有奪情起復之事固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乎嗣昌跡

嗣昌之妄為附會而不讓謬為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為天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亦大既盡子道亦完臣節不去則

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賊子而敢於排羣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執猶子之義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廢朝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默默者臣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以

言責臣也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為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戇直鼎鑊斧鑕臣所願甘伏惟皇上鑒其狂瞽

武陵聞喪不奔衣緋到內閣大學士任六垣例有公揖比出遂具公疏糾之及黃宮詹之疏上即召對宮詹言奪情之事在兵部猶可在內閣則不可在一人猶可又引一不奔喪之陳新甲則不可上雖責其過激未始不心折之武陵乃募人糾之降六級調外劉趙二太史俱褫職成寶慈侍御逮至令拷問主使後以清獄遣戍南樞范質公先生亦以疏救宮詹閒住一時仰諸君子如山斗焉然國之元氣自此斬矣

呂坤三年之喪解或問三年之喪不三十六個月止于二十五月而畢何也曰喪者親始死之日也

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大祥言祥莫大乎是始棄凶而從吉矣是月也有餘哀焉心怛怛而不忍情戀戀以增悲又一月而為中月乃行禫祭禫者澹澹然平安矣作樂歡笑如他日然飲酒食肉如衆人然蓋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月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近世迂儒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

或問不計閏何也曰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假如二月十五日親喪必待又明年二月十五日始經三見親喪之日若計閏則正月十五日為二十五月矣是短一月不見親喪之第三日也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為道也近世俗吏有親死于閏二月十五日不補前月為計閏二十五月之後值閏二月十五日以不服後月為計閏者皆送問治罪是不明不計閏之旨也有二十七個月外青

餘哀三個月餘哀之中起文赴部者亦送問治罪是不明二十五月而畢之說也總之三年之喪實服二年故曰再期而大祥嗟夫古三年之服曰居喪曰宅憂不御酒肉不治生業廢祭祀謝交游詩書不事學問不談不見齒不入室寢苫枕塊禮壞樂崩故七百二十日不為不久後世為素冠白衣縗絰終身可也

在身而已百不異常可謂居喪乎可謂宅憂乎雖

顧起元期功之喪論喪禮之不講久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若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猶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九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即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即赴亦不聽聲樂不飲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幾存什一于千百也

戒奢

萬歷中禮部尚書沈鯉疏近該吏科給事中楊文舉具奏奉聖旨近來習尚踰侈冠服詭異著都察院出榜禁約還著緝事衙門並五城御史不時訪拿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明旨森然固宜朝令夕改

月異而日不同矣乃數日以來察諸衛肆驗諸士民綺衣華履之輩尚爾優游鏤金刻玉之工居然布列此非法禁之不嚴亦由禮教之不明耳蓋帝王之所以整齊天下者不過禮刑二端顧刑惟治之于已然之後而禮則防之于未然之前故聖王不遽用刑而必有禮以先之所以納民于軌物止惡於微耻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我國家稽古立法品式具備如大明會典諸書備載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等項貴賤各有品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嚴矣奈緣風會久而易流人心習而多玩兼之方册所載申布不常典制諸書市肆罕有財者以為吾力所能為有位者以為吾勢所得用好異者以矜其奇詭之習射利者以窮其心思之巧憲典雖在而尊信罔聞則有由矣及今若不稍為申飭而概以法令繩之恐無知抵禁所傷必多非聖天子前禮後刑之意也臣等忝居禮官敬循職掌仰遵大明律令洪武禮制諸書及累朝事例參酌互考摘其緊關日用者數條即以今之違式越制如聖諭所云侈靡詭異之類者附列其下上塵睿覽伏望聖明采納勒下本部刊刻榜文張掛都邑勒成書冊傳布天下然後責成巡城御史省直撫按嚴加緝訪俟令下半月或文到一月之後敢有仍前僭違即係明知故犯定行依律問罪財物入官若工匠技藝造作淫巧織鏤違禁者從重究遣務在著實舉行不得虛應故事夫先有禮以防之而後有刑以驅之庶乎陷溺之人心或可挽奢靡之風俗或可移不至令之不從而禁之不止矣抑臣等又伏思之物之相效之謂風民之從好捷于令頃者我皇上一御布袍而百辟景從萬姓歡呼轉移之效亦可睹已至於輦轂之下勛戚貴近勢家大族亦衆庶之所觀倣而法行之所自始稍為申飭而概以法令繩之恐無知抵禁所傷必

者伏望特布綸音更為申飭俾其贊一人以崇儉德先庶民而會皇極則都邑之中轉相視效寖成習俗當自有不令而從不禁而止者而海內亦喁喁向風矣臣等無任悃愊懇祈之至謹題請旨

崇禎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內閣揭帖適奉御批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每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于冬至正旦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陛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減膳已有諭旨可不痛加裁抑者誠辨上下定民志一大端不獨今用錫木磁器以示儉約其金銀各器係闕典禮者留用餘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太平之日照舊先生每再將先年舊旨參看議妥來行欽此臣等叩頭恭誦不勝讚服竊見近日風尚之奢日甚一日其僭幾至于無等其費總出於民間嚴諭累頒積習未變真可痛恨皇上諄諄戒飭且特以身先之至于典禮慶賀之外暫撤宮懸衣服澣濯之餘仍裁玉膳器用錫木居然匏尊土簋之風庫貯金刀預為行賞酬功之用恭惟聖祖時亦曾取法木輅示訓露臺洗表襚而得金緝片毯以為被蓋深得古帝王菲食卑服之意而在今日則裕民足國節儉為先勦寇滅敵憂勤尤亟誠可以遠光祖德下悚官方矣至宴樂一事尤為妨廢職業而京城首善倍宜力行禁止并服舍器用輿蓋等項典制甚嚴尚多僭肆皆不可不痛加裁抑者誠辨上下定民志一大端不獨省財節費而已

天順時禮部尚書胡濙省冗費議欽天監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餘本省為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本大醫院藥材九萬八千一百餘斤省為五萬五千四百餘斤光祿寺糖蜜果品減舊數三之二其添造腌臢雞鵝猪羊二萬七千隻子鵝二千隻酥油四千斤盡行革罷廚役六千四百餘名揀選老疾者悉皆放回湖廣江西等處薦新茶芽七千五百

餘斤省為四千斤上允之風俗儉樸必自朝廷始此端本之道也

劉玉懲奢說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倡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庖者海陸織者文穀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槖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奢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游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潘埙前輩風範紀埙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

乎嫁者累車槖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愚不肖相傾而日蹈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奢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衺禁淫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游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潘埙前輩風範紀埙為諸生時將郡博吳先生命見河陰令雙槐張公素字元謁倉曹同年戴君冠字仲鶚倉曹曰子往見雙槐先生幸為冠先容埙晨往值公盥櫛侍于次而倉曹至公乃出衣冠甚古與倉曹修禮既轉而南向埙拜公立受扶而起埙則再拜公嘖嘖有勸勉語倉曹退埙復侍坐頃之奚奴拂几案出穀簌各二器酒三行飯二盂禮甚簡及埙避喧湖西公時八十七壽不遠三千里駕小舟過訪言笑竟日飯則飯飲則飲薄暮始歸

暇日數貽以詩自署雙槐老素其風味意態近世所未有也夫三公皆鄉先生杜門肥遯同一高致行素未嘗與人輕接貫初雙槐尤索居離羣意更蕭散見行素則少長截然凜若師傅見貫初遲十五年已煩遜避增感慨其時可知矣見雙槐則超出流俗偃然以前輩自居以子弟勗後進夫三公之行不同同一持風範勵風節若行素之嚴而正貫初之通而介雙槐之簡易而宜皆可敬而仰者也非某之所能及也或曰見行素塤少也賤是不然使公居今日接見少年輩能復如前日否耶

拜禮

劉三吾禮儀定式序言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首一拜為見君上之禮拜止于四為見東宮各親王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二拜禮

古人作揖口中唱之故謂之唱喏至今而廢當時謂之啞揖

呂坤南禮辯國朝尚左天下皆尚左或曰南人尚右非也南人並行偶坐何嘗尚右哉惟是作揖一事讓人于右居已于左曰行南禮南人亦不自察其所從來耳蓋宗廟朝廷之禮尊南面者也非以尊我也南面之東為左西為右今文武之立班是已及其轉身而拜亦東為左西為右何嘗不左重哉自北面者視之則東為右西為左不知尊有所在蓋論南面者之左右非論北面者之左右所拜在南面之人非右班拜左班之人也至於賓入主人之門非朝非廟無南面可尊主人讓賓自以東為左安得以無所尊之客位而行有所尊之揖拜哉且非作階西階古人設兩階之初意也居己于左而居客于右南禮之誤也無疑矣若曰南禮尚右則不差揖拜則差行坐二者必居一非矣或曰古人是天道自中極而左旋起向右也地道自西北而東南高在右也

神道坐西東向尊在右也人道右手用事權在右故行步右足先發而左足次之起拜左足先屈而右足先伸八卦之位乾在右古今簡冊之序往為右古人重右因其自然順其當然也今人重左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也論理勢則重右是耳

呂坤婦人拜辯拜屈也折節以示屈不敢直躬之謂也男子以伏興為拜婦人以屈膝為拜斷斷乎無兩說矣考之古禮男子再拜婦人又立屈膝男子再拜婦人四拜謂之夾拜蓋男子鞠躬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膝男子再鞠躬拜婦人又兩立屈膝是謂丈夫兩拜婦人四拜也今制太子與妃初見帝后太子四起拜妃八立拜惟是致詞妃亦同跪其興也太子俯伏皇太后皇后慶節命婦朝賀先立四拜引班首至殿上內贊跪外贊皆跪丹墀諸命婦皆跪致詞稱賀畢不贊俯伏直贊興復位立四拜而禮畢今南方扮戲子婦上父母壽子俯伏婦人雖跪而不俯伏猶有古人之遺意焉蓋婦人興伏為拜起于武后臨朝哀冕郊天俯伏拜興而行天子之禮後世用之今士大夫庶人親迎夫婦拜天地拜舅姑尚有婦人同夫拜興拜興之事而丘瓊山家禮儀節父母醮女尚有拜興之文皆謬也故珠冠之制俯首不得為不俯伏無墜髻墮落冠之憂故不嫌于重耳每問中常侍宮人見后妃當以何為禮曰宮人遇后妃則叩首而行遇朝賀亦只立拜相沿謂叩頭為小禮立拜為大禮耳春秋傳云三肅使者蓋婦人以立拜為肅拜故周禮九拜之法有肅拜註曰婦人之拜也近世婦人簡書加一端字則非古矣又曰斂衽萬福則不經矣婦人喪禮亦有稽顙之文蓋叩頭之及地者余非謂婦不叩頭但伏興為拜則不可耳且拜無奇數或再或四或八或十二其奠獻跪而俯伏非拜也故贊者不列于拜數今臣子謝恩禮稱五拜三叩頭載在會典禮

臣殊失本意矣蓋四拜四叩頭耳四拜畢不贊拜何以叩頭其實第五拜為一叩再加三為四叩耳或曰拜為兩手齊下惟男子為然曰非也婦人立拜不兩手齊下乎今鄉俗以立拜為輕以叩頭為重故婢奚見主人不敢立拜正是叩頭則知叩頭固重立拜非輕也簡而便故輕之耳

肩輿

宋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疾朝廷特賜猶力辭南渡後則通行轎矣明初雖公侯不得乘轎兼不設馬凡文職四品京堂開棍乘馬用凡五品光祿太僕寺丞翰林院五品六品官宮坊官亦用凡其餘皆用交床按唐制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驛宰相三公師保令僕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襜如漢魏載輿宋政和七年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武臣任主兵

薦新茅茶

王應軫疏節該禮部題為前事奉欽依這茅茶解納供應都只照舊例行不必紛更此誠陛下愛恤民財之盛心憲章舊制之美意臣下所當順奉而遵守者也但照舊之旨二說可通彼此意見各有所執禮部則以為解納自有原額如六安茶芽三百斤正數之外不可加者此其舊例也光祿寺則以為供應有常規如歲用六安茶約餘四百七斤故三百金正數不得不加者此亦舊例也照解納

之舊則不足供應照供應之舊則有傷解納若不申明終無定守臣等各該巡視監收思得惟正之供固不可擅增備獻之物尤不可輕缺六安茶芽歲額三百斤此多取毫釐即為因公科斂雖該部審據解吏聞報三百袋袋多四兩有餘亦非勘合正數且無批文查銷以後或輕或重焉知誰公誰私不如通融議處立為定規每歲六安茶止收三百斤正數其耗餘加增一槩不許濫取本寺供應取足薦新并日進月進御用之數至于醬房所進內閣所用盡其所有不足則于常州府等處芽茶擇以供給蓋茶取于細其味畧同何必拘執以致煩難部寺前後所論正欲出入有經如此裁省庶有司可守原額以照解納數該署可因便宜以照供應之舊而不必紛更矣見解納六安州并常州府等處芽茶正數之外尚有多餘之數欲給領回則有盤費之勞欲令變賣則有侵欺之弊況既名

上供難以退出原有封袋難以折除合無收貯該署作正公用或准下年該解之數今後各處芽茶俱照原額解納每斤裝成一袋每袋贏餘二兩以補絹袋紙包之數永為遵守一體通行

外藩

嘉靖十三年禮部題使臣出入疏據提督會同館主事張鰲呈據朝鮮國使人蘇洗讓等呈前事竊照本國粗識禮義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迤至于今敬謹彌篤別無違異近年以來始加拘禁鎖閉館門遇有稟奉公幹只許通事一二員刻期出入著令館夫帶牌管押有礙舊式查得成化六年二月禮部發到榜文該本國陪臣權咸等赴京時分禮部發到榜文該奉聖旨會同館安歇一應朝貢四夷使客出入舊有禁例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該衙門知道欽此本月十一日武都督到會同館宣諭聖旨因通行禁

鎖將朝鮮使臣并禁令後依舊出入即令撤去榜文又該弘治十三年五月間有外國貢使在會同館內殺死同来貢使兵部奉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著令在館不許出入并本國一體防範禮部主事劉綱陳言奏本查得先該本部見行事例朝鮮素守禮義敬事朝廷比與他夷不同進貢人員事例出入原無防禁近該兵部等衙門會議禁約將前項事例一槩革去以致提督官員嚴加拘禁不得出入合無仍照前項舊例朝鮮人員令其自行貨賣深為便益奉聖旨是欽此本國使臣出入自由無有防禁在嘉靖初年主客孫郎中無緣拘禁不許出入至嘉靖四年八月內有陪臣鄭允謙等前赴京師將前項節奉欽依事理告要照舊自行出入蒙部准告查照舊例許令自行出入已經本館移文知會去後有提督陳主事執已不遵追束愈嚴久莫申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觖然所以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罔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閒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意奬事大之盡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自禁制嚴密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惟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等因查得朝鮮國使臣素守禮義節年慶賀到京本部查照舊例待遇以禮於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於一應貨賣聽其自便近年以來止因遠方夷使跟隨人役多生事端該管官員始行一槩約束加嚴而使臣頗嫻禮義委與他處夷使不同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不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

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
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之誠但遠人言
服既殊易雇國禁亦須曲為之處合候命下每五
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人等出館于附
近市街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閑通事一員陪侍出
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仍行照前拘禁
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之情不廢上國之
法矣

禮部尚書夏言進使琉球録疏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
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
畢因侍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
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譔數言遂成一録録
之意大畧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
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
項請查于内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已
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
于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
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
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
斟酌期于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
故著為此録使之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
必有信史以載内外之事如大明一統志者中載
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
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逕過不遇是險自以為大
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
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臣等嘗
疑於此意其國王先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宫時
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
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為
佳哉是志之所載者皆誤也不特志書為然杜氏
通典集事淵海瀛涯録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

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志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為志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羣書而訂正之兼以夷語夷字并附於後實不足以上塵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看得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土風知之者寡今按一統志等書所記事本傳聞殊載未盡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輯事跡撰述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盡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見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合無俟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日史館採集

崇禎五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倧禮重繼序疏臣祖貽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珒廢疾不得立殁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琿是為廢人次曰定遠君琈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貽敬王長孫承貽敬王妃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顧惟臣既受命皇上恭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稱謂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禮旁支入繼謂之為人後以孫繼祖謂之為祖後為人後則重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孫為祖後則父雖早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國受於祖而不禰其禰以祖當禰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國謹查成化十一年遣陪臣金礩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

褒美頒賜詰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況臣有所後
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
而言順事當而禮正情理並伸恩義兩全專在此
矣臣叨守藩服效蔑涓埃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
愧懼於此實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
煩籲伏乞聖明命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禮典寵
賜爵諡臣母具氏並賜詰命以廣孝思以序天倫
茲實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附高麗統系

嘉靖八年朝鮮國陪臣吏曹參判柳溥等呈言本
國祖考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皇明祖訓及大明會
典所載俱屬仁任已於永樂及正德間奏請改正
俱蒙俞允迄今尚未行今幸重修會典乞為改正
禮部以請上許之詔開送史館纂輯據所陳建國
始末言旦初名成桂其先本國全州人二十八世
祖翰仕新羅為司空羅亡翰六世孫兢休入高麗
十三世孫安社仕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嚕噶齊
世襲其職元季兵興安社曾孫興男成桂避地東
遷至元辛丑當高麗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二
十萬衆入境成桂領兵勦賊有功授武班職事恭
愍無嗣陰畜寵臣辛旽之子禑為己子晚多躁暴
為嬖臣洪倫等所弒權臣李仁任車裂倫等於市
立禑為嗣其子昌為世子禑於六年擢成桂為門
下侍中禑遣將犯遼東成桂為副將行至鴨綠江
與諸將議不宜得罪於上國禑懼遜位於昌以洪

武二十二年宣諭以偽姓見黜而復王氏之裔定
昌君瑤主國事仁任罪竄於外既王瑤又不義國
人憤怨乃共廢瑤推立成桂成桂請命於高皇帝
乃命成桂為王國號朝鮮改名旦云云

考其國史當元盛時其元孝王者已遷居江華島
元無如之何但責其不登陸而已竟臣服於元而
終不登陸至其子順孝王親迎王主以元服同輦

入國觀者駭愕時從行宗宰不開剔王責之至其
子忠烈王則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剔唯禁內學館
不剔左承旨朴桓呼執事官諭之於是學士皆剔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禮部三

貢院

貢院在城東南隅元禮部舊基也永樂乙未改為貢院
制甚偪隘嘉靖中議改創西北隙地又有言東方人文
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辛未果至萬歷二年始命工
部重建因故趾拓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為崇
墉施棘徼道前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
俊中曰天下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
次曰龍門踰龍門直甬道為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
以為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
瓦覆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為至公堂堂七楹其東
為監試廳又東為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為對讀謄
錄二所又後為燕喜堂三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書吏
工匠居之其後為會經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

三楹同考官居之

元大都會試仁宗始于皇慶四年二月當日詔曰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初試論賦後以經學為主至於充賦之說始于漢漢辟公孫弘以充賦

李世弼金登科記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于六經六經之折中必本諸

道道也者通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傳是已三代而上道見于事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純于事業故鄉舉里選取人之事業也射策校藝取人之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取士六朝以薦舉得人莫不稽舉于經傳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自是盛于唐增于宋迄于金又合遼宋之法而潤色之卒不以六藝為致治之成法進士之目名以鄉貢進士者本周之鄉舉之遺意也試之以賦義策論者本漢射策之遺法也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於東西兩京或蔚朔平顯等州或涼庭試試期不限定月日試處亦不限定府州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書詩易禮春秋為次蓋循遼舊也至天眷三年析津府試迨及海陵天德三年親試于兩京貞元二年遷都

于燕自後止試于析津府收遼宋之後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明昌三年改令五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畧也經義之初詔試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迨及蔚州析津令易書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葢循宋舊也天德三年罷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已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二年遷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試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開闢立

定程限月日更不擇日以定為例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名合試依大定間例不過五百人後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試取奏旨此限定場數人數格也自天眷二年析津放第于廣陽門西一僧寺門上唱名至遷都後命宣陽門上唱名後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初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從仕郎後不得為例明昌間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狀元授一十一官第三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法也

進士第一任巡簿軍防判第二任縣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閱金國登科顯官陞相位及告卿士大夫間見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贊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餘載朝野閑暇時和歲豐則輔相佐佑所益居多科舉亦無負于國家矣是知科舉豈徒習其言說誦其句讀摛章繪句而已哉篆刻雕蟲已哉固將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則安富尊榮下則孝悌忠信而建萬世之長策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國家所以籍古重道者以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科舉之功不其大乎庚子歲季秋朔日東原李世弼序

明初以六經取士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一科通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以次而降至洪武十七年始定鄉試在子卯午酉年秋

八月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初制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許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

明制主試官初時不拘現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老沈夢麟滕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又如正統丙戌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皇甫録明紀略曰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為刑部主事病痊北上為山東聘主鄉試至於各省典試分遣京官始于萬歷乙酉非舊制也

明制會試或待詔或典籍或編修紀善不論官甚有兩京主試官兼取以充教官不得充請著為令自是教官無得分考會試者矣

永樂十六年始定宮坊官主兩京試舊制各省及順天主考不賜宴獨南畿二主考辭朝賜宴于闕東松林相傳云洪武舊制也

舉子所作之文曰墨卷主司改竄刻録曰程文陸游與王樵秀才書曰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

往遭塗抹訾詆令人氣湧如山則知前無墨卷之說緊曰程文耳

萬歷乙酉有創為程文不得全用己作須存舉子本質潤色之後乙丑會試二主司憚于自作遂欲三場俱用墨卷丁卯鄉試因之頗取譏姍

禮部侍郎夏言當嘉靖壬戌會試條陳科場事宜內一款應試之士于風簷寸晷之中欲實錄其文可為程式者蓋絶無間有所以試録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為足為海内矜式近令録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試録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録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天順間浙江温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言朝廷每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程文乃太簡略而不

純實且春秋為經屬詞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即被斥出乞敕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有不悛者罪之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嘉靖時御史聞人銓言今時文體詭異已極乞申飭天下力崇古朴其要在先責督學憲臣次責場屋考校等官世宗報曰自後遇鄉試禮部必磨勘試録與各生公據有仍前離經畔道詭辭邪説者則治監臨考校官之罪點其中式者為民

鄉試解額洪武三年定省直名數應天八十人山東山西陝西北平浙江福建湖廣江西皆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人才多處或不及者不拘額數洪武十七年三月令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定取士額南京國子監并南直隸共八十名北國子監并北直隸共五十名江西五

十名浙江福建各四十五名湖廣廣東各四十名
河南四川各三十五名陝西山西各三十名廣西
二十名雲南交趾各十名貴州願仕者就試湖廣
宣德二年令貴州就試雲南宣德四年令雲南鄉
試增五名宣德七年令順天取八十名正統二年
令開科不拘額數正統五年復定取士額順天府
仍八十名應天府一百名浙江福建皆六十名江
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各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
山東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六年
順天鄉試增二十名景泰元年開科不拘額數景
泰四年復定取士額南北直隸各增三十五名浙
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
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成
化三年雲南復增十名成化十年雲南復增五名
弘治七年雲貴解額共增五名嘉靖十六年令雲
貴分科試士雲南四十名貴州二十五名嘉靖十

九年湖廣鄉試增五名嘉靖二十五年貴州鄉試
增五名隆慶五年兩京各增十五名以恩貢集大
學者衆也萬歷元年雲南增五名萬歷二十二年
順天增二十名亦以選貢集太學也萬歷四十二
年概增天下解額天啟元年順天增二十名應天
增十名以登極及恩貢集太學也其餘各省增三
名是年山西中宗生二名江西一名河南一名陝
西一名山東中四氏學二名遼生一名皆不在額

內
會試額數洪永多至四百七十餘人少則三十人
宣宗定省直試額百南士十六北士十四正統七
年加為一百五十人景泰五年三百五十人弘治
十五年加至四百人嘉靖隆慶以首科皆四百人
萬歷二年張文忠居正題定三百人至後如萬歷
癸丑崇禎辛未皆四百人
兩畿中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為雜流而設

如成化元年章元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謝宗德以內江吏人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鏕以獵壯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浙江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醫生中第四十八名劉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弼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崇禎壬午順天鄉試奉旨中武生五人及揭榜乃以冒籍滋議致累主考吳江姚現聞先生希孟蓋忌者借以攻姚也

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金濤三甲第五其國之延安人也授山東邱縣丞歸為其國相景泰

五年甲戌進士黎庸交趾清威人阮勤多翌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廣扶寧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趾人儒仕至右都御史曹鳳寧晉人以貢士為學官上書願得一劇職自效改泰和典史以解糧至京與試中宣德癸丑科第二廷試復第一先是洪武榜眼吳言信乃抄鈔局副使也正統壬戌進士鄭温乃松陵驛驛丞也明初應天解元黃文忠以作全場題五經二十三篇領解天啟甲子崇禎甲戌福建顏茂猷獨作五經得雋而甲子鄉場則外簾止謄其四書三篇易經四篇以入房考祁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為五經也甲戌會試則知貢舉林釬上疏題明上許俱謄于是五經房同考俱有批語文震孟以易經收之及殿試僅在二甲第二而禮部刻會試録上特命題名于會元季青之前亦異典也

洪武辛亥狀元授員外郎及第出身俱授主事同出身授縣丞會元亦授縣丞金濤係高麗人在三甲第五名後歸國為相

永樂丙戌賜林環等及第取副榜舉人廷試之擢舉人熊概金庠等十餘人弘治乙未言者論學士程敏政鬻題遂預行塲中程不得閱文舉人唐寅徐經俱黜嘉靖甲辰言者論徇私不公進士翟汝孝翟汝儉彭謙焦清等並考試官江汝璧等俱逮問萬歷丙辰會元沈同和以懷挾事露并第六人趙鳴陽送法司治罪荷校禮部門一月謫戍會試錄遂除名無元是科武狀元亦以贋卷被黜已未會元莊際昌殿試卷有誤字人譏其膠酏不辨遂以進士回籍

洪武辛亥有進士永樂癸未無進士天順癸未亦以明年甲申會試故有辛卯進士正德庚辰南巡明年嘉靖自興邸入即位故有辛巳進士科塲變異

科塲變異洪武丁丑言者謂考官劉三吾所取南

士又明年癸未遂有進士
張鳳翼有會試移期議謂會試期太祖定于二月
蓋謂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故
定于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
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覲吏後從舟可省僱費二
便于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謄録無呵
凍之苦五歸家無聞河運舟之阻

尚書吳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鳴而來矣隆慶二
年復有言者始設昔舒元輿于唐元和中舉進士
見有司鉤較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
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
書言古貢士未有輕于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
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
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
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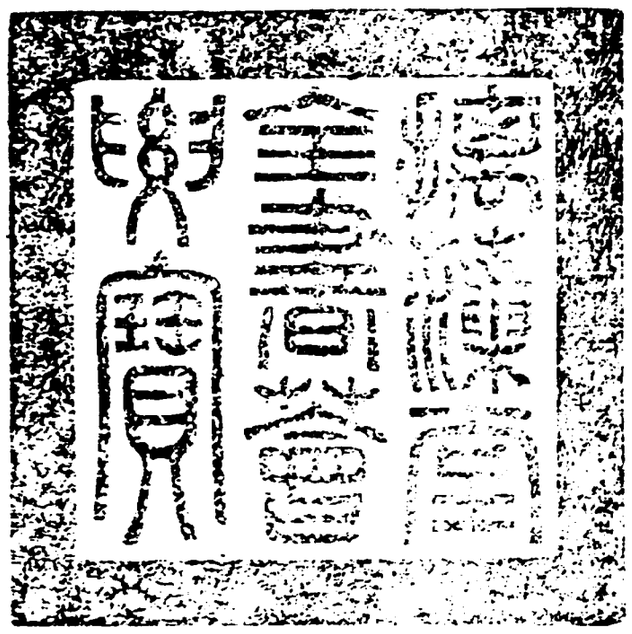
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屑為陛下用也今
貢珠玉金貝有司承以聚筒皮幣何輕賢者重金
玉耶此書激昂有士氣
嘉靖中給事中胡汝廉鄭大同建言科場事宜謂
監試御史不過防範于外故內簾之奚無從糾察
而散卷等官始得以徇私公送今內簾亦設監察
一員
遼東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因過海風濤改
附順天萬歷三十七年增額五人其寄戶中試者
不許圖便遷徙違者治罪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蕪
採時望真廟時始建糊名法又國初舉人對
策皆先寫策題其後策題寖多舉人甚以為
苦慶歷初賈文元奏罷之明制殿試在三月
初三日狀元率進士上表謝恩在初六日成
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引改殿試于十五日

又舊制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閣臣劉吉等言時日迫促閱卷未精再展一日第四日放榜

國家至公至重之典無如設科取士先朝大臣罔敢干之者干之自翟鑾始翟二子登第被參上曰鑾既為輔臣二子雖有軼轍之才亦不宜並進于是二子並黜

唐人知貢舉詩有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常念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人不肯負心自不將國家大典為行私之具不將風簷苦構為五色之迷

謹案卷四十第八十七頁前一行達魯花赤今改達魯噶齋蒼作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兵部一

兵部在闕東宗人府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武衛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傳郵輿皂之政令其屬初曰司馬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後改司馬為武選駕部為車駕庫部為武庫職方仍舊名俱稱清吏司

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流官定武職以襲替優給厚武功以首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以減革通革嚴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以二人請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舉皆籍而用之以考選比試達才而程力以効功課將帥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誥勅徵初績以褒邮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絶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失陷避敵激變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劫退陣斷世禄以寄禄馭恩倖以覆訊糾捕緝以誥勅辨冒

僞正土官夷官

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庶牧郵傳之事凡大朝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陞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殿陛仝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畫前後左右四行而日夜巡警之皆有圍伍定其多寡第其番之上下慈宮中宮之鹵簿東宮儀仗侍衛屬焉凡馬政受牧官籍而程其登耗闌逸之數以營牧節芻秣以印俵防欺冒以色齒覈抵謾以糧馬征南夷以茶馬通西番以市馬

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新隸之事凡戎器守衛邊徼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驗補收採問發冒漏除豁核册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簡鄉民以闢津詰奸盜鎮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内府凡使人出邊關必驗勘合凡制勑調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内府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册府縣上軍戶文册下諸省司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清軍以限捕紀録開伍結除停勾嚴稽其冒漏而寬其恩復凡武學教武職功官及子弟未嗣官者籍其功能歲終檢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怠不率教者罰黜有差凡皂隸直衙柴薪二等辨官品而多寡其數並僱役

視凡鎮戍以時飭屯防扼險要凡將校程其勤逸稽其什伍存逸騎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旗之號凡將材籍武舉會舉歲薦之士而簡用之凡有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以懸賞罰調兵食紀功過軍有功按御史紀核移武選陞賞以堡塞障邊

兵制

兵制之善莫過於周周禮所載以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各有長其令賦則以其地與民而制之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致之其在六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其在六遂亦如之遂人掌邦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而教之稼穡以疆予任之有發

以下劑致之其大師田前期鄉師出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遂人亦各帥其所治之民而以遂大旗致之不用命者誅之此先王因農而定賦因賦以制軍不出比閭族黨鄰里酇鄙州鄉縣遂之民而伍兩卒旅之軍師畜馬使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靜足相保動足相死之道也

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

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
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十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
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
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
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王降而霸齊桓用管仲倣先王之制作内政以寄
軍令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五家為軌軌有長十
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
良人以為軍令則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伍為里
里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連二百
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鄉二千人為旅鄉良
人帥之五鄉一帥合之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
之公將其一國子將五鄉馬高子將五鄉馬而軍
令以行故高國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
里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蓋寓政於令猶之乎
寓軍於農得自然之勢焉
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
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
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
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
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蓋三輔
在内而近有閭里親戚之愛以之護京師而無心
腹之憂郡國在外而遠人無覬倖非常之望以之
衛宮城則無肘腋之變亦如師氏帥四隸守王門
王宮朝在野外則守内列殆謂是歟至武帝更太
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擊南越恐京
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
之置七校尉後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
校尉為八校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禄勳增

羽林期門之兵此南北相制之意顧亦稱善然其間漸多更張矣蓋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自武帝用兵習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自是始有養兵之費而兵制壞矣

唐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史稱其居處教養畜財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自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權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修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原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為二也

宋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然其所以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於契丹元昊之邊患哉觀係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

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防河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吁宋朝兵制亦可以鑒矣

稽古兵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宋矣能鑒宋而法周者其明初之制乎當洪武初重兵屯京師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為屯田不足又移各衛以就田真所謂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誠千古之善法也其後將不在五府而用流官兵不在屯丁而行召募舊制蕩然矣嗚呼俛仰今古寓兵於農則治稅民養兵則亂自周而後如出一轍有國者能無鑒哉

明制設都督府五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留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戶所二百十有一宣慰招慰安撫長官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各統其軍及部落聽巡捕軍器漕運京操守備征調朝貢保塞之政令大都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八為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大小聯比以成軍國大師則詔文大臣總督提督參贊軍務而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上所佩印於朝將歸第軍回衛所聽調而武官不得輒下符行軍其軍師簡練三營軍曰五軍營曰神樞營司旗纛曰神機營習火器神樞馬隊神機步隊五軍兼之而統以文武大臣十二衛番上宿衛皇城四門領銅符分信地以為守衛而嚴上直折伍頂替之律錦衣衛主禁庭鹵簿儀仗之事旗手司主旗纛金鼓之令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衛獨領校尉力士蓋周之虎賁也諸軍皆正卒而府軍獨僉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官皆世獨錦衣不世以使能大都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盡諸邊之兵不過此括諸

省之兵不當此也

明初之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從征者諸將所素將之兵平定其地因留戍者也歸附者勝國及諸僭偽者所部兵舉部歸義者也後乃謫發諸罪隸為兵而制衛所兵所在有閑曠田分軍立屯堡令且守且耕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有警則朝發夕至視古屯營法為近屯法每軍約受田三十六畝歲收子粒十有八石入月糧歲十有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餘丁所受納以差次降其番上宿衛給由役其口糧於倉內給支其牛具農器總於屯曹細糧子粒登於戶部其時邊腹之間屯田基列將歸於衛士安於伍實不費民間一錢也

騰驤四衛舊稱禁軍正德中隸中官詭冒依附為奸欺不可詰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言宮府一體請攷選論覈隸本部如旗手等衛許之而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如彰義門破敵如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號召易集也倘外隸卒有急難召非便承勛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大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國家軍政有統豈當秉之內臣云易驅集哉詔如議行

兵部議民壯疏云伏覩我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餉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供軍專為防奸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衛所之外復有民兵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患警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益一時權宜之計事寧之後即當罷革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孺建議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依擬通行天下照里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襲憚改終不

能救今御史楊璵目擊其弊反覆論列民之疾痛如切其身且引宋人議於陝西點義勇數萬以禦元昊司馬光力阻其議以為於民有世世之害於事無分毫之益其説尤為明鑑楊璵所言切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臣等不敢忽處合無本部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會同三司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不許再行勾擾其正統十四年以後弘治七年以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陝西等處原設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其餘腹裏設有衛所去處照例將守城軍餘及輪操下班官軍操練防禦至於州縣衙門合用兵快亦依楊璵所擬不必編僉惟令查訪驍勇精壯平素慣習捕盜之人不拘名數收充應捕快手名目除免本身差徭外再免本戶二丁幫貼衣食本戶無丁許免別戶人丁幫貼俱聽本州縣掌印官提督操演緝捕盜賊不許官司私役

擾害中間應有獎勵優恤等項事宜本部議擬未盡者悉聽巡撫巡按三司官從宜施行不必拘泥本部原擬惟在人得實用事無紛擾盡除煩苛與民休息

初制飭武之道惟重世官養材之方惟練應襲故令官舍隨營操備無所謂武舉也天順八年始開武舉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名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間此途漸重於是世胄徒為虛器而功臣之澤斬矣

兵備一官設於弘治間馬文升為本兵慮武職不修故增一臬員以救之時閣臣劉健力以為不可行後奏設九江兵備都給事夏作復疏論不可然馬持之甚堅遂通行增設後將驕兵惰目無督撫揀大臣知兵者列於本兵以備總督巡撫之用而何有於兵道亦徒設矣

兵部所以將將者也先朝慎重其選無事之時宜

四司不宜輕畀必於內外博選沈毅通敏之士多
儲司中令人習練兵事或用之重地兵巡或即用
為本部侍郎精其選久其任必有為國家辦大事
者出乎其間矣昔杜牧序武子書曰兵者刑也刑
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
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豈知自古
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
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此誠知

本之論也

九邊

明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
薊州三鎮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
以山西鎮巡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
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聯屬
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於偏關聯屬山西諸鎮
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

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
又有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名其官掛印專制者
曰總兵次曰副總兵曰叅將曰遊擊將軍舊制俱
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

遼鎮

遼鎮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
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
東至鴨緑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

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
章劉益高家努分據洪武初奉表来歸四年置定
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
二十五永樂七年於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
州以處內附之人原額兵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
員名隆慶增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歷除
逃故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崇禎時主兵如
萬歷之數而新募及援旅無定數

鎮

薊州以三屯營居中為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明太祖於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縣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為外邊命魏國公徐達於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為內邊永樂初因烏梁海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於保定置營屯等衛於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後止守內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諸江環遶為天設之險原額兵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隆慶增十萬七千八百一十三員名萬歷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六員名崇禎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員名

宣府

宣府漢上谷地明初常忠武克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峰黃厓四驛接

大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鎮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後棄大寧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號稱易守原額兵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隆慶增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萬歷七萬九千三百員名崇禎八萬一百二十八員名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魯城川原平衍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況平魯城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河套中住牧之裔纔出套便涉其境故稱重地原額兵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隆慶增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萬歷八萬三千八百員名崇禎七萬六千五百二十六員名

山西

明初惟置大同鎮所以屏蔽山西嘉隆以後豐州三受降城既入板升東勝河套又歸濟農故偏頭寧武雁門三關稱重鎮焉原額兵二萬七千五百四十七員名隆慶增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一員名萬歷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三員名

榆林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故外警時聞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然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實為衝要原額兵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隆慶增八萬一百九十六員名萬歷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崇禎四萬五千一百四十員名

寧夏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明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外患時聞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州一帶又河套侵犯必由之路原額兵三萬七百八十一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六百九十三員名萬歷三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崇禎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員名

甘肅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額布勒衛拉特二部自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州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全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其餘遠番止令通貢上達元人之

後為亦不剌所據哈密諸番衛本中國屏藩為吐魯番所破原額兵莊浪一萬八千五十六員名西寧衛八千五百員名涼州衛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鎮番衛四千九員名永昌衛八百三十二員名甘州衛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山丹衛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肅州衛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崇禎全鎮兵四萬五百四十八員名

固原鎮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河套未盛但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衝要十五年兵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以副都御史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額兵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隆慶增七萬一千九百一十八員名萬歷五萬五千二百員名崇禎五萬九千八百三十員名

河套

余按西北之邊自大同偏關以及寧固無處不苦河套增戍糜餉國家物力大耗于此矣按明太祖命李文忠西略豐州遂即勝州城東勝以統套內一十二縣故正統以前猶守之正統以後都督王順遮築榆林城于上郡僅足蔽延安綏德而已套內之朔方河西盡捐以畀濟農父子兼嚴嵩計殺

曾銑夏言後遂無敢議復套者李傑備邊疏云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為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其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勝不亦難乎為今之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彼心腹亦須乘其空虛遣兵搜刮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于一時

終獲安寧于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内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至陷沒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安南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阯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徙龍編梁安南鎮南都護五代之亂推丁部為帥宋封其子璉交阯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篡立又五世為黎季犛所篡永樂四年遣總兵張輔沐晟平之輔上交阯地圖建交阯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六年交阯復叛英國張輔復平交阯十三年四月輔以征夷將軍鎮守交阯十五年召還輔經營交阯前後凡十年十六年黎利叛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奉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使當時仍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益自永樂遷都後迨今未之有改事有專制所轄畿輔諸郡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竊徒隸之益以留都根本重地江淮東南財賦所出誠重倚之故先設巡江都御史繼以提督操江兼領之嘉靖壬子癸丑間倭犯海上凡蘇松淮揚皆為寇穴操江臣南北奔走為疲勢難周遍于是朝議加應天鳳陽兩撫臣提督軍務與操江臣畫地

而守圖山以下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瓜鎮以上江又用言者調福浙兵增募江靖兩縣耆民凡七千有奇增軍餉五萬餘金後十餘年乃盡遣客兵歸之故鄉僅留江靖耆民兵八百分守圖山三江會口遊兵儀真四營餉亦如其數損之此則沿革之大致也

海防

總制胡宗憲曰防海之制謂之海防則必宜防之于江比定論也國初沿海

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槳等船一百餘隻出海指揮統率官軍更番出洋哨守海上諸島皆有烽墩可為停泊其後弛出洋之令列舡近港自浙東定海浙西于乍浦蘇州于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夫乍浦之地海灘淺閣無山嶼避風之處前月把總周易等所領戰船被賊燒燬僅遺十餘隻近又報為颶風擊碎不若海中洋山殿前窩集反可泊船

也吳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迴又非泊船處所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品峙哨守相聯可扼来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尤為賊衝三路之要兵部原題副總兵俞大猷統領戰船駐劄海上防賊截殺則如陳錢乃其所當屯泊而提督軍門及海道等官每于風汛時月相叅巡察有警則我大船火器衝截入使不得越各島則彼毒無施矍孽不作而外地安堵

海上入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艘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温州或出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墨壁下陳錢分艘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

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越天津大抵倭舶之来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来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自東北来者過十日風自西北来變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

緬酋

天啓六年正月雲南巡撫閔洪學報緬酋阿瓦攻車里疏看得阿瓦車里之釁起于萬歷四十四年阿瓦欲得車里之女召烏囚而車里予以賤者以生兵端方其被兵曾未一字告急不獨不請救于天朝亦且未求援于隣壤阿瓦兵一至棄塞而奔致泥首受縛葢車里在嘉靖間兵敗于緬而以小車里應漢載在滇志所從来遠矣夫緬當車里在國初並六慰之一而我所稱羈縻之酋也輒因挾女初並六慰之一而我所稱羈縻之酋也輒因挾女細故敢于擅兵憑凌似不容不興問罪之師但緬提古巢穴去滇八千里而車里亦在三千里徼外非若麓川之切近永勝者昔年麓川之役用兵二十萬用餉千萬兵連十年則今日之事以彼例此難易更未易言此不能不煩廟議熟商然竟置度外付之不問則緬之勢日熾一日滇之患日逼一日將来亦有不可知者請誦言之在洪武初天兵所指四裔不遠萬里遣使通貢相率賓服各假名號以示羈縻自宣撫以及安撫長官巡檢小者不可勝數其大者為三宣六慰今三宣無恙而六慰安在哉以六慰言其一緬甸宣慰司即緬也其一車里宣慰司又一曰八百一曰木邦一曰孟養一曰老撾一曰時地醜力齊各自雄長或互相仇殺時勝時負時滅時起仗犬牙以相制也即嘉靖初緬甸為孟養所滅其酋莽猛犯歲舉族皆死惟莽瑞體

兄弟數人走免入洞吾因篡洞吾借其兵力復仇日漸强大四面吞併拓地九萬里遂成尾大不掉之勢以嘉靖末年滅八百以萬歷八年擄孟養酋思今以十八年逐思遠遂滅孟養以萬歷十年擄木邦酋罕拔以三十三年擄罕榼遂滅木邦以嘉靖間破老撾之境掌撾已失東偏惟西偏僅存未服屬緬然亦久不通中國是昔分之而六者今合之而一而緬安得不大也六慰既盡勢將及于三

宣又如孟良孟定耿馬蠻莫猛卯猛緬猛猛威遠鎮康孟璉諸夷環處我疆徼之外為我藩籬尚不下以數十緬兵一臨無不從風而靡非其向化不堅實其勢力不敵也為今之計即未能輕開緬釁亟宜聯絡諸夷諸夷分之則渙而弱合之則聚而强我未聯之則威刦于緬心揺揺如懸旌我能聯之則諸夷喜于有所歸附莫不協心併力以拒緬昔緬滅木邦而不能有也以思禮食其地滅蠻莫而亦不能有也以思線食其地所用仍天朝原頒印信緬滅之而不有之非心不欲鞭不及也今緬擄車里之酋未遽能有其地必將更置其酋長立所愛者去之而車里之人未心帖也諸夷之勢既聯則車里之釁亦有可乘或不難相機而取事也臣等已屬僉事郭慶年專經理其事以本官曾備兵金騰深得夷心頗諳緬中情形合以全副精神收拾諸蠻而一面以文告諭緬責其退兵還地隨

宜處置俟機宜另疏外謹先據實具聞

雲南

明制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蘭滄金沙自北入東海蘭滄自南入南海幅員不翅萬里官軍從大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以徒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二種居黑水之裏曰爨居

黑水之表曰僰爨屬郡縣僰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夷僰人三之爨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多官巡檢典史主簿皆世襲加銜至知縣知州指揮權在有司居平衣食租稅卒有疆埸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其地南控交阯北接吐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黔錯壤麗江羝角松番烏蠻與霑益如犬牙

然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蠻自相雄長明太祖惡其數叛賜之刀曩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其他相仍未替至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褊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貴州

貴州開省在永樂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設六府每府所屬不過三四長官司每長官司人民不過一二百戶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瘦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壤地聯絡衝胸

掣肘自泗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橫交讒搆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南中斷朝廷遣將征討多藉土司之力土司貪財好殺但分疆界不顧婚姻惟敬官府利賞賜卮酒寸臠驅之即往我利其自相戕賊可以破散陰黨彼從命屠戮時似不識人既事畢解媾結好如故而水西為最

閩省海賊

給事中何楷疏臣家居海濱頗悉近事自袁進李忠初發難而後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沒沒無聞焉芝龍建功海上漸躋副將矣諸賊不謂其以功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囮耳請著為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專以剿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清晏可期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後有楊禄楊策禄策之後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奇之後有鍾斌而斌之後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復哨聚如焚燹火乍赤白即使今日劉香就斃遂以為可狃乎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若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

之則易當其為大賊而殲之則難請嚴勑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乘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内守把獲賊不以數十計副參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于以肅清海甸庶有幾乎雖然墟賊窟要焉為賊窟為何臺灣是也臺灣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内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終無時而已墟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接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如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氛可靖也

崇禎十三年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彦疏嘗觀海内地勢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嘆閩省海壖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騖長子孫于唐市指窟穴于臺灣横海鴟張如先年周三李魁奇鍾斌等其最毒者也崇禎五年劇賊劉香復徑逼五虎門掠閩安鎮幾揺省會計自漳之福滸至省不知歷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間為全

省之門户繇來為賊所從入之逕扼抗宜嚴今幸數載小康而流氛未殲到處震驚且山箐嘯聚者亦復時撲時起吸浪之鯨伺隙易動綢繆之策不可不講請以歷來祖制約略言之國初有衛所軍無别兵有指揮千百户無别將無論戍陵皆軍即烽火小埕南曰浯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于各衛之指揮謂之衛總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烏槳等號船四十餘隻于五寨中分三哨屯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澳則分哨以防内侵又于道里適均海洋定為兩寨會哨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呼應戈船相望萬歷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昺思都司鄧鍾躬閲信地復請添設崳山海壇湄州浯銅元鍾礵山臺山彭湖諸遊于一寨之中以一遊翼之錯綜迭出雖支洋窮澳無不搜焉自昇平日

久而額軍額船頓失舊制指揮千百户等官足不踰城市會哨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兵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與軍而五矣昔之為軍者一而可以殺賊今之為兵者五而籍愈虚賊愈熾談海事者所以長嘆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籍民兵而簡練之鼓鄉兵而勿以官兵擾之復徵沿海四十二澳漁兵之曉事者厚其犒餉偵賊所在照各邊例以為海上耳目而頓

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也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周德興念環海疎節濶目乃于中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邏警弘治十四年按臣陸俌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棊布于寨與遊之間懸軍插羽聲勢俱猛今寨既鞠為茂草巡司官無專職延挨年日三二弓兵勾攝他事以為生涯餼廩之意已無存矣為今之計莫若以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數專令教師肄習弓矢之外不許妄行勾攝恣為侵漁卒然遇警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水陸等兵共堵擊焉撫按巡臨則令其與衛所軍兵嚴行較藝以為巡司之勸懲如此則官無虛設兵皆實用無地無殺賊之人矣戚繼光之平倭也鷄鳴蓐食殲厥無遺故至今倭猶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為戒今賊且生生不已矣猶可留撫之一字以為海上之傳燈乎自賊飽而陽以撫愚我我將飽而陰以撫酬賊于是旗鼓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來動靜未有不先通于將者兵乘賊至則引下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之抽矢扣輪以發虛聲遮籠商艇以當捕擊海波尚得有晏時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之觀望則將無利于賊金粟馬羊之羶去而後陷陣死綏之志堅矣

給事中傳元初論開洋禁疏臣竊見中國之財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返蕪今軍需孔棘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閉之乃釀隱禍而開之足杜姦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槩則又有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

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刼掠無以紅毛番時來倡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絶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衆生理無路無以飢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近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汪直作亂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是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夷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絶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譚海上事亦未能詳悉以生利彌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誼所不敢出也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羅東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夷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綾緞雜繒其土不蠶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若至彼得價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郎機之夷則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技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北邊諸部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曩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

據在臺灣自明禁絶之而利乃盡歸于姦民矣夫利歸于姦民而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姦民而使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奇貨掩耳盜鈴權在下將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除軍器硫磺焰硝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南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可復萬歷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五六萬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勾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查而該道為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

餘之外者具册報部以憑支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慮計年量加陞賞其麾下士卒向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其麾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久出財力為公家幹事之理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實置在泉州載在舊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之詩此亦前事之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閩廣一體耳此非臣一人之言實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漳泉士民著為一定之規庶奸利可杜兵餉可裕矣

浙省海寇

御史林棟隆疏惟國家財賦浙直幾半寰宇京邊轉輸仰給東南乃今之東南固非昔之東南比征刻急旱潦頻仍伍愁脫巾民思嗔目然而外患不

作則内變既易調停劫殺罔聞則荒政不難料理
茲者閩省劉香老以百船萬衆乘風突犯沿海一
帶殘燬甚慘向来海寇不過劫掠過商今突入内
地而昌國石浦二城且居然水陸夾攻總哨被殺
戰船為灰海邊無復有居民所幸北風大作虜搶
以去而温州復受辛螯并將東手荼毒有不忍言
者矣夫臣鄉寧波固兩浙之門戶而蘇松與浙又
信宿可通臣今奉旨按吳唇齒之邦隱憂均切則
為今防禦要着莫要勦夷矣寧波衛所軍除挽運
外悉充捺守後因水兵出洋則撤捺守軍以貼駕
東征告急又撤貼駕之粮以助遼從此軍無養贍
法不得復為差役任彼他營而沿海所各弁包賣
名粮聞賊鋒壓境而城守無人臣以為宜督流軍
海防官嚴查各軍歸伍捺守不時訓練夫有兵以
外禦有軍以内守此切近之着也浙之金盤松海
石蒲昌國舟山等處舟所入者無慮有數十處賊

魚蝦鐵悉屬征加三加五視為故常縱大猾而病
商民無論猾者闌出無忌而小民生計日蹙無可
控訴相率從賊此理甚明然則禁奸恤民安可不
加之意也往者汪直徐海輩憑借海窟普陀叢林
為之招自嘉靖平寇以来業已火其廬徒像于招
寶當時以為得策邇年梵宮禪室霞起雲連遠邇
男婦扶挈頂禮積米如山聚金若谷故近日大盜
公然入寺燒香僧衆鳴鐘路接恬不為怪而僧寺

又各立門戶競鼠牙訟官府以為愚夫愚婦立赤幟召寇兵而賚盜粮莫此為甚勢或不能盡燬則定海之招寶山原有觀音寺剎宜徵福者就此進香如嘉靖年間故事不許徑達普陀止許本寺山上僧數十人焚修其中一應淨室悉行驅遣布施錢粮宜為借守量給寺僧餘充官餉相地以為銃臺逢信而嚴城守該地方參將留意稽察豈迂計哉祖宗朝寸板不許下海今未能也沙船者自蘇松出劉家河或繇通州海門直抵定海茫茫白波無處盤詰有貨則客或戰或守而勝勢我可嘗撚矣

唐順之海上事宜國初防海規畫至為精密百年以來海烽久熄人情怠玩因而隳廢國初海島便近去處皆設水寨以據險伺敵後來將士憚于過海水寨之名雖在而皆自海島近時海賊據以為巢者皆是國初水寨故處向使我常據之賊安得而巢之今宜查出國初水寨所在一一脩復及查沿海衛所原設出哨海船額數係軍三民七成造者照舊徵價貼助打造福船之用國初沿海建設衛所聯絡險要今軍伍空缺有一衛不滿千餘一所不滿百餘者宜備查缺額之故而補足之其運粮班操等項原因海上無事撥借衛所者可悉還之原衛所自為守衛所之兵常足則他兵亦可不用國初沿海衛所皆有屯田今埋沒過半而圖册故在宜按圖照册儘數查出辦納屯粮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是古來居民置鄉之處今可開墾為屯田設所以成守一以據險一以因粮

國初浙江福建廣東三省設三市舶司在浙江省者專為日本貢帶有貨物許其交易在廣東省者則因西洋番舶集許其交易而抽分之若福建省既不通貢又不通舶而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漫不可考矣舶之為利也譬之礦然封閉礦洞驅斥礦

徒是為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自操之是為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人斯無策矣今海賊據嶼南嶼諸島公然擅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查國初設立市舶之意毋洩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

流賊

闖賊李自成陝西米脂縣雙泉堡人鄉中號為闖踏戶因負本鄉艾同知應甲之債逼勒為寇其家有族衆數十口于己巳年投入苗眉左掛一時並起者則有八大王張獻忠曹操羅汝才等發難秦中後闖竄入西川窮去苗地戊寅赤身逃回奔往楚山時獻曹等九股俱在房竹山中闖求附獻曹獻忠不許且欲加以鞭扑又在竹谿欲謀殺闖闖乃遁去庚辰獻曹奔蜀大兵西追闖又招集亡命百餘人潛渡入豫計取雒陽獻曹破襄陽尋亦向

豫與闖合股辛巳六月闖獻勢不相容曹亦與獻不合于是獻忠仍奔鄖西闖曹從東南而下嗣後秦保之兵一敗于襄陽再敗于火燒店而闖之聲勢始大維時督臣丁啓睿分勦獻忠追至洵陽獻大敗僅帶百餘人折回東走求附革左革左忌不與合獻忠懼因詐死潛匿深山以避勦迨督臣星馳援豫而賊勢已自燎原矣幸汴城一守鄜城一戰賊衆折傷過半方欲窮遁適秦兵又敗于襄城賊得資其甲馬火炮乘勢復破歸德圍汴梁不意我師水波敗績汴城水淹而蘄黃之寇為禁兵殺敗又復來與闖合時為賊目者則有革里眼賀一龍老回回馬守應爭世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胡闖闖養成諸賊俱願為闖偏將惟老回回則各居一部然一切軍事亦聽令于闖回革勢雖畏闖情實厚曹闖甚忌焉闖所親信者河南寶豐舉人牛金星及其破襄陽下荊州闖令回賊守夷陵州以

犯豐常革賊走德安以窺黃麻革在黃陂阻水不能前行止收得左鎮殘兵八百而回及其歸也革先見曹闖益恨之癸未三月初七日設酒以邀曹革曹疑而不來革酒後為闖所縛初八日五鼓即統兵薄曹營曹賊無備亦被闖所殺其下頭目俱分與各偽將狥賊授偽永輔營英武將軍與以四十八兩金印狥嫌少不受乃自長宜渡江截得川船客銀十三萬闖索之止與三萬四千兩闖怒及狥在澧聞曹革之變闖屢調帶兵回襄狥畏而不来獻賊遂乘機取武昌黃州闖移書與獻欲其附已獻亦畧辭以答求其彼此照應時楚豫被流毒城多不守賊渡漢長驅至荆見所在並無一兵乃撥人城守先守荆襄再守承德漸及汝南其守兵以豫人之差弱者充之多不能對壘而我從未有以一兵進一步以圖恢復者賊設偽官于荆州不過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四等黨與尚少至癸未

元旦欽天監博士楊承裕山東招遠人投闖自薦通曉天文地理賊甚信之更為設六政府建侍郎郎中從事等官逼挾陷營之紳衿分任其事一切示諭批發俱出承裕之手授承裕為偽禮政府侍郎其各府州縣又增設府同理刑州判縣佐等官俱質其父母妻子使之受事始僭稱偽號改偽元甲申正月攻潼關秦督孫傳庭敗績二月初八日太原陷巡撫蔡懋德死之二十二日寧武陷總兵周遇吉戰死三月初一日大同逆鎮迎降巡撫衛景瑗不屈死道臣朱家仕與妻投井死十一日至宣府監視内臣杜勳總兵王承印開門降賊巡撫朱之馮死之十二日至昌平監視内臣申之秀率衆開門降杜勳隨之至京十六日守城内監曹化淳王德化等縱勳而上飲于樓十八日外城陷十九日門開賊入

兵部王瓊云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

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桃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兵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賊盜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葉廷秀弭盜議天下之事未有不始于微而成于著者在昔黃巢不過一鹽徒張角不過一妖僧耳方其伏莽鼠息擒之一隸卒之能而此輩厚結軍民上下蒙蔽不難畜虎養癰迨其號召羽翼嗔目語難以至調軍遣帥靡費金錢糜爛黎赤儼然為中原一勁敵卒難剪滅則初縱者之過也而已不可問矣夫當盜賊蜂起之日而議保甲互結猶驚蛇打草議僉富為兵猶撥本治標即議編鄉民為兵騶行之則兒戲畫虎而安得緩急之恃哉請言治盜之弊則莫若以縱盜之實而行撫盜之名盜未獲而兵先驕兵先貪而盜且餌逗留悸怯將與卒同心擄掠妄殺兵與盜同害此皆撫盜之說誤之也先臣劉誠意曰教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

說乎遂使天下之義士喪氣勇士裂眥皆貪夫悍客攘臂效尤曰不幸落魄猶以亡命邀利祿盜何畏而不長哉故曰教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宋臣歐陽修言于其君曰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遂上禦盜四事中選捕盜之官與明賞罰之法誠為今日切務惟在聖明嚴敕撫鎮一意勦滅懸賞在前軍法在後勿以隣國為壑而暫報湯平勿以觀望為智而徼倖解散務期渠魁盡剪而後稍寬脅從風聲震迅一方斂靖即四方之戒數世之創可矣抑盜賊生發必有其故則察吏不可不嚴也州縣守令果賢而子弟視民催科不擾且屬民而讀法抑五申而三令何至青天白日忍見赤子之弄兵潢池也然渤海朝歌古今難之但察吏之官動色告誡遇縱盜殃民者不時白簡如包孝肅言一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是亦防川

于未潰防火于未燃之急着也

崇禎二年兵科馬思理疏略云川陝曹濮靈宿間無處不報流賊其劫殺屠掠之慘不減于外裔今漫漫又經歲月矣語云星星不滅將成燎原昔山東鼠竊狗偷竟移秦祚可為殷鑒夫民窮為盜兵逃亦為盜尚未及滿百耳不及時勦除遂蟻聚以千萬計矣夫盜至滿萬豈易為敵哉臣愚以為勦盜在勦于初起我皇上誠急勅兵部查盜起地方酌量立限或三月或五月能如限勦除者即優不次之擢其有再違經年者定置之法彼知死于法毋寧死于賊有不為皇上捕賊安民臣不信也

崇禎十一年少詹黃道周疏近日諸臣治流賊者大意在撫凡撫賊之法須令斬捕自贖得渠魁者與一裨將得小酋者與一隊主使行間自效或先其一股使探諸股要領所在因而肢解之還收其衆統以元戎使就屯牧以實塞下不宜泛泛以收

為名以留為實倘復無策令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為腹心之疾

內禍

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諫內操疏臣愚不識忌諱指斥輔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鐫感激鴻私誼難終默憶臣先年為臣父營塋地頗讀塋書有云木華于春衆芽于室又云銅山東頹靈鐘西應比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緒旋致寶頂海墁滲漏閃裂皇上赫然震怒論誅內外經手諸臣爰乃再用役書重興畚鍤聞者懽然皆以震動元宮為慮曾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燬之變此感彼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塋母于防遇雨復修泫然出涕豈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貴在安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災異變怪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頻在陵寢以皇上憂勤思治仁孝動天惠迪召祥豈宜有此昔漢世遼東高園便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闕災劉向以為應在內臣臣不能遠探精禋未敢牽文比附獨于先後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則無如內操一事猶記天啓四年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止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為不雨而雷已乃知是內操砲響草茅忠愛感私謂至尊在上方將鐘鼓怡神莊纊養耳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徼賤莫敢訟言然當時抗章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援引利害有眷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胄為戈兵春秋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芙兵之後果未幾而王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日之

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姑藉此以示當改
絃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
刃入國則後刃毖之也是以律文不許向太廟及
宮殿射箭放彈投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繙閱
會典於内操事例從無開載第聞萬歷十二年為
聖母謁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内庭維時言
者紛紛至十三年二月内蒙神宗皇帝聖諭内操
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内

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而已而言官不知妄引
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
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為萬世聖子神孫
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至今將成
永制臣願皇上斥忠賢之謬以神祖為法責成京
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内操用清禁地
則不貲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
守衛單薄即將内操餼賞選募勇士以實四衛亦

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内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
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
使戈矛挺于蕭墻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
而賜採納焉于以安祖宗之靈迓元穹之貺消沴
氣而享萬年端必由此矣
給事中吳麟徵請罷内臣監視疏臣于前月二十九
日陪祀山陵回伏讀邸報分遣内臣兼理戶兵工三

部及監視宣府大同山西之命三復流涕中夜興嗟
今何時乎關門未靖流寇狂行主憂臣勞未獲一效
皇上之有斯命豈得已乎責之司農而不應責之司
馬而不應責之司空而不應國家隆禮重禄以養士
何為乎為人臣者靦顔在位無國士之報以致焦煩
聖明不得已而有斯命甚矣諸臣之過也豈獨三部
與邊鎮諸臣恥之凡百執事無不恥之夫内臣之禍
前史載之詳矣曩者逆魏之患皇上已目擊而正

誅之矣近事昭然寧忘大戒臣竊揣聖明之意哀民生之日蹙憫四方之多艱待旦不昧而不得其術則曰且使之姑試之云爾且以惧在廷諸臣之不敬共乃職者云爾策中官之新氣振外臣之惰衰始可以救時事之萬一云爾然輾轉思之各邊瘡痍轉輸不給一旦內臣銜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費歟六卿為皇上股肱閫臣為皇上干城以下屬吏皆皇上親自拔擢分職宣理內臣出而與之絜權比位退遜則失正名之誼抗爭則乏和衷之雅體統之間各以王命相臨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外者小者非臣所亟臣所亟者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意也高皇帝正位二年即定內侍諸司職守勑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嚴立刑罰勒為永制且諄諄于戒未然防將來省小忠小信夫內臣皆臣子也高皇帝念之如此其深而別之如此其至豈以其職在宮

禁不必奉承德意乎誠恐內外之防不嚴冰霜之漸日見且無以堅諸司任事之思也肅皇帝首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一事韋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人心大快度世祖之初意未嘗不謂內侍服勤左右其用意忠藎于厚任必不敢負迨熟審之而撤去恐晚莫若行所無事之為得也由太祖言之有未然之防由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之心猶之二祖之心也未然已然之間獨無有惕然大慮急圖舊典之率循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為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工幾力或有不及之歎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節制且但聞內臣為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事必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丑寅間之人心大可見矣夫人臣通聖賢一經束脩砥礪明主再三選擇進而用之苟非大愚不肖

孰肯自甘菲薄惟在上鼓舞激勸以生其廉恥之心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逃責畏者承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臣一介書生謬邀知遇新進寡昧言語非職但念少習誦讀今始拜獻芻畏罪不發無以自容高厚伏願皇上酌列祖之訓採盈廷之言立止初命安輯羣情臣雖伏斧鑕亦所甘心矣

崇禎十七年兵部主事金鉉請撤宣雲監視疏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伏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為逆民所圖如撫臣徐標者又不足為國家之翰蔽今真定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風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臣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益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忌設謀誠狡為憂實深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深幸其大有可恃益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鼓勵兵民無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無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百人分有信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措給資糧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効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其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擾亂又聞內臣帶有隨從人役不下四五百人此四五百者難保其人人守法唯謹無毫忽敢擾民間且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肅

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守
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
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
名亦非敢為躍治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
大監視內臣即刻罷遣立勅兩鎮撫諸臣嘉其忠
義責以經略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
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
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

兩鎮以例具餘俻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
之圖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
事尚可為也
給事中孫承澤請撤城守監視疏邇日狡賊自蒲
州過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
益十餘日矣京師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
士民惶惶撫臣朱之馮方集衆登城死守監視內
臣杜勳同總兵王承印出城迎賊之馮力不能止
退守一隅俄頃滿城皆賊之馮猶自放一砲擊賊
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
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
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
使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
能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
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
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亟
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效死者之勸現今京

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于總協大臣集
各勳戚諸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
居中調度閣臣范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
暢兵事而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
令之日侍左右諮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剳營城外
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
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然人心

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内臣賊勢已逼立刻決斷施行宗社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二日上傳宣府監視内臣杜勲罵賊殉難忠烈可嘉贈司禮太監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堂上官仍立祠宣府有司春秋致祭其把牌死事人員另查明議卹該衙門知道

兵部報總賊疏臣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扎内云王曹諸監視昨夜將賊杜勲等暗用繩繫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累次至城闕欲覲城上守禦情形輒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總賊渠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儲邊才

李康惠承勛疏取邊任之才與内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為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用之必壞邊事大將惟責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為軍鋒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内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推用若大將内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内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内地欣然以為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

在邊而臣又以為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身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為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為巡撫亦復效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

重將權

韓尚書邦奇曰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如隸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来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我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即遣一使至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必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為將者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

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為疎為不耑昔漢高帝
當匈奴強盛之時又以冒頓之梟雄是以備之者
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刑專舉辟
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負俱不計賞
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兵而不
與以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一有
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監
軍而軍功不成況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為
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一切戰伐進
退俱不干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今當
倣漢唐之制而行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
預邊事管糧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
兵節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
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
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
預舉辟潛移于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

則當變而通之況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太祖成祖之法也

外紀云古今得御邊將之法莫如宋太祖彼時一巡檢使亦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欵語甚寵軍市租悉畀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賚稱是事不中覆聽便宜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最喫緊在事不從中覆唐末之取敗全在每事稟

承于上以中使傳宣密旨而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末亦如此明季以本兵覆邊事其掣肘更甚葢書生不知兵而又强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邊事至不可為乃至以宰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可否之孫高陽所以曰臣待罪政地今居邊徼當以可否質之上而中樞反欲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

武舉

劉忠宣大夏疏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葢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才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閥閱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

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釆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材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强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葢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

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弊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不以遠而嗇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用于羈旅樂毅出于疎賤黥布雜于輿臺衛青辱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之者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智高之猖獗益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

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為足徵也茲者適當武舉再開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禮儀未隆上未足以承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副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齷齪未能致超羣之士臣等切與之異世而同懷也益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羈于戎卒或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為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為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奚憲

禮遇崇重足以激人心凡海内智勇之士莫不伏劍而起各集其術期以効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愾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髀而嘆思借才于異代也哉

朱鑑請設京衛武學疏臣稽諸典籍成周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漢以兵法召募遂有武取士之名唐有軍謀宏遠能詣孫吳之科故初舉而得裴端復再舉而得郭子儀此武舉得人之驗也漢有博士之官宋有武學之設故程頤學問淵源而召判武學陳瑩中學術醇正而擢為博士此武學官制之備也臣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屢勅五軍都督府及在外各都司衛所有推舉武職之條有比試軍職之例即成周漢唐武舉之科也今公侯伯已設教官訓其子孫都指揮以下等官又設訓導教誨即漢唐宋武學博士之制也至于各都司衛所莫不有學實皇上深謀遠慮作養武職之盛意然外而衛所雖蒙設學未見考試其成功内而京師雖已訓教未蒙設立武學益學制之設未備則教法之條不立武舉之科未啟則得人之效未著況一應公文難以行移訓導未知隸何管屬伏乞勅該部計議在京亦合開設武學頒降印信立學規之典興武舉之科議官制定員名訪保學問淵源者以總其綱學術醇正者以分其目自公侯伯都督以下等官應襲兒男及敦敏英俊幼官趁其年少不妨操備選送武學習讀歷代臣鑑等書講明武經孫吳等法每年一小比三年一大比如此有弓馬慣熟兵法精通智謀宏遠文武雙全者量加陞賞録名聽用一長可取者亦與録名再比二次三次不中者黜退别項差用非應襲兒男自願入學習舉業者聽其考試照例出身及照

今選年老不能記誦官員合無俱與幼官一處會同聽講用兵方畧并武經等書然後回齋習讀則講解歸一勸課有方亦無時過後學之患而大小武職皆得人矣仍行各處都布按三司衙所府州縣文武學校一體訓教著令提督學校僉事并監察御史等官照依考試如式者具具名實奏聞以備取用其不中者亦如之如此則建武學教之于未用之初立武舉試之于將用之際殆見學制以備教法以立武舉以設而公侯伯等官之子孫他日必無驕奢悞事之失將來俱得實才為國之用矣

左御史光斗請增畿南武學疏竊惟順天設有武學督以專官與文學等祖制良有深意即薊密與永平保定河間等處每歲申議武生六七十名寄學其能武與否皆不可知而相沿已久惟真順廣大四府則虛無人焉八郡之內偏枯若此殊不可解豈近邊重武腹裏重文非上靳而不與則士薄而不為耳今時不為不岌矣臣待罪學政倣會典及欽約申諭諸生習射無使其子弟習之一時儒童彬彬家弧矢而人決拾除文理平通者收入庠序外其餘不勝收亦不忍棄且恐有終不能文者矣臣之初心實欲合有用之文為有用之武而復棄有用之武轉趨無用之文殊甚惜之在北四府則有武生之名而無其實在南四府則有武生之實而靳其名此士紳所以不平而鳴道府所以比例而請也近據景州棗強武邑衡水報稱擒禦妖賊多係生童已檄行分別獎賞外激發人心全在此舉合無比照順永保河事例每遇考試臣親試之儒童能中五矢以上准收試七矢以上者准給武生衣巾復其身即附入儒學內學不必另設官不必另添其能文者徑送縣試武科年分即就此中起送既不能文又不能武者黜之其永平河間

保定劄密等處武生容臣于巡行時嚴加甄別務
使文成其為文武成其為武庶幾名實各相副而
彼此競相勸行之二三年安知無岳武穆奮起于
諸生郭子儀崛興于武舉也哉

軍職貼黃

彭襄殺澤曰舊例京外衛所軍職帖黃文册每年
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
軍等衛聽科道并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
府堂上官各訪實填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
推用夫錦衣衛官近侍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
寧輩招權納賄毫政害人蓋緣册籍莫稽優劣而
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精簡獎必復滋乞命
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陞襲來歷開具帖
黃文册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各官賢否從公
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唐樞云武官
貼黃一節不可不慎法立正黃又立小黃藏之秘

府三年一清理得矣但查黃不虔歸黃致奏續黃
苟率遂使原黃無憑老黃堆湧或以調改失祖黃
或以虛應行揭黃或據堂稿選簿准替廢對黃或
乘奸賄為盜黃或欲捐誆報無黃蓋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理所宜有霍兀崖清黃議似繁澁若從簡
當須平時會查的確復設副簿題其綱要亦藏秘
府稽核又舊説五櫃混貯不便檢閱當更之以厨
增黃冗雜當疊粘有法庶一檢而得

軍官比試

梁端肅材疏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
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不
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食全俸
仍不中者降充軍是我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
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
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初令洪武
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為

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
前者為舊官子弟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
元年以後獲功出幼比試與舊官同永樂六年令
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阯三
試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
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
發充軍正統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
住俸二年半二年以上住俸一年一年以上住俸
半年弘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例
施行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
俱住俸三年欽此該兵部題奉欽依准令新官比
試而臣等公同再議別無異詞亦作養將材之盛
舉也

軍屯

葉春及疏國初置衛四百九十一所三百一十一
以軍計之約三百一十餘萬而是時口之登籍者
六千五十四萬則是二十人乃一人為兵也況乎
守城者三屯田者七二八一九四六中半之法因
地異焉不耕者少矣天下屯田八十九萬九千餘
頃官民田八百四十九萬餘以八十九萬九千餘
田分麗三百一十餘萬之軍人得二十九畝八百
四十九萬餘田六千五十四萬人羣聚而耕之比
之軍之所耕乃其半耳則是軍之力盡南畝而民
反不逮也三百一十萬餘之軍歲食糧三千七百
二十二萬餘石屯田二十畝除正糧納餘糧六石
八十九萬九千餘頃通得餘糧二千七百萬石則
是軍之食軍自給之邊儲之所運軍需之所徵供
于民者無幾也軍多為農故雖額設數百萬而不
見其冗食出于軍故雖歲費數千萬而不見其匱
城者較藝於三操田者講武于隊月內外相維彼
此互發兵戍奮倉廩實故雖師興數十萬而不見
其難且有待于他用也至于今日軍之存者八十

四萬餘四之一爾糧之存者三百七十七萬餘七之一爾夫兵與食相為羸縮者也兵冗則食匱軍既少矣而糧不見其有餘食匱則兵冗糧既少矣而軍愈見其不足豈非脫籍者衆在籍者又坐食乎未墾者衆已墾者又糜於坐食乎三者相須縮則俱縮乎置八十餘萬坐食之人以蠹三百餘萬僅存之粟故今日之食誠病其寡兵雖不逮于昔亦祇見其為多也且以七一之糧而食四一之軍必不能給是以漕衆鹽引悉取諸民一旦有急坐食之人圜視而不能戰復驅民兵當之無事既浚膏血以奉軍之生有事又塗肝腦以代軍之死此法之所以益弊而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修國家之制復兵食之舊有田則不患無兵有兵則不患無食有兵食則不患無用而何待其他益人四方無擇而田萬古不移或侵于蒿萊或奪于豪右可以往牒求也今誠未得軍以耕之明疆畔給器具授之貧民責其六石之入而無月糧之費此與軍之所耕何損合一人之入以募一兵百萬之師可指顧得也屯田憲臣但督子粒不履田畝所謂舍其根而求其苗者矣至于清軍丁盡戶絕者固當結罷易名變籍者則當究原在伍籍行核補伍佚報雖萬里之遥亦一二年可返也奈何獨付之文墨間哉況乎官以清軍為名何所不問隱占縱放之弊老弱僱倩之姦得以侵削逃亡之罪實在空缺之數行部所至可不稽乎胡專彼而遺此也軍伍既充然後守城者城屯田者屯豈患乎食之不給乃若有司抑配必遣壯丁既犯明刑不宜肆赦豪富之家寧沒其產以廣屯樹教練之法必如會典騎射弓弩鎗刀之試各有式程官不操練具問如律庶乎環列衛所皆投石超距之士一旦遇敵勇氣自倍亦何待驅不教之民以蹈必死之地哉

驛遞

兵部尚書張本疏驛馬之設本以報軍機重務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册奏聞以憑稽考從之德州民奏本州路當衝要每遇運物官船經過例給夫丁而督者多不守法威逼有司以一索十以十索百前者未行後者踵至本處丁夫不數有司無計或執商販行旅補足其數督運者中路逼取其資無資至解衣以縱者有為所逼迫不勝而赴水死者在船軍士本用操舟乃得袖手而坐所載私貨多于官物沿途發賣率以為常乞勅所司禁約奏下兵部兵部奏請自今運物船馬快船俱令掌船者每船預置木牌一大書本船軍夫數目姓名有急運應增者上水不過七人所司給與印信帖子牌所增給之下水不給如違者許被害之人及有司指實以聞仍遣内官不時沿路搜檢私載物貨究治其罪庶使知警從之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二

謹案第十七頁後二行高家努舊作高家奴今改
十八頁前七行烏梁海舊作兀良哈今改
二十頁前二行濟農舊作吉囊今改　二十一
頁後四行額布勒舊作亦不剌今改　又衛拉
特舊作瓦剌今竝改

校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四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三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兵部二

輿圖考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掌天下之地圖而隸于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

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扼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秘不必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凡用兵制勝以識形勢為先然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有戰陣間之形勢得之則成失之則

敗成敗之為利害有不可勝計者矣今之儒者鮮或談兵要之錢穀甲兵皆吾人分內事何可以不講也且如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急于收復不從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此真識形勢者也使從其言巢直冝中兔爾而當國曾莫之省巢果覆出為惡遂致滔天然則形勢之所繫豈小哉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歷白馬陳家弔馬等峪關口四十八而古北口又一十四關口至峭峪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而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潘家口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箭桿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明初于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為外藩籬又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川一帶為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而以內藩籬為界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于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之中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西人踰野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馬營三四百里宣德間棄守獨石遂失桓州興州興安宜興肥要邊地開平四日程則有破璃谷諸要地興和四日

程則有哈勒哈之險哈勒哈即五雲關內諸山乃陰山之脊澗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紫荊關易州西南保定界倒馬關龍泉關并井陘故關皆真定界此通燕山前後東西路偏頭寧武雁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為大同太原所達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為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為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寧夏甘肅薊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控固原共為九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九

都金陵者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為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為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為之都會固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為之都會固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粤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應也固徐州置重臣欲聯屬南北以制天下于揚州臨清徐州置重臣鎮之其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淮安為之要轄臨為梁冀聯屬徐揚而執其中則濟寧為之要轄其青兗之會揚為江淮汴海之交徐為梁冀青兗江

淮汴海之限

金陵十衛陳列江北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中江淮衛設江浦縣瀋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揚州重鎮不為慮也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本朝設行都司于甘州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咽喉要地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蕃所居西北有鎮邊所尤孤危其地雖險薄于鹽利外所垂涎紫荊倒馬大關在北龍泉故關小在南龍泉把總成化二年設原係倒馬提調故關參將嘉靖二十二年設則並制龍泉而龍泉不屬倒馬蓋往年敵犯紫荊倒馬故龍泉為急後每犯山西則故關為重故設故關參將住劄真定當二關之中若警在五臺繁峙赴龍泉警在太原榆次赴故關又西可援廣昌南可趨順德諸路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內外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寶陽方溫嶺神池義井之門户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雁門似落莫套人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為衝其要在偏頭關

三受降城唐所築禦敵于河外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疊相距各四百餘里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外患在河西敵據套而河東為敵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

清王公瓊新舊城控禦得宜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兵至拆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為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亦易

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為守界明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乏耕牧所藉河套自套失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為敵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迤左烽墩五十六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諸邊鎮榆林最忠義每懷復套之憤究之志以時移漸委無事

固原西北二百里海納都城控鴈沙州路東北三百里葫蘆峽城控靈韋州路

宋种世衡城清澗成化九年余子俊城榆林去清

澗外二百餘里是為大鎮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一千二百里橫絕河套之口內復墾山湮谷以為夾道地利亦多

大河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應運糧草各貯水次沂流僉發為便且順帶解鹽數十萬充淮課

國利亦賴之天順間戶書楊公鼎曾疏議不及行延綏邊西抵三山饒陽界與固原相接榆林鎮成議處宣府者補長峪城鎮遠城之募軍並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以益紫荊築李信屯界堡以固兩鎮

大同地勢平衍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間道直衝京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岢嵐河曲及太原平陽甚易議者欲于三岔路口八柳樹堡嚴戍之若三關緊要已已之變徵調七千餘又河南山西歲運掛箬壽屯糧逋負給馬疲斃昔許襄毅裁

占役禁掊尅恤調遣有益邊務

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歲縻邊費止欲絶隔西北諸部以息其爭謂斷匈奴右臂非説之盡乃是宇宙一體之心而今無知之者

四川天下絶險龍川松蕃鎮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天全黎州當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闕峽孤開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烏思藏等處風俗樸

魯慈教大行法令嚴飭行人所安非若北達烏赫之衆殘侵無紀況以重險臨之為力又易南鄰芒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凡上肉行都司六衛截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北之疊溪綿漢彭石重重遞護深藏三窟所慮奸究内作地饒貯實不能施速定之術明初從階文陰平道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瞿塘東守之堅事未易成也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松蕃以孤城介生蕃之域乃待食于龍川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所截則疊溪以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西有黎川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保縣外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復有自靈關一道可抵雅州自草坡一道可抵汶川縣自泄里壩一道可抵灌縣自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楚雄嵌居中腹地頗饒沃餘俱瘠壤警區大抵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惟黔寧遺法沐氏世守較廣西貴州省土官差有定志而西有瀾滄衛聯屬永寧麗江以控吐蕃南有金齒騰衝以持諸甸東有元江臨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臨烏蠻各先得其所處惟尋甸武定防戍稍疎木邦孟密性習叵測元江景東土酋稱桀老撾

車里姻好安南阿迷羅台瘴癘微梗廣南富州界
臨左江不可不加之意也
雲南自貴州烏撒衛入曲靖霑益州為通衢烏撒
衛實居四川烏撒府之地又自貴州普安州入曲
靖又有廣南府一路出廣西安隆上林泗城今英
國禁不由又有武定一路從金沙江出四川建昌
衛今亦莽塞
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路入子午谷至長安纔二
日楊貴妃生荔枝馳道也
襄東夔北入漢始畧為金川險阻平曠之交也西
安商州與襄陽上津縣止隔金川鶻嶺
地網在秦州吳璘制以拒金因平為險
北邊自燉煌起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地勢
平易又界以山便于水泉便于望瞭部曲相保可
為屯田
甘州可屯次涼州其莊浪西寧俱可屯
陝西翠昌入階州文縣進青川所江油縣至彰明
縣綿州達成都
六詔乃西南夷雲南全省之地夷語謂王為詔其
都在大理麗江蒙化及四川行都司建昌之地六
詔俱姓蒙氏凡名嶲代各頂父名下一字蒙舍詔
在蒙化府浪穹詔在大理浪穹縣鄧賧詔在大理
鄧川州施浪詔在浪穹縣麼些詔在瀘江府蒙舊
詔在建昌衛六詔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羅閣始
彊盛滅五詔而王總名南詔遷大理名大和城子
閣羅鳳用段儉魏為相獲唐西瀘令鄭回而尊之
至其孫異牟尋創立法度修議禮樂設三公九爽
三託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勸尋歸唐蒙氏歷年
二百五十而鄭氏趙氏楊氏迭興皆不久至石晉
天福間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詔降段為總管迄
明朝尚為鎮撫不絕
黎川安撫司為巴蜀西門外有邛崍飛越清溪之

險以臨吐蕃內復蔵雅州之雕門始陽靈關以蔽腹裏重重要隘出險據險唐韋皐城此成征西之功

貴州省古夷地明初分隸湖廣廣西雲南永樂中設流以控制土官乃川楚滇桂之衝大路三自鎮遠偏橋興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至省而威清平壩普定安南為中路自省而威清平壩安順鎮寧永寧州普安為西路自省而劄佐龍塲谷里水西奢香金鷄閣鴉歸化畢節周泥黑章瓦甸烏撒為北路小分路自省南五十里為程番自平越而南六十里為都匀自鎮遠而東北為思州為銅仁自鎮遠而北為石阡為思南自鎮遠而西北為黃平自畢節而赤水普市為永寧衛由普安西亦資孔驛達雲南曲靖平夷衛由烏撒西倘塘驛達雲南曲靖霑益州由程番南達廣西泗城州由都匀南獨山豐寧達廣西丹州由思州東達湖廣沅

州由思南東達四川酉陽西達四川播州北達四川涪州由黃平達四川草塘白泥容山由永寧衛北達四川瀘州由永寧州南達廣西泗城州由省北底寨養龍達四川播州其各小路不能悉載

黎平門戶全貴鎮遠都會水陸貴州省城統括諸衛廣西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右臂及白石寨十二磯濛江口之衝為諸猺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麗田沙衍沃足以裕其居而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種兵而守之借其力以為用亦一隅雄鎮

廣西猺獞獠蠻雜生蕃類然微各有別猺多姓槃氏初靖江之興安義寧古田融州之融水懷遠有之猜忌輕生烙蹠善奔能忍飢獞初居慶遠南丹之地人呼為獞今桂之荔浦修仁永福且多而忻城荔波天河永順永定尤厲其慶遠思恩分生熟二種以入編籍為熟獠無酋長版籍惟推推勇者為

郎火餘自稱火蠻有撫水蠻出慶遠酋多蒙姓有西原蠻出廣容之南邕桂之西酋多甯姓有廣原蠻出邕州西南今羈縻州峒多古蠻地南安在西贛州東南為汀州汀州東南為漳州贛州南為惠州界龍南縣山峒接惠州三浰寨安遠縣東過登頭嶺即汀州府武平縣安遠縣南過打鼓嶺皆惠州由峒南安縣南二十五里過梅嶺為南雄南安西過橫水桶岡聶都山為桂陽州人溪峒連接郴州桂陽州都臺總轄瓊州居浮海中週二千餘里中有黎母山絕峻五峯諸蠻盤據號黎人最中者為生黎不與州人交其外為熟黎雜耕州地原姓黎後多姓王及符熟黎之產令半為湖廣福建奸民亡命又南恩藤梧發不亦可乎裹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可編甲食土或遷置高雷湖廣真籍之亦可天全六番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隘以雅州所戍之

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青州城中實外陷惟女墻出土而城埒平地蓋因地勢之舊也不患于攻紹興城勾踐所築堅緻不易攻蔚州城如盂形不能攻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設攔江閘於江口引湖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洲近設瓜口閘于西江觜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洲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乎裹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往回越壩耳

貴州偏橋清浪銅鼓五開四衛及黎平中潮龍里新化亮寨新化屯五所俱隸湖廣據上游也雲南

霑益所隸貴州開行道也四川黄平所隸貴州厚夷防也河南汝寧所隸鳳陽守中都也河南磁州所隸山西扼壺關也山西廣昌所隸萬全嚴紫荆也山西平定所隸後軍謹外應也浙江嘉興所隸蘇州運海防也潼關衛隸中軍系親戍也山西蒲州所隸潼關衛援關戍也

嘉靖十五年以四川川南道地曠分眉邛雅三州八縣建昌行都司六衛天全招討黎州安撫二司

為上川南道兵備駐邛州州近省黎川至省八百餘里建昌至省一千五百餘里似遠而疎控制

舟山七十四嶼山繞圍不能進蘆花嶼在口傍故被盜

府江八百里自梧達桂中度灘瀧三百六十至平樂稍平以藩省節鎮夾於梧桂兩端而兵憲署嵌平樂兩岸猺獞嘯集去城不數里輙禦人而魚肉之堡寨沿江為毒不息三府而北惟全州為樂土

四川馬湖叙州二府逼臨蠻獠華與夷雜瀘州不雜夷實殷夷警成都以省藩重鎮控制西番而崇慶雅州亦難安堵重慶南接夜郎西通牂牁俗有夏邑蠻夷雜處夏為中夏人邑為廩君後蠻為盤瓠後夷為白虎種順慶閒無外防保寧夔州險據在我其地沃民殷諸府皆然當是海内樂土馬湖叙州畧次之

湖廣省南滙交廣滇貴諸水於洞庭而受之於前

北引漢沔諸水而固之於後西承川蜀諸水而折而過焉東有武昌縣樊山承之而為大回釣臺横之而為小回水法縈洶而山奔不歇故有不可居終之說大率楚廣俗悍而易動雜夷種蔓而寡束雜之以四方來者東南人以覔利至西北人以避地至實能容之其地氣固然也

蘄黄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壖之上腴連雲夢之巨藪古豪傑有取焉然非宅中圖外之地其水

要不如武昌其險要不如襄陽其路要不如荆州東漫廬安則退無歸東中阻江湖則江西不為用肘腋之勝殊非所以成大此陳友諒所以得算之少也

永州寶慶正據五嶺之背嶺南靡山四固故瘴為獨盛兩府嶺擁如案後曠諸湖故無瘴永州之背衡嶽為屏故炎氣較盛若郴州窪在一隅負之以衡水障之以九疑夾之以袁吉欲其不為瘴不可得矣

諸省惟雲南諸夷雜聚之地其為中華人惟各衛所戍夫耳百夷種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種即黑羅羅白羅羅麼些禿老些門滿人和泥蠻土獠羅羅舞羅落撒摩都摩察儂人沙人山後人哀牢人貶昌蠻懶蠻魁羅蠻博尋蠻色目滇河尋丁蠻栗夢些廣西及高廉等府山嵐蔚蒸氣成瘴如坐甑中頃間裘扇兩用晴雨疊更春為青草瘴夏為黃梅瘴夏秋之間為新水瘴中秋為黃茅瘴霜降後始無恙炎方陰閉陽洩故治者不宜發表麻黃金沸散青龍白虎湯不可用只宜溫中正氣亦或投以薑附沈存中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泡亦此意平時調攝平胃散正氣散節食寡欲戒多七情

南方蠱毒有數種蛇毒蜥蜴毒蜣蜋毒草毒食之變亂元氣心腸絞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黃十指俱黑驗蠱法吐於水沉而不浮含黑豆豆脹爛脫皮嚼之不腥嚼白礬味甘皆是治蠱法飲白水牛血為效王氏博濟方歸魂散必用方雄硃丸皆可斷藤峽即大藤峽韓都憲雍平賊改今名甲藤絶流蔓生韓斷之周六百餘里下口潯州府西北境上口接柳州府勒馬峽兩崖壁立叢檝蔽天中流奔滙猺獞哨聚行者患之近設有上隆州以控上口五屯所以控下口風氣天成舉動猶昨陳都憲金處行旅魚鹽瓦器以給之數年盜息復改永通

峽然恐非事體今復不能守於其終議者謂摘其
酋而授之職以居之稅商以充廒廩或為可久處
興安六峒賓州八寨亦須此意
廉州人作閩語福寧人作四明語海上相距不遠
風氣相隔
杭之西湖高據上流陳同甫駭為可灌上書宋孝宗
福州城外海洲名河口居十九姓交往琉球全
諳其國語
贛州龍南界惠州興寧微瘴微癩惠之長樂龍川
興寧界贛林深山嶼寒少暑多其俗巾縞純素為
犀豈有所為以鎮之程番俗亦然
閩中有流民余種潘藍呂三姓舊為一祖所分不
入編戶凡荒崖棄地居之耕獵以自食不供賦役
椎髻跣足各統於酋長酋長名老人具網巾長服
諸府游處不常
松蕃地極寒不產五穀惟青稞一種如麥粒炒而
磨酥和以食或以熬茶又有芫根白堊青葉煮為
菜
莊浪土官魯經忠勇馭下嚴靜部曲以萬計其下
甚感而服其子孫雖幼有調即用命明朝混一河
隴勝國遺姓魯趙汪三氏趙汪今微惟魯賢盛至
此
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
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能以豫居無巴蜀則吳

楚不得以奠枕
廣西府江即灕江發源興平縣海陽山經桂林平
樂至梧州左江源廣源州右江源峩利州經太平
南寧之合江鎮二江合是為鬱江又黔江源牂牁
界經柳州象州至潯州與鬱江合是為潯江至梧
州與府江合東注封川縣德慶州肇慶府至番禺
縣入海三江為經其餘諸水各附焉
廣輪輻八桂門戶水陸要衝民夷總節開設三堂

自成化元年始其設鎮守總兵永樂間始總制都
御史景泰三年始
沔湖廣八百六十里袤五百四十里為江漢諸水
所滙瀦於太白湖洩於沌口設河泊所三十六以
課魚成化弘治以來漢淤江溢湖水渟注積滓所
澄洲沙漸起佃民估客日集因攘為業由是湖平
强半今省所為二十一水患日盛夏秋之交沱潛溢
道車木堤排沙頭班家灣等處利害切要且繕功

未至百年後將莫知誰何
雲南二大水俱源吐蕃一金沙江自西北來經麗
江鶴慶武定東北出四川馬湖一瀾滄江自西北
來經麗江大理蒙化臨安車里東南入海地勢中
卬然也其滇池西洱海撫遷湖瀘沽河石地河魯
窟海子俱周廣三五百里山脉局厄然也
梧州開總憲府初意重廣西其廣東山海警事漸
生則兩廣之備不得兼而遥制又僱募打手自梧

州始其初行頗可應用後漸流玩局成虛器矣
贛榆外有神山海州外青峯山有一所十八村登
萊外浮島其比如櫛沙門島渡遼者必泊舟長山
島四十餘里多産鹿田横島可居千餘人唐島唐
太宗征遼駐蹕石臼島金主宋高營寨古鎮島有
巡司薛島武陽侯故居不能悉紀故自淮海渡山
東者只島内行不放大洋
山東泉獨多為其地高擁下流而河南土疏水勢

所控遂成伏流至山東乃出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
海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為南
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
倉口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
里河通海歲久盡塞近王副使獻方御史遠宜力
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海人溺便安不遂
此議不可終已也

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
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
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
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免於兩險
辰州當夷蠻咽喉西際施州南際靖州東際永順
保靖乃五溪所出能溪明溪酉溪武溪辰溪惟東
為常德古武陵桃源之境由是而五溪注之洞庭
故洞庭諸溪洞之庭除也

海匱乃荆州北險築橫堤引水作三海綿亘數百
里又為八匱蓄泄水勢今盡占為民田非惟失荆
州之險其地十年六七澇苦於無所瀉瀦
金衢嚴諸水入江至嚴州一峽口諸山水若齊發
嚴州輒罹水患至盈五丈餘
太湖介蘇常湖三府之中北納荆溪百瀆南納雲
溪七十二漊荆溪百瀆上受金溧常廣諸水東壩
既立宣歙應天之水皆出大江雲溪七十二漊港

口日淤苕川勢濟嘉興分以東洩湖之所瀦自吳
江長橋出合龐山湖以南入海為松江自大姚分
支過澱山湖以東入海為東江自鮎魚口北經蘇
郡之婁門東北入海為婁江又有胥口白洋灣鮎
魚口三支流惟吳江長橋築而茭生沙壅松江之
勢緩惟大石趙屯等浦淤而澱山水阻東江之勢
緩惟七浦鹽鐵等塘滯而陽城水阻婁江之勢緩
近來三支流盛瀉白茅港北入於大江以達海而
白茅港遂致淤淺
震澤注海三江松江一流已久為淤上海之南跨
浦口即吳淞江嘉定之劉家港即婁江常熟之白
茅港乃震澤餘流向北注之揚子江者水勢東南
為順今盛流白茅港漸濟於北則長橋所為害其
明驗也故陽城昆承流壅復浚吳淞江南北兩岸
定安諸浦閒道北注劉家白茅二港又大黃浦流
壅傍浚范家浜閒道注跨口皆引水北流以順其

勢而三吳勢占水利日盛莫知於何底止也

保寧漢江客舟可直溯漢中再上徽州徽州以上止通浮筏保寧又一水自西北來至巴州可通舟下渠縣歷入大江

夔江平近重慶有險上叙江又平近馬湖又有險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運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可濟緩急

瓊州東畔水道文昌之鋪前清瀾會同之調懶樂會之傳敖萬州之運塘南山之李村崖州之臨川諸港不可泊舟其西畔水道澄邁之東水臨高之博浦儋之洋浦昌化之烏泥感恩之抱羅崖州之保平諸港有灣汊俱可泊舟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為患決溢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卑斥孟津而下無山岡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渟瀦而河身易淤冬春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

也古黃河周定王五年徙砦礫始失故道漢而下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歸德夏邑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至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城懷遠縣出荊山口之西開趙皮寨口今由焉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正統十三年從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又正統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

北流衝出穀亭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荆隆黃陵岡口經曹州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額齊納河而西總入硤口穿沙磧繞出為黑水放於南海禹導弱水不言其所極有黑水為續耳

居延海青海為海皆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西之北大勢既不能東復為山阜所扼不得直趨以南遂成大瀦

海潮應月浙廣福等處潮俱有信瓊州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其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岳州西境慈利縣諸蠻門戶今立九谿等二衛四所及桑植安撫領美坪等十八峒

過江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洲搬壩之費若江洋畏警暫分製鎮江儀真通州軍截守漕艙無慮也

海運三道初元巴延建議自上海劉家港

入海經揚州海門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州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抵成山計水程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陳便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血沙放大洋清水洋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徑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登州沙島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自日比二道尤便

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御史吳仲議修築

立五閘閘置剥船六十每米一担減陸輓費銀四
分五釐歲省漕價十萬餘兩
明初安插降人於雲南廣福等處有事則調用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松江口而要在蘇州
故崇明吳松江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
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
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
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漬通海為重鎮設三衛

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
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
左右二江之中設奉議馴象南丹三衛以斷其運
奉議居貴縣為潯州西徼馴象居橫州為南寧東
徼南丹居賓州為柳州南徼
松蕃遊擊一員領松蕃遊兵一千住劉龍州上下
江油縣漢闕墩往來又遊擊一員領疊茂遊兵一
千駐劄疊溪往來鎮平歸化等堡及抵茂州疏通
道路松蕃威茂各專設兵備安綿兵備轄安縣綿
州石泉江油縣龍州一帶總兵官守松蕃控制諸
路左叅將協守松蕃東路自小河以下直抵南路
茂州土地嶺地方右叅將協守松蕃南路分管威
茂疊北至永鎮南至保縣堡并茅迭六閘駐劄茂
州
太原周七百餘里無山太原北至代州三百里代
州又北三十里始入山過雁門雁門山厚四十五

里偏頭雁門寧武三關乃通此山之隔也偏頭至
雁門三百五十里至寧武一百四十里雁門寧武
一山兩口雁門山中三關十八隘口代州過山至
大同三百六十里大同東南為蔚州東為渾源州
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
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鹵地總督雁
門駐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駐劄朔州所
以便其運

廬州舒城北峽關八蘄黃巢縣東關西關為江淮要路山由岷蜀來至此始斷開一峽口舒城又有龍臥石索二山寨險要

滁州西通廬鳳有二關一清流大關要路又北小馬鞍關

弘治間巡撫童軒疏議捐棄疊溪自松蕃高屯堡迤南茂州鎮西鎮迤北移疊溪千户所於高屯茂州衛守戍宿於鎮西橋餘所輪戍放回歲省兵糧七萬餘

備當東南海警清遠之北為英德其西為連州連州北與西逼通臨武江華及懷集賀縣深山叅徒所集故連州設守備都指揮又布列巡司東莞當虎頭門之正衝東連惠州山海而大鵬鹿步切隣警地故大鵬有所又白墳南岡營有守備指揮湖廣設兵備於郴陽廣東設兵備於清遠夾立兩韶州北境樂昌仁化北界桂陽郴州林深俗梗故

廣州府清遠設兵備過西北山寇東莞設兵封川之羅傍營西三十里峒民下城地衍田腴天險四設議者謂宜移兵署巡司控之

高廉處置營屯甚密然猺峒驕肆要是孽子孤臣法玩情疏耳廉雖以生珠之地氣鍾於物且南海北梧西交東高又四民為俗係全廣輕重以兵憲鎮靈山必有可運制之者

雷州直出海中有圍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八村專業採珠

下海大船倭國禁嚴不敢造皆仰給中國地方造者饒安之梅林漳州之海陽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持之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洪武初立為烏思藏都司衛所宣慰宣撫司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有警遣西僧諭之

即已其岷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舊亦吐番地今久内屬惟差南近四川松蕃地險而易生梗

甘肅以西番夷相界北額布勒阿密圖竄居西海乃西寧西境西寧衛地方番帳凡千餘一十三大族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馬之利大為減失

疊州生吐番界四川松蕃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夷出没為患不細洪武十五年指揮馬煜以三萬卒擒獲其酋實喇哀五千餘衆全師以歸要渠三面受敵勢不能應故取之甚易今復為番族有其地自後周置州歷隋

唐宋元皆為中國郡縣宜不可終棄但今林密道塞内犯少息可姑置之

雲南所轄夷民率夥羅二種夥人與漢人雜居充役公府羅羅性多疑深居山寨人得紿害之

雲南通川貴商道東路白水平夷亦資孔一帶如分水嶺炒鐵溝龍井舖小哨兒等處西路南寧松林炎方霑益州一帶如老雅林桐居埧石灰窑梭羅灣等處夷羅不時出没搶掠商貨又貴州倚蘭寨等處賊徒互相勾引官兵勢難禁捕各驅本地夷守護稱其廢廩費出於商而官為取發兩全之道也舊曾有議興輟不時并官費口糧及令夷自索商保路錢皆非善計

江淮之形合則表裏之勢成壽春合肥之守堅則南北限而江淮互為敵故魏得壽春合肥而吳不敢窺後出廣陵吳乃可以為擒東晉至陳彭城盱眙江東廬壽皆入南境及陳宣帝盡以歸周而陳

亡

貴州宣慰家水西所轄長官司四十八每司銳卒數千

雲南惟麗江富饒

溫州東南福寧南南紀嶼海盜巢穴至冬俱歸泊又宮前嶼上馬溪曲溪口俱漳州對出雙嶼港在定海外一潮可到

定海一潮下舟山起陸八十里至沈家口出港十里許至烏家口出蓮花洋半潮至普陀自安吉獨松關陸路至杭城元大軍取宋路自杭由長興之金竺關入南都為捷徑

終南山產山花火頭根仙人掌黃精百合山柰山藥芋頭可食竹山房縣一帶出蜂蜜花椒木耳又金州以南生紅花皆自然之利可隨取

川路壩底堡左隣白草壟藏獨坪三溪青岡坡甘松第坡野豬坪等寨右隣青片板舍白若羅打鼓巴地赤土神村永楷曹磨高坪等寨近何總兵所開

滇池出郡甸至松花壩下盤龍江今壩築挽其水沿山散流七十餘里能灌田數萬畝其餘流繞碧雞山西南而出

碉橋在碉門外以鐵索為橋

黃河濟具名橫脫乃羊皮也繫於兩腋之間以手划渡大江濟具名浮環如帶匝斜負肩側可游

褒城縣北即連雲棧棧南口為褒谷北口為斜谷谷中水名黑龍江縣北八里過雞頭關十三里陟七盤嶺入棧谷北口為寶雞縣中歷鳳縣褒城縣南一百二十里過松梁關二百七十里過米倉關俱巴縣界饒風關在西鄉石泉之間大散關武休關陳倉和尚原俱在鳳縣宋紹興中金破鳳縣和尚原進攻畧陽僊人關

汧縣東北通秦嶺西南控川蜀金牛峽縣西一百

七十里陳倉古道縣西二十五里漢中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

城固縣南木曹關可通西鄉及通江蕭何守漢中修城固北通關山道由整屋鄠縣入關中整屋小道老子青牛所過令尹喜授經之地

自商州商南藍田咸寧武功長安鄠縣扶風岐山一帶山俱謂之終南

駱谷自整屋東南三十里有道入洋縣北三十里為瀫谷南口曰瀫北口曰駱實一谷也中距八十四盤唐德僖幸興元由此

金州為秦頭楚尾

征蠻法全剿不如殲魁明捕不如暗執征戎法避銳不避歸殺衆不殺降

峨眉抵鎮西新開路自峨眉縣至箭坪公館金口堡羅汎公館入水路至嘉定自嘉定至板房堡一

碗水堡龍溪溝堡木坪公館麻溝堡舒快公館小菩薩堡不一百五十里至鎮西

大相公嶺邛郲山俱在滎經縣為黎雅之隔山高甚又險隘相公嶺山接瓦屋相公嶺縣西百里瓦屋山縣南百二十里邛郲山縣東四十里

由相公嶺渡河入建昌瘴毒且盛猺猓鐵口生番時發自來有峨眉抵鎮西別由之路洪武初景川侯議復尋廢嘉靖間各兵備議復亦尋廢

鄱湖口殊曠贛瑞閩廣之盜所出沒如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可以四達兩邑宜於設戍今沿湖建巡司十有四雖足譏捕而寇盜每時發

營陣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惟孫臏斬龐涓一事

差可與信比肩餘皆不逮也

兵家時日之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干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泡蠶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用師之道有太史以占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倣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孤虛

金仁山曰兵家用時日方位法支即十二枝干即十幹十甲如木之有幹十二時如木之有枝唐李

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日孤虛正月以子丑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倣此王相占算家所謂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又五行十二宮生旺八卦冬至坎王震相立春震王巽相之類皆是總言以之屬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八門遁甲逐時分開休生傷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逐時占斗柄天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遁甲以支加支泡蠶以占歲占兵此皆其屬也

趙惠曰戰陣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機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此雖以律言而不外乎十干十二支是皆兵書所尚也

兵之制始於軒轅其道貴一曰一者階於道幾於

神故謂握奇蓋言一也以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正以出兵立老營以為家奇以禦敵設陣勢以為戰風后軒轅之臣乃司兵故謂風后握奇經正者所常居握而運之其惟所餘之奇奇隨時應用零出而不二故謂餘音陣之為八謂因井田以制非也握奇之握謂九開方而將居中增一陣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何得言八奇無不握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

握其八也故四為正四為奇以是而為八蓋并言其用正以言體用即遇敵以出戰天有衝本圓而立為方地有軸本方而運為圓天地各前後衝所以駐之為出隊之具風雲附於天地所以挾而助之為變衡重列各四前後之衝各四風接居四維圓之所為圓也軸單列各三前後之衝各三雲接居四角方之所為方也圓之所設以禦方方之所設以禦圓此皆言其體於是遇敵設戰用無定形而龍而虎而鳥而蛇各以時出虛實以為二疊動靜以為措宜化裁以為戰勝

陣勢雖八不得分而視之天惟主衝而無陰不能行地自成軸而無陽不能配風雲之附籍於天於地言有所起也而天與地無其附則未足以成全用於是而四奇所由生皆四正之宗嫡千變萬化不脫本母故古之奇兵兵在陣內求奇兵於陣外則形露必潰

大將明賞罰為首事欲明賞罰必由好惡之公學問最難處是公好惡此處未消磨不可以言大將遊軍選銳先出遊軍定兩端先鋒策先鋒所以為陣始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殿後策殿後所以當敵遇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所以助跳盪聽音望麾獨往獨來力不可輕故當正陣三分之一正戰而為奇正以守其常奇以應其變神而明之

化而裁之不以動靜有無有所息戰無正形形隨時而立然而未嘗無一定之體居無奇設設無時可襲然而未嘗無必守之法故神明而化裁流行於動靜有無之間以正合以奇勝兩相為用故為一物以必然者視正任意者名奇又非正奇之實世復有以遊軍作奇則遠之甚矣

止則為營出則為陣皆以言其體所謂正也因其所遇以為出則隨人隨地隨敵隨時變化無常是謂奇八陣之正可圖可言奇不可豫言豫圖廣都土壘魚腹石磧一也如人立家各任其基局其惟天衢其惟地軸其惟附天之風其惟附地之雲則兩端中央前後之所生以之為自固為可守其惟龍飛其惟虎翼其惟蛇蟠鳥翔皆由是出以之為設局為應敵輕重之權鎮於中外剛柔之節列於陰陽取舍之宜生於方面以之而訂虛實等主賓量進止隨在以為用然後為奇則是合戰之陣

古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合用三軍二軍有成算後世兵無一定之數各隨多寡可為陣必以若干成隊若干成軍則拘矣惟平時練意不可不備

古名將李廣竇嬰祭遵李勣等皆極廉約不私財故蓄惠不倦愛士能得其用這是世人命根此處得則我之根培於御人得則人之根益培根根相培造化日盛

校士先結伍法左傳云先偏後伍司馬法五人為

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定尺籍伍符左傳鄭子元請為左右二拒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以敗王師偏車陣也先車而後伍以伍乘車之隙而彌縫其缺漏穰苴以五人為一伍尉繚子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令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漢制尺籍伍符尺籍書斬首之功於尺板伍符伍伍相承

李靖六花陣本諸葛八陣而變後世謂八陣以九宮為法六花陣以七軍為法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是八陣制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六花法方是立局圓是結伍此說非也變是變其形局其為正其為奇其制營其結伍其周意為鉤連其委情為曲折一也而未嘗變也

曹操兵法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前後中為三覆不言兩廂軍何也舍藏變化曹術所寓四頭八尾散合正奇不定當其轉戰徹遊騎而前退戰騎而後而化分陷騎以為用故兵法須識意不識勢識勢不識形在神其妙

兵形五變方圓曲直銳因地而為之者也李勣兵法有牝牡方圓伏因人而生之者也

范蠡兵法先用陽後用陰盡敵陽節盈吾陰節以奪之其曰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蓋深於計者也

田單為燕所圍命一人假為神師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遂出火牛大破燕此以天官時日為我用不用於天官時日者也

趙盾帥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蓋我軍既有節制彼衆亦正行伍豈可輕合

光武收銅馬鐵脛五旛大形尤來大鎗時按行賊營賊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這是兵家本錢

太公曰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散合無常

形要須識辨

孫子曰可勝者攻也不可勝者守也皆以敵言之也敵有閒則攻不以我強弱為攻守其自治則當先為待矣

兵法以伍為要小列之為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其卒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奇之於正如五而一蓋重本也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重末以輕本

洞當勝中黃中黃勝龍驤龍驤勝烏翔烏翔勝折衝折衝勝握機握機勝虎翼虎翼勝衡陣衡陣勝洞當言得用奇之道也用奇之道惟先自識為難吾見定知彼知己彼誠中黃也而吾能誠洞當也則勝彼非中黃也而吾之洞當敝過時而用近似而用士不精而用藝不備而用也則不惟不勝而累而以責陣法不驗可乎哉

十二辰陣成都碁盤市江田植芋法九曲燈詳整

周匝總是布陣一理雖一一備具簡以御煩堅以待滲若堅而不簡令人難守煩而有滲令人易窺李靖陣裴緒陣穰苴陣彌牟魚復陣會得分數明只一法李筌楊師晉獨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均列而為八後世異之若真會得已為名識

套

路旅

蓋凡老營立可守可攻如人之有家否則是遊夫

裴緒新令數尚十只從五法起每部前後曲總是兩其伍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二官曰曲二曲曰部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百人為列列十人為對對則伍也隊分為團團合為隊團則十之伍也方圓牝牡衝方采置軍輪雁行陣雖八皆自方為變已為知要後尾常

山楊奇備伏且以應權

陣方以備瞻圓以御險偃月之情險之所生偃月為圓之半圓當用而半所補於圓者地也

虎鈐四陣即四奇而言之不言以正合也飛鶻為衝重霞為細長虹為扼八卦為周以飛鶻當灣以重霞當直以長虹當突以八卦當圍隨變化生形於敵者陣不可踈踈難應不可密密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不可使過輕不可使淩實不可使不應正不可使不知變此虎鈐之法也

李靖以正兵為應敵之陣諸葛擒孟獲馬隆討樹機能藥師平突厥皆為正兵以勝又言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又以兵少地遥而用正乃知其正兵之陣因行遠深入敵境即其所布之行陣以應敵不待更作轉發而變化因生其間者耳蓋惟專倚而戰且前奇即是正正即是奇

教武之功愈習而愈無窮教武之器更述而更不盡種種安排只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簡易包括教須以寡傳衆以暇寓忙當是三令五申又曰閱以成家校以習意悠而優之使自得之

品武孫吳為名家然兩家不同局若詳戰事孫誠精吳論意在威國以運於用而以兵為緒餘其無王心則同

用衆必素有練以不教民戰為棄民近世乃不得已而興名募此非用衆正法兵專重選將得而練成將選雖重才賢尤貴習久與士卒相便近易於轉櫂突臨新卒恐非所以為選也

樂毅不下齊兩城不下云者知七十餘城之皆下之也不以德威自服而待勤於兵刀曾曰下之乎此毅兵法之善也開彌廣之路長容善之風其為道光而賢智托心蓋意兼天下者也

太史公謂田單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守之慎而難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發之決而勇也當家

無慮濟濟獨於單發之單不專於技擊簽深而功易施也

李廣軍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此深得古兵法故敵屢犯而不為害其遠斥堠疏於近而密於外有所以當其處者若程不識謹嚴同出機軸特宏狹縕露可以見才力淺深其受成顯拜係諸遇而已君子不道也

文中子有言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言戰而至無為則戰法無所施不得已而受命焉知其所從事不可苟也斯意劉誠意蓋知之曰善戰者省敵湯武之所以無敵以我之敵敵敵

司馬法誠是周家兵典節節不忘所本殺人安人以戰止戰王者不得已之意盎然具見雖嚴位用衆篇專發明治兵應敵總不脫這意後世有謂出於穰苴穰苴豈能見到於此

聖人神武而不殺性立而弛張時仁義具武士憤家手熟不免橫剌之慘積以成見發之而不自由所以強兵有制即其所有事堅束之使不得擅施犯者必罹重刑練既成雖非性出習與性成故曰小人而和於君子勉意以事上豈其性哉接物而變已者也

謹案第四頁前一行哈勒哈舊作哈喇罕今改
十頁後一行達烏赫舊作達烏合今改　三十
頁前三行額齊納舊作亦集乃今改　三十六
頁後一行阿密圖舊作阿彌禿今改　後六行
實喇袞舊作失剌各今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刑部一

刑部在皇城之西與都察院大理寺並列而為三法司讞尚書侍郎掌天下刑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置十三清吏司如户曹主兩京十三省之奏當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麗于法者詰其辭察其情僞傳律例而比其罪之重輕律例所不及者上下附以請凡兩畿十三省歲讞其死罪刑平之凡詔獄必傳例請上裁凡應減者下就輕應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旨別勅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為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涖戮於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為差斬絞雜犯從末減者聽收贖凡簿錄俘囚配没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産不得及其先墳塋凡贓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内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平焉凡訴冤家内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京師歲霜

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共慮之以請情真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旨遣官出京府兩京十三省審錄減釋寬濫者凡夏月錄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下刑辨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圄圄固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兩京歲杪請勑湔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准皆各其及即若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賊盜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癃殘不即訊

周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視國俗為重輕制御世之權不頴之於法此其大綱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農功而糾其力作為野治也二曰軍刑上順命而糾其失守為軍律也三曰鄉刑鄉首善上德而糾孝孝德之元也四曰官刑上功能而糾職職官之守也五曰國刑上愿而糾暴國兆民所聚風易澆難淳故糾暴民歸之愿焉紀法守也亦不頴之法彼司刑之所司者法也非制法者也而刑莫先於罷民罷民者民惰於教不昏作勞如疲癃者然是淫酗之所生教狠之所始民俗所以日偷而不可反也其害人也泰而固未麗於刑也故刑之則已重不刑則亂俗而傷化故寘諸圜土而收教之日夜施九職工事焉而役之用其力以強其罷書其罪於方版著之背以恥其心而冀其改則教道存焉耳蓋環而教之也故圜土非其獄之謂也能改者復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止惡於萌坊俗於忽王教之為俗化慮至遠也

小司寇聽萬民之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以五聲聽訟求其情一曰辭聽謂辭枝辭淫若直也二曰色聽謂色怖色怍若定也三曰氣聽謂氣懾氣喘若氣壯也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謂視聽直則

端不直則眡惑失常也其制五刑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量慎測深淺之宜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猶恐其未也必三刺三宥三赦以求其衷三刺者一訊之群臣再訊之群吏三訊之萬民所謂疑獄汜與衆共之者也衆疑赦之矣即皐陶於罰衆所宥雖上刑下服舉與衆宥之所刺即下刑上服舉與衆刺之也不顓之於法惟用中于民故曰國人刑殺之也猶未也司刺者又得以不識過失遺忘而宥之幼弱老旄惷愚而赦之至國有大獄又得以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辟焉麗邦法以議之則其所求諸刑者爲已悉矣乃歲孟春士師以木鐸徇於朝以邦之五禁書縣之象魏浹日而後斂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之於田役四曰糾用之於國中五曰憲用之於都鄙斯曷非欲法令著揭無使罪麗於民欲民協中懷德而郵無麗於法也哉

刑官在朝者謂之士師在六鄉謂之鄉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遂謂之縣士各掌其民之數夫謂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職不皆謂之士而理官獨謂之士者蓋以此官民命所係天討所寓國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於此故非明理義備道德通經學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皐陶爲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皆以士名蓋示後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雜以他流也

刑法之名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教禮律並設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教之不及也宋人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非無見

也

自古哲后惇臣曷嘗不以刑辟為天典重用之哉典著欽恤誥表敬明記稱論量慎測必即於天倫此其意至精故咎繇元德群聖宗焉以作士制百姓於刑之中用期於無刑司寇蘇公敬由獄周公作立政訓王諄復紀之誠重獄也重獄重天民也自教之衰亶以五刑焉瘝惡之具靡知為倫叙當即也於是乎哀矜勿喜之意忘甚且愉快喜之豈謂天德哉又何以敬刑弼德司天民命也先漢時據忠守法清議之臣猶能本經術明常教以決事而張廷尉令天下無冤唐徐司刑身視鴻毛法視泰山以其死衛生民之命即古今難之矣

三代而後稱嚴刑者曰秦曰隋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民大悅隋煬帝淫刑以逞行轘裂梟首之刑天下潰叛唐祖入關除苛政約法十二條已又班新格五十三條惟吏受賕詐冒盜府庫物罪不原餘悉除去隋法已又詔裴寂等更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為書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一以漢九章為守律家以為集大成焉唐末迄五代刑罰峻深視人命如牲牢而國祚日促周世宗用范質議律條猥繁輕重失衷詳定之曰刑統行焉宋祖即位與天下更始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喟然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來犯大辟非情理深重者多得貸死懲五代牧守皆武人多率意用法擅殺生著令諸州所決大辟奏當上咸委刑官詳覆吏坐深文故入終屏斥不復甚者流故由是吏皆持平法網晏寬

宋以忠厚立國立石太廟戒子孫勿殺大臣勿殺

上書言事人勿殺柴氏子孫其石封鐫甚固每一帝即位赴廟受戒誓手啓而仍親錮之歷代相沿不敢渝故當時名臣項背相望號稱小三代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已延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育之中矣

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乂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大明律令

明太祖洪武元年定大明令百四十五條頒天下制曰朕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啓吏之姦而陷民於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書曰刑期於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於律刑措之效亦不難致茲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予至意洪武六年命中書省詳定律法諭之曰凡立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吏得因緣爲奸則所爲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也卿等宜盡心參究

具表言皇上登大寶而來保乂臣民孳孳弗怠訓迪群工諄復千言惟恐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溢於詞表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閔愚民陷於罪戾法司奏讞惻然弗寧多所寛貸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惟貪墨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易弗倦兹特勅臣刑部尚書劉惟謙等會衆律重修以協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革臣以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唐舊自名例以至斷獄十九篇中采用已頒舊律二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爲三十卷每一編成輙繕寫上上揭之西廡壁端親御翰墨爲之裁定聖慮淵深稽天揆人成百代之憲具易書之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俾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改

過遷善臻雍熙之治何其盛哉詔頒行已定設六部復更定以吏户禮兵刑工爲六類析篇目為十九約條爲四百六十析户婚爲户役婚姻分鬬訟爲鬬毆訴訟分廐庫爲廐牧隸兵倉庫隸户分職制爲公式改屬吏受贓隸刑凡刑之名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死二等流三等徒杖笞各五等死刑至重者曰凌遲徒流重者曰遷徙曰充軍凡憝惡之戮十曰謀反曰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内亂凡貪墨之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名雖沿唐而因時定制緣情制典自有法律來所未有

洪武三十年詔刊大明律將大誥内條目附其中御製序言朕有天下倣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

古之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律制

凡刑五服以定之九族以齊之六親以別之五刑以用之七具以差之十惡以誅之六贓以等之八議以貸之五則以贖之斬衰三年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大功小功緦麻是謂五服自高祖至於元孫上治旁治是謂九族妻爲夫族服妾爲家長族服出嫁女爲本宗服爲外親服爲妻親服爲三父八母服是謂六親笞杖徒流死笞刑五一十至五十杖刑五六十至百徒刑五一年至三年流刑三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是謂五刑笞杖訊

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得贖存留養親教民孝也凡同居若大功以上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婿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得相爲容隱奴婢工人爲家長隱者皆弗論泄其事致罪人匿者亦不坐教民睦也民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得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老疾犯殺人當死者奏聞取上裁盜及傷人者得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

刑教民養老慈幼矜不成人也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其罪輕罪發覺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與民悔也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以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以幼小論從民可哀憐也二罪俱發論其重者若一罪已決餘罪後發者等勿論重者并計前罪以充後數示民輕省也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以輕論其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憫民疑也罪得減等二死三流同歸一減開民生也

敎英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

葉良佩曰讀國家之憲章至法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深哉仁乎雖使舜舉陶復生其無以易之矣夫象刑之不可復也猶江河之不可挽而登諸山也是故聖人之治天下必緣時以定制鏡古以修今要在於垂諸後紹俾不可易斯已矣國家之法雖本於李唐之十一篇然或芟繁定舛因事續置大抵比舊增多什二三而祥德美意殆未易以言語殫述也姑舉其大者如以笞杖徒流絞斬定爲五刑而鈦趾蠶室之制一切剗除以六曹分爲類目而擅興事庶庫等篇悉爲裁定代背箠以臀杖而數無過百易黥面以刺臂而法止賊盜他如見知嚴於逃叛故縱深於捕亡收拏連坐之條獨於反逆大不道者當之凡茲皆法之至善者也至夫圜土之制嫌於太重則貸之以輸作嘉石之制嫌於太輕則罰之以荷校盜官藏受贓枉法罪皆

死又嫌於太重則著爲雜死之命而聽其贖鍰與
輸焉由杖徒一轉而入大辟嫌於太疎則定議著
爲徒邊戍邊永戍之令不與同中國凡茲皆損益
於累朝而令之至善者也其有冥頑不軌之民或
情罪弗麗於法者復許所司比議奏決以行曲而
不苛平而難犯蓋肉刑雖亡而厭威故在象刑無
事於復而欽恤之意未嘗不行乎其間也噫澤深
遠矣雖舜舉之爲法其何以加於此哉或曰刑以
期於無刑也自國家近於今茲幾何世矣桁楊之
因溢於户外而獄訟不爲之少衰宣所謂不犯之
法乎曰此非法之過也用法者不得其人之罪也
今之用法者有三蒙有二厲而其原則始於好惡
之未明於上焉耳何謂三蒙闇於推鞫者其情謾
昧於法意者其刑舛疵於官反貨內來者其寃滯
何爲二厲傲公廉之譽則以深刻爲能任喜怒之
情則以巧詆爲用何爲好惡之未明大吏之深刻

巧詆者既以能名而閻昧懦弱之流亦復循資積
勞以躐高位苟爲若是夫安所憚不屬不蒙此
吏道一大癥也統茲六患將惟滋獄速訟之不暇
而又何衰之可圖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如有
作於上者得茲六患之說而變通之則國家無刑
之效庶幾其可冀矣

卯濬疏臣按唐虞三代以來俱用肉刑至漢文帝
始廢肉刑用笞其原蓋權輿虞刑之鞭朴也除死
罪外自墨劓以下率以笞代之然未爲笞令所箠
之具無常物所箠之處無定在景帝定箠令箠之
制始用竹受箠之處專在臀魏晉南北朝其君臣
仁暴不同其俗尚厚薄不一其所用刑名有不
同隋文帝始定爲今之五刑凡前代考訊之具若
夫挾捧束杖車輻輮底之類盡除不用唐宋因之
制爲刑具各有等第本朝於大明律卷首作爲橫
圖以紀獄具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

薄刑也如此是以仁恩厚德浹於民心百年於茲近年以來乃有等酷虐之吏恣爲刑具如夾棍腦箍烙鐵之類名數不一非獨有以違祖宗之法實有以傷天地之和伏乞聖明申明舊制凡内外有因襲承用者悉令棄毀禁之必自内始敢有仍前故用即以所制者加之庶使太祖皇帝慎罰之意恤刑之仁所以著於律文者萬世之下恒如一日所恢皇仁於九有綿國祚於萬年者端在於斯

馬文升疏臣伏覩大明律一欵凡國家律令參酌以荆爲之長俱三尺五寸枷以乾木爲之長五尺五寸頭濶一尺五寸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杖罪以下有差手杻長一尺六寸厚一寸鐵索長一丈鐐重二斤凡爲笞杖皆削去節目用官降較勘如式然後用之不許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用小頭臀受其大小厚薄視唐畧等比宋則尤爲輕焉祖宗好生之心雖爲惡之罪人惟恐有所傷而爲之所重莫先於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冤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慎之故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慎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慎刑獄而重民命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於五六焉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於人命

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於律意務為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冤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於人命一有所寃關係非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若窩藏强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打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强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簡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覆奏處決幸蒙憲宗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明詔强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寃而死者不知幾人矣其所傷和召災者果誰之咎歟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

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於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伏乞勅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許似前忽畧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勒務在得其真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乞勅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

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寃抑而世底刑措之美原係講明律意以重人命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刑部尚書何喬新疏伏覩律款言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祖父母父母者並絞註云須親告乃坐又款言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告子孫婦者各勿論竊詳律意蓋謂父子祖孫天性也子孫婦者不過乖戾戾至於毀罵逆天性甚矣故坐絞然恐他人雖告不坐也詆誣成罪故曰須親告乃坐謂他人雖告不坐也通刑官遇祖父母父母告子孫及子孫婦罵者不問虛實輒坐是親告即坐矣使親告而即坐律又何有誣告子孫之文乎凡愛憎之偏人情多有因後妻之譖而憎前妻之子若婦者有溺愛幼子而惡其長子者有欲奪孫之資產歸其子者有憎

其子孫遂及其子孫婦者使親告即坐雖恭順如薛包孝友如王祥父母一有言將不免於死豈不痛哉請自今勑中外官須鞫實乃坐其誣告者自依律擬斷伏覩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正法當一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例輔律當隨時而無常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初常久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初監守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律意矣請自今估計鈔貫以銀一兩直錢千文鈔四十貫爲準庶輕重爲衷又律官非法決撻人至死者黜爲民謂肆虐殘忍於虛怯處橫加考掠也云耳鞭作官刑自古有之若因公決打死而輒黜非法意宜貸律威逼人致死謂諸色人或逼取田園或强索財物致愚弱卑賤呼號無告而自盡也云耳其愚夫愚婦或忿爭醉謔或語言抵觸輕生無賴而問擬威逼非律意宜寬各省編伍

律名有衛分近不分南北多發西北邊蓋以西北地近邊欲伍實也然罪犯而至斬絞必皆姦頑梗化輕生易死之人往往隨至而逃仍復爲惡雖有但逃便殺之條然逃者接踵終不知警況中有原係番人諳知邊情慣習鄉語脫後逃入本國啟釁擾邊如漢衛律宋張元可爲永鑑宜西北人編發兩廣雲貴江南人編發江北衛分如律便孫承宗律例集解序律之詁曰率律者天子與天下共以爲矩而率之也樂有律師出有律師之律不爽進止而主容民樂之律不爽輕重而主容如師主生如樂三相生刑之律不爽損益而主者一不得其平而統干天地之和故謂之律然律求所以生之而用律者求所以殺之故古之知律者省刑而今之知律者不失罪耳太祖重念民命詔定律令凡六經聖裁爲四百六十條而列聖相承復有條例以補律之所不及蓋至世宗之乙卯漸

積爲三百八十五條我皇上欽恤庶獄命刑臣重加酌議其仍者半刪定者半凡殊旨別旨詔例榜議非經議請著令者不得引比然律文沿晉唐之舊愚者既憒不知守而奸者且依法舞文丘文莊濬議令儒臣通法意者爲解而陳御史察等如其解成書於是一代之大法字析句分不獨令天下曉然知法意難犯而實令士大夫深念民命無進博斷棺之利退抱仰屋之憂也蓋自古國家之運莫不與法爲存亡故皋陶則民勝法皋窮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國殘是以願治者相與共率爲矩如樂之鐸如師之符而不敢以意用然今天下郡縣之於律患不明而朝廷之於律患不守不明者監司直指間有駁正其不守者上既用意以屈法而下且屈法以奉意嘗怪漢廷尉釋之號知法而曰當是時天子殺之則已豈以天子而可獨失律乎唐權善才法不得死高宗欲殺之王本

立法在必死高宗欲原之狄仁傑兩執法以爭而兩得其法雖以高宗之主終不敢以意與而況治朝乎高皇帝當律成而曰非但一代當遵雖萬世當守也豈非聖子神孫所當共以爲矩而率之與又嘗恭讀序律之言曰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而明刑以輔禮乃賈生有曰禮防於未然之前法禁於已然之後嗟乎安得輕徭薄賦以導民於禮而無輕試法乎然而不得已也終願明律者無失其相容相生之意爲朝廷守之爾

論令

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勅令格式所謂勅者兼唐之律也洪武元年即爲大明令頒行天下蓋與漢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

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夫大誥三編及大誥武
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
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
法之意也法具則意寓於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
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
後既已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
讀太祖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
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
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
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
不載而具於令者據其丈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
於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洪武五年十一月禮部尚書陶凱等奏言古者國
有典法定著為令有違於令者則加以律故令與
律相為表裏漢有令甲令乙後世守法之人有曰
法者高祖之法也今律已行而令未備宜及時定
令使有所遵守又考漢唐宋皆有典要宋會要逐
日記載時政分門別類以憑稽考今起居注記言
記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各衙門欽錄及奏事
簿記載時政可以立法垂之後世者宜依倣會要
編類成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上從之次年
遂命纂曰歷復纂皇明寶訓惟大明令未見復修
所行乃洪武元年修者

論誥

霍韜疏洪武教民榜文一民間子弟十八歲者或
十三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
編三誥誠以先入之言為定使知避凶趨吉日後
皆稱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亦且
不犯刑憲永保身家臣謹按教民榜文及御製大
誥等書皆聖祖訓勅天下拳拳至意天下臣民皆
得熟讀敬守真可以寡過矣今則非直百姓不見
此書雖學校生儒見此書者亦鮮也伏願勅下禮

部將聖制各書各刻一本頒各布政司翻刻頒
布學校里閭社學實嘉惠臣民至幸
洪武
詔言頃因甚亂以軍律用刑殊乖平允自今務從
中典重刑須秋後無非時決傷天和
祖訓云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
許用黥刺非劓劖閹割之刑云何蓋嗣君宮内生長
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
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
人凌遲全家處死
今曰凡特旨臨時處決罪名不著為律令者大小
衙門不得引比為例若輒引比律致令罪有輕重
者以故入人罪論
上讀老子書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
懷命中書省詳定律令諭曰律有連坐之條謂侵損
傷人者衆吾以為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
有犯者毋連坐
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

門外命刑人持訟理幡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
罪當釋者持平政幡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
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寃狀以聞
刑尚書劉濟言諸司刑牘動千萬言類泛濫失本
實盍禁之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自今有以繁
文出入人罪者罪無赦命刑科會諸司議獄牘式
示中外
諭刑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
皐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
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常觀此
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命中書省詳定律令諭曰律有連坐之條謂侵損
傷人者衆吾以為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
有犯者毋連坐
十七年建三法司名其所曰貫城勅云貫索七星

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邪私
中有星即刑繁有星而明有貴人無罪而獄令法
天道置法司爾法司官各勵乃心慎乃事法天道
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庶不負肇建之意
上與侍臣論待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
水加劍請詣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
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云古者刑不上大夫
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上深然之

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
細故加辱命以俸折贖著為令
上諭刑部凡論囚當原情毋刻深蓋人命至重常
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
父行賄求免者有司欲并論朕以父子至親子論
死而父救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父自今凡論

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
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有此弊
獻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上曰吾
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者何由
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
之罪上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
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
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

罪之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
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
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
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諳
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
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
抵罪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

罪止杖一百以聞來告之路上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論元政曰元時條格煩冗吏奸緣出入為姦所以貽害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

勅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為寇者捕獲至京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後裔竄匿山谷聚通逃以為民患山西之民邊其巢穴者往往被驅掠迫脅為盜皆出於不得已豈真為盜者哉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之為亂也其釋之

十五年正月諭刑官曰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乃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減死論

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

亦準此令

諭都督府曰前遣囚往充遼東驛卒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暖遣行

二十三年通政司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賢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質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

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

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贖父罪上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

二十八年刑部奏律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上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也條例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傷不患蓋德念至於如此

建文

明太祖嘗以律授皇太孫曰此酌古準今協禮制宜人情其熟玩以復太孫捧之退居數日成誦問曰汝熟其文矣能解其義乎曰解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所以勵世磨鈍也故生人大倫名義為重維持風俗必先名教以名義名教為例庶幾刑罰之中不失德義之意曰然此書首列一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但愚民無知如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曰名例律中其條尚覺嚴而不恕請稍改之可乎曰試率爾意改來看因更定五條明日呈稿帝喜曰甚善因跪而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申恩今律中所定期於盡法而不必於原情竊所未安曰凡所未安者汝悉改之遂遍改禮經參之歷朝刑法志改定七十三條帝覽竟大喜曰吾當亂世刑不得不重汝當平世刑不得不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如後用刑皆宜遵此

常州陳理以子弒父送太孫處分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理父原抱病經年誤服一藥而斃繼母素憎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其情而讞

之帝未之信也拘隣里婢僕及原醫訊之乃知父向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故服之而暴卒耳帝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憂矣

邏者獲强盜七人命送太孫審理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偶出庄上而佃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遂强之同行歸欲首明而先被獲帝覆審盡得其情釋之問太孫曰爾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攷見其人雙眸炯炯視聽端詳定非盜也帝因嘆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建文帝即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大意雖準唐律亦遍攷歷朝刑法志參酌而成朕先年受命細閱今律校前代律往往加重蓋刑亂國用重典非百世通行之法也朕當時改定七十三條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疑情可矜者何止此也律

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傳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嘉與萬方共享和平之福

永樂

元年大理寺卿薛巖等奏各布政司上所部具獄凡死罪百餘人請分遣御史臨決上從之顧謂都御史陳瑛等曰人命至重既絕不可復續夫治獄得情尤難鞫扑箠楚之下罪人成於鍛鍊者往往有之今百餘人之中豈能必其皆無冤枉爾分遣御史宜具書慎刑之意授之使論決之除詳探其情非其情者即與辨釋必揆之以理理不可生然後刑之則彼雖死無所恨矣

二年四月諭法司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

出獄聽候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囚已皆出午
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陳達鴻臚寺
少卿郁旃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乍至朕前久
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
有此二者則刑罪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
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刑官引奏浙西人告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
嘗相識告者當抵罪上諭之曰此譬之蛇蝎不可
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市

八年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
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寔罪人
應就繫上諭三法司曰學至於中進士亦成材矣
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法司奏冒支官糧者上怒命戮之刑科覆奏上曰
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死罪皆五覆
奏著為令

洪熙

大理寺論囚上惻然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為
德卿等職理刑輔德宜贊朕志毋俾含冤地下傷
天地之和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於奉天門
會審已特召大學士士奇榮幼孜等至榻前論比
年法司之濫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先帝為
之切戒故事死刑五覆奏而法司壹不以措意今
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慮期審克必中閣學士同
審錄始於此

元年詔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
矜庶獄惸惸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豈
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
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持平有虛飾其
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
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

矣自今有犯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不許牽合傳會昧情以致寃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為非固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虞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世恒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兒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毋斯民之治或有違者必罪不貸敷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明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并宥之

宣德

八年勅三法司言朕體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今爾等覆詳天下重獄而犯者遠在千萬里外需奏當即決亦何能無寃抑者乎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其遣廉能官分詣所在同三司巡按御史及府州縣官公同詳審若情犯深重無寃者聽從處決如情可矜疑及審異不服者具奏遣官審錄自此始

又諭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而重民命也我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命法司審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親所聞見今鬱

暑宜量情罪區別

又諭朕夜來觀周書立政篇有云式敬爾繇獄以長我王國此深有意味蓋能敬慎用刑不致枉濫則仁恩浹洽足以培固國本福祚豈不靈長

宣德四年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為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錄上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當罷念其成材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為州判官

刑部奏決重囚上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覆諭之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至枉死太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勵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七年都御史顧佐言觀政進士宜照永樂年例於刑部都察院理刑者與御史郎中主事分理諳練政務從之

各省府州縣民有擊登聞訴獄枉者上不欲兼庶獄勅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洪業牧牧夙夜惟保民之為務比者田里小民為官吏及勢豪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冤抑駢死以致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所以戢橫暴而安良善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即設方岳風憲焉攸用乎今已命都察院榜諭越訴者罰等宜去惡衛善鋤強扶弱毋忽毋怠

正統

正統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各賜以勅往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可矜可疑及事無證佐可結正者具奏處置

徒流以下減等發落若御史別有公務督同所在有司審錄原問官故入等罪俱不追究從大學士商輅之請也

天順

天順三年諭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為定例

諭法司曰春陽肇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除贓罪外諸紀錄悉與湔除命奉公守法

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事虛上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賢諭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因言錦衣衛武人粗豪又國仆牙即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辨乞特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毋畏勢避嫌於是上召法司臨誡如賢指人人悅服

景泰

初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貸罪景泰中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是自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御史苗穆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決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決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亦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成化

巡按南直隸都御史王恕言我太祖高皇帝酌歷

代律條定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云律令該載不盡若斷罪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擬罪名以上近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從何年會定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法官諳刑名者必不依此而流傳四方有誤筮仕入官之士非細故也乞追板焚毀昔下言會定律紕謬可焚諸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

弘治

二年勅法司言朕惟刑者民命所關刑獄清則人心服而天道順一夫含冤致傷和氣災沴不免焉通者京城雨水為災南京有風雷雨之異朕甚懼焉得非刑獄冤濫致然乎情僞微曖未易遽察問刑者各據原辭審錄者多拘成案人命或鬬毆誤殺而檢勘者以為謀故盜賊或搶奪拒捕而巡獲者以為强劫中間有事出緝訪者務鍛鍊以成之此冤濫之所由也今特命爾三法司堂官詳加審錄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贓仗或有贓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冤而不伏或久俟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辭旁詢知證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權要為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及巡捕人妄拏宥勿治爾其悉心殫慮明斷而以恕行之庶稱朕好生之意并勅天下諸司詳錄重刑

三年諭曩因災異勅諸司審錄重刑諸情可矜疑及有辭者勿拘成案平反之原問官亦原勿究欲廣仁恩而全民命也今數十百人矣當茲春和天地大生朕思與其寬之於終曷若謹之於始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務存心仁恕持法公平審詞辨色詳審情罪大惡當懲者毋務姑息以長奸小過可宥者毋事苛刻以啟怨其無憑證

驗情節難明者尤當加意推究毋踵訛以失出入庶不悖古人欽恤之意復歲以天炎暑命法司錄輕重囚毋淹

刑部奏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勅令則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以勅勅中所無方用律昔賢病之國初刑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官始得據依為擬議輕重畫一後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違遠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怒多引例便已意而律寖格不用於是命部尚書白昂都御史閔珪會九卿查議條陳定奪畫一其餘冗瑣並革昂等條上命覆詳更上已上覆摘條例中疑者六條命覆議已乃布行

嘉靖

元年詔諸司問刑一依弘治中欽定條例輔律行後新增例革不用於是刑部尚書喻茂堅以修省疏言自弘治中考定條例而來今五十年世變風移宜思通變以宜民乞命各衙門將歷年題准刑名事例情法適中經久可行者條具咨送臣等會九卿通再申明會議除簡切易曉引用無差者照舊遵行外其間有例意本明而罪狀未合妄自摘引或事有專指而引用他條及妄自牽合或擬議已詳而語意未明該載未盡或處斷已當而事體未盡偏滯難行嘗經各衙門申明者各併為一條以便遵守其有雖經申明而擬議未詳或未經申明而引用易差與一切姦弊條例未悉者亦行斟酌損益因事推廣務求文義簡切情罪適均曉然於易知易行開陳具奏旨如議行久之書成列上命

萬歷

二年三月巡捕營獲大盜朱國臣等十人下法司具服而朱國臣曰我等擒京師清矣且吾語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斬豈不甚寃臨刑不覺為之揮淚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寃也今吾不言誰復為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為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

三年議准各審錄官量地遠近嚴立程限分為四等出京之後北直隸限三個月山東山西陝西河南限四箇月江南江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限五個月四川兩廣雲貴限六箇月入境以辭朝日為始俱先具不違揭帖送部查攷如違前限從重參究堂上官仍不時體訪如有不諳刑名行事乖方者即行參究降黜

崇禎

諭法司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結未結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捏牽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定案若有情可矜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及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通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羈繫敲比至於佐貳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舖違者拿問治罪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

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淹禁盡滌煩寃寧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圖空至意爾法司還察照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去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凜奉之毋忽

十五年二月清獄詔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為深文疑揣游移率歸緩閣或因犯人孤獨無控竟置罔聞不讞不提經時累月或因追贓未了証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釀冷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周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理除事干重大案已確審照舊監候外其餘咸遣

配杖等項俱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上發落至於犯証關提未到贓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羈或保不得一槩淹監倘有事係寃抑情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憲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據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不經猶是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覈設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意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刑部二

慎刑

葉良佩曰夫刑法者禮之輔也禮者晅潤而法者震曜禮者身軀而法者手足禮者主君而法者弼佐彼此相須以為道葢闕一不可焉者也賈生之論取舍固嘗貴禮而賤刑矣彼有所激而云爾也

非聖人制作之本意也彼見嬴秦滅詩書而首法令其極也民怨而風衰而秦遂以亡國故為是抑揚之説欲時君矯而歸諸正爾乃若聖人之意其制刑也正所以輔禮是故出禮則入於刑何以明之夫君令而臣恭父慈而子孝者禮也反是而不恭不孝則有刑吉凶賓軍嘉各有儀節禮也反是而猖狂自恣慆慢匪彝則有刑故曰刑者禮之體貳也聖人之所藉以平治天下之道葢

莫要於是矣是故聖人創而為之乎則非聖人創之也昔者皐陶為理嘗陳其道於帝舜矣曰五禮五刑壹皆天之所命也聖人不過能奉天而勿失爾子孟子曰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寧竊負而逃而不敢以父故貸法成王謂君陳曰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由是觀之則法者雖天子不得以自專若是者何哉其意以謂吾之所以為天下者以禮而已若法不行則禮壞禮壞則民無所措其躬而天子亦將無以自立矣夫安得不執而守之乎臣之於君猶君之於天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其父殺人奢縱之而以其身請罪王赦之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法不忠乃伏劒死張釋之為漢廷尉人有犯蹕奏當罰金有盜高廟玉環當棄之市文帝大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若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固諍弗易

夫死者人情之所甚惡天子之怒人情之所甚恐也乃二子獨若是焉何哉所以為君上守法也故臣之法受之於君者也若不能為君守法則失其所以為臣君之法受之於天者也若不能自守其法則失其所以為君誠使君臣各得其職則法行則禮立以禮為天下其升而為大猷也何有先儒謂律為八分書蓋以其輔禮與道而言之也然則非深於道者不足以議禮非深於禮者不足與議刑於戲刑法之敝也久矣安得深於禮道如舜與皐陶者而與之議刑法哉

劉球疏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子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人君之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

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項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賞中而憲典彰矣

致仕尚書林俊諫廷杖疏臣待罪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聖憂臣受知四朝欽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於其位以宣有微勞陛下新政之初名臣衰以老矣又無能久於其位力乞休致顧蒙賜敕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人世者哉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廬壙臣父墓之傍備納蚘烏前項致仕恩典及身葬祭通乞停免以為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烏夫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

辨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烏存恤叙復日俟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陛下儼德堯舜於湯何有哉伏望早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氈疊帊猶牀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著問喇虎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説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概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宁為空伏望聖明

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
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
輩乞引自近以裨聖德圖聖政臣舌梗意長授書
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刑部侍郎呂坤自陳疏高皇帝之定律也藁凡七
易當重者自不從輕刑部之擬罪也法欲堅持寧
死諫不宜阿奉而臣以不切不果之念退縮因循
致令無罪輕罪之人吞聲飲泣有臣如此官守謂

何臣聞三年大旱為匹婦之含寃六月飛霜因一
夫之抱屈今刑部獄中含寃抱屈者不止二人也
不平隐憤上徹雲霄鬱結窮愁散為氛祲臣上之
不能為張釋之之執以悟聖心次之不能為蚳鼃
之去以明已志回禄煽焰孽自臣躬伏望皇上將
臣罷斥責令刑曹以後詔獄一切奉法不得阿意
奉承以損聖德以戾天和臣即跧伏草莽所甘心
矣

刑科鍾斗慎刑疏臣按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
而特於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
院同鞫問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稟承於律必使情
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
他事尤為拳拳曲切此羣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
日星哉何獨於今刑愈煩律意愈晦耶總惟問刑
衙門於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

再經旨駁便爾牽合矣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
定辜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先後延挨
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
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沉滯餘年磨累幾
登鬼録諸如此類實可涕零職非不嚴催因循終
是謬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其
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崇禎三年御史吴履中朝審疏近日者復朝審獄

囚矣今日之獄囚非尋常比駢首蒙項率皆公卿大臣淮南子曰庶女叫天而雷下擊景公臺殞漢書載建和二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室是梁太后聽兄冀枉誅杜喬也益用刑一失其中則邪氣積蓄陰陽謬盭妖孽滋興不可不慎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非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益恐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向者見人情玩弛日甚積習難破大加懲艾嘉與更始誠救寬以嚴而化枉為直之妙用乃法司所上獄狀一奉嚴旨不敢執奏改輕從重輒經屢更皇上益以法官所擬原未蔽罪若留餘地以俟駁勘遂至堅於從重而訊鞫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希合聖意不能無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聖人好生之本心如是也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臣下奉法無狀平反失宜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

然何也臣又稽會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者供招多不出囚口但彫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體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獄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溢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擬嘗讀書見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令臣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況內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臆強合以屑越於其間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冤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係非渺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男應索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寬仁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繫釋冤惓惓申諭諸臣何復妄為揣摩不仰體我皇上好生之德哉

伏乞嚴敕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
少為增減上干天譴所當矜疑解網以施法外之
仁此則刑罰為生死斷績之闕未必非天心所憫
惻而示皇上以儆懼者也
南刑部主事曹銓求致治之原疏竊惟是非者天
下之公事偏用之則儆倖者生端而報復無已賞
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威勸
不靈以今人心懈弛吏道陵夷之秋而槩以尚德
緩刑之說雜陳於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
言刑所求於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
觀之竊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
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隨
即安危大事囁嚅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
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
巧用揣摩即昭然爰書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
啓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閱文拘謹置之

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
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
彈章幾不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囊無尺縑禮數
稍疏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飲藥者懷
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賢無隱也王績燦
吳執御吳彥方以薦揚縲紲而言路吞聲雖有正
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不避也
摘發厥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金
鉉以銃門褫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
風亮以漫不相涉之草場累月繫鞫而危言賈禍
宵小益肆其鋒鋩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
世坐石垂綏而民知恥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
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
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詭
恢之徒因端而飾說可不為深省者乎且皇上今
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遣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

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
矯竊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
摘罰不踰時而張奚憲鉅萬贓私悉置不問邊臣
餌敵養交立就榜掠而王坤同主欵議反蒙優詔
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彈馭之權
而無斧鉞之凜將來鴟張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
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物皆安
不平則百職俱廢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惟
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懇聖明察其狂瞽
特昭廣大既沛好生之仁復開改過之路庶執政
攸司益詳於明允即蒙譴諸臣彌勸乎浩蕩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慎喜怒疏臣坐狂瞽自廢
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造去歲秋盡驚聞邊警匍
匐入都萬里載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
臣有頂踵可効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
阿泄泄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

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
成囈夢淒然淚下緬觀自古忠藎之臣竭力致身
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
臣今日者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威怵
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籲乞身自
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
之時群臣修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
觀邊圉洊警寇攘式內廉耻道衰人心盡喪非有
獨立不懼有賁無貳之臣必無以灑發夙心湔除
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為陛下昌
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
請命冀下沛澤以成麥秋即釋滯囚斷庶獄繒監
門之圖徇烹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慰蒼
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衿紳咋愕道路嗚咽未
聞有一臣寮敬申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兇蠲
冤解網贊浩蕩之恩成霖雨之葉乎以陛下寬仁

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於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氣行於臣隣則臣隣興作怒氣行於邊鄙則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無一可起之事邊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遄阻之日威順反施貴賤倒置是以姦昏互煽叛逆蜂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於上百姓輾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違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惕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開政府諉卸之端後

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藏拙遠媿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發感恩之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擊壤荷榮沒齒無怨謹此奏聞給事中姜埰宏作人之化疏臣讀易之責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興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美爰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經史銳情講誦其間即有二三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進正論觸犯威嚴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盛世所宜諱也如以為分外狂瞽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已任乎乃自罪輔密承衣鉢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使緘舌亂靡有底孔子

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猛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循省豈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機卒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朱紱簪筆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湛明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攷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姦者輒為狂生幾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始而畏讒口者繼而詆文事師儒可罷始而廢社課者繼而壞文運其於皇上豈弟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

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伏祈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於周之夔之誣訐張溥一代著述之手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幸蒙睿鑒俾祈皇上予以易名之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為皇上頌之矣

崇禎十年中允黃道周求言省刑疏臣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黜不黜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可得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眩二十餘日時科臣陳昌文與臣同病竟死今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有忠言誰為白者臣迂蒙寡特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懇懇欲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設

為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
纓罣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
帛縱於小人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
二百六十年而後中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為
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今之人言宣王側身
憫下之至也感玁狁蠻荊而修政是為六月江漢
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思謀
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
武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名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
大業享有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
事矣而天下大勢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姦宄
寇攘未可頓服所當深維其道講求其故考證詩
書以罄其後齷齪人安足共圖大計乎古之聖

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過數人
其所愛者及億萬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
民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土水不治人民不
率云是郡邑無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坌土所應
不過百數十里之內何足以廣名浸氛漢蕭望之
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何況州縣承流
象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不皆視當宁之
心氣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
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
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
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厲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怒

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剥則下樂巉險誣賴之徒羣聚京師鳥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繇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歛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雉罹之嗟求言之端出於是非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甚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控攘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遑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扎鱗强項之臣使為秦豫襄廬

烽東警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踪塞兌不言人過然私誦聖賢之言以為清忠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養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孚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彊寧保天下四海無一蹶芻齒馬之事目下伏暑將徂凜秋且至最要者在安慶屬師措餉立限務掃英霍襄鄧之賊勿以若撫若勦誘之道謀最急者在寧錦訓練六師三軍預為截伏搗堅之策勿以若棄若存復成瓦注鼠便者在因士氣方朝開兵衝州縣另為選舉但約賊平許以雄職勿以掣簽分地長其倖心最切者在起廢籍扎鱗强項之臣使為秦豫襄廬

諸道監軍但約賊平授之節鉞勿以別户分畦銷
其壯志又鼠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
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寃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
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憲諸臣之詬誶
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
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
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
觀五月朔夕合火宜修平火政稍節威光使
火不為厲明春熒惑在於大火徘徊氐房心尾之
墟宜慎火器逖戒務漠臣益勲曰寇在於外而
内陳兵黷則不武陛下洞燭歷理深明天道握要
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内勝筭自饒何
必使舉朝精神敝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受
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濱死思一罄所懷非敢一
毫感憤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憫其孤危惓惓冒

昧乞賜生還冀遂首丘臣無任感激之至

崇禎十一年給事中孫承澤微臣入告之初疏臣
生長蓬蔀世受國恩蒙皇上親賜策問拔置刑垣
感激無地今當受事伊始因思以職掌為報稱首
先刑獄蓋治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
名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古
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致刑或曰議獄
緩死寬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電之

威非取必於姑息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
五刑五用哉言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
往往自幷法網而大小臣工或不自炤慎辜負聖
恩間置一二於法以明朝廷之憲典具在乾剛獨
攬天下臣民誰不感極而惕息哉臣去年留考在
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餘人路
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袁
繼咸於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臣鄭三俊道

臣曾櫻於私寓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罰其不得已而用者也凡司刑諸臣或拘於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猶是明法敕罰之仁心也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於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寃耶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圜扉之中

羈繫將滿其中豈無寃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蚩弘開一面立敕再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姦盜無原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於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竊意章疏朝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工

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以私狥非以臆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亦必不以為瀆聒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於其間哉臣見邇因星變致勞皇上素衣避殿實圖修省則清理刑獄實弭災之大端也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

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論寛緝事止遣緹騎疏

臣讀敕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於日詞烈如霜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於明糾無陰訐也後来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姦宄之滋今幸我皇上聰明神聖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眩日月之照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即假稱東廠則寃魄俱揺況其真者乎此由

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
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姦盜而賣與
番役則誘者獲利扶仇忿以首告而証以惡棍則
扶者逞志厥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
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
矣嗟乎設阱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餌人以
陷禍擇人而肆啄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
罹吾網羅揆之皇上涖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伏
願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
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此自然之理也如是
而積重之勢稍殺匪惟輦轂豪樂利之休內外闔
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
罪國法難貸皇上敕撫按以檻車送詣闕下未
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温秋嚴皆為聖
恩固安所逃哉若緹縈一遣有賢者家門破散
無貲者地方斂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

而天威所遣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
如使其罪可贖則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
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
養無事之福以臻仁壽防有害之政以維平治惟
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訟理
洪武朝主事王國用為李善長訟寃疏竊見太師
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為勳臣第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
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
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
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
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
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為矣善長於惟庸則姪之
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
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麋粉世絕官污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且人年邁摧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魯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為此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安然都無形跡而倏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為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知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事杜寃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恐懼無恨疏入不報

感悟甘就鼎鑊無恨竊

看得張延齡殺人罪狀已明誠不可宥而謀逆之情未明故以一得之愚上請非以其真有逆情尚敢以孝皇帝懿親求皇上宥之也隨蒙聖諭責臣以左右大臣必為我皇祖保天下以殺逆賊同姓尚處死況懿親乎臣伏讀戰懼之至臣伏思皇上欲察延齡逆情真與不真行法當與不當請自今日在朝人心觀之也夫延齡兄弟當孝宗武宗時朝士多相交往臣時雖未入仕竊嘗聞之武宗彌

留之際皇上迎繼大統未至京師閣臣上託昭聖
皇太后懿旨拿人輒自處斷彼時威權内外已震
懼矣迨夫皇上嗣統閣臣等乃輒敢以皇上考孝
宗毋昭聖凡在朝者靡不翕從昭聖因自以有擁
立之恩以子皇上為當然以致聖毋至京莫知所
以接見之禮皆臣下謬妄之罪以誤昭聖也彼時
臣初為進士未嘗受皇上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嘗
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
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
無益也今朝士恨臣之心實未嘗一日肯忘每欲
相時報復雖昭聖皇太后之心恐亦未嘗一日忘
臣者也嘗有人以斯言告臣者臣答之曰臣子事

君惟盡此心之誠若夫成敗利鈍則在乎天而已
伊之說皆涉妖言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
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為也而況
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
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聖德之累
孰非者何也實皆幸皇上今有此舉以為悉由議

為左右大臣又受恩深重者乎設使延齡真有逆
謀而臣得見之真即當首倡大義請加天討而族
滅之又敢為隱匿之自甘為叛逆之黨乎臣詳招
所稱曹祖狀有曰天曹抱送六丁六甲及天神護
伊之說皆涉妖言皇上聰明天縱必能察悉孟軻
氏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為也而況
謀逆之罪滅人族類臣於延齡此項罪狀實見得
未真豈敢妄為議擬無所可否而重為聖德之累

乎臣又思皇上此等訪據皆未知出於何人或彼一時不思干係國家憲典重大或出一時報復之私卒難收救聖明亦必自加察臣又思前次退休山中皇上召臣催勅内云自卿去後切軫朕思聖母嗟問者亦數次矣臣伏讀流涕哽咽臣思皇上所以思臣聖母所以數問臣者臣之心豈惟皇上鑒之聖母亦鑒之矣茲者天眷聖明誕生皇嗣國本綿長萬加喜慶或以臣言上聞聖母亦必欲皇上寬法以處延齡之家者也誠或不察真情必欲斷成謀逆之獄則當如律行法族滅張氏矣昭聖皇太后不知何以處之臣竊恐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安聖母之心亦所不安者矣臣承聖明厚恩重託君臣一體休戚相同憂之也深故言之也切伏乞聖明鑒察

萬歷朝趙錦請矜宥張居正疏臣等連日廷議遼莊王次妃王氏所奏及湖廣巡撫李江勘報已故大學士張居正并其所犯事情議定將會疏上請退復相顧追維往事念不可不一聞於聖主之前方聖祖肅皇帝時故大學士嚴嵩特受眷知首參幾務每不能仰體聖祖所倚毗之心而專怙寵行私其子世蕃復大為姦利於是中外切齒言者四起而聖祖方旋悟放逐命收捕世蕃而言者猶忿恨不已至謂世蕃有謀叛狀於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時承勘者與撫按諸臣懼無以上應明詔重干不測則虛上所當籍事而其實不符則又為株連影捕旁搜遠取以足之聖祖以為此所籍世蕃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于無辜之民閭閻之間至今瘡痍未起哀怨未平今日久事明世蕃實未嘗有叛狀而徒流毒江西一省之民論者亦嘗謂其時大臣未有能為聖祖一言之者臣等每切恨之今居正受聖上特達之知心齊之寄其際遇實倍於嵩而復不能仰體聖衷深圖報稱以至自干

罪戾臣等亦何能為之諱聖上量同覆載明並日
月今所議勘處事情亦萬不至如往日世蕃之貽
患亦復何言而臣等中居正所忌擯棄退處有年
今幸遇際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其私心亦豈得
盡無怨恨為國家計又不得復言其私心居正之
家臣等不敢謂其一無所藏然比之馮保萬分不
佯初抄沒世蕃命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今居正
之罪遷延日久即有微藏亦多散滅令人心憤恨

言常過當而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一復有世蕃
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世蕃萬分之一而其
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者臣等又常見
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復出身為國家
任事居正自以受皇上深知不復顧念而毅然引
為已任今復過為懲創則後之為閣臣者懼矣故
臣等以為欲無阻將來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寛於
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

一家況居正身死名敗生平所蒙爵謚位號與其
子弟官職悉從褫奪亦足以正其罪惡而垂戒於
將來矣臣等又就其罪而觀之其過為操切壟斷
富貴決敗名教以致四海怨騰而國家元氣為之
日消者種種有之然實未嘗別有異志而其受先
帝顧托翊戴皇上於沖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其
功亦有不容於盡泯者倘蒙俯垂體察特賜哀矜
不忘敝蓋敝帷之義亦足以增光聖德曲全國體
其為關係豈渺小而已哉臣等竊恐後之追恨於
今亦猶今之追恨於昔故不敢不預為皇上一言
欲乞俯亮臣等區區為國之心留神察省
崇禎三年都御史易應昌議喬允升罪疏議得刑
部反獄一案聖明極其加意臣等無不嘔心伏念
事堯舜之君不敢不以祖宗之律者臣等犬馬之
誼素所自矢也臣等猶憶失獄之夜寒更凍燭徬
徨而起莫知所措明旨闕城失火幾成大變安危

呼吸豈不寒心天語一提猶堪骨凜所幸者聖明先事綢繆無所不至故死賊無端欲逞人心有恃能安斯固祖宗之靈聖明之佑允升等所以至今餘息者皆聖明之賜也然使有律可引即不然有例可比臣等奉旨何難另議惟律例無可加重是以問刑諸臣盡相對閣筆前疏披瀝具在御前皇上言必垂謨動而為法即如先朝失獄尚書侍郎止奪俸臣等前日猶必援之上請者曰此肅皇帝成憲也則今日允升等之徒杖他日亦必有援為議者曰此因邊警而別論我皇上之成憲也顧臣等前疏猶恭請天語申飭後不為例誠以祖宗法律為萬世法程今日遵律文正以遵祖宗遵皇上也臣伏讀漢史文帝書行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張釋之奏曰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之公

有權之意也侍郎胡世賞本以推遷出署又以出征效力前引同僚犯公罪不知情者杖八十更難再議矣獨臣等叨為皇上法官謂以守法為官今一加再加一時以奉命為恭皇上異時垂裳憲章問臣等應執爭今何不執爭畢竟無說之辭仍乞特頒天語後不為例臣等前疏所請終不敢不為

皇上請者

主事徐爾一為熊廷弼訟冤疏臣竊惟今日恢遠

久無成績者由刑賞不平人心不服而最大莫如
熊廷弼一案矣夫廷弼以失陥封疆至傳首陳屍
籍産追贓天下幾謂其罪無疑律矣乃臣按當年
疏揭塘報轉覺罪無一據謂廷弼不死守右屯而
是時廣寧兵三十萬糧數百萬盡入王化貞掌握
廷弼止留援遼兵五千駐右屯距廣寧四十里耳
化貞方無日不言進戰言滅敵而忽同三四萬遼
民轉瞬盡潰當是時得此五千人不同潰足矣而
弼罪安在謂廷弼不見事機乃當其按遼時已疏
策必有事最後與化貞共事化貞仗西敵東而弼
云必不可仗化貞信李永芳内附而弼云必不可
信無一事不力爭無一言不奇中而其如當時廷
臣方信嚮化貞轉責廷弼不能和協撫臣何也而
弼罪安在謂廷弼責在經畧而經畧無其實如屢
疏原派兵馬不與而部覆又高閣柬之如云名是
經畧便主持由我則昔以有名無實而指為擁虚

器抱空名者豈獨一經畧哉而弼罪安在謂廷弼
殺戮太嚴而當時節節潰逃節節姑容法紀蕩然
獨廷弼至遼始鳴鼓集衆斬逃將三人曰劉遇節
王捷王文昺貪將一人曰陳倫又陸續斬逃兵數
百人而軍心帖服無敢叛者豈非事理必當如是
耶而弼罪安在臣按唐郭子儀李光弼之討史思
明也既與九節度之師同潰自應收拾潰兵扼河
陽橋勢必不能以河陽一堰土為尾生之柱坐受
思明桎縛今計自廣寧而西僅山海一重門限廷
弼不趨扼何待且能全此五千人不散至大凌河
面付化貞正與慕容垂軍三萬獨全事正相類豈
得與化貞之獨握兵馬而誤用西人誤信永芳以
致潰敗者同日道乎可謂勞有足矜當三路初陥
時開鐵北關相繼奔潰兵逃民逃將哭道哭惟餘
遼陽一空城矣廷弼經理不及一載俄而迎拒敵
兵於横河之上又於遼陽城下包甎鑿河列柵埋

砲屹然樹一金湯令得終竟所施何至舉榆關以
外拱手授人而其如廷議囂呶不得使少安其任
何而令俱抹殺不論矣又當廣寧再潰時試問在
廷諸臣幾人留眷屬在京守關諸將幾人敢寓目
關外乃當關者慮姦細混入閉關三日衆心洶洶
廷弼至關盡勒卸刀馬在外洞開放驗凡二百八
十餘萬人令當時鎮懾無人分處無法致此二百
八十餘萬帶刀乘馬蜂擁入關不知此日關上風
聲鶴唳之兵作何景象在廷不留眷屬諸臣作何
鎮定而今又抹殺不論矣乃其所由必死則有故
矣才既籠蓋一時氣又凌厲一世人望之辟易揭
辯紛紜致攖衆怒是則所由必殺其軀之道耳然
夷考當年為廷弼鳴冤闕下如閣臣韓爌部臣周
嘉謨科臣惠世揚臺臣周宗建等皆濟濟名流也
至督臣朱燮元亦西南勞臣聞廷弼按斬輒嗟吁
懊喪數日臣時為屬吏耳聆最真而聞廷弼被勘
被逮時天日無光此足觀近臣所主遠臣所為主
上干帝天之怒下厭將士之心矣今恢遼久無成
績疑正坐此伏惟立賜昭雪為戡勞臣勸
崇禎三年閣臣成基命救立決科道疏適文書房
呂直到閣捧下刑部等衙門問擬杜齊芳李長春
等二本蒙諭臣等看過付會極門發行臣等恭誦
聖旨嚴責確當即欲將齊芳長春二犯會官取決
臣等不勝悚惶仰見皇上明作求治飭法懲欺二
臣自作之孽夫亦何言然臣等竊有請焉按論罪
至於大辟大辟至於決不待時乃法之至重而無
以復加者也今二犯此律未免稍過夫罪浮於法
則人皆仰覆載之寬而其罪狀因之愈著法過其
罪則人皆惕雷霆之震而其本案反涉可矜在皇
上聖懷特深有憤於積玩習欺之莫挽而刑亂用
重既係積習則因仍已非一日沿重已非一人彼
二犯獲罪乃在未經嚴惕時耳今日布此一番矜

鉞凜此一番天威亦足使人人戰慄濯惡洗心亦不敢再有輕犯者矣臣等非輕為二犯求寬但求皇上少假須臾再行擬議蓋祖宗之制雖其正犯罪無可矜疑者猶必幾經質審再三覆奏總以事關重辟不妨過詳慎也臣等不敢煩言茲願皇上俯加熟籌而芻蕘愚悃尚亦微有可賜鑑納者謹將原本暫留閣中恭俟皇上明示施行成公拜疏後復入會極門長跪至日晡上意解各官俱荷遣

戍

崇禎三年黃道周救閣臣疏臣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瘴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今有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蹇諤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嘗閱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寮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頃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攸聲共託容默至於今日者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娣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梏銀鐺對簿法庭搶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尚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是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纍輔所坐昏庸疎率為罪督扳緣耳督

臣受劾制閫外忘親忘君僨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遥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此於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張居正嘗以邊功得廕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謬於先見也凡疆場事最難言勝負何常一彼一此今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以瑕罅閣臣

後以邊臣有事必摭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使
綸扉之内割邊墻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
無大故而伏斧躓者惟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
漢武帝決意北伐心疑丞相阻廣利之師故一旦
破法而誅屈氂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筭恢復之計
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墻之案者而
獨斷然快意於一纍輔纍輔既無斂碁引杯之致
廷臣又無蹴芻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

斗柄銷光於理縶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
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若此誰復為擔安
攘之畧者乎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内下
慢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纍輔為毛文龍報
仇朝廷自為人神攄憤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既
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
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
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為政府異日

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宰輔負重譴
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連翩逾
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鯀貽禍滔天浮沉九
載寧無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繫縲煩臯陶之
聽也人臣事主自以堯舜為師秦漢而下有何足
法陛下即欲整齊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
事令諸廷臣應自陳者各陳時政考詢屢省因而
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操縱海宇但乘輯

瑞之期綱舉數條别貴賤輕重親渙德音則頃刻
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
之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夷傳者咸謂
天朝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
漸散彼此顧望胥怨一方臣閉户半生獨立無徒
於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誰當言者臣於纍輔
未有三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殺之不足明
威而徒損於國臣不自揣量誠不忍容默負堯舜

使後世鯁士笑明時無人疏上道周被謫中允俛
元璐上言原任中允黃道周抗疏獲謫臣恐海內
士大夫之氣化為繞柔前府尹劉宗周清恬耿介
道周既謇諤承貶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
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為陛下惜其忠良者
右通政徐石麟救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臣備員留
京奉箋入賀間關驅馳顧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
重甌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量壑幾半
入畿以來知我皇上精心密禱仰格元穹而雪不
封條雨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太
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太卑而不能上行
亦不得雨茲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
職無當漸成釜鬵之形致有鬱攸之應與正欲以
尚德緩刑霽顏納諫仰塵天聽然後陛辭乃本月
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
旅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
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
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
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
思之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勛迨事皇上亦已十
年於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姦鋒四壁蕭然素標清
骨臣親見其為南戶部時力祭不職司官清釐錢
糧蠹窟皆夙蒙皇上鑒察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
昔頓異一至於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
責備於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為人臣
者有一於斯當身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
植孤忠不敢出此今為司寇僅僅數衣一篋饔烟
不繼下理之日姦胥獘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
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似屬推
諉罪誠有之至於朋朦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
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即囚
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

備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蓋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常之與有當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以得進勛階為榮而俊獨以敵人未退為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匍匐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高尚美談而竟以遷秩之隆思釀骫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詰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於圜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孽而況問擬惕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

書畢自嚴因鄭友元代輸金花銀兩奉旨著法司提問輦轂之下無不驚駭既而自嚴因服匍匐往詣犴狴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覩其回話一疏於友元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浮寄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上責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慼也但思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於祥刑慎獄尤注宸衷今自嚴於六卿之內首膺宮銜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

戴非新進比也且聞襄時邊警倉皇籌畫儲胥毫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元熱中考選輸銀倖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繼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淪圄土輕重已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頓如或溘先朝露即異日者終儆

皇上解網之恩欲湔祓以自新其路奚從乎臣幼誦漢臣賈誼之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繫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聞谷永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蓋為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

國以聽矧皇上堯舜比隆吁咈無間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槩置不問第祈皇上稍示寬容豁其囹圄俾束身私寓俟友元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繫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況乃摧擊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春以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瀆請蒙禒今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抱蔓我皇上量同天地思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生全妙用但宥過於愚嘉與更始實羣工之所共祈而非一二人之私念也又臣於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識上年以帶解新餉誤參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此也疏上不允吳甘來復上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蒙徇哉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

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瘐死使人議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次曰遂釋出崇禎十三年監生涂仲吉救黃道周疏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況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損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請於李邕郭亮伏鑽於李固皆志本於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薦被逮廷杖之日臣工飲痛童嫗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其無辜幸一不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聞之益為驚心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觀其箠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而思

履飲水啜蔬士紳挽繫幾不得行道路見者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周圍扉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裁成之德此天下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以需時小臣畏縮以全軀不能大白於天下此使皇上所以教育裁成之意不能大白於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者也天下

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隳其職業不忠不孝隳其家修皇上方嚴典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躓受禍至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内為善之志乎今天下之人謂殺道周以激奮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閉諫臣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柰何智出漢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人之禍益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齒於人類者則從而誣之三季之王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殺臣狂妄實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母堂有未葬之親殺身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謹席藁願從葉廷秀之後惟皇上幸照察焉

崇禎十四年司寇劉澤深擬遣黃道周等戍疏看得黃道周之罪前議烟戍議永遣總不足以蔽斯人之辜者則以道周為人為學無補於時妄議足

災其身聖明在上崇正息邪固難容此堅僻偽辯之徒也涂仲吉解學龍葉廷秀薦之救之事雖不同而曲比道周之情則一與馬思理董養河等各照原擬等因案呈到部該臣莊誦聖諭仰體聖心恨不即速擬爰書之為快也第道周沽名釣譽之矯情迕旨敝賢之深罪臣前兩疏已痛切嚴責之矣到此只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

酷大罪從未有以諫言誅大小一臣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體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無當睿照一臨肝胆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而今且斥之短之道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祝聖壽怨艾無已烏有所謂絲毫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不取決於左右諸大夫而窮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為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見我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旨停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皇上豈有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生死之關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涉識所敢窺測故躊躇冒死仍以原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妄詡委屬垂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涂仲吉等昏昧庸愚實行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肩事主豈無臭味相關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將浼為翻覆變態薄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懲

崇禎十一年錦衣吳孟明回奏鄭鄤杖毋疏臣查在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皇親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鄤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衛前任卿之有未經究問董琨於本年四月接管曾以鄭鄤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鄤是否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該衛門知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

屢據醫官馬龍圖呈稱犯官鄭鄤久患癱瘓手足
戰搖不能轉動臣復差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
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
可究結去後偶一日會協理陸完學渠詢鄭鄤病
勢如何臣對以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母事完學
云若論此人自負才名既藉門第跼傲放肆得罪
鄉邦死不足惜其杖母之事非其本謀臣又云既
無此事何以故輔温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

事最為可宥鄤父鄭振先家有箕仙能發人隱事
一家崇奉無不飯依凡有過失皆遭撲責謂之懺
悔自振先夫婦至鄭鄤以下無不皆然不獨鄤母
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杖係振先之婢動
刑想慷宿憾杖之太重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鄤
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救饒事則有之實非所挑激
也協理係臣鄉舊公祖與鄤同住府城知之必真
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

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鄤罪案原在誤奉箕仙至
於杖母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鄤主使則鄤罪不
至死矣
崇禎十六年閣臣公揭舊輔揭適蒙發下刑部一
本係會議罪輔周延儒臣等凜奉嚴威俯鑒覆轍
方負罪惕息悚媿不惶安敢昧死代為籲控且以
我皇上待臣之隆體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
為臣子者忍於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尚敢以國體
君恩求寬於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
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
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
之諭但其賦性寬踈以致門客宵壬乘機假借納
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絶因而寵
賂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遣部院以烟
戍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
亦悚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

倘蒙皇上法外施仁俯從部議則帷蓋之恩同於
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徼也謹擬票進臣合詞密請
伏祈聖明鑒裁施行初七日奉御批覽卿等奏揭
朕心惻然但延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
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姦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
回朝面詢應將兵情邊情據實陳奏極力挽救庶
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機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
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
已有旨了

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臣欽奉明綸清理刑獄因
取各犯審時所投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
係未結各犯官侯恂傅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
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
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
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衆乎孰非我皇上
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折圭擔爵已為榮矣作

姦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
黜名挨審時臣責以臣子大義凜以朝廷大法皆
俛首叩頭恩赦案前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
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
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為我皇上陳之
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馬倪嘉慶夫屯豆借還
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司官
賄差一節力辯皆為懸指兩案牽纏五年沉滯所
宜早為分案酌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當撫
蜀則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哀籲其一
時疎率之差實不敢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
酌擬者也一原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祇
為博已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體所宜酌量
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巡撫黎玉田常道立
方孔照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總之勒撫未見有效
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槩論所當分別

各招擬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宣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囑但逃并拘提何時得至若審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科耿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三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而科參有欵又多有駭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謗但辯稱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存張仁原非快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辯所宜再加研審請旨定奪者也一原任河南道成勇自負直戇非為傾排但言官原就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人所宜原情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出倉卒原非違法應奏不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也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追贓數已有二千之多雙目皆枯已獲貪淫之報所宜勒限追贓照例矜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贓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授徑擬斬罪成招懼而賄求有由

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於斬況已雙瞽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口北道賀鳴據冊未完之贓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辯地方錢糧除去抵完欠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可酌擬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浮薄恣肆虛見才情剖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辯有十欵法當立聽謂周敬寀係堂上所親拔於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講送允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係赤貧之儒安有多金又非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種矢辯所當研訊確情再為酌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朱國壽朱曰爍塌工俱有可原賠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還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於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烏有不忍默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光祚夫出夷吾於檻車用孟明於三敗率皆成功古今美談

今之臣未必如管子先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磨厲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崇禎十七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時事曰艱人才足惜疏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於是率同列伏闕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言官肯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忮主也而城能克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逡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今敬頌言於聖上者有六人烏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董象恒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也國維身任中樞大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蚤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蘇大得民心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匱有功國本特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倜儻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所起授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於山西士紳遍行借貸名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遽有繫逮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績但聞緹騎到浙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績可知姜埰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埰猶羈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民興隨故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録之功亦無阿比之跡況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具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鐫西市或遠禦魑魅或星沉貫索蓋纍纍若若矣以致遇缺會推扼腕乏人既瓶罍之交罄亦襟肘之兩窮豈世遂無材一至於此蓋天之生材有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則盡理有固然臣之敢於

輕瀆宸嚴者又不止為六人惜也臣垣前此為請寬貸獲蒙重譴臣豈不知一念之愚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材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之此又臣所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也統祈鑒察施行疏入名閣部大臣出疏示之范公景文極力挽回六人俱獲出獄國維景昌更荷起用

明刑

刑尚書馬文升疏竊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姦宄故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皐陶典刑以弼之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舍此而能致治者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當殘元八主之後法度廢弛之餘以為刑乃輔治之具不可不明首命大臣更定新律以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垂法萬世其勸善瘅

惡之意無以加矣且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於强盜何則强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强盜條云凡强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例該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姦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為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録庶不冤枉永為定例欽此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即古帝舜欽恤大禹泣辜之心也然恐强盜重情不在其内且强盜既該不待時決又何監至秋後處決況以强盜不分贓之多寡情之輕重俱監之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決柔弱者俱作無詞情

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强盜與鬬毆殺人者為無異矣況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帝王之盛也强劫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益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於大雖兵加之而無益矣

刑尚書林俊正法守陵疏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揑虛詞陷害善良事竊惟祖宗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機密姦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大明會典者如此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繼相擅權凡意中愛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姦而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皇上入正大統撥亂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姦錮孽一舉而剪除之天下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膚愬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宋鈺所告果實亦有必

當之條此祖宗成法在陛下亦有所不得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待法司問結而輒付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廢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甚明正上下内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拂於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臣恐將來之變有不可測者伏願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仍將李鳳陽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

將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又疏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内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豆二十九石倉官徐鈞失於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説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慎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於天子而聽之成法也近者内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將賈全等仍同徐鈞送大理寺審録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為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可勝願幸

又疏竊以内府嚴密之地内監親近之臣而内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姦貪潜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盡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厰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内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豈容不付有司也成化間内使張來保盜昭德宫財物奉擬處決且累掌宫太監亦發海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内府公家之積内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規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姦乞將王玘

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
直守門守備内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姦屏
息積弊一清矣
正德間刑部等衙門誅大逆以彰天討疏問得一
名劉瑾年六十歲係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原任
司禮監今降奉御自幼淨身景泰年間選入皇城
乾清宫答應歷陞内官監太監正德元年十月内
蒙改司禮監辦事荷蒙委以腹心整理庶務瑾要
得任意欺罔專權納賄慮恐人心不服難以行事
不合朦蔽朝廷將各衙門大小官員尋事陷害以
作威福科道等官一言觸犯就行拿来決打枷號
充軍以塞言路選委垂覺官校一百餘員名聽瑾
提督管事害人不時差出天下司府州縣訪察官
民賢否過失所過地方重遭擾害從此人皆危懼
莫敢言瑾過惡正德三年六月内欽蒙令瑾本監
掌印管事瑾因權勢重大益無忌憚内外百僚一

應奏章不與各官計較亦不與内閣相干往往袖
回私宅專與孫聰張文冕揑寫旨意屢更屢變是
非混淆時常分付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先於
瑾處計議允行方許進本内有今日陞職若謝禮
微薄明日黜退或令致仕賄賂一通又即起用各
處鎮守太監總兵巡撫副參遊擊等官但由門下
出身者不拘貪汙老疾一槩存留此外雖有知勇
廉幹亦就罷黜添設巡鹽巡捕查盤等官騷擾天
下軍民府庫銀兩起解一空但凡朝覲公差鎮巡
等官俱要饋送少不滿意即令校尉搜訪小過羅
織重罪江西寧府先犯不法事情已經先朝革去
護衛瑾因接受本府金銀數多擅自准令復設又
將玉帶二條送與寧府及差来承奉又准與南昌
河泊所一處侵奪民利激變地方科斂剥削銀兩
饋送鉅萬入已以至地方民窮盜起至今擾亂不
息近年以來瑾招引四方術士余明余倫余子仁

等出入私宅占候天文相面算命妄稱瑾姪劉二
漢後有大貴又見財貨充盈威勢張大及聞市井
軍民號稱瑾為站的皇帝輒起異心要得謀為不
軌密令心腹置造衣甲牌面約有千百餘副私假
寶印一顆令兩廣太監蔡昭潘牛置造弩五百餘
張匿藏私宅瑾待時起手將小刀二把暗藏扇內
出入禁闥要得乘便使用擅差大理寺少卿周東
等前往遼東寧夏等處丈量起科以致人心不堪
地方激變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打職官幾
致反叛正德五年四月初五日見在反賊何錦謀
同革爵寘鐇等將瑾激變罪惡刊印告示榜文各
處張掛動搖人心謀立寘鐇為主殺死鎮守等官
容匿不行奏聞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廷得
知寧夏反叛須詔天下慰安人心太監張永領兵
征討將何錦捕獲瑾聞知寧夏平復揑寫旨意誇
稱已功本身既加添祿米又將兄劉景祚超陞都

督本年八月十三日太監張永班師回京備將瑾
前項不法事情開條具奏蒙拿送錦衣衛鎮撫司
監候隨於瑾家搜出前項假置違禁衣甲牌面弓
弩等件金銀數百餘萬寶貨不計其數科道等官
備將瑾各項事情條陳奏奉欽依將瑾等拿在午
門前三法司錦衣衛會同多官逐一追問前情委
各是實參照犯人劉瑾本以憸邪謬膺重托盜竊
政柄播弄威權擴斥忠良援引姦黨官爵視苞苴
為進退刑罰任喜怒為重輕黷貨積如丘山人命
等如草芥專權亂政於今五年蠹國害民非止一
事毒流中外惡貫古今祖宗百餘年之元氣斲喪
無遺國家億萬載之紀綱變亂殆盡自歷已往之
罪已負滔天尚昧無將之戒深懷不軌偽造寶印
而反狀已形私蓄甲兵而逆謀已著似此不法宜
當速置極刑伏望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即將
劉瑾押送市曹明加顯戮梟首示衆仍將本犯招

情并處決屍形畫圖榜示天下以為萬世臣子不忠之戒

崇禎二年三月十九日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順逆經濂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賢逆魏忠賢猱狡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籍保阿初不過窺嘲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姦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抴利權而筦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效首功倡和以極於三封稱謂浸疑於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姦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

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論附建祠稱頌贊道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姦逆之宗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褫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兩大小臣工宜洒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無急思讐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於斯必罪不宥尚各

懲兌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疏為遵奉聖諭事竊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於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姦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烏小忠小信祇便身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

羽翼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傲無等之三封洊議偪尊之九錫亟開藩邸廹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内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屬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别若乃官聯蹻跖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揺母后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慂中傳或攘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縗朝禬忍比罪魁緹騎銀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姦供嚬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録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

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鏌鋣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謬附摧傷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兇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来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於捍禦或編摩效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才具自優敭歷猷勞蚤著聖諭所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臚姓名固明罰敕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寛政也臣等

祇奉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叅畫一之刑書以
人治人肖本来之面目中涓衿弁畢麗於科商販
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誡懲寒亂臣
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欝三章既約金石不渝
一面宏開葛藤永斷閉姦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
襄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
邀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彌留之日多官
徼横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

恩併寧錦敘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秩
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寛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
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及
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勅下遵行為此具
本謹具奏聞
崇禎十四年户科左給事中孫承澤劾犯官不入
獄疏臣前待罪刑垣見大貪蔡奕琛一案具疏指
叅此糾敢職掌宜悉誠以事之最明確者無如此

案也奕琛曾官吏部賄賂公行賄罪輔一事一次
三百金一次一千金衛招已明部案已定且奉旨
王陛彥自招納賄何謂枉扳久在聖明洞鑒今受
賄之人過付之人俱正法矣夫與者受者同罪從
来定律也乃奕琛巧思免脱百計遷延謬以從前
定案隻手可翻既借一丁煌為煽辯之端又借一
李化熙為展身之計揣其意無非以一係本邑縣
令一係本府理官情分素熟而不知耳目最真之
事道路有口良心難欺奉明旨蔡奕琛受賄事情
該府申文原以李化熙為証何乃又稱不知益已
洞燭其微矣前按臣察疏久下刑部備載該府申
詳巡按鄧云中彥事有大老説情係德清蔡奕琛
書云吴徵霧係琛同年朱澹修之愛婿若婿即琛
婿也乞從寛政等語且吴徵霧口供蔡侍郎始事
即得銀八千兩叩而隨答未用刑威此係察明在
案最真確有據者而奕琛故為牽飾希圖展却已

經祿革高坐私寓試思祖宗之法有提問而不革職既革職而不下獄者乎臣見往年刑部尚書馮英等一下部議輒投身法曹近如陳是集等再經革職亦入犴狴即罪輔薛國觀奉有特旨方許在寓侯審奕琛提到革職奉何明旨輒敢抗不入獄同案諸臣李燦等提到而下獄葉有聲等革職而下獄此其事同情同而下獄不下獄迥異不知奕琛包藏何膽而藐肆如此也伏望皇上勅部察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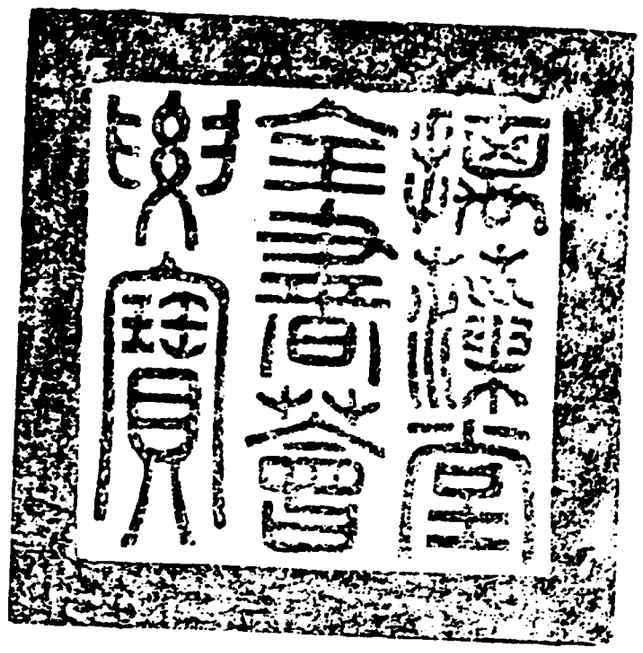
奕琛賄証已明何故竟不入獄且奉旨確擬已久何故聽其狡延不早結正暴其應得之罪破彼譸張之姦庶大法明而貪惡知儆矣

崇禎十五年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劾憲臣殺人疏竊聞律莫重於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於欺罔欺罔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慝而或漏烏者也若原任副都御史今陞戶部侍郎宋之普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烏之普寓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

臣衷愷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撻埋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家及麻面厨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承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蔑視法紀自恃身為負嵎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噬堅言子虛隣佑總甲可以勢壓屬下御史可以情囑若謂赫赫氣焰殺此二人止尋常事我但言為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衢之間重泉抱難訴之冤青

燐有夜號之慘亦輦轂未見之變矣且其死者或妾或賤為臧為獲據實招明法或未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實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於理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師尚未奏明令兩臣之疏俱下臣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職掌所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

下落嚴申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五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　侍　朝

對官中書臣　孫希旦

謄錄舉人臣　吉士　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六百九十七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工部一

工部在闕之東戶部之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易為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稱清吏

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濠壇場祠

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窳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作凡工囚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其分司為三山大石窩為都重城為灣廠通惠河道兼管為琉璃黑窰廠為修理京倉廠為清匠司為繕工司兼管小修為神木廠兼磚廠為山西廠

為臺基廠為見工灰石作所屬為營繕所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武功三衛經歷等官

虞衡掌山澤採捕厲禁陶冶凡採捕禽獸及革骨羽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獵畋以時冬春之交罝罘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為陷穽獲之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窑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

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甓籍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頒料徵土產不強其所無否則徵其直其分司為寶源局大使皮作局大使副使軍器局大使副使

都水掌山澤陂池泉澮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

埽以時修其閘壩礎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舟楫碭碾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鱗介蒲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大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船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冕服誥敕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高凡祭器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其奉敕分理於外者為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鎮閘差郎中南旺泉閘差主事荊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清江廠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廊皆本司總理者所屬為文思院大使副使織染所大使副使

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
田閑田没官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
凡在邊牛犁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勛
戚文武官之等而辨敘其差凡抽分徵諸商各有差凡
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
而撙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催役周知其數而時蠲
之按司曰屯田重農事也制誠善矣及其後也徒存其
名耳而其司僅掌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司

為臺基柴炭廠為外差易州山廠有陵工臨時委差所
屬為柴炭司正使一員副使二員

周禮冬官亡漢時補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既不
可考亦宜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大
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
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
禮可覩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寺地利
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推也況冬之為言終也萬
物成終畢歸其根亶空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
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固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
冬之象也若夫考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
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耳故取以入冬官則
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
曰垂哉帝曰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
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僉曰益哉帝曰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

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按工之官缺則民用
不周虞之官缺則物生不遂故舜視百工萬物皆
予一體故皆曰予而虞工列九官自古重之矣周
禮屬虞衡於地官今則并山澤虞衡統屬之於工
部益垂猶且讓之任是職者可輕視之哉

都邑

司空所掌莫重於都邑之制矣古者營國必先於
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

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然後建王國也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市一夫其制大畧如此然必有土方氏掌土圭之法而大司徒又掌其凡蓋重其事也而建都之本則更有在焉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王基立而後根本定方位設而後等級明國野分而後疆理正官職舉而後綱目張凡以為民立極也昔人有言曰京都為四方之極猶紫宸為周天之極然京都固為四方之極而帝王之所以建惟皇之極也

中丞朱鑑輿造吉凶疏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正宫凡有興作不可不慎令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强山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術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且以内局四勢論之

往日北平布政司為正宫故以晨昏鐘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為正宫晨昏鐘鼓不宜在後緣左為青龍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元武左為陽右為陰青龍宜動白虎朱雀元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青龍頭旺慶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為災住居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蓋朝暮焚香鐘鼓齊鳴又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睛且聞慶壽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金人所勒除之可也奚為復建加以西山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為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烟燄不寧皆因白虎頭興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不可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皇城之内可不避凶如蒙俞允乞敕在廷文武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

鐘鼓去其二浮圖候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寺移去東邊舊工部地方起造改為龍興寺可建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樓移來東臺基敞之內起蓋晨昏扣撞以敵白虎臂又將順天府移來舊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學移來舊吏户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元武門迤北順天府地方取正改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元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蓋功臣廟可助外局之龍庶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候相應則國康民安天下太平矣

溝洫

大禹治水而盡力溝洫此司空之所亟宜講也當日治水不過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而已而天下之言智者莫踰焉何哉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知水之性潤下則知禹之治水矣是故先決九川以導於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以距於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此所以九州同四隩宅而萬世永利也商之衰也五行之官世失其業周人始命遂人十夫為溝百夫為洫千夫為澮萬夫為川而溝洫之制始立稻人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而溝洫之制益詳至於匠人氏又辨其深廣之度而通其蓄洩之宜其法可謂盡善矣然周人豈夷陵谷而為之哉亦不過因其自然之利而修伯禹之故而已周之衰也遂人稻人匠人之官又世失其業列國之君皆自利以病隣國暴秦之興又廢溝洫開阡陌而水利廢矣是故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咏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為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

變為沃壤之數君子者孰非因其自然之利而修其已前之法哉謂之得周官之遺意亦可也今國家司空有總職水利有專管官員省以督之府府以督之縣而縣之陂塘圩堰又莫不有長重以憲臣之稽察皆以愍惠元元而興水利也然遇水旱民輒告病者是必有其故也此無他陂塘圩堰之長皆失其業而郡縣長吏又莫之省憂故也愚則以周官之職不可卒復而溝洫之遺意尚亦可尋周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蓋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為今之計莫若申飭郡縣長吏督率陂塘圩堰之長察水勢之曲直原地勢之高卑可隄則隄可決則決因陂塘圩堰之舊加疏濬築塞之功而又嚴侵占之禁明考課之法則灌溉之利興而河患免矣雖然賈讓有言曰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利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圩澤使秋水多得所休息左右游波寬衍而不迫此誠萬世水利之上策哉昔人有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則夫西北之地古之中原地三代所行井田者誠能稽元學士虞集之議而於河南山東陝西諸省長川廣野可以開溝洫而蓄洩其水畫經界而原隰其田成畜畜而稼穡其利者因其沮洳去其萑葦或召募給其牛種而寬其租賦或

番休尺籍之兵立之屯營而儲其糗糧則通東南之漕運以給太倉者常也斂西北之粟以足邊儲者權也所以濟漕運之所不及也

永樂間命户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溉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瀉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滓以入於

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葑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泖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浚疏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方之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於是水洩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龐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

家港東北出常熟白泖港永樂初朝廷命夏原吉尚書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景泰間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賈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曰以淤積至隆慶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弊極矣崇禎初員外陳茂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為上言之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適以擢漕督將去謂挑濬不可以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開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道疏其溝澮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以其費罷之東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日見凋敝

此經國者所宜亟講也

王文恪鏊吳郡治水碑西蜀李公謂東南諸水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涸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弘治中徐侍郎貫濬之不能深廣旋開復塞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水猶

人之腹白茆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脈絡也尾閭不泄腹且䐜脹為病四支百脈無不病者將事之初横議紛起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卬鑿之覆引水入内為患公皆不聽不數月功就初白茆自北達於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

白茆上流又開尚湖昆承陽城湖各隘為塘為浜為港為漊者凡十有九又於宜興濬古瀆武進無錫濬桃花港龍蕩九曲城墅河江陰申港利港横市河皆林君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又於湖州濬大錢小梅七十二漊吳江濬長橋一帶引湖水散

澱山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褐等浦其為浦為港為浜尤多皆顔君如瓌所理也白茆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閼則為石閘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茆之流又為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淞之交横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淞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閼又為石閘一盖疏宜興湖州諸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茆之閼太

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茆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六年四月訖工是役也為工凡四十萬二千五十三銀為兩若干米為石若干

治漕

國家漕河有四其自上江來者至儀眞下江來者至瓜洲由廣陵而達淮安為南河由黄河而達豐沛為中河由山東而達天津為北河由天津而達張家灣為會通河工部尚書總其政而分寄以四司官賜之璽書令便宜行事

行河有八因因河未泛而北運因河未凍而南還因風南北為運期因河順流為運道因河安則修隄因河危則塞決因冬春則沿隄修治因夏秋則據隄防守守有二曰官守曰民守防有四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有三策夏秋水發運艘入閘國計無虞黄水鑿隄隨缺隨補是謂中策四月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是為上策閘有三曰石閘叢石為之有龍門有雁翅有龍骨有燕尾曰活閘漕長恐洩木板為之視閘廣狹而多寡焉曰土閘閘水出口與河上下相懸為壩留水以與河接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隄有縷水隄水之為性也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為勢急則通緩則閼縷水之隄因河勢而束之也治水者便之截水之隄過河性而阻之也治水者忌之築隄有三夫編設曰徭夫召募曰募夫借派曰白夫有隄無夫與無隄同有夫無舖與無夫同隄以防河夫以守隄舖以居夫參相得也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南旺廟記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登萊二府願趨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

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
遂於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
於濟寧迤北至城材等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
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
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河口濬沙灣至舊州
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金純等河南督運水
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北城起下達鄆城至魚臺
縣塌場口入於漕河又疏山東七十二泉滙於分

水故永樂九年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
便差四箇官舖馬裏去都齊到那黃河新開口之
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
分開一路往會通河那一帶去一路至穀亭這一
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如何還看那黃河
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那一帶去淤塞了
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
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四府稅徵糧米定
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州府糧三十萬石赴濟

寧州交納差撥乘近河徐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
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
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會通河儹運供給
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無逼迫之患駕
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之三年可得
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煩擾之
憂至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疏鑿淮陽一
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為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
為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亦不可不謂之賢勞
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朝廷督責之草其冠帶止
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惟
頌平江伯而不及宋公故丘文莊公嘗過會通河
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餞餘
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
各有詩其意在言表矣後主事王始請於朝廷祠
祀於分水龍王廟之傍因併錄之以示來者知宋
公之功不可没也
元人揭傒斯都水分監記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
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牐之政
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疾泄故
為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輓其舟之下上
謂之壩地下迤則水疾涸故為防以節之水溢則
縋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吏以司
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訟獄焉雨潦將降則命
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涸則發徒以
導閼滯塞崩潰時而巡河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
命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焉
水泉
河臣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
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
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
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

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
理其事從之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充二府一十
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
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
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
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
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
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
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
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
經行無藉泉矣

水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
積瀦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水櫃此先臣宋禮之經畫蓋
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經畫蓋
殫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
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
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
虞宜大興人卒由回回墓一帶開通以達於鴻溝
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
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
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
費計無便於此者

總河總漕

舊制遇有黃河衝決事體重大則專敕大臣一員
帶工部銜往治之竣事還京後連有水患遂為定
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河南山東管河副
使屬之管河郎中洪閘主事舊不屬也故總河敕
諭內云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
隄并各該隄岸應修築者亦要著實用功修築高
厚以為先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
便相度訪究水源可以開分殺通之路并可築塞

隄防處所仍嚴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分頭用工作速修理此原敕也後增云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令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蓋新敕為黃河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實專為黃河也先年河道自仏儀以至通州皆屬漕運衙門管理故其敕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修築疏通以便糧運總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便於糧運利於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蓋漕運者漕則漕河運則糧運原是一事原不應分也舊制總漕每歲進京會議往回查看河道後以巡按奏留不行遂成故事自嘉靖元年都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二十二年二洪淺阻總漕具本盡推之總河奉旨切責總河而下俱戴罪整理自此河道糧運遂岐而為二矣

黃河

今之治河與古異蓋河之故道自懷慶大名至瀛滄入海彼時無漕河故議欲就其順下之性引之東北而復其故道今東北有漕防其衝決矣古疏之鑿之惟欲去其害矣今則欲資其利蓋漕舊不籍河自景泰後始有黃三清七之說今徐州二洪以下專用河水矣所以治之者有疏有濬有塞而疏為上蓋河自經汴以來奪南分二道一出汴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鄄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

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自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後皆塞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勢耳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源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溜溝

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此治河之善經也

李東陽曰河之為患自古有之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河決張秋徐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侍郎白昂治原武之決舉南兵部郎中婁性同事築陽武長隄以防秋漲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疏之效亦明矣哉徐有貞治河工成碑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捄也今欲捄之請

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閘流水之渠起張秋金堤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於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於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於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於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於李堂之涯由李堂而上又二十里而至於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於大潴之潭乃踰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

澶淵以接河沁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之區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貞知事必集乃僉

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既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

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蠲濮河州縣之民馬牧等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便民力天子從之

王鏊記劉大夏安平治水碑景泰四年河決張秋

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
北徙六年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
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績
用弗成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謠言
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
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鋭同往涖之時夏且半鋭等聚謀
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軼決口屬之河於是

軸轤相銜順流必發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
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流入淮其
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
秋鋭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
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頼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
牟扶溝陳頼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
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於時向冬水且
落漕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綱聯巨

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
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奮插如雲連晝
夜不息水乃縣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
如虹輔以滉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
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
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
為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為束六十
三萬匊二百二十萬事聞

嘉隆之季司空潘季馴一生拮据河干時謂之勞
臣其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
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故竟季馴在事止以築隄束水借水攻
沙為萬全第一義其經畧兩河疏云臣聞事師古
者罔愆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禹之
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
謂智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鑿矣故

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蝕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為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決也今新開築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河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

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刱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令淮水欲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過顙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水播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去歲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萬歷戊戌河決單之黃堌運道告堙乃召劉司空

東星往治於是議開趙渠趙渠者起商虞以下至於彭城元時賈魯河故道也行可二百餘年至嘉靖末北徙潘大司空季馴嘗議開之計費四百萬遂止及河決黃堌稍盪成渠惟曲里鋪至三仙臺四十里皐陸如故公因而鐫焉又起三仙臺屬之小浮橋開支渠若干里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凡若干里通費可十萬諸部吏民若罔聞焉邵伯界首二湖揚之巨浸游波決漭風則善溺渠成行旅晏然初議二十萬比成費可三萬時公並議開泇河未及成而公卒於濟寧賴李公化龍排衆議力任成之

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沭之水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舒司空應龍嘗鑿韓莊中作而止劉司空東星主其議甫動工而劉司空卒朝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公化龍即家拜公工部尚書總督河道公偏行淮

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嘖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即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是運艘通行無礙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昔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以為疑乃臣則以為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縴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淪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者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

也顧運借河則河為政河為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為政我為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宋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國計無裨猶且為之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為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於趕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沿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為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為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在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沿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聞泇河之役且剌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蠅趨餳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沿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為魚者少此為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罟擭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總河曹時聘疏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脈攸關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邇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涸則諸溜難前內

外臣工嵩目腐心莫不以無漕為慮幸泇河一線先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庄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候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巷鑿郗山石下開直河口桃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内該臣接管行事見得改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十三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泇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灣日夜催趨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泇則泇之可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荏苒警矣司捕未立兼之閘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虧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事列款具題或云黄已治矣運

可行矣焉用泇河為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黄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泇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黄治而泇可不用亦非謂泇通而黄可不治也二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黄流既挽安得不汲汲然從事於泇以為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船一入直河别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具題不必襲過洪之舊名也駱馬湖運道潰決以劉公榮嗣為總河往治之公議起宿遷至徐州别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計工費五十萬其鑿河處悉黄河故道下多宿沙迫引黄水入其中波浪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而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泇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疏論被逮坐贓入獄父子俱死按治河之役鮮有免於吏議者景泰弘治間徐有貞劉大夏治水張秋亦困於多口賴

朝廷之明讒忌弗行率以底績後自盛應期而下或以言去或以憂死鮮有全者至劉榮嗣之禍極矣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者無不為劉公稱冤也有謂劉公置身表表自為戶部郎時已負時譽時閣臣温烏程方輿黨論公之受禍不僅為河更可慨矣

開膠萊新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運為梗憂國計者始起而議海運眞定梁家宰夢龍巡撫山東時用方伯王宗沐之議疏請行海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即舟與米行於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於便易於是海運行至萬歷元年高新鄭拱去國張江陵盡反其所行户科賈三近奏罷當日梁公親至海上籌咨詳密泊頓有所風雨有占造船有法具載成書如指掌也然據其情形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島緣岸而來固可無虞矣然中段浮牢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眞白蓬頭經成山沙門波濤洶湧未易濟也所可議惟膠萊一河梁公曾言不可開然每詢土人云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只八十里内六十里海潮日至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見存萬歷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亟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鑿崇禎十六年江右曾櫻為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亂夫海運關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於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於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刱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為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壕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舶大行不煩人力一

易也二沽衝沙為害良不能免然河越二百年積沙僅以尺許冬春水涸歲加撈刷何能為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然河底泉水蓄瀦河旁支流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備何憂淺閣二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

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疏仰惟我朝定鼎燕京勢極西北一切軍國重需悉仰給東南在祖宗時猶藉海運之利轉輸萬里以給邊餉自會通河開海運始罷至使國家萬年之命脉僅恃一線之咽喉於是有識之士謂宜別通海運一路與漕河並行以備意外之防後留遮洋一總者存此意也其慮遠矣矧今黃河不馴漕渠多故經理無策至廑宵旰萬一河流暇別求便道殆不知故河紓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潤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為我皇上陳之竊謂海運之所以可慮者以時有放洋之險覆溺之危二者而已欲去此二患而坐收轉輸之利惟山東膠州一河南自淮孑口入海由齋堂島鷹遊口入淮以抵淮揚賈客往來殆無虛日風順不過五六日之程亦人所共知也中間未通者不過膠州以北楊家圈以南計地約有一百五十餘里其間深溝巨浸尚居其半應挑濬之工不過百里且平原疏通土高山長壩之草也畚鍤易施工費不劇非有甚勞民傷財之患也往時諸臣建議蓋屢及之朝廷亦屢遣重臣往勘之矣然其累年經營迄無成效此其故何歟勘事者未睹開河之利過計未形之害止據見在故河而未暇別求便道殆不知故河紓曲長亘二百六十餘里歲久積沙潤至三十餘丈且一水中分兩海濬之淺則潮不通濬之深則力難措水至則必淤沙高則必崩於是有人力莫施之議潮既不通河復

淺阻於是有引水灌輸之議既而潮必不通河不可濬求諸遠近又無水可引於是開河之舉因而報罷茲事有因非當事臣工任事之不力也臣等之愚以為欲開膠河必通潮水必捨故河而尋便道查得膠州南自淮子口大港頭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莊約四十里俱岡溝黃土宜用挑治自劉家莊北抵擡頭河張奴河至亭閘口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數尺宜用挑濬自亭閘口歷陶家堰陳家口孫店口至玉皇廟約六十里河寬水淺宜從舊河之旁另開一渠玉皇廟至楊家圈二十餘里水勢漸深約五六尺宜量行疏濬楊家圈以北則悉通海潮無煩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計之宜開創者什五挑濬者什三量濬者什二以地勢論之宜挑深丈餘者什一挑深數尺者九以水圭測之高下悉有準以錐探之上下皆有石似的然可開無復可疑矧此工一成凡有數利也海潮所至風帆順利不過半月之程其利一也海潮所至劃然成渠以後可免剝淺之費挨幫之守挑濬之勞其利二也循港而行遇風則止外無放洋覆溺之患內避黃河遷徙之虞其利三也漕運之粟率鍾而至石海運腳費既省則免支加耗自宜減省其利四也吳越荊湖諸省之粟查照先臣丘濬所載議一半入海一半入漕海既通便河復迅速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是兩利俱可圖之其利五也海舟一載千石足載河舟所載之三海舟十五人可減河舟用卒之半退軍還伍俾國有水戰之備可制邊海之寇其利六也仍查復國初濟邊事例每年改撥數萬石以濟遼薊軍餉亦可省空運之費免招買之苦其利七也要之以萬夫之力興數月之工掘地止數十里所費僅數萬金審時量力似無甚難亦何憚而不為耶竊惟膠河之設事理甚明若往還會勘則築室道旁竟成聚訟若委

用不得其人則推委避事又成畫餅合無免行覆勘但簡命實心任事大臣一員往督其事一切河海運道查照前議并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應會議者會同漕河撫按諸臣計議停當而行則任用既專膚功可奏若治無效願請併治臣等之罪又查得班軍四枝除二枝赴邊外尚有六千在籍操練一枝屯住膠州一枝屯住青州及查即墨一營亦為附近合於該營起軍數千連前班軍約近一萬之數然後度地以分工量工以論日免其操練專事工作仍有月糧之外每日給銀四五分以佐其費而作其氣庶衆競勸不世之功將不日可成矣臣等生長海濱頗諳水利身膺水土之寄目擊漕渠之變屢差知水人員往覆查勘至再至三信膠河之役似不可已輒敢冒昧上請倘蒙聖明允納勅下該部詳議速賜施行不惟相濟漕運足備他日意外之虞且兼通海道無復昔年險遠之

邳以南而至淮揚溢決淤塞之患蓋無歲無之矣顧黃河未至遽遷運道尚無大阻又其時海上多瘟疫之災國帑之贏餘之積新河報罷孰曰不可但謂河不必開可也若乃歸咎於河而曰河不可開則誣甚矣河形俱在衆目共睹非微瞖難見之物也水土之工即庸衆與知非有神幻不可測度之事也是役也在元人已為之建閘置壩古蹟猶存比因淮子口石研森立傷船甚多遂以罷運是元人之無

成其患不在開河之難而在淮子口伏石之險也我朝嘉靖間海道副使王憲復舉而行之其用力次第不急工於治河而首務於開山於是鑿通馬家墩無復伏石之慮矣乃南北引潮舟楫必達中間未及通者僅三十餘里而本官不留以陞遷去任是王憲之無成非河之不可盡開欲盡開之而無及也臣生長膠萊之間偏歷河海之上奉朝廷之簡書籍國家之全力目擊可為之狀又得任事之人乃竟不能尋元人已試之跡收王憲垂成之功徒為此河增一誣服之案且重杜後來任事之心臣等之罪大矣夫事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今河是非不明臣之心迹彌晦輒敢不避嫌怨冒昧再陳惟陛下少垂察焉謹按膠萊新河南北海口相照約三百里除麻灣口以南直抵淮陽海倉以北直抵天津賈客往來歲無虛日無容別議外其壁溝河以北應該量挑者約一百七十五里深挑者

約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其河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練下無流沙旁無疏土諺謂銅封鐵底殆非虛語止有沽河積沙一段約長五里乘潮入舟本自無礙當事者以為不然乃議開壁溝河十三里直接黑龍潭正以避沽河之沙也又有白河一道正當分水嶺之衝歲久積沙約長三里初議水之來處疊壩建閘足以障之當事者又以為不然乃議創開船路溝七里正以避白河之沙也夫河之有沙猶山之有石也但問其為害不為害可治不可治而已今以數百里之河經千百餘年之久流沙之積才有此數一除可盡則亦何害於河哉此南北全河形勢之大較也夫地有定形則高下有定準然而每一丈量則隨手高下輒至相懸臣督同部道諸臣約量地勢截水為壩使壩水自為平水與海面相照乃知由麻灣而北以至壁溝口地面高於海面者才得制尺五尺由壁溝

河以至吳家口地高於海面者約一丈五尺由吳家口以至分水嶺地高於海面者共約二丈二尺四寸正與王副使原丈數目相符止多四寸過此而崔家口則漸低五尺四寸由崔家口而至趙家舖則漸低一丈五尺由趙家舖而至劉家舖則漸低二丈四寸又與南海平矣此以上但對海面而言臣等先估謂當視海面仍挑深五尺使海水流通是無問潮不潮常有五尺之水也再益以

潮是常有丈餘水矣如此則引水建閘皆可弗用此南北地形高下之大較也每地一里約三百六十步每步折制尺五尺共計一百八十丈全河應修之地二百二十五里六十六步以深濶折算共約四萬五百三十三丈照依西河規格每地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工共約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四工每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二十三萬二百九十六兩有奇此修河相沿之通例也夫約以

人夫四萬為準每日約工四萬計一百四十日約工五百七十五萬七千四百一十餘工可以竣事此又以深於海者言也若乘潮放船但以海面為準不必更深可當前工之半又或括取地方見在班軍壯快等項可約萬餘人每月除原有月糧工食外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則所省又十之八九矣此全河總會工費之大較也夫河之為患惟海潮不通耳海水既通潮水繼之朝夕而生萬古不爽非若秋水行潦盈涸無常之可慮也是河也地形中高幫底既固稍加隄防功可經久非若浮沙疏土崩決無常之可慮也由是新河既成兩河並運以居常言之在新河則南北直隸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其在西河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以免挨幫之守與積水之艱以遇變言之彼或有滯此尚可來既可以備漕河改徙之慮亦可防奸宄意外之患其在東土則

商販悉通足資貿易荒歉有備不致流移以之而
通運於邊方則蓟之永平遼之廣寧等處一水可
達亦可免招買之難空運之苦此新河利害之大
較也要知今日開河之議雖經由南海一日北海
三五日沿涯循港萬無一失原非元人黑海開洋
之比是役也係河運非海運係疏導非開鑿可用
海船亦可用河船有裨於西河非欲廢西河也若
茲豈唯宦遊者不能知即土著者亦未之盡知況

前河係山東撫按揭報以為便利臣奉命往勘亦
多用諸臣之議中間但稍易其鑿湖引泉之謬轉
為通潮之策其稱海口淖沙查無踪跡分水嶺視
之海面亦尚高二丈餘別無異說也不意臣所措
畫盡成謬妄流言飛語傳布兩京以致通漕大計
因而中止夫西河之告變者屢矣廟堂岌岌求善
後之策亦甚殷矣萬一黃河改徙運道艱難即有
深謀遠慮之士出而應卒然之變既將以今之公

案為後之殷鑒誰能復任天下事哉伏乞勅下該
部將臣終議與前案並存庶是非不淆利害易睹
即此河今雖不開後必有開之者矣
秦中王憲膠萊新河圖說昔元人海運自淮安循
涯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之西有薛鳥陳鳥
石砑林立橫伏海中若橋號槐子口橋最險難越
元人避之故放洋於三黑水歷成山正東踰登州
東北又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出直沽以達天津

嘉靖乙未余巡察山東海道乃稽閱膠萊郡圖自
薛鳥之西有山曰小竺兩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
壕馬壕之麓南北皆接海涯而北即麻灣又稍北
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直沽察其道里由麻灣以
抵海倉才三百三十由淮安踰馬壕以抵直沽才
一千五百若徑於此可免遶海之險然元人嘗治
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壕以趨麻灣
濬新河以出海倉便又以馬壕石岡試可鑿則新

河之泥沙可濬丁酉春率屬移元人舊鑿之蹟迤西七丈許鑿之其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其下則石頑如鐵錘力難入乃令火烈具舉焚以日夜沃以水潦久之石爛且摧化為灰燼海波流滙麻灣以通渠斯成矣計其長十有四里其廣六丈有奇其深半之由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會歲游饑弗忍即役已亥秋余召傭濬新河疏淺決滯所在水泉溢出積流成波深潤不一為閘凡九以時蓄洩猶有三十餘里

洩其上各置浮梁以濟渡建官署以司守總計淺崇禎十六年一月十六日諭工部前登撫曾櫻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著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前確議速奏特諭節慎庫

劉清惠公麟奏建車疏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淮户部咨嘉靖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聖旨朕惟天下財物不在民則在官取諸民以貯之官其取之也甚難則用之也豈可無節周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子曰節用而愛人此帝王之明訓也今在外錢糧各有撫按等官督理查考歲奏月報自可稽察姦弊在京惟太倉俱有成規其餘内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營官員收管之際多方掊剋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為姦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户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草姦弊以裕國用太僕寺常盈庫馬價銀兩但見奏請支用其見在收貯之數不見開報今後年終也著將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數目即造冊繳部具本奏知其餘未盡事宜你
各部推廣此意具奏而行以稱朕節財恤民之意
欽此欽遵照得本司與虞衡都水屯田共為四司
正係在官錢糧衙門本部設立衙門之時蓋有大
庫一座規制頗宏但無隔別會官監查之例其庫
設在本部之後有部堂二重并大墻限隔別無中
正大路前通加以堂司勢分懸殊非有重大事情
各司不敢逕入解官解户不赴前庫亦已年久但
有收放俱是司庫司收候至開支亦是司官自放
事雖簡便浮謗易生遂遂正官有缺各官稱疾不
肯任事考察之際時論偶及無以自明皆因無官
查理以至如斯請官監查義最善但路道不便
相應計處欲將本部大庫量加修葺比照户部太
倉庫行移提督侍郎管理請差御史監查添設庫
官庫吏并撥長守之卒立短巡之法量設聽事鋪
設限以收放之期定以查盤之法按季輪差郎中
員外郎等官一員監管其事并照舊規輪帶都吏
一名知數及辦驗銀色等因案呈到部臣等詳其
所議不為無見隨即差人相度得本部本庫之北
稍巽駕庫外墻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查係
兵馬司管住其房年久損漏可以改為門道庫官
庫吏不必增添本部所屬皮作局其務甚簡可以
改為庫官駕閣庫吏并匠料典吏其役不煩俱可
改為庫吏原衙原役各仍其舊其收受也每年三
六九月曉告納户依期聽收止令本部行文該司
轉送該庫查收出給庫收送司其於支也該司轉
送並同定以每月一次或一季一次俱在每月二
十五日為常一年既周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聽本
部提督侍郎公同造冊具奏仍一二年一次隔別
委官查盤積出附餘報官作正支銷其合用籍冊
紙張書造工食冬季炭斤并公會筆炭許於此内
公同支取若有虧折其原收原放官員身任其咎

庫門并內外牆門責委廣衡司掌管仍赴堂驗封
鎖鑰遇委官到庫禀堂方開或責令提督侍郎封
收此法一行在部掌案者與庫藏無干而在庫收
受者與派徵隔別一官不到則鍵鐍不啓一工不
至則支放不行本部本司本庫明立文簿一樣三
本司務廳嚴加磨算務查有巡視典守親筆書判
方纔准理分毫不明聽本部從實察舉其循牆南
北設立更舖各一於所屬地方武功中等三衛內
選取軍人四名若輪班不敷聽於各該廠局看守
又將本部巡更舊該官吏監生匠作均分一半在
彼巡邏每夜巡風司官報單具結以憑查攷伏候
命下之日量支官銀以為工食行取變賣尼僧庵
房以為廳舍將東邊朝房一間改為門道空缺之
處補築牆垣官吏行移吏部照前改設若有重大
工役銀兩數多吏人書辦不足許於本部勘合科
內臨期添撥應用收放銀料之日本部行移提督

侍郎并管庫委官都察院行移該城御史查照施
行其關防有未盡事宜聽臣等臨事損益另行具
奏如此則利權隔別彼此綱維官吏分役互相覺
察百年往弊一旦維新舉部臣工皆有忍渴迴車
之義亦可以少裨皇上節財恤民之意於萬一矣
奉聖旨工部四司俱有錢糧出納前此屬官賢否
不一堂上官又不加嚴切查考所以浮謗易生覽
卿所奏欲彼此關防互相覺察深得率屬奉公之
義修葺大庫開通道路改設官吏等項都依擬行
仍聽本部侍郎一員督理就差該城御史監查務
使衙門肅清浮議永息若有未盡事情宜逕自損
益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欽此為照庫藏既立
當額定名以垂久遠官吏既設當給印信以防姦
弊且庫既在部堂之後鑾駕庫之西則腹背空虛
前議於武功中三衛選取軍人各四名巡守恐有
不敷相應添取又照本庫所貯本以奉國之公伏

讀聖旨有率屬奉公之諭欽承德意似當名曰奉公之庫若求設庫本意不宜濫興工作以節為本又於收支之際不宜橫取悖出以慎為上名為節慎意義亦通又惟一庫雖小而正名訂義非聖莫裁乞為上請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本部大庫之名出於胥吏口傳未經奏立定名今既特設官員收放卷吏隔別必有闕防印信則庫收可徵若庫名未降則印信無憑鑄造況此庫一歲之間月無虛日而出入浩繁動累千萬今該司奉呈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之日將本部大庫賜以定名上請轉行禮部照名鑄給印信一顆付與庫官收掌仍行武功中等三衛於餘丁內各選十名前來與原定軍人相兼防守如此則綱維始備名正法嚴而姦弊亦永絶矣

按劉清惠名麟於嘉靖中疏請立外帑刷四司財貯之銓主事一人階工料給事及臺臣典出納上嘉之賜庫名節慎公字元瑞安仁人在工部以內瑞督造蘇杭袍服為非制爭之不得遂掛冠去公歸貧甚布衣芒屨踽踽行里中好樓居力不能構文徵明寫神樓圖贈之

稅科

倪文毅岳曰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於浙江杭州府湖廣荆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不惟地方接連重複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為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概已商賈大困

工部抽分始於成化七年工書王復請於太平之蕪湖荆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遣司屬親往其處抽分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繕之用其初每歲千兩後遂增至累萬朘削不已大為商困言利之臣貽害如此

織造

工書徐恪疏令之南京并蘇杭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於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裔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湧皆是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為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皇上即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即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為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為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仰遵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崇禎元年二月停蘇杭織造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簉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錢糧上緊成造

著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著馳驛回京其
改織錢糧仍予限入歲造内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
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
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
敬天恤民至意

屯田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
故也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耳觀自唐宋來司

空署有屯田司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
官而明制屯軍之牛具農器屬於工部屯田司則
其意自有在後問其官所職何事亦不知矣
永樂中令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臣謹
按陝西山西北直隸邊境若提督巡撫都御史能
盡查各邊總兵總鎮指揮千百户名下私役軍作
舍餘退回衛所各安生理以力農畝復設法招聚
遊民遊僧百家為里千家為堡耕邊境荒地仍行

此令以給農器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
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
部立案備照倒死者著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
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工部奏疏遵化鐵廠訪係永樂年間在於砂坡谷
開設後遷松棚谷正統間開遷今白治莊彼時林
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
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若不設法禁約十餘
年後價增數倍軍民愈困鐵課愈虧合無行令本
廠郎中出給榜文嚴加禁約著落各該衛所州縣
巡捕官員曉諭地方軍民人等不許在於應禁山
場擅自樵採開墾耕種燒窯燒灰違者許本廠郎
中捉拿照例問發

京東北遵化境有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

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干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為本石子為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韝扇之得鐵日可四次石子產於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於火則化而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先焰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

而起焚其尾時有禿龍見焉

元人王惲議省罷鐵冶户疏竊見燕北燕南通設立鐵冶提舉司大小一十七處約用煽煉人户三萬有餘週歲可煽課鐵約一千六百餘萬自至元十三年復立運司以來至今官為支用本貨每歲約支三五百萬斤況此時供給邊用雖所費浩大尚不能支絕為各處本貨積埧數多其窺利之人用官司氣力收買其價不及一半當時既是設立提舉司煽煉本貨以備支用除支外止合存留積埧以備緩急今來却行盡數發賣竊詳此事虧官損民深為未便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明而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冶歲一百六十三萬斤臨江府新喻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

七百八十五斤蘄州黃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國冶澤州盆國冶歲各十萬斤歲共為九百五萬二千九百八十七斤此亦可助邊需一臂棄置不講而日稅南畝何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冶雖廢而遵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遵化撫臣欲開鉛礦竟阻於士紳而止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餘萬斤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

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遠近後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樹植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壠每一百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雲南金齒充軍丘濬曰臣謹按此令令於陝西山西北直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渠路及邊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厰之缺

易州山厰

志曰山厰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内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

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玆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轝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昔以此州林木翳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内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玆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腊日已告竭在易尤甚上不虧國用而下能甦民困仁人君子尚有以念之哉

皇木

按運圖説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厄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形諸咏歌至稱天以擬之固以見非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採取所由特異内壤人跡不到魑魅魍魎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蕩古嚙磨角偏脚坎頂薄刀棺木殺人剔腦猿猴菩薩峻虎陷鬼蛇退馬鞍之類其水則有若龍吼魚埠羊角雞肝臊虎喂賊落眉結髮雷鳴混陣甕柄剪

刀閻王老虎帰節鬼門以至眼號穿錢路名鬼錯灘成八害崖目萬人之類顧名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子寂寥無聞其亦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水壑崎嶇萬狀攀木緣崖索橋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魂飛越作跋跲艱危嘗聞蚺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傴人自古為然而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有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横道里之遠程以千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雞犬亦有所不寧者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構重疊綿亘數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叠嶂限隔高下其為力且百倍於曩時作懸木弔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五斗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

外僅足以給二人萬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輕生嗜利裔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乘間將何所不至哉作焚刼暴戾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以蠻烟瘴雨之所侵淫饑渴勞瘁之所搖奪鮮不及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泉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遊移前郤日不能以一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業固然不敢怠廢矧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兼之天時人事參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九僥倖苟且百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妾夫人孰不欲有宫室之奉夫妻子母之

蜀哉自全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筋捩頂僱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十有八公私耗斁莫可勝記作驗收找運自蜀至京不下萬里每運為筏以二十三十為率每筏運夫四十每夫日計直十分之五大約三年其為直殆且六萬要皆生民膏血日朘月削其存幾何父往子來曾無寧歲出萬死於一生作轉輸疲斃噫不身膏草野則葬於江魚之腹隨其所在動若陷穽彼青黃雕刻木之災也梗楠杞梓獨非生民之災乎夫梗楠杞梓愛護而保全之徒以應營建所需之故而傷陛下赤子曾梗楠杞梓之所不若每三復萇楚之詩為之於邑

蜀中採木記國家以殿闕頻災興採木之役則拮据無已時夫木非蜀產也產於邊蜀之夷也巡險僻絶人迹不到之地崢山淵谷之所隔關也炎霜

古雲之所棲集也虎豹之所不居也蛇虺之所窟穴也飛猱之所望而駭也山精木魅之所憑依也毒烟苦霧之所霾也如此者不知幾千百年而後成大木其上干霄其圍橫亘雖驅鬼中而發殤宮亦不能以取之而以本朝之威命使脆弱之小民必欲其得之前者僵而後屬寡者焉而衆至督者設機械役者忘性命弗得弗已以此思之不必身履其地而小民艱難愁苦萬死一生之情狀可知矣蓋嘉定州守徐學周所著有哀鳴錄焉徐守蓋嘗躬履其地仰無極之高臨不測之深以纍布為梯仍以縻其身而縋之以上下寘兩崖之觸則求夷人執之此亦危苦恐懼之極矣而兼之瘴癘為殃往往隕命官且若此而況小民躬斫伐曳運之勞者乎徐守所稱六難殆未足以盡之也而讀之亦可以斷腸折心矣嗟乎均之民也而蜀之民獨當此至危至苦之役均之官也而蜀之官獨以此至危至苦之役毒其民又必不可以已天地之有

憾則此其為甚哉惟日叮嚀告戒我有官君子與於斯役者千方萬計凡可以體吾民之情而恤其辛楚救其阽危者畢智殫力以圖之耳先是余邑少司空楊公和洪熙元年奉命採木於蜀迄今二百餘年而余再領茲役採木非國家所得已也回祿為虐實使吾民戮力委命於夷落之鄉而余親見之焦唇乾肺以為民求萬有一分之便因以想見楊公之苦心焉以不恒有之役不忍見之苦而一邑之中余與楊公再領其事豈不異哉夫人臣之誼不過捐軀為國耳然用之伐叛剿逆則功高而名顯用之採木則竹帛不書人固有幸不幸楊公賢者也採木之事久遠蜀人無知之者余因為記勒石芙蓉閣中以見余景仰感慨之私備蜀志焉

京師神木廠所積大木皆永樂時物其中最巨者

為樟萹頭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
隱身風雨震淋已稍朽矣永樂四年工部尚書宋
禮取木於蜀得大木於馬湖府慮運木為艱一夕
木忽自行聲吼如雷巨石為開事聞詔封其山為
神木山事見胡文穆公神木山碑及曾西墅棨宋
公墓誌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工部二

寶源局

寶源局在城之東石大人衙衙蓋石亭舊宅也亭伏誅
宅没入官嘉靖中賜仇鸞鸞敗復没入官因改為鼓鑄
公署虞衡司員外郎監督其事所屬有寶源局大使國
初鼓鑄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啓二年始增寶泉局其政
屬於户部而工部之所鑄者微矣

錢自周景王以前皆漫無文至南宋廢帝景和元
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錢有年號自兹始然杜佑
通典載宋武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則錢有年號
又不始於景和矣至後漢曰漢通元寶周曰周通
元寶至宋之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元
中所鑄錢文曰皇宋通寶皆不用年號錢始於周
太公然商紀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則商時已

有錢名矣

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行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一兩其餘以是為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

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其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明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置官治之即位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為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諸色錢鈔無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值二十三年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銅一觔鑄小錢一百六十折當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

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辨眞僞者不問破爛油汚水跡紙補即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姦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程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擧司於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並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鈔錢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鑄私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圆圖錢即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遂有新錢及鉛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于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並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

以示懲罰正德七年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為率一分折錢九分闕銀嘉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八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銀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户部量放京官折俸萬歷造金背火漆錢每六文作銀一分崇禎末户部司務蔣臣請行鈔法錢法侍郎王鰲永力主之然卒不能行

鑄錢則例

洪武間當十錢一千箇燻模用油一斤一兩三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五錢二千箇燻模用油一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

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三錢三千三百三
十三箇燻模用油一斤一十四兩鑄錢連火耗用
生銅六十五斤九兩二錢五分炭五十三斤八兩
三錢五分折二錢五千箇燻模用油二斤五兩五
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
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小錢一萬箇燻模用油一
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
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弘治十八年題准每
銅一斤加好錫二兩銼匠每一名一日銼當十錢
二百五十二箇當五錢三百二十四箇當三錢四
百六十八個折二錢六百四十八箇小錢一千二
百六十個嘉靖中則例通寶六百萬文合用二火
黃銅四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七百二
十八斤炸堀一十四萬五千斤木炭二萬斤木柴
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十七斤明礬七十七斤
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萬箇沙礶三

千五百二十箇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釐萬
歷中則例金背錢一萬文合用四火黃銅八十五
斤八兩六錢一分三釐一毫水錫五斤一十一兩
二錢四分八毫八絲炸堀二百三十九斤八兩一
錢一分六釐七毫木炭四十五斤六兩二錢四釐
四毫白麻一十一兩六分六釐六毫松香二斤一
十三兩六錢二分四釐四絲沙礶六箇鑄匠工食
銀三兩六錢五分火漆錢一萬文合用二火黃銅
斤兩同牛蹄甲一百八十五個一分八釐餘皆同
前凡在外各處鑄錢北平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
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廣西一十五座半每歲
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
歲鑄錢二千三百三萬六千四百文廣東一十九
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
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山
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

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
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
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
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
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工部條議鑄錢必用水錫者以銅性燥烈非用錫
引則積角不整字畫不明倘有四火黃銅則水錫
乃必需之物近商銅日低錫似宜裁前任王員外

呈議以錫易銅歸錢內盖欲錢體厚重期於久遠
惟是錢自有定式如果合式則錢自不輕與其以
錫換銅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之數加重於一
萬文之內不若計銅增錢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
分加多於一萬文之外盖水錫五斤一十一兩二
錢價銀四錢五分六釐照價買淨銅四斤五兩四
錢八分可鑄錢四百八十三文如鑄錢十萬即多
四千八百三十文錢矣積而累之其數無窮如此

則公家有水錫之費而亦有水錫之利爐役無侵
蝕之弊而亦無冒領之名若後果有四火黃銅相
應仍用水錫庶不失立法初意至於嚴禁低銅成
色不足者依法重處尤正本清源第一義也

萬歷中給事中郝敬錢法議錢者古帝王經國之
良法也天生五金并為民利而金銀最少鐵錫太
賤惟銅為適中古今之通幣也因其自然之利濬
其不竭之源存乎人與法耳今海內行錢惟北地
而官帑出納仍用銀則錢之所行無幾耳舉天下

一隅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即北地惟民間貿易
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匱況逐年九邊之費
往而不返頃者天府之入又閉而不出銀非雨之
自天非湧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竭而強
取則民病取之不得則國病必然之勢也惟銅則
不然二百餘年來錢法不修天下廢銅在民間為
供具什器者不知幾千萬億其產於各處名山者

豪姓大賈負販以擅厚利又不知幾千萬億假使
盡天下之銅化而為錢則盡天下之銅皆可貿銀
而歸之太倉以助司農之急蓋銅因於山自然不
費而錢成於人鑄造無窮上不動朝廷錙銖而厚
裨於國下不朘閭閻膏血而陰厚於民生財之道
無踰於此乃格於議論束手坐視莫肯決行是管
仲計然之所揶揄而竊笑也謹循職掌條議於後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七　十

一曰責專官凡錢法不行以有司不肯收錢徒
責之小民也所以使有司得操其收不收之權者
由朝無專責之官以錢法委之有司不知錢法行
有司之所不便也欲行錢宜責成司道官董其事
選委地方廉幹屬官分理每年差御史一員巡視
以錢法之行滯注各官之能否事干錢政一體糾
劾庶事有責成不致推諉底績不難矣　二曰定
規則凡官吏所以喜收銀有加耗稱頭支
放有那移侵減若錢不可期羨不可隱銀輕易聚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　卷四十七　十一

息無不悅從矣一切上下俸薪並工食俱銀錢中
半支給各府州縣扣定每歲除半銀若干外該半
錢若干申詳合於上司刋入由票永為遵守各衙
門贓罰紙贖亦銀錢兼收或全收銅錢尤見美意
敢有勒要小民全銀希圖加耗者巡按御史參究
　三曰廣鑄局官不收錢民無用錢之處故錢法
不行官既收錢民無錢可用法亦不行或議每省
設一鑄局以一局供數十州縣不足用也錢初行

須布散周流多開鑄局廣募工匠大府地廣糧多者一府一局量州縣之數為爐之多寡小府錢糧少者一道設一局可也工部選實源局嘉靖新錢金背平圓光亮者每省給樣錢二三千文該布政司轉發各府依樣鑄造不必大重每錢一文定制官法馬一錢二分為準每銅加錫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有奇銅錫驗勘原解足色下火不許工匠偷換摻和字畫邊文務鑿礱光平俱以大明通寶四字為文以便永行如式樣歪薄文理糢糊比式不合者監造官初犯戒飭再犯追賠鑄造如法者工匠加賞仍令轉相教習其局中一應利弊聽監造官講求禁緝因考其能否三年之後錢多足用量議減局　四曰採礦銅買銅鑄錢則所費多今雲南陝西四川廣東各省有銅礦為姦商專擅或封閉未開為土人竊發宜選廉幹官一員為錢運使專理銅課重其權而久其任臨洞開採禁緝私販各省巡錢御史按季差委的當職官給與勘合公文前去運使衙門關領官銅回省轉給各府鑄造其各省支銅量各礦近便者坐派每歲支銅若干即以地方銀錢中半兼支之數起倒假如應支銅錢一萬三千三百文坐派銅一百斤以錢輕重準銅之多寡如礦銅一時採銷不敷設法權買接濟其鑄法每銅一斤和錫數兩則錢色光潤宜于該省出錫地方每歲酌量派徵本色錫若干解赴錢運司收貯照數轉給每給銅一百斤搭錫若干斤傾驗足色交付解官領回巡錢御史衙門勘驗轉給錢法道給散該府　五曰處工本起鑄須工本無措稱法不便者藉口矣今必不費官帑但查該府各州縣額派存留銀兩先一年十二月預借徵四分之一解府支用假如一縣存留銀共二千兩移五百兩解用候鑄錢成儘先給還前銀每兩照例給還箕錢八百三十文通計原銀五百

兩該還銅錢四十一萬五千文領回兼銀支放或即以準小民初一年納錢之數亦可大約鑄造之費每銀一兩可鑄錢一千二百文銀五百兩可鑄錢六十萬而還抵之外尚餘錢一十八萬五千文給舖户變賣可值銀二百二十二兩九錢此皆以尋常費工本鑄造者論也若因銅於礦不勞買辦止於匠作工食所費益無幾矣奉行得人前銀五百兩可無多費而更增二百二十兩有奇之息由五百兩以推至千萬由一縣推之天下即此那借子息已不下百萬矣自此以後惟因自然之利盡人官之力有增無減錢日多于下利日歸於國大倉之積計日可充矣　六曰鑄大錢錢法始行鑄造不行則有權宜變通之法古者以大錢為母權子行其費少而利多今宜另開秘局一所鑄大錢或一當三十或一當五十務極精工不必大重但以文為別曰大明通寶旁註當三十字樣與小錢

三七或四六兼行背鑄文曰私鑄者斬四隣籍没告者賞銀一百兩証告反坐蓋利厚私鑄起禁不得不嚴先令寶源局鑄樣頒給各省依式監造以佐小錢之不給　七曰算歲息查每年運司給過某省銅錫若干即依銅一斤鑄錢一百三十文起算比對本省該年應鑄過銅錢若干又依銅錢每八十五文賣銀一錢比算本省額銀一半收錢之數即知各局一年該換過銀若干假如一省該存留支給銀十萬兩即該一半換錢計四千二百五十萬文該領過運司銅錫三十二萬四千四百九十斤有奇該變賣過銀五萬兩濟邊此其大約也　八曰禁盜鑄官錢精好則通行無滯錢精好工費多姦民無厚利盜鑄自少盜鑄之錢自然粗惡官錢一被混雜民遂囂然疑阻錢法之壞多由此所以從來禁私鑄非但為利權不可下移亦以防阻滯也今宜嚴為之禁但捕獲私鑄真贓者一文

以上皆斬知而不舉者連坐出首得實者賞銀二十兩　九曰嚴稽箕各局鑄錢事干軍儲凡逐年收過銅錫鑄過新錢賣過銀兩起解過數目責成監守置籍稽查勿使工匠朦朧冒破吏胥那移侵欺此一廉幹御史理之有餘矣　十曰重賞罰令行禁止存乎賞罰信賞必罰天下無不辦之事苟且依違則仍成故套今國計艱窘忠藎之士自然曲體其偷安蒙蔽者必惡臣言多端遮飾了事是也宜著為令凡各官能疏通錢法每年鑄錢解銀如額者超級陞用貪惰違玩阻格不行者聽錢法御史參提重處當超陞者決然超陞當參問者決然參問令出必行禁出必止有不沛然四達者乎　十一曰曉愚民夫錢本銅也而以代銀民用銀久一旦更易不能無疑不肖官吏乘隙煽惑則陰壞其法宜令該部轉行申諭各省開示各府州縣軍民人等詳曉以朝廷便民抑貪省

今日之痼疾也宜著為令凡各官能疏通錢法每年鑄錢解銀如額者超級陞用貪惰違玩阻格不行者聽錢法御史參提重處當超陞者決然超陞當參問者決然參問令出必行禁出必止有不沛然四達者乎　十一曰曉愚民夫錢本銅也而以代銀民用銀久一旦更易不能無疑不肖官吏乘隙煽惑則陰壞其法宜令該部轉行申諭各省開示各府州縣軍民人等詳曉以朝廷便民抑貪省

因民便各省舊用錢地方多舊錢或者議禁舊錢以疏新錢民未見利先稱害矣宜聽新舊兼用若淮北用鵝眼雲南用海貝隨便兼行至於原用銀地方則決然全用新錢以上十四條皆據臣職掌謬陳一得倘垂採納未必非軍需之一助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舉人臣韓　騰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八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都察院

都察院在皇城之西與刑部大理寺並列稱三法司初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改都察院十七年始定設都御史即古御史大夫之職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即古中丞之職副都左右各一人僉都四人主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畏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或奉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

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庫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關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

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天子狩轡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凡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囚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大獄勅下臺推奏當上聽裁常獄疑罪移評大理寺凡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蓋六部有專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御史糾劾務明著實跡開寫年月毋虛文從詆訐拾細瑣抑戒令其事慎重焉而御史出按復命都御史覆其稱職不稱職以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重論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政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按鄭注大宰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統治萬民治出於令而贊之以書者御史也蓋內史出王命外史書令御史為之屬則贊二官之書以百官班籍繫

也御史為風霜之任初漢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立斷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宋初沿唐制大平興國中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元豐中以御史專領六察其後以中丞為臺長知雜御史

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
御史
西漢直指使者得擅誅刺史二千石以下東漢遣
八使巡行二千石有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
輒收舉其權任之重如此
元上都御史臺殿中司記按漢御史大夫有兩丞
其一曰中丞居殿中蘭臺外督刺史内領侍御史
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亦謂之中執法則居殿中

者實古中丞之職魏以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大
朝會則簪白筆側陛而坐乃殿中設侍御史之始
也其後殊時異制沿革靡常在唐則兼知庫藏出
納宮門内事京畿諸州諸衛兵禁而政務非一在
宋則三院並得言事兼察事而官守不分逮元世
祖皇帝至元五年肇建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二
員而以殿中別為一司正名舉職糾察朝儀外廷
稱慶則對立于龍墀之下而不與庶僚序列大駕
行幸則畢從于豹尾之中而非若他官可以便休
委任既專地位復密臣僚有所敷奏無不與聞而
其命秩之崇品在第四視唐宋以七品官為之重
輕之不侔從可知也自非勳賢貴冑秉清方直亮
之節夙為衆所嚴憚莫敢當其選由是而致位卿
相未始之人誠欲使來者知所慕效而思維其風
烈則所托以昭示於永久者曷可缺歟
都御史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明太祖洪武初一循元舊當

是時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爺鉞寄外出而中
丞劉基章溢理臺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
夫洪武十三年胡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
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
御史臺為都察院然僅正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
都御史十六年仍為正三品明年為正二品於是
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

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為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事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為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鳥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六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巡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洪武中命湯和等為左御史大夫等官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正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已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正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洪熙元年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又命吏部咨訪可為都御史者以為十三道御史表率

宣德十年勅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皆所當言糾舉邪慝伸理冤抑皆所當務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才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善良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贓濫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贓濫及不稱職者令按察使及其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令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

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聞奏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濫及不稱職舉者同罪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倚藉經費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儔實係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咻嗛宜先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咨訪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廉風絶響敲扑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徒縱饕餮之欲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於虐政者亦既不啻水火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親仇清白之異已抑或猥徇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訪而貪沉湎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敕猶人誰則象如此弊風更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轡勒先弛紀綱

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冗聰法吏用及匪人率作有成不問捐民之實效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瘼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爾吏部今後推用巡撫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無妨薦歷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為遞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於考選時即加精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總約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槩填稱職以憲綱為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待考滿之期即時參奏鞫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詞而失實無參重而處輕無置豹虎而論狐狸諭頒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風更僕難指空文塞責朕得於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

即行糾發以溺職治罪嗚呼稂莠盡除嘉禾滋植
聿還累朝熙平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
臣皆有令聞欽哉

又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
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諮慎核辨言試功抑競奨恬
留真去贋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悉
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
小差果能稱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缺員一
概差往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考核殊失慎
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
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緊題按
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
奏奪

內閣張孚敬疏昔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見王公
未嘗屈嘗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
之偶乎宋杜衍為御史中丞宰相而下畏之曰不

左都御史孫丕揚責成御史澄清天下疏臣惟天
下澄清其象有三無暴征無橫斂合一隅之閭閻
而相安於耕鑿者守令澄清之氣象也不損下不
益上合一省之郡縣而相勉於撫字者藩臬澄清
之氣象也有道揆有法守合一世之藩臬而相率
於廉隅者部院澄清之氣象也三者本於清維貪
墨壞之識澄清之路而圖亟反攬轡之臣有難諉其
責者皇上欲責御史而澄清矣乎斯隨地察貪當力

行焉夫都城者天下軒冕之總會海隅清濁之大本也國門之內某藩某巢至簉簉之多幾何矣若物色之固可家喻而戶曉御史有專城之任者也請皇上下令巡視各御史立為季察歲察之規以防羣吏之弁髦法紀者季以為察則御史持以考兵馬司一季之內交道接禮若例者勿問已必計緝獲打點之起幾何人妄餽之起幾何人指稱之起幾何人即以定兵馬司之賢勞而年終舉劾憑焉則本院持以考御史一年之內贓虛

証枉無干者勿論已總計緝獲打點共若干濫餽共若干即以定御史之風裁而歲冊滿政報焉果有蹴爾嘑爾甘為登壟之謀媚奧媚竈工於乞墦之計者聽各御史隨時參論以清士風御史敢容隱者聽臣等參論以肅憲體斯考取與考義利欲掩惡而不可掩矣緝都會之貪風巡視御史責成其可緩耶兩畿十三省者吏治汙隆之要地民生憂樂之大關也國門之外藩臬皆有分土問官於轄不可欺以閭閻苟察識之即知為廉而為貪御史有專方之任者也請皇上下令巡按各御史立為一年三年之察以防羣吏之漁獵病民者一歲諸屬必出疆矣入賀餽受有無過濫遷官餽受有無過濫考績餽受有無過濫時維出疆即評品之三年諸屬必述職矣州縣科斂伊孰分外藩臬科斂伊孰分外府寺科斂伊孰分外時當述職即旌別之

某廉吏也出疆述職無改其廉則從而賢之某能吏也出疆述職或變其守則從而糾之議在方面刺無惜於大寮議在守令糾不遺乎甲第胥聽各巡按隨事論列不待差滿之報倘罪過未盈者官職卑微者量行戒飭以清仕路巡按御史敢為炎涼者或有容隱者聽各御史隨時參論以振臺綱斯一出入一辭受欲詐善而不可詐矣繩省會之貪風巡按御史責成其可少乎然澄清本源尤有當責備者

外之撫按兩臣内之部院科道是已一方士風觀於撫按者也撫按澄清斯境内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四海士風觀於部院科道者也部院科道澄清天下固清斯海隅之吏治民隱莫敢不清是澄清天下固不當專委藩臬守令至明矣内外當路胥有世道責者也取與一苟即民瘼增向隅之悲矣臣願立為條目禁革與天下以共改奢儉不問即士風有濫觴之誚矣臣願立為條目約束與天下以共守撫按以此繩守令即以身先之求諸人者有諸已烏部院科道以此繩藩臬即以身先之非諸人者無諸已烏澄清關鍵莫要於此若言清行濁陽儉陰奢外辭内受斯靦顏媚世者流矣聽科道不時訪究以清士習之本夫然後部院科道相與澄清於内藩臬守令相與澄清於外將見人人著羔羊之節在在敦琴鶴之風海隅蒼赤豈不利賴多哉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臣聞孔子聖人其論臣道不過曰事君以忠而已他日告子路曰勿欺也即忠之説也宫之奇曰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則勿欺之説也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為勿欺欺則不忠臣之不忠猶子之不孝不可以容於天地之間臣黔淺衰頹甘心永廢蒙陛下拔置西臺為諸御史之長臣甚愧甚懼兢兢自守屢繩跼墨以求寡過亦可保其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即此為闇昧之心力請除去夫臣無職也以請諸御史為職諸御史皆稱其職即臣之稱職彼衣繡持斧出而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為一方之太平積之則為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之各當而已舉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於市思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之巡方事竣而報命所舉皆拘舊額固已不能悉當其後俸不及期及陞任者皆有揭薦揭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

循吏班史所載者六人耳傳世之與救時固自不同然循吏亦不宜若此之多循吏若此其多也則宜有治理效而小民之窮苦憂愁愚弱者為鬼祟黠者為盜何哉以臣所聞見天下豈無循良而貪黷成風無術可禁自大户改為條鞭而徵收日重有一兩而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無不加倍或父子不許合封所得尤多故有司鮮不立富者買物皆與半直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參謁上官輒令行户隨之置辦下程餅師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小一怒輒折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常得薦舉非上官皆不之知也又非皆知之而故昧其本心也不過曰此吾之同鄉故舊不能恝也曰此權要之所託也是能報復不可劾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惠於子產凡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託誰不能者以此舉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

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率多從寬故曰舉劾之不當以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怨之于以保禄位甚為不便臣年雖已長忝竊過分如不肯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夫京官六年而考察御史按滿堂上官發河南等道查覈亦謂之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歷二年十一月内該本院題為考察事節奉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及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令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有不稱的即便參奏改黜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内該本院同吏部會議薦舉規則具題節奉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務查照萬歷九年以前額數不許聽囑徇私任情偏濫有故違的該科指名查參欽此俱經欽

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為據臣極
力行之即為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
久則修舉反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
為多事臣德薄名微適足以結怨而無益於殿最
也必仰藉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
人心邪也沉迷未悟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
先必教誨之使知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
內該山東巡按御史董羽宸糾劾不職有司奉聖

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即提問追贓
充餉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陛下之匡飭
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通將其所
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
之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為稱職否則
即以不稱職論夫臣之欲保祿位非與人殊何樂
乎任怨若此哉誠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
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於邊疆兵連於黔蜀而內

地之赤子化為妖賊俘虜亦可謂不安之甚矣陛
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為
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為
也臣望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
不可為廵方之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揭薦
必不可行所薦者必不可為溢美之言所劾貪酷
之吏必不可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猶省悃然悔汗
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可

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慶
及子孫豈非仕人之上願哉如以臣言為迂濶不
可行而寘之于耳臣必不敢愛一官以負陛下高
厚之恩也

左都御史高攀龍糾崔呈秀疏臣惟御史回道考
察憲綱至嚴也荷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
矣乃不意有慢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廵按淮揚
等處御史崔呈秀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掌西臺

豈非欲其是則是非則非無所媕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御史回道一為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為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奉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益有難於言者矣臣於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強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反以賄得薦應薦者多以不賄止各御史出巡每有節省公費助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等以非職掌所關不敢訪其主名

何人至於舉核失真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列其贓私以入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延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且發其饋遺奉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臣之負國實自負也受國家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國何如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與也又奉之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岳之威祇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播間壟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臣故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祈皇上速賜敕下吏部議覆施行

都御史李賓推舉御史疏本院先奏御史缺員數多請勅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選推官知縣中廉能名著歷練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

上五十以下進士舉人出身歷任三年之上不限旌異與否舉送吏部覈實分送兩京各道問刑半年照例實授其有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撫大臣公同推舉自是惟南直隸巡撫巡按及浙江兩司會舉數人其他顧忌畏避未見敢舉一人者又其後止許推舉曾經旌異者且旌異多出好惡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異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異而後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

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異之後易其初心者古稱立賢無方不可拘泥又曰薦賢蒙上賞蔽賢蒙顯戮若不納賄賂不私故舊不聽請託不執偏見協於公論自然得人況今御史多缺而緊急用人之際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舉所部推官知縣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滿堪為御史者雖未旌異當亦舉之若復知而不舉舉而不公者仍論以法如此則振揚風紀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勸勉矣

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趙貞吉乞止考察科道疏

本月二十三日臣伏覩吏部接出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即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蓋近因御史葉某奏論邊事言辭躁妄上干聖怒以致嚴諭臣聞之不勝驚懼臣切思葉已蒙皇上薄示降罰足以懲一戒百矣今又因此一人遂波及於諸臣並及前四年之諸臣一時衆心洶洶人自危臣抱此私憂故不敢默也臣查得自皇上登極以來科道諸臣僅二百人中間豈無赤心報國忠直敢言之士今一槩以放肆欺亂奸邪不職罪之其罪不容於死矣臣恐考察之日所司奉承德意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黜玉石俱焚則將來言路壅塞士氣銷阻有傷國家安靜和平之福其關係匪小也恭惟皇上聖德寬仁如天如地臣民

仰戴洋溢四海今有所激故降此嚴諭臣猥以疎庸謬承委託當此衆心惶亂之時治忽將分之際豈敢惜身保位結舌而不言哉嘗考往古漢唐宋之事皆因鈎致黨人之罪遂各將一時賢才銷磨殆盡致國空虛無以濟緩急之用而凌夷以至於不救此誠可為戒者我祖宗之制設立科道許其風聞言事或是或不是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取自上裁縱有不當亦止各受罰責以為懲戒而已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一網打盡以蹈漢唐宋之弊者也伏望皇上垂大造之恩收回成諭特加寬赦仍許科道諸臣洗心滌慮以圖省改臣將見聖諭之嚴既足以鎮狂躁之心而聖恩之寬又足以作忠直之氣寬嚴並施恩威相濟萬世治安之道也臣待罪內閣一年之內屢被科道官妄加詆毀不勝其辱是科道官本不知臣也臣今乃為此言以救之豈敢有一毫徇私庇護市恩要譽之意哉天地神明實鑒此心緣臣一念朴忠實欲

為皇上尊顯聖名為國家護養元氣為天下愛惜人材耳且臣兼掌都察院事亦有考察諸臣之責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皇上之前倘蒙聖明垂慈曲赦宥此無知之輩豈不度越前代光美祖宗而垂令名於無窮也哉

附方正學孝儒御史府記皇上嗣位之初即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令賴祖宗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為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為職省御史員定為二十八人務

為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已以都察院舊署在太平門之北於朝謁為難命即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宴於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其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為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為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輕重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綱紀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謬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改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羣生喜悦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修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為民之蠹為國之病者則去之毋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毋懾於勢而屈所當為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

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為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未節以市名或為詭行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為居位者規

總督巡撫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俟王而亂唐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於腹裡或釁起於邊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能振聯屬之策興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嬰城以自守直為是懍懍爾若西邊之額森河圩之趙賊西蜀之廖冦江西之華林及藩濠八閩之鄧茂楚之麻陽廣之岑猛滇之麓川猖獗震蕩而各省撫臣皆相視而莫之能相救必設總督而後能平之彼其時非

盡撫臣之怯也亡算也爵並權均夫兩大不能以相使而況十數大乎勢分故也列聖振長策而議聯屬邊方腹裏多設總督以聯屬而節制之若連環然且頒之勅如一省難作則總督調近省之食與兵或擊其首或邀其尾或犄其左或角其右有難則合制之難已則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語曰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此分合利病之說也制勢之策善之善者也難之者曰多設總督恐多擾則不便恐多費則不便不知今天下薊遼已設總督矣宣大山西又總督以聯屬之陝西三邊又總督以聯屬之四川雲南湖廣嘗設總督矣事平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直撫而制莽酋耳且兩廣有總督矣閩浙直又設總督以聯屬事平又罷不設假令至今存也調諸省之食與兵直拉朽而誅浙兵之亂矣近又從言者河漕總督得提督南北直隸山東河南之兵浙江江西湖廣之食是中原一總督也即有師尚詒者矣兵釜中第合諸路坐而烹之爾惟河漕大臣不當令兼巡撫鳳陽爾夫鳳陽乃是陵寢之所鍾也中原之所樞也其地重其勢尊烏可以河漕兼也且古治水者八年萬里於外又安可匏繫一隅哉決以另置巡臣便由是言之則邊海增兩總督足矣鳳陽增一巡撫足矣增三臣而天下安何費之足云且無事則總督不得侵巡撫之權有事則巡撫不得抗總督之命若川雲總督當駐滇或兼巡撫閩浙總督當駐浙或兼巡撫尤屬省便又不必增官矣河漕總中原當駐淮而江北巡撫當駐鳳陽此大聯屬勢也而鄖陽贛州之軍門又小聯屬勢也如此則常合而不分問總督軍務官本朝始於何時曰都御史總督軍務自正統四年麓川之役王驥始也總兵官悉聽節制既以兵部尚書帥師當王振好大之心遂擬糧儲故事糧儲

稱總督宣德中始也繼是而已已之變敵薄都城石亨營城北于謙督之孫鏜營城西則江淵叅之而已繼是而四方多警類率如例如馬昂於兩廣石璞於閩外王來於湖廣侯璡於雲南然事平則罷又繼是而景泰天順及成化初白圭葉盛韓雍等皆稱提督意屬協同勅以贊理為云又繼是而為任官矣成化六年開總府於梧州此任官之所由始矣三邊總制自弘治末年秦紘楊一清張泰權參殺之然表裏異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鏑者始便於徵發策應今亦為任官夫議者秉低昂文武之鈞濟兼制勦綏之術是矣而進止異同束手和混內外援搆隱於奸宄其能制而協之更當潤飾令必無伏機不亦盡乎又繼是而陳金華陽之役陸完劉六七之役至統制七省者後事而或援以為例其必有慎而馭之則可矣

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下是為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京議事葢不欲踈逖以懸機重景泰四年纔差都御史其意尚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叅廟議而握纛之柄則有司存自是則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又復典兵部尚書侍郎之職兼都御史百寮羣將俯首聽一人之謀似於兼制少踈故復以巡按權參殺之然表裏異同痛癢不相關而司鋒鏑者每製肘不能自盡是近年失事并罪撫臣誠得肯綮而當道執要可愈施矣夫天順間石亨曹欽請罷巡撫正德間劉瑾取回巡撫彼固借私以逞要亦不為無說苟使其置布腹心則其為毒又不可勝言

內閣張孚敬疏臣嘗聞胡世寧議云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

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御史共二十三員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只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歷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鎰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史郎中在外左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參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領敕一般行事其有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裡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深勞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户部尚書不為躐等蓋先必如此

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久任方能修葺得邊疆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

大政記云景泰三年太僕少卿黃仕僩言巡撫重臣三司所行多被掣肘況久或變節怠終乞總敕大綱無親細事惟從輿論無執私見其事妥民安之處可以無設三司權本重巡撫初設便多齟齬尤不便於武官故石亨奏罷此黃少卿有激之言天下承平既久官箴漸替事未必妥民未必安則此官不可少惟須得人以老成靜重為主得風力御史佐之尤佳風力者何行於大奸大貪故曰持斧缺為貴循故事塞責完而歸之京堂開府肩摩而上矣

西垣筆記

洪武辛未敕皇太子巡撫陝西巡撫之名始于此建文元年命左都御史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給

事中徐思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
所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皆得以便宜行
之
洪熙初嘗命廣西布政使周幹巡視直隸浙江至
宣德元年二月幹還言有司多不得人土豪肆虐
良民苦之乞命廷臣往來巡撫庶民安田里下吏
部會戶部工部議遂命廣西按察使胡概為大理
寺卿同四川參政葉春巡直隸及浙江諸郡此設
巡撫之始
凡遣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巡撫各處地方
事畢復命或即停遣初名巡撫或名鎮守後以鎮
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又文移往來亦多
窒礙定為都御史巡撫兼軍務者加提督有總兵
地方如贊理管糧餉者加總督兼理他如整飭邊
備提督邊關及撫治流民總理河道等項皆因事
特設
監察御史

正統四年十月諭禮部都察院朝廷建風憲任之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釐于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時改書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為言遂敕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以洪永以來祖宗所定風憲事體著在簡册者悉載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出臣下所自增者並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為重敕有司嚴選務在得人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為言朕今於先朝所考定中益以見行事宜爾部即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故諭

嘉靖敕諭朕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意然欲民安又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命吏部多方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某官為否某方民不聊生無憑黜陟實效未臻況近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免有匡贊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為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為條目爾部院便即刊布開示於後

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要上遵我皇祖成法盡修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去其強暴尊賢而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導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殘我百姓

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父恭事長上和睦隣里教訓子弟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

畊桑者衣食之原一家之中賴之上奉先祖父母

下養妻子八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于耒耜織者勿惰于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飢寒之苦

各處但有荒蕪不種之地著招貧民自種官給子牛具種籽不徵稅糧不許豪強侵奪及官豪人等有違一體奏來治罪

秋成之後所獲須要撙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凶歉

誤農害義蓋莫甚于釋氏之徒今尤甚焉夫彼不過以生死恐吾民愚甚真信無疑漫然而不之省遂致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今雖不能盡去恐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都著還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轉移如一府中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核

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著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得抗違以為身先之道敕內所載某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奬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決不輕貸如敕奉行故諭

嘉靖六年署院事兵部左侍郎張孚敬申明憲綱條約 一憲綱開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及首領官各道監察御史吏典但有不公不法等事許互相糾舉今後巡按御史彈劾三司不職者吏部科酌舉行按察司官果有能糾巡按失職者亦應吏部查記不許科道官挾私報復其巡按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事地方固宜同寅協恭亦須互相

糾察以清憲體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不許出郭迎接方面官相見左右對拜分坐自後不許伺候作揖奈積諛成風卑恭過甚今後接見之間務依憲綱舊禮敢有倨肆違背本院考察不職三司官不知自立仍前獻諛者吏兵二部即坐罷軟則繁文去而實效臻矣　一憲綱開載凡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官每出巡審囚刷卷必須遍歷不拘限期近來巡按差出者半年未見涖任交代者旬月不出省城今後御史點差各照水程赴任仍具某年月日交代某年月日按某地方呈報本院查考違限怠事者定行參究則郡邑皆得遍歷而奸弊無不察矣　一憲綱開載監察御史巡歷去處如有陳告官吏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近有不待陳告專事訪察者亦有不親受理轉委下司者今後不許訪察濫及無辜其必須自下而上果有斷理不公方行受理情重者親審本院節次發下勘合必須對欵親理回報事完考察完過六七分者方與回道管事則事不滯而民無稱冤矣　一憲綱開載巡按所至博採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勸懲得體人自敬服近來薦舉濫加於庸流彈劾下及於丞尉今後歷任年深政績卓異者方許保舉五品以上贓跡顯著者指實參奏若是下官不職審實提問不必一概糾劾有妨憲體　一憲綱開載風憲之官當存心忠厚其於刑獄尤須詳慎苟不問事情輕重而一概淫刑以逞鍛鍊之下死傷必多夫立法貴嚴用刑貴寬凡一切酷刑之具皆宜屏去不用死刑重事必須親審無寃庶體聖明欽恤之至意　一憲綱開載分巡所至不許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只宜從儉今後巡按自巡捕官護印皂隸清道之外不許多帶人馬隨行凡設彩鋪氈無名供饋之屬一切不用其有分

外奉承者定治以罪庶免小民供億之繁奉旨卿
所奏修舉憲綱事件皆切於恤民圖治要務便行
與各處巡按御史及各按察司官務要著實遵行
若仍有蹈前弊虛應故事的堂上官查舉降黜
右都御史汪鋐申明條約　一精考察今後巡按
御史考察官吏務要廣詢密訪或詢諸田野鄙夫
或詢諸耆碩父老人人致問事事細察毋惑於一
偏毋膠於一節回道之日務將詢訪所得來歷各
於本官下明白開註以俟參考　一謹官防巡按
御史務要嚴於律已所帶衣鞋等物止作一杠不
過百斤其書吏監生行李共作一杠只此二杠緊
於御史馬前隨行所至下馬與起程之際御史俱
要督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三面將此二杠一一
檢閱明白方許收放抬行并將書吏監生身上一
併搜檢其卷宗簿籍等項公文裝載卷箱封鎖明
白另委官一員督押至察院交割御史督同各該
掌印官逐一搜檢明白方許收受　一嚴督率布
按分司官例該二月初出巡五月終回司七月初
出巡十一月終回司奈何各官好逸惡勞不肯依
期巡歷又因巡按御史多住省城要得隨衆伺候
遂各託故專於省城安坐今後巡按御史務要嚴
督各官遵照事例依期巡歷不得輒便回司如敢
故違即行參奏　一戒奢侈巡按御史務要躬行
儉約率先一方日廩五升之外秋毫毋得取費于
有司一菜一魚必以廩米照依時值易之仍遵照
憲綱御史陸路給驛馬水路應付站船監生吏典
承差陸路并騎驛驢水路應付遞運船並不得扛
抬四轎乘坐座船如御史不能以身率下好為侈
用不乘站船而乘座船不乘驛馬而乘四轎故違
憲綱臣等查訪得實參劾治罪奉旨覽卿所奏深
切時弊都准行
左都御史孫丕揚內臺定規疏臣等竊惟天下之

澄清治人與治法兩者而已御史者身澄清之治人都御史者總澄清之治法者也故四方之體統欲正矣而臺體之因循當革為天下先百寮之法紀欲齊矣而臺規之參差當釐為百寮倡臣不敢遠舉目今掌道御史風紀之總會也相習為乍掌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之具瞻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會之首善也相習為月易季易矣如是而望以澄清誰其任之此關于天下國家非渺小也臣丕揚舊臺臣也猶能記舊章謹出千慮仰塵乙覽倘大聖不棄乎芻蕘冀細流少裨於滄海斯臣與諸御史之上願存焉其一曰專御史之掌道臣惟十三道為言路關繫禮樂刑政罔不察焉故事御史掌道恒用年深通來定為六人規矣然掌管數易政體推諉非計也臣謂專任使便掌河南道者兼管福建道掌浙江道者兼管雲南道掌山東道者兼管廣西道掌江西道者兼管四川道掌山西道者兼管廣東道掌陝西道者兼管湖廣道貴州道一如河南道考察不變之體而道有定掌為掌道之御史仍用年深先三差回者次二差回者又次中差回者俱照隆慶二年事例劄委掌管一年為滿即准算差倘遇缺人差用亦必掌逾半年始更易之而又立交代公移之簿以稽職業斯則道務掌以定員事有專屬久任期以成歲人有固志此澄清之總地所當議處者一也其

二曰重御史之按差臣惟兩京為根本重地十三省為紀綱專司官箴民隱御史肩之特稱隆重故事御史之按巡也必中差始畀按差必滿差始請代差必挨次始得擬差憲度森然莫敢紊者近見臺規多變體矣臣謂仍舊貫便順天即近不專資深以防擇人廣貴即遠不差初授以防擇地江浙即大不再酌量以防擇差不中差者非甚缺人不按差為不歲滿者即甚遐方不擬代為不循次者

非果南北原籍不易處爲差鮮蹤等人乏欲速豈
非蕩蕩平平光明正大之憲猷乎守此而練習弛
張整齊藩翰人人敦琴鶴之風省省奏青驄之績
方隅依藉豈其微乎此澄清分憲所當議處者二
也其三曰久御史之城巡臣觀居重要地孰五城
最哉巡視御史故事不專爲喧閙設者事有奸弊
依法送理正統間例也禁約賭博緝捕盜賊坐舖
火夫究問優免成化間例也查問九門官吏多勒
客商財物弘治間例也訪察參奏打點饋送嘉靖
間例也至於禁止科飲詐騙裁抑豪橫奸頑安恤
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遊戲舉劾兵馬司善惡何莫
非御史事哉臣謂專責成便御史必用實授替差
必劄一年憲度必期久舉務相率而專心城務以
遏此城社之狐鼠収此輦轂之瘡痍而又省其外
班以杜請託立為歲冊以報滿政斯都人蜩冗之
穀絲蠹食之輻輳冀可彈壓之有資矣此澄清國

都所當議處者三也萬歷二十一年閏十一月上
答旨這所議有裨憲體著著為定規以垂永久
巡城要領
巡視南城湖廣道監察御史方震孺疏臣考前代
畿輔之政大都統於京兆而我朝則兼用五御史
意深遠哉蓋五府六部環集於輦下民無所知知
有巡城御史而已侯王保傅赫奕於長安民無所
畏畏巡城御史而已細而兒女小忿之爭俗而米

鹽瑣屑之事非質之御史不了也暫而徒步之相
搏久而畢世之深讐非質之御史不平也甚至覆
雨翻雲之奸布地遮天之手非御史不能摘而發
其覆也豪璫巨族炙手熏天可以一語折服之無
敢譁依城馮社深根固蒂可以寸檄招致之無敢
拒然則巡城之任綦專矣其權綦重矣故臣不遑
舉其枝節而但求其本源曰城規不可不肅也城
禁不可不嚴也城員不可不慎擇也巡方者例不

得攜家屬例不得受私書例不得尋常宴會何城差獨不然終日趕客終日應酬蓋交遊雜沓則神氣日分竿牘旁通則面皮難冷嚴於外而寬於內豈用御史之初意哉所謂城規之當肅者此也頗聞我皇初政都門白晝無敢持帕儀往來者而一切白蓮左道揑謠造謗之徒皆潛踪屏跡可想見一時振刷景象今漸蔑如矣即如經畧繫獄而靈濟宮一弟一侄椎鑿之聲四聞又臣搜假印時無意中得山人莊士元文書一卷皆係罪瑞戚畹之辨獨而其他一二尺牘深有可疑訝者乃知山人墨客慣走豪貴之門而走險通神大為悠謬之口此輩不驅除巡城者不得謝其責所謂城禁之當嚴者此也京師者萬國之堂奧也而親民之官獨惟司坊即宛平大興二縣亦當用甲科而治行之最者其超擢亦當出諸藩上所謂城員之當慎者此也總之有官不可以無法有統不可以無輔有官有法有統有輔而所以治京師者過半矣

各差建置

自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御史臺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一人以上並係言事官監察御史六人亦曾許言事後來止

察事

宋制入臺有十旬不言事輒舉辱臺之罰竊謂過矣使時無可言固將強聒也故嘗謂臺諫之言事當論其大小不當論其疏數當論其緩急不當論其早暮

御史差委在內則京畿道刷卷及巡視京營提學巡倉巡庫巡視光祿清恤鹽課在外則巡按清軍刷卷巡鹽巡河巡關巡茶印馬屯田遇有征行則特遣鹽軍紀功

宣宗嘗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粮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粮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景泰六年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御史二員專理始命御史葉巒張監督南北直隸學校會典不載

宣德二年差御史各處清軍後革歸右布政

舊制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景泰初給事中李瓚以為言遂罷巡河御史二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泰三年罷兩淮長蘆巡鹽河道命巡按官兼理正統三年令每歲各差御史巡視景泰元年差侍郎一員清理淮浙鹽法取回御史三年又令差御史二員於淮浙巡鹽

舊制屯田俱增設僉事一員宣德二年始令巡按御史兼理屯田天順九年令南都察院差御史一員巡視屯田正德三年差御史督理北直屯田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屯田

河東鹽池舊止以巡按御史兼視成化九年始專設巡鹽御史

永樂十三年差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景泰四年仍照洪武中例差行人成化三年令差御史一員於陝西巡茶七年罷差行人四川巡茶十一年令取回御史復差行人十四年仍差御史弘治十六年令取回御史命督理馬政都御史兼理正德二年仍設巡視御史一員令巡鹽御史兼之景兼攝川湖等處地方

嘉靖中都御史汪鋐劾出差御史王宣譚纘沈奎陳大器陸夢麟李美胡體乾陳世輔熊爵等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大計之日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

坐請勅吏部視其多寡而議罰烏部覆巡按御史
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閒住二人以上者降一級
調外任一人者罰俸半年詔從之著為令

巡按御史復命以銷繳勘合七分為稱職近固即
其數而踰之者矣舊百執事各職其所司而今巡
按百務萃攬事大繁而反易集謂之何哉則其所
為集知非昔日之詳也按憲綱巡按受理詞訟必
自各衙門斷過不公者其所受理必親決不令扎

發懸意向於喜怒夫然後事可立見而上下附同
之流塞矣

歸有光云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
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
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
留於是幾及三載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
幼填溢街巷使車不得行

永樂初以山東道御史文郁不諳刑名改為工科
給事中又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為刑科給事中
舊制御史皆乘驢宣德間御史任紀胡智言御史任
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百察肅清庶政若巡按
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
三司出理公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
觀瞻自今請乘驛馬許之著為令

永樂時都御史陳瑛言御史車舒怠惰不任事謫
舒戍邊因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

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宣德時御史謝瑤薦牘誤書姓自陳改正宣宗謂
吏部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
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
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蠻縣知縣

嘉靖間金符巡按山海閫巡撫順天都御史孟春
論其行事乖張不諳憲體金符不置辯詔回道考
察謫河南鄧州判官

天順間御史李蕃楊璉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上聞之大怒俱令拏問仍降勅申飭以後有司迎送路跪甚至鼓吹放炮開門一如制撫則萬歷以後事也

宋王炎雙溪集云昔漢部刺史以六條察州五條以察二千石而一條以察大姓強宗墨綬以下不與焉非固嚴於其大而畧於其小也以為大吏有所畏忌則其小者不治而白肅也今外之臺府與

內之臺諫均則有所奏劾炎竊謂臺諫不論貴近而論庶僚臺府不按郡守而按小吏則人情不服而法不法炎昔在荆州聞南軒先生有言曰帥桂四年但按四郡守徵如簿尉縱有姦贓為害也小不若先治其大者此至論也

宋魏鶴山古今考載通曰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戰國策有韓安邑之御史則以御史監郡六國亦有之非始於秦漢省其官

提刑按察使

宋文恪訥曰考今提刑按察周命擇人以巡天下之遺意也自唐虞五載一巡狩考制度於諸侯至周封建廣五載巡狩之禮弗克行而擇人之制始興蓋以道國之政事而使萬民和悅秦起廢周制漢興雖不能復遣掾史行部郡國之治悉達於上無擇人之名法擇人之意逮孝武初置部刺史以六百石之微而察二千石之尊卑其職使自厲重

其權使自行誠一代美意良法也綏和以來制不遵古始更部刺史為州牧職重權專遂流為藩鎮之弊而古制泯矣夫按察始於唐提刑始於宋唐則三年以遣使宋則諸轉運以兼職名起於近而意沿於遠也皇明既一四海即分天下為十有幾道立提刑按察使司有使有僉周適四方巡行風俗上以宣帝命下以求民瘼按其官吏能否而進黜之本唐虞之考績法漢家之分行此我國家統

紀之有經歟

唐置觀察使貞觀初遣大使十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神龍二年置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改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十年分天下為十五道改為察訪處置使天寶末年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又改為觀察處置使皆以朝官為之而藩鎮大使皆在所察之中

宋仁宗時知諫院歐陽修請置諸路按察使疏曰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日月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患病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戈未息賦役方煩百姓

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餘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元于各路立行省中書以總大政即今布政使也又立行御史臺以司糾劾即今按察使也至元中議以行臺隸行省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

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若加摧抑則風采蕭然亦無復可望矣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謂之外臺與都察院並重故大明令按察司都察院並列不視之為外官也洪武時諭曰治吏之弊莫甚于貪墨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縣官于斯二者往往有之是以弊政日滋民受其害故命爾等按治其地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薦聞糾舉建文中改為十三道肅政按察使永樂中定令制按察使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糾察官邪擒治貪酷禁詰強暴平讞刑獄雪理冤枉以振揚風紀故當時巡歷所及貪墨之吏伏首受法民困為之一甦迨後撫按之權重而憲司僅為承行之官此吏職所以日隳也

嘉靖十二年閣臣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巡按故縱按司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

景泰三年十二月降湖廣按察司僉事黃潤玉為直隸和州含山縣知縣以巡撫右都御史李寔考劾其不諳刑名也

名對王副憲紀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志道奏內臣越職一疏云竊惟皇上差委內臣不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議也邇年以來參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曹外則糾輔臣今則糾輔臣不但責之矣此臣所謂越職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問內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吏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卿貳以侵掌部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使內臣糾劾方面以侵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參贊廷議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其職掌若臣糾劾卿貳執政浸浸乎口含天憲手持朝綱而

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言自卑而高也夷陵之漸日甚一日始而忌匊馬終而迫堂廉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救也豈入告我后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耶臣仰見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輒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劾密察各有本末至明也就內臣中間有奉法循職者擅權越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仰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悉羣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者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示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思理高倬王忠孝

爭自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頌不可言也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炤如神何隱不燭豈待羙言抑臣心所不安不敢有隱于君父之前且倫員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即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八日庚午上召輔臣等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及京營總督

協理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上御文華殿諸臣
于門外行叩頭禮訖上尋命卿等進來諸臣肅班
而入東面鵠立上首名王志道都察院協理院事
左副都御史王志道出班跪上曰遣用內臣原非
得已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
昨王坤疏有旨責他率妄大體已存了如何又牽
扯許多說內臣叅的處了叅內臣的又處了但是
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別無政事都
是內臣了種種誣揑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即如
王忠孝臭爛米豆人馬都吃不得他所管何事這
樣的叅來該處他也說是為內官處了還說他臨
訊時不能具一飡一文他若無情獎為何肯放這
樣米豆又如為草場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
臣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厰已幾次從寬僅止
降罰盔甲厰這番軍器着寔不堪所以重處那安
民厰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厰臣內臣劉守乾也是

法者皇上自有鑒知止為近日內臣叅劾漸廣諸
臣受罪者多外庭皆以申救責備輔臣臣知無不
言不敢不採外庭責備之言入告及輔臣為王坤
所叅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
問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中外有紛紜之疑不以
上聞臣閩海愚材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
諸臣風雨露雷無非皇上之教生死榮辱無非臣
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臣其為法受罪

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脫至臣疏中不能詳慎語多謬悞罪當萬死時志道說謬悞二字語音不朗上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延儒代奏曰謬悞上曰有這許多謬悞來你在朕前便說謬悞書之史册就不謬悞了上又曰爾為憲臣從來有何建白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上再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寔當今急務此外未敢及上曰爾前疏只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許多說話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槩都是為內臣難道朝廷政事都是內臣做了你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麼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只因內臣在外不便作弊恰好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許多說話分明遣內臣一事先前面諭你都盡知今故意借箇題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之極多項上曰前年敵薄都城下那

是誰致的諸臣就不說了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寔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諉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等同出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率無能在內部院各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盡心修職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繁興皇上萬不得已遣出內臣查核邊儅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屢諭甚明外廷皆知今于皇上原無不頌服只是臣等罪狀多端所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臣等不能申救不能執爭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了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廷愈知感頌聖德上色稍霽曰朕昨在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卿等甚明他這等議論正是借好名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他輔臣延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挾制

適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誣揑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臣等溺職臣等原寔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皆帖然決不敢再有煩瀆褻擾聖懷上曰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箇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麼上徐命輔臣承旨歸班

問念輔臣屢次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上召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書李長庚兵部尚書張鳳翼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張延登同出班跪上曰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獎賞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這樣怎的有好官

肯愛百姓卿等新任須把舊獎徹底清釐情面一毫不顧纔用得好人纔盡得職掌若別人說的就用自已漫無主見大悞事情朕前日為兩部尚書費幾許推敲纔用卿等二人須能革去舊獎用好人才為國家任事纔不負委任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尤最緊要吏部十三省一省一人原為要知那一省人才其寔名雖為公實未必然他們何曾用心遴訪到了用人的時節仍舊南直不知北直北直不知南直今後若司官不堪有徇情的作獎的有抗違的就要參來不要說堂屬一體只徇情面若見有人向部裏囑托把持也要據寔參來輔臣延儒從傍奏曰吏兵二部須是自已能參別人不怕別人參方能任怨任事上曰各盡職掌朕自鑒裁浮言豈能動朕臣長庚鳳翼奏二臣皆自田間特恩起用敢不盡心圖報今蒙聖諭督率司官如有不遵的自當參奏臣等或有錯謬望聖明

寬宥至于情弊不敢曲徇上曰情弊須從卿衙門清楚用人須要自己主張若推那一員官俱憑人說就用或只憑鄉紳保舉這都不是就是其中也有人地相宜的畢竟還該從公慎擇若一味聽徇又何消要部裏今後不許只據舊訪單塞責及情面囑托這樣事情一定重處這是甚麼時候內外種種多故大小臣工也俱不能辭責推用人才俱在卿等兩部源頭清楚用人自當若是人才那一個不堪就是那一個源頭不清卿等責任豈輕如今所做的事都是天事謂之天工須着盡心纔是若只循舊套推陞的幾個官不過執簿呼名一吏足矣要尚書何用又如吏部情弊極多正該責成司官稽查覈察各樣事體不可但委吏書臣長庚奏吏書之弊只有小官至于大僚皆臣等之責不敢有諉其諮訪舊單近奉明旨不得濫用以後務要新行諮詢仰體聖懷臣張鳳翼奏當今邊事未

御史巡方賢否全在考核如今一概回道稱職只憑河南道一本文册說舉核過文武若干積過穀石若干舉過節孝若干便完了事就是地方有悞事的有奉旨着回道嚴加考核的還要替他委曲出脫或說是前人的事不是他任或說是前行各樣事都好只因一時偶悞將就罰俸降級了不肯處一個成甚麼憲體臣延登奏天下百姓窮困全是吏治不清御史激揚無法臣見奉不時參處之

吉不職者即行奏聞決不敢從寬上曰只要當不
是從寬果能有實蹟的是稱職若無大錯亦無大
功這是平常如有地方失事平日本無整飭或隱
漏不報或糾舉不當這就不稱職了如今連平常
的也沒有都是稱職有些過失又替他解脫不擔
勞不任怨都察院如此落得做個好人御史怎肯
盡心那御史差出去處一應吏治賢否俱在舉劾
若一失當下邊怎了臣延登奏不敢不嚴加考劾

上曰考劾須認真查核若只憑河南道文册不過
故事臣延登奏案呈須由河南道臣當另行多方
採訪不敢全憑他人文書上曰卿是此院新任自
能盡職如以前這都察院都着實不堪昨日卿上
一疏專講御史陞轉可是御史陞轉不去是第一
際要麼每見新任都有一個條陳其實只是套子
不拘得個温吉嚴吉就是臣延登奏臣昨本非敢
徇情只因目前二月該推陞之期前奉吉御史差

上者不准陞在籍者亦無多人此本不得不請吉
遵行上曰考選科道祖制極是慎重不論方隅不
拘甚麼人都可教他做只要取歷練老成蓋為老
成則自然正直誠朴沒有那虛囂詭詐的事情了
如今的考選只憑那一篇文字你們中過科目的
文字原是會做專考他何用試御史原是試他才
能果堪方纔實授今做了試御史就必定實授再
不下來了科道陞慣京堂視為捷徑就極不堪的

也陞布政按察兩司去了陞知府的都少這是怎
麼說上又諭三臣曰文武本原在吏兵風勵在都
察院責任不輕且莫說用的都是賢才但六部都
察院七員都是賢才便能治平如今邊疆未靖插
酋挾賞流賊蔓延何等時候文武諸臣不求匡襄
實績單借虛名張大其說落于史册昨九卿公本
科道公本詹翰公本內中也有不願列名的也有
是寫上若不着上名就不是了王坤疏來有旨責

他妄言已存體了王志道疏内許多誣揑着實不堪奉旨詰問回奏纔少平些臣長庚奏皇上屢諭甚明遣用内臣為兵馬錢糧不得已而用近因王坤一疏參論閣臣及在廷諸臣出於兵馬錢糧之外不但諸臣不能仰體皇上遣用内臣之心王坤亦不能仰體皇上不得已之心所以具有公疏至于王志道言語激切無倫誠為有罪但言雖有謬心實無他伏望皇上寛宥至於有罪者不獨王志道一人臣等俱為有罪統候皇上寛宥上曰卿等公本意在存體防微旨已明白國之大臣朕所倚仗不可如小臣輕佻不諳事體借個題目就做起來今大敵要東就東要西就西如入無人之境尚可謂中國有人麽這個不羞不憤却羞憤別事臣長庚奏聖上屢諭甚明自有聖斷臣等自宜靜聽聖裁其王志道回奏因威嚴之下言語瑣瑣冒瀆臣等都説他不是總之諸臣為求寛宥之意至於

面賄賂的成何言官就如各處兵馬錢糧那一處不差爾等查核何曾肯摘發奸弊到壞了事又身處其外要差爾等何用平日具疏每隱顯閃爍就是參一人也不指他實蹟薦一人也不指實他名節都故意如此還有做的不好的就是參堂官一本叫他不便考核吏科都劉斯堉奏臣等職任言路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這一句話是從心裏説出來是從你口裏説出來你

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那疏中所說之事不相干言官為朝廷耳目不聰明諸事俱廢了自已作弊倒說別人作弊自已壞法反說別人壞法豈成言官以後如有把持囑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上命起去科道俱承旨歸班上曰方今多事之秋大小各官通要實心實意做事諸臣盡出班跪上曰既做一官就有一官職掌件件都該憂思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不可借一虛名張大說去徒滋煩瀆輔臣延儒奏目今時事多艱各官本等職尚料理不來那虛名空言有何益於朝廷適大小諸臣欽奉聖諭自當儆省惕勵實心營職不敢輕率紛擾只臣等才力庸淺雖辦事閣中此心不敢不盡其實毫無幹濟上曰卿等匡贊居多近來言官上疏動輒說知票擬也只是擬得便朕裁奪難道擬了就是了何不竟說是旨又說個擬字令言官見一旨意就問道何人票擬

就沒有這些話說又如朕所裁的便說是中旨中旨兩字是怎麽說是從宮中傳出來的是不應從宮中傳出來這不可解輔臣延儒奏這個議論倒是沒有那中旨之說還指數年以前恭惟皇上御極乾綱獨攬事事親裁不惟臣等深服即外廷亦毫無間言輔臣温體仁奏果然外廷絶無異議輔臣温體仁又奏閣中看詳原稱密勿外廷何由而知輒傳係某人票擬這都不是通應嚴禁上曰正

是内閣舊制原不許外人擅入前卿等曾經條飭就是跟隨人役也都有限制如今還要嚴謹上謂延儒曰卿職掌甚重令後中書等官與跟隨下人都要着實申飭有不遵的參來重處前日如童夢蘭這樣的最為可惡輔臣延儒奏外人自可譏防這是該閣中供事員役所以防範不到止是臣疎庸之罪上曰以後嚴飭中書等官不可容留這等員役在内輔臣延儒承旨歸班上曰方今民窮財盡各處盜賊生發都是從東事起必須東事平了百姓方可安寧這個事不做如何專做題目圖個名色好聽輔臣延儒奏各官好名之念果是有的皇上待之有道自然無名可沽上命卿等起來諸臣承旨歸班上命賜茶諸臣出殿門外叩頭謝恩而出至二月初九日奉旨王志道風憲大臣輒敢藐玩屢諭肆臆誣揑借端沽名臣誼安在本當重處姑從輕革了職為民日今邊疆多警民困時艱

朕衷日夕靡寧大小各官俱宜洗心急公修舉實職以副委任不得挾私紛擾徒淆國事以後有違的嚴治不貸

召對劉總憲宗周紀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常朝畢有旨傳内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及起居記注官來中左門召對賜各官茶餅午刻上出御門各官行叩頭禮畢上諭九卿科道公議督撫去留處分限五日内如何不見回奏各奉旨公議督撫次日即傳知會約於二十七日集中府會議二十五日大選二十六日冢臣鄭三俊偶病未出止移文各衙門令具議單送臣部酌定今單尚未繳所以稽延上曰時事甚亟如何可遲今日就於直房公同確議禮部尚書林欲楫奏要地督撫關係甚重議去一人必先就近擇一堪代者如未有其人而遽議去者五日京兆恐誤封疆

上曰前有旨諭選才望堪任的即推不得聽人規避有不堪的即時更換總要大公至正可作速確議上又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吴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言之意或言之不當或言之過切又蒙皇上一概優容以致諸臣忘其愚賤輕有聒瀆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謹飭身體孱弱多病伏望聖恩寬宥上曰目今邊疆失守警報日聞

已閱兩月之久文武諸臣竟無人能展一籌為國家捍禦之計爾時聖容惻然垂淚曰朕無面目見爾等只以優容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蕃叅内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言初九日朕諭内有一段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時大臣有庇薊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者言路欲攻之不密大臣先請上申飭上不悟也姜埰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於欺藐二十四氣之説事同

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奏章不得不於姜埰疏上一問吏部侍郎蔡奕琛貪狡異常御史成勇叅之下撫按察經年不敢問科臣袁凱孫承澤力糾逮之至京復揑二十八宿錦囊計邪説希飾罪刑部審明擬奕琛戍發遣後復揑二十四氣匿名帖託其親官金吾者揭之皇城内外前此為枚卜處分六人此番劉公金公皆氣中人蓋已深中其毒矣爾言官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敵精神都不用在國家上敵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誰無廉耻但不肯奮發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瞻

徇麟徵奏皆由用人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實不堪言官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部覆必詳細分别某人應留應去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亦無敢譁言官只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上曰已屢有旨了麟徵奏

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位妄言第諺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埰無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上曰熊開元假託機密陰行讒譖小加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明起來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安民上嗔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戶科廖國遴糾宣督江禹緒委卻御史周燦請逮不用命行間諸臣御史楊若橋舉湯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賊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向年倡說天主邪說蠱惑中國人心堂堂中國止用小伎禦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伎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脩明賞罰妥當使人心震慴庶幾閫外用命可望成功上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

件宗周對惟在皇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有使貪使詐貽害至此上曰督撫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須操守為主上曰大將另有一段才幹不是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尅兵以致軍心渙散上曰知道了戶部尚書傅淑訓又救熊開元姜埰上曰面諭甚明不必申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敕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於聖政國體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擴聖度於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臣宗周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疏冒瀆蒙皇上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實甚於二臣臣

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於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起廢之列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上曰人臣見有無禮於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溷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叩頭奏云臣謹請罪上諭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爾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侯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申救蔣德璟吳甡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在直房與同各諸臣商議熊開元姜埰有罪雖

仰干聖怒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俞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語言戇直若論起事罪實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宸奏劉宗周申救姜埰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幸逢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清執素著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欲整肅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膺其語但於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方今多事之時老成當惜伏乞聖明寬宥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主使之說先有大臣密揭熊姜二人在北司已嚴刑問主使之人上諭但打死有我作主不妨語兵部左侍郎馮元飈哭泣救爭衣袖盡濕金光宸又奏頃臣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硜直客也不會與熊開元實不相往來宗周與臣同官臣極知他就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但姜埰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俱有罪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上面

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益其實從君德
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頓即皇上所頒憲綱見
在奉行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理城守不避
風寒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着議處光宸奏臣
忝風紀之地每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
若撫按盡得其人天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
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
他這個老臣願將臣罷斥臣如有一字之欺願甘
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同出班力救
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周金光
宸先出候旨爾九卿科道在直房議來奏時已過
酉諸臣入直房會議督撫去留處分事隨列單恭
進傳諸臣各退名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
刑部擬罪即奏閣臣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救首
輔言詞甚婉蔣德璟曰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
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

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
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吳甡奏皇上當學堯舜安
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問怎說甡
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人
臣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欲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
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時刑科都給事中
孫承澤以病註籍次蚤上疏云為聖度本自如天
憲臣去國可惜伏乞俯賜轉環以光聖德以重風
紀之任事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
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
選未可輕為更置也適蒙皇上起劉宗周於廢籍
而為風紀之長臣適奉差在外遠適相傳無不加
額以為聖朝美政及臣北上見其經過之地人曾
望其丰采及聆其語言又無不轉相稱説以為慶
幸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
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近戇要本之忠君愛

國而其學無欺昨蒙召對語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嚴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冒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堯舜闢門之心也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近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外邊内賊相因益熾自舊臣登用始知人間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蓼為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及黔落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貪憲臣金光宸永藻為心蠹桂成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讐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於京師者類能言之幸於摧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檢同時獲罪在二臣戀主固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放逐舊臣之時在朝廷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矜其小過

録其生平久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於國是不小矣臣患病伏枕因思大政所關不避斧鉞倘蒙皇上留二臣而罷斥微臣即死有餘榮矣上令部議處罰俸三月又次日劉公騎一驢一僕負襆被出順城門金公降調聞艱歸徐公石麒亦投劾去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何　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四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通政使司

通政使司在太常寺南東向初置察言司設司令掌受四方章奏尋革十年始置通政使司正三品設通政使左右通政左右參議經歷司經歷知事職專出納帝命通達下情關防諸司出入公文奏報四方臣民實封建言陳情伸訴及軍情聲息災異等事成化二年增設謄

黄右通政列銜本司不與司事後革

洪武十年七月置通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上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遂命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

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御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
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數陳者勿隱蔽當引見者勿
留難無巧言以取容無苛察以邀功無讒間以欺
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按通政即古之納言舜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朱子
曰納言之官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
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數奏復逆必使審
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績有稽矣周
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省皆
此職也

菽園雜記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
宣達下情廣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甚重也洪
武永樂間實封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
無俾免者自天順間有投匿名書言朝廷事者於
是始有閣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旨旨
出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于何
年乃有拆封類進及副本備照之説一有訐奏左
右内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洩被奏者
往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虚言受禍祖宗閣防
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歎哉

京朝官封事自會極門内臣收進其餘皆自通政
司入惟各邊總兵官都指揮指揮等官差來奏事
人員鴻臚寺序班連本連人引進俟本進收訖該
管序班引出收在本寺宿歇次日早天明放出

每遇常朝通政司奏事原不拘起數寓圃雜記云
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朝食惟欲
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
楊榮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新制每日早朝止許言
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請閣下籤以各事處分
陳上遇奏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既崩三臣繼卒

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至天啟時惟奏二事及余於
崇禎之十年間侍班猶見奏四事格套相沿無裨
實政至通參一官初制吏部會同禮部考授後亦
惟吏部按資陞授眯初制矣
洪武中通政使門下有一紅牌書云奏事使當時
恐下情不得上達執此牌可以直入内府守衛等
官不敢阻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
科臣收貯者仁宗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
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
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
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
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

舊制題本紙四葉一接末一接不用四葉盡紙所
長每葉六行每行二十字比奏本頗大具年月獨
占一葉本中字只許占年月上一行過二行則年
月當書一葉
洪武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
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
五寸長五尺為一等四尺為一等三尺為一等案
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為一等二
尺為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一
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
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
尺六寸長二尺八品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
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
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章奏有正有副正本御覽副本啓東宮者實封同
進無東宮則不用副
奏疏之式揭其要別書於後謂之貼黃外封所書
事目日月謂之引黃崇禎元年上諭諸臣章奏倣
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

從輔臣李國樸之請也

章疏貼黃有三種一則宋人貼黃乃於狀劄中未了事復貼黃以增入如尺牘中又言是也一則本朝文武陞除事故則録底本藏於内府即詹事通政樞郎所司清黃是也一則本朝制於賀謝等表上面貼黃帖一方如印大帖下用印黃帖上所書如聖壽寫進賀聖壽表文正旦寫進賀正旦表文冬至寫進賀冬至表文謝恩寫進上謝恩表文末後年月日上亦印封皮上用黃帖上所書如前黃帖下用印印下寫具官臣某進謹封於上進謹封字上用印是也近日貼黃則書其疏中大要節文又一體矣然軍機疏往往不同以無暇及也

崇禎元年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報房抄發洩漏機密一概私揭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上傳章奏冗長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着通政司申飭

上傳内閣本内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朕不敢與並列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遵行

附載

崇禎十三年監生涂仲吉疏伏惟皇上好問好察過於古先哲王惟恐一夫失所為聖德累故極匆莞之言未嘗不樂聞而採擇焉臣不自量以前月十五日具奏為明主可與忠言草野義甘受罪懇祈天心轉圜以慰天下萬世一疏中言黃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及其言懇招尤因薦被逮廷杖殘息加以圜幽竊謂皇上必欲誅結黨敗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必欲誅孤行獨立之臣則道周當死此通國至愚所共心傷非獨臣草野之私見也臣聞嚴命匍匐萬里願從葉廷秀之後冒請天誅使臣疏得上達皇上震怒殺臣杖臣繫臣俱甘如

飴不意通政抑臣之疏三格不封若有所為而然者不曰臣疏不當封而曰寬以俟之可也不曰臣言無當而曰惟存此議論可也是司臣良心未泯亦未嘗以臣言為謬但畏罪耳臣復激切懇封而司臣辭色俱厲至令衙役辱臣不許臣進夫臣書生雖微志頗以古人自任亦成均教育以為異日効忠於朝廷建不朽之業者司臣爵位雖尊不過患得失保祿秩耳以一朝之權而阻千秋之論豈不輕朝廷蓋當代之士耶況臣所言有禍無福有死無生是天下所心哀而不敢出口者非敢效一班衣冠敗類及紛紛市棍之徒藉上書希圖倖進者比司臣何不之審耶嗟乎在廷懼罪不惜賢才而使書生冒死惜之為大臣者當慚愧無地反以出納之寄而撓忠義之心使聖代闢門明目達聰之典壅閉實甚然臣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伏乞皇上取臣原奏賜覽即立殺臣臣無所恨矣亦無

虛臣犬馬齒二十七讀書報國之志也

春明夢餘錄卷四十九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大理寺

大理寺在都察院南初制大理寺正三品設卿少卿丞洪武元年革十四年復置改為大理寺正五品其屬置左右二寺設左右寺正左右寺副左右評事及審刑司官十九年審刑司革二十二年陞正三品二十六年設司務二十九年寺革後復置改左右寺為司官為都評

副都評司務為都典簿永樂初左右寺及官俱復舊大理準古廷尉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為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推問刑名按律例慮而復問因服乃准擬否駁再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牾律寃甚者移調問曰審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並讞乃已聽決每歲會九卿朝審重囚

大理古官也尚書皋陶作士周曰準人秦曰廷尉漢初仍秦官景帝更名大理東漢又名廷尉後皆因之元以為都護府明初置大理司改為寺本寺職專審録天下刑名凡刑部都察院問擬内外刑名俱送寺覆審卿總之少卿與丞為之貳司務典文移左右寺分理其事洪武中以係軍者屬左寺係民者屬右寺又定以在京屬左寺在外屬右寺萬歷九年以二寺事務煩簡不均題准以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左右分管浙江福建四川貴州廣東山東六司道屬左寺湖廣廣西陝西雲南河南山西江西七司道屬右寺就各寺中除正副照該管地方通看外其評事以俸為序照來文先後分看凡寺正不看外詳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刑部十三司都察院十三道五軍都督府斷事官五司問擬一應囚人犯該死罪徒流者具寫奏本發審笞杖罪名者行移公文

發審俱由通政司掛號另行入遞籐先差人連案
同囚送發到寺照依該管地方先從左右寺審録
若審得囚無冤枉者取訖各囚服辯在官案呈本
寺連囚引領赴堂圓審無異取據原問衙門司獄
司印信收管入卷將囚連案責付原押人收領回
監聽候發落待奏本公文到各項奏本公文到寺將奏本
抄白立案務要仔細參詳情犯罪名比照律條如
罪名合律者准擬本寺依式具本同將原來奏本
繳送該科給事中編號收掌然後印押平允仍由
通政司回報原衙門如擬施行如罪名不合律者
依律照駁亦依式具本將原來奏本繳送該科收
編駁回原衙門再擬如二次改擬不當仍前駁回
議擬候三次改擬不當照例將當該官吏具奏送
問或中間招情有未明者必須駁回再問若公文
不必抄白就即立案其參詳罪名准擬合律照駁
不合律及送問等項並如前行若審得囚人告訴

冤枉果有明白證佐取責所訴詞狀案呈本寺連
囚引領赴堂圓審相同將囚連案依前發回原問
衙門聽候發落待奏本公文到寺將原來奏本依
式具本如前繳送該科公文上留本寺立案然後
仰令左右寺抄案備開囚人供詞行移隔別衙門
再問若二次審異者再取本囚供狀在官照例具
奏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堂上官圓審
同奏施行
凡内外問刑衙門議擬囚犯弘治元年奏准律無
正條情犯深重者引律比附奏請定奪不得一槩
俱擬不應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違者在内科
道官糾劾在外巡按御史參究御史有違者本寺
查究
弘治十七年刑部覆准各該司道必先推鞫明白
問罪送審中間倘有冤枉不肯畫字或招情未明
駁回三次改調司道或原問官事涉嫌疑雖未及

三次亦許調問悉遵前項諸司職掌并見行事例施行

嘉靖十年刑部題准兩京法司一應輕重刑獄務要虛心聽理必求詞証明白情法允當然後議擬施行毋得仍蹈前弊鍛鍊其有情可矜疑事出無辜應辯問者即為辯問應奏請者即為奏請毋拘成案毋避嫌疑務要遵照欽依着實奏行不許虛應故事如有違者重加懲治

嘉靖十一年本寺題准勅法司堂上官一體申明戒飭各司恪遵法守凡大小詞訟非經通政司准行非由各衙門叅送不許聽理非由本寺評允不許發落若徇私廢法如前所謂拘審及改易發落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叅究檢舉

嘉靖十一年刑部題奉欽依今後奏訴冤抑與稱冤不服調問人犯中間果有冤枉者問官即與辯問改擬不得避嫌畏忌因襲前弊其拈擬未當該寺駁回再問者原問官即當更改不得偏執己見如拈情已明罪無出入該寺即與評允不得駁論一文一字以致往返駁辯有累罪犯至於詞訟行勘除人命家財田土等項例該檢勘者照例行城及軍衛有司勘問若委官果有徇私作弊勘報不公者原問官審究明白即與改正仍將委官叅奏治罪其餘例不該勘者不得一槩行勘以騷擾害人

嘉靖二十一年奉旨題准今後凡在外一應死罪重囚已經本寺詳過題奉欽依處決後乃捏詞奏辯覆行勘問情真仍依原擬罪名者俱查遵前奉明旨施行不必再行開詳本寺仍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

凡發審罪囚有事情重大執詞稱冤不肯服辯者具由奏請會同刑部都察院或錦衣衛堂上官於京畿道問理

凡駁問罪因弘治十七年奏准原問官事涉嫌疑或有偏拘者不拘一次二次聽本寺駁調問理若不改本寺徑行隔別衙門問理又駁回犯人若不須提人者輕事限五日重事限十日完報若故意淹禁致情輕犯人累死者聽本寺指實參奏

嘉靖十二年本寺奏准法司堂上官將原問官員嚴加戒飭仍將發問囚犯按駁行查凡經駁回再問者照依大明令小事五日中事七日大事十日並要限内結絶如原問官敢有負氣挾私似前停閣淹延淩虐罪囚者聽本寺指實參奏其各司擅准詞狀徑自發落既不呈堂具報送寺審録又已經審允而擅擬改變者俱聽本寺及科道官參究凡在外問過一應刑名布政司直隸府州申呈刑部按察司申呈都察院各衙門仍備開招罪轉行到寺兩寺分看詳擬合律者候題回報部院如擬轉行發落不合律者駁回再擬招情不明者駁回

再問

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係日審者寺正具稿係外詳者寺副而下寺員五日一具稿呈堂裁定

吏部尚書蹇義論大理疏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

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録無冤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法得其平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寃抑囚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祖

宗律令不許妄加叅語從之

成化時給事中白昂言大理寺審録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在外衙門再問多偏執已見不與辯明或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者俱乞改調相應官員問理不許鍛鍊成獄違者問罪從之

雖無贓亦依律問罪大理卿劉玉疏伏惟我朝太祖高皇帝肇跡民間享國持久備歷艱難飽諳物態故立制定法準今酌古周備無遺視漢唐宋為過之至刑獄一事尤在所慎既設刑部以掌邦禁又設都察院以司糾察羞之問刑又設大理寺以專審録凡問過罪囚具招送審凡招不協情情不合律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謂之照駁照者照其情律也若問有寃枉因自翻異不服則取供行移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翻異不服則具奏會同九卿圓審詳載諸司職掌與大明會典為制甚密及查見行條例遇有重囚稱寃原問官員輒難辯理者許該衙門移文會同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就於京畿道會問辯理果有寃枉及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蓋使彼此精研互相覺察故為問刑審録之司者敢不積誠竭慮據情法以議其平哉法得其平人皆易知易守而不犯故刑罰得中民獲措其手足所謂刑可期于無刑也奈何豐豫之餘人心玩怠問刑者不知五詞之審審録者不知觀刑之中惟意出入百司視勘不究其所當究刑每濫於無辜不問其所當問罪常訛於非情苛碎煩擾長究興姦俾良善無控訴之門狙詐得横行之路以求實理為怪異以論舊章為狂愚遂使祖宗良法廢壞殆盡臣等有難盡言者今幸陛下剗除宿弊圖新化理臣等幸沐遭逢忝司平反以為照駁圓審之法不行則司刑者無所畏憚庶獄決不

可清他若詳定法律考課官屬矜恤獄囚查革淹滯省節煩擾體悉吏隱又所以清獄之源也伏望
皇上特勅法司今後問刑凡有擬議未當者容臣等查照舊規照駁再問駁回三次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具奏送問若問有寃枉囚自翻異不服取供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不服止照條例會同三法司及錦衣衛堂上官會審十分重情遵照會典會同九卿圖審原問官及改問官若容私偏向勅本寺及各衙門欽遵施行　一問刑衙門固應遵照律例問擬發落但民僞日滋或有所犯出於律例所不載者或情重律輕或律重情輕難以照常科斷者節該刑部都察院及本寺臨時議擬上請奉有欽依發落歷年以來非止一端此皆出於
聖明叅酌情罪以補舊章之未備誠宜傳之永遠使司刑者有所遵守也合令刑部都察院會同本寺將自嘉靖元年以來凡問過事情臨時議擬奏請及撫按等衙門奏行部院議處具覆奉有欽依發落者逐一查出再行議擬停當開款具奏取自上裁著為定式增入問刑條例通行內外問刑衙門永為遵守其近日刑官私議比附律條之類刻附律書者俱不許傳用庶
聖謨顯而刑不濫矣

一法司所以專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職司叅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員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其間歷年既久諳練事體盡心職業者固多亦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叅駁本寺亦不降心聽從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衆至不得已只得將就允行亦有彼此騰謗遂相擠陷本緣公務反成私隙以致刑獄不清多此故也合無行令本寺今後遇有新除評事督令講讀律例

半年以上考居疏通者方許干預評允如有刑名生疎者比照試御史事例仍令重歷重歷不堪者叅送吏部對品改調在京別衙門敘用其見在者除寺正寺副不考外其餘亦限三月以内通加考驗勤惰内有年久未諳者一體叅送吏部別用若有究心刑名才識出衆者開送吏部候兩寺正副員缺不論年資銓補至為正副又能益勵職業比照刑部各道年深郎中御史一體不次推陞如臣等恐宿弊難祛頼

戒飭各屬俱要仰體至仁重惜民命一應罪囚無得非法凌虐有患病者提牢官及司獄官請醫調治或調治不痊身死者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門差官相視明白仍一面將患病緣由開送本寺以憑查審若御史等官驗有傷重及本寺審係矜疑人犯并未結事情雖係真正死罪重囚不曾請醫用心調治假揑虚文開報者俱係當該官吏叅究從重治罪其男子杖罪以下及干証平人婦人徒罪以下者不許一縶淹滯每月終該部堂上官仍事本寺所審者止據見在人犯病故者例不查考以致該部肆行無忌問官緣此得肴文移提牢官員緣此便於防守而以人命之重如拉犬戲習以為常漫不知惜甚傷天地之和召災致變未必不由於此此等弊政已非一日茲當欽明大獄之後人圖自新諒無敢蹈前非者臣等恐宿弊難祛頼風易靡不可不預為之防也合無行令刑部衙門

將見在開除病故因數開具說帖御前宣奏庶司刑乃有所避忌而囹圄無寃獄矣又訪得相視官往往畏懼復命延捱數日積死數因方行相視以致屍肉潰爛臭穢薰蒸莫敢近前非惟死者莫辨其寃生者亦被所染瘟疫舉發莫可救藥誠為可矜亦乞勅都察院等衙門遇有該部開報死因隨即差官相視毋至仍前躭悞參究治罪如此則陞下如天之仁及枯骨矣　一近時法司問事多有淹滯日久牽累平人合無行令今後問擬大小事情及行各城勘驗者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小事限五日俱要提齊完結此外如錢糧行查未明强竊盜挨拏正犯未獲人命未檢結勘以致稽遲者將見在人犯及本狀內各起事情先行問招送審本寺即明開各犯到官之日以憑查考有淹滯過期者年終類奏量請罰治如例應委官勘問及行軍衛有司會勘違限并托故推調不即赴勘者

所不免該城量行責治已足示懲戒若一槩送問至有妻妾妒寵而反目子猱違令而打罵皆人情誠為擾害行令各城御史除强竊盜人命等項重情照舊送問其餘一應小事量情發落不許送問亦不許受理凡軍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行法司提問亦不許巡城兵馬司等衙門濫受擾民庶刁風可息而貧民獲安矣

崇禎二年大理卿康新民疏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每遇審録重犯多方詳慎歷有平反清夜省

心惟恐天下有寃民也軍徒一寃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寃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寃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於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手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駢首何憾若無確証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扳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憑審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於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扳扯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不隱縱颺去其供招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贓物然當日原未投失狀安知

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審役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參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及遇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為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嘵嘵轉辯藉口於審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於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寺則不知耽延幾許月日矣近

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止二人聽鞫其中即有一可疑者駁從末減然前三十四人中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錄矣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凡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屬先投一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俟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贋即獲自各營亦必關原狀以為確證其審後止許嚴緝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司多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裡情節隔別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址贓物逐一剖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營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寬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猫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科道當不時誡諭專以審賊之

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司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故入臣寺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參依律懲究且盜情一發即須速結轉解參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於奸穴其厥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城一種拏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資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蹈踖於橫禍則妄拏誣陷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本之地可也

崇禎十五年大理卿凌義渠疏查得臣寺職掌見在衙門事宜一書內稱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大理寺審允者死罪候類題命下之日出評允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決獨京詳分別二項各候足五起此不

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固不敢傳會典制也恭繹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參詳立決人犯除甲幼悖逆外係強盜十之九所謂禦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與外不同州縣盜發失主先有緝狀有失單及至擒獲贓對月日贓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手獲盜未必皆真真盜未必皆獲即其有贓有証而失主或非正身贓物槩無原單失出則有出押之虞失入遂傷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強盜贓真証確然猶府道司院層累批駁稍餘生路復入恤刑矜疑之牘比其開詳到寺次第奏讞不知幾閱年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賊送部成招過寺候題其間情罪未協者惟有臣寺之一駁耳即候足五起遲不過以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復生矣臣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仁俯思平反之職於此等重辟何敢率易從事雖題稿已具尚有疑竇須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藉候五起之例庶得以躊躇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聖人之意豈為兇人停延久待緩至旬時者哉政懼濫及無辜必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奏間接邸報該刑部題為遵旨認限事奉聖旨這各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祇遵查緝審結但獄須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稱朕慎恤之意不得藉口勒完任意出入欽此臣等恭誦綸音真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讞原期於得情無枉無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共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贊祥刑從此永為典制庶畫一之令既飭而隱閔之獘愈清矣

薛文清瑄大理箴惟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
士師庭堅官曰大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
然蓋天之公陽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遏不率
典彝或過或惡天討以施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
斯常刑讞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
鑑灼隱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
服氣協休徵惟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絶者
弗續爾居爾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
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於茲靡平靡燭斁紀瘝官
齎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有良
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冤曰無冤民功光
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子述戒敬
勗我人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七千七百二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一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太常寺

太常寺在皇城西後府之東南向中為崇正堂萬歷中
董其昌為寺卿改寅清堂書用李江夏法甚工後堂左
右為官舍堂後為香帛庫庫北為浴堂南為柴庫右為
祭器庫初為太常司正三品吳元年令凡朝會贈謚冊
封冠婚喪祭講究儀式計量物料移文各衙門施行禮
樂祭祀宴賞犒賚賓客工匠悉隸焉洪武元年定太常
官制掌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神祇之祭以相大儀以格
神明以致天地之和餘分隸各衙門設卿少卿司丞博
士典簿協律郎贊禮郎司樂大祝等官及祠祭署令署
丞三年置神牲所設廩犧令大使副使等官四年神牲
所革七年設典樂二十四年改署令為奉祀署丞為祀
丞三十年改司為寺司丞為寺丞三十五年革大祝

虞舜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后夔典樂周併領於

宗伯秦始為奉常漢因之為太常太常王者所建之旗也畫日月蛟龍百官有大功德則書之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又曰太常漢百官志曰欲令國家威大社稷常存稱太常又曰尊大之義也

太常職事凡天神地祇人鬼歲祭有常先歲孟冬進明年祭日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凡上祭贊相禮儀大臣攝事亦如之若祭先期請省牲大祀

上先省大臣繼省之進版銅人上殿奏齊戒示諸司凡薦新品物移光禄寺凡國有冊封冠婚營繕出師歲時旱潦大災難請郊廟社稷凡新王之國若朝還謁辭於寢廟凡祭滌器饗理香燭玉帛整拂神幄必恭潔凡玉三等曰蒼玉曰黄琮曰玉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展親曰禮神曰報功凡牲四等曰犢曰太牢曰少牢凡樂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凡舞二曰文舞曰武舞

凡樂器不徙凡陵園之祭無樂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奉帛執爵司尊司罍洗卿貳屬各供其事凡宴會率其屬奏樂典簿勾校金穀察視禮數省署文移博士講習禮文請上填名祝版大禮導贊其儀神樂觀提點知樂領樂生舞生而時教肄之進退其考贊禮郎設君臣之位以奉祭祀之禮拜跪之節皆贊導焉而承傳之協律郎司樂考

協雅樂凡舞人韻聲人籍數其名數而審欵之凡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舞失節者皆禁糾之凡上至祀所夜警晨嚴凡祭先期演樂太和殿凡大祀樂生七十二人舞生一百三十二人凡壇署典守壇場殿宇廚庫林木時灑掃之以供其祀事陵署亦如之以獻牲所凡三祀牲牢咸有數養而滌之稭田收穀納於神倉供五齊三酒之用穰蒙飼牲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以皇太子新薨欲停時享命

禮部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真宗居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郊用樂餘皆備而不作今宜如宋制從之是年八月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典簿劉仲實從旁代奏甚詳上曰國莫重於祭祀職太常者昏惰如此何以祀神遂降昇為刑部主事而以仲實代之

太常博士漢人極重此官國有大政下丞相九卿會議必及博士即如廢昌邑王奏中公卿將相列名上請必曰臣敞等謹與博士議云云如此大事非博士之言不行其重之如此

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重其官以宰相任子為之明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後乃以黃冠充焉失矣

宋濂曰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遇有事郊社令被以戚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神明也

宗伯于慎行太常寺題名記國家法六典建官既以禮樂神人之政總之春曹又設太常卿佐使率其屬以奉郊廟羣神之祀而掌其器幣壇場儀文樂舞之數以告時於上而請行之蓋宗伯所掌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春曹舉其全太常專其職矣所謂崇明禋之典以協承神休厥惟重哉寺之在北都者初稱行在正統間始定今名則永樂以前故南太常也而題名所志卿及餘佐肇自洪武於建置之實不相中矣萬歷庚寅卿張公作霖以題石且屬將更鐫以待來者則斷自永樂十八年卿蔣公守約少卿傅公霞岫以下而除其官南寺者以志實也又准雷大司空年表之法列卿少而除丞以志守也舊記間有遺失又取年表所載頗增入

之而隆慶以後續焉以志備也謂不佞承乏禮官請為之記恭惟我高皇帝開天肇宇稽古禮文惟是郊廟百神之祀對越將享罔敢逸豫洋洋乎廣謨景訓載在典策規於萬世矣列聖相承率由舊章靡有遺闕是致昊穹錫貺百神効職年穀順成羣生嘉皃與虞周之盛有同符焉其惟明德之歆升聞於上亦越奉盛涖皃之臣陳言祝嘏以假於上下神祇與有榮號哉及遹穆考以前寺之卿佐間或參以宗祝秩之上列亦惟其習於祼將示有常也不佞竊有睹焉古者官不易方材不兼任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各効一職不二其守以終其身故能摶心揖志儲精會神以逆釐三靈而協調元化也今之太常既以一官兼夷夔之任而備其所不能周又皆出於仙曹瑣闥極當時華要之選垂魚摝佩朝遊乎圭瓚暮翔於斗樞即欲精白一心肅祇厥職以揚洪煇而甄靈貺時不幾也無已而

委之宗祝曰以其服習有常不惑於儀云爾則無乃以人而棄官乎繄考舜之命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其命夔也以直寬剛簡之德勑之則夷夔之終身於其官者固不在玉帛鐘鼓之間而在乎有禮樂之本也任是官者誠有禮樂之本以考其器數而舉其彝章則一日居職亦夷夔之一日矣由是而後乎吾者一二人焉如之是一二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又由是而後乎吾者十百人焉如之是十百人者其不為夷與夔乎有如提空名以自貴而慢厥官常以怨恫於神明即終其身於鐘鼓玉帛之間何以自異於宗祝之流而稱顯相乎聖上恪共祀典春秋匪懈祝號之史或有愆於禮度輒下詔申飭應時更置而於寺之卿佐茂簡名德以冠九列爛焉燦乎於前有輝矣繼自今以往任是官者其有不烝烝翼翼各率乃職以求踵夷夔之躅而委諸宗祝為也即我二三禮官實儼然

在庖俎之間亦曷敢不相與敬之以光揚天子之丕赫命於戲重哉爰弁諸碑首用昭示千萬禩維張公其有令矩於後人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二

春明夢餘錄　史部

孫承澤撰

四譯館

四譯館在東華門外南向設太常寺少卿提督之聽於翰林院所隸凡八館曰西天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監生年少者入翰林院習夷字以通事為教師科舉時任其應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中榜後改庶吉士仍習譯天順中革令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通者冠帶又三年授以官

永樂初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謇齋瑣綴録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憫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

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
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是也至景
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
第又以與修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
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于户部蓋資稍可
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為科第之捷徑
故爭趨者衆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白如制去取
于内不復送出院

天順中禮部左侍郎鄒幹奏永樂間翰林院譯寫
番字俱于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年以來官員
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私自習學濫求進
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
情乞飭翰林院今後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
取年幼俊秀監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
家子弟私習及徇私保舉

洪武中以元人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制蒙古字
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鄒緒濟與編修瑪噶伊克
等以華言譯其語復取元秘史參攷以切其字諧
其聲音名華夷譯語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能得其情

大學士高拱議補譯字生疏看得譯字生自嘉靖
十六年考收之後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遷
所存者僅餘一二世業無傳番譯具廢本當選收
以備作養今該内閣題乞照例選收併勅本部詳
議委應議處臣等謹擬議條件開具上請一選
世業查得正德三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七名嘉靖
十六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
論本業止泛考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
考非所用用非所考譬之責工于商難便成熟今
該内閣具奏專取各館世業子弟資稟年歲相應
者考選送院作養其議甚當相應申請合候命下
本部行移翰林院轉行四譯館即將各官名下世

業子弟資稟清秀者開送本部考以番文收管習學伏乞聖裁　一定年限議得世業子弟雖即試以番文然未經作養難便責其全曉但取其精通門路易於習學而已若不限年則有年既長而止通數字者收之豈能有進若皆限年則有年雖長而業已成熟者棄之豈不可惜合令各生先自報已通未通二項其未通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審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限年數考必全曉而後取仍于本卷首行明書已通未通以便分別庶年富者可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其用伏乞聖裁　一慎考校查得舊例考選入館之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打二十習學三年會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翰林院掌印官於午門內會考每差御史二員監試其中試者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事其初試不中者有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等年屢經本部題准各館官生中有愚頑不學屢考無成者若容再試終于無用今後習學三年不中者徑斥為民六年冠帶不中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年授職不中者即以應得原職俱各回籍閑住今該收考相應通查議請合候命下除將前項考選送館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季考懲戒其有怠惰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請罷革至于三六九年會考照例食糧冠帶授職其三年考不中者姑量加責治容再習學又三年不中者黜退為民其食糧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年考不中者令冠帶閑住毋或姑息坐糜廩祿伏乞聖裁　一定收補查得收補譯字生自正德三年一行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于今曠日久遠人心絕望所以不習其業應考者解而他人反得營求入選取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陟人漸減少而

各館世業子弟藝隨齒長又自有俊秀者出似當
量為收補以便習學合無今後每六年一次收考
每考止取二三十人則進身有期人既肯習其業
取人不泛業自可精其能況數番方滿一百二十
人之數得諸積累似與一日濫收者尤為有間伏
乞聖裁　一查實歷查得在館各生有怠惰托避
者率多告病給假及會考之期輙行告補甚非事
體今後合無臨及三年會考須要查算在館日期

有無虛曠若無故曠三箇月之上已食糧者住支
未食糧者令補足日期方許送考其丁憂起復事
出不幸者情若不同故往時亦嘗奏擾乞要附在
廷試歲貢中同考皆已准行然據考課責實之意
似亦未當今後俱合扣筭三十六箇月為滿如未
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聖裁　一嚴保勘照得世
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然有等夤緣之徒冒
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朦朧保送深為可惡

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如
朦朧冒選者日後事發即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
叅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
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曾任而物故退閑者的親世
業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館
教師故絕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臣等嚴加
審覈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于考試之日許各生
面訐如有前弊即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脫

或一時倖免日後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出不論入
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為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
伏乞聖裁　一絕干請查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招
物議皆因富商豪族憑恃錢神或鑽刺部官自通
貨賄或買囑勢要轉為請求以致有嫌可避年久
不敢舉行然國法有在若果以公奉法何有于嫌
合候命下臣等先行禁約敢有鑽求窺伺及轉為
干請係官員者容臣等指名叅奏治以重罪不係

官員者即于本部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送法司問罪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甚踈致通關節且止考以七言絶句詩一首既係成語則或有預擬而暗合者合于考試之日嚴加搜檢封鎖防範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不用舊句臨時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仍設彌封官一員卷完時先行彌封然後送看預行各館教師先將番文底本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試之日俱于部中別所封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參驗庶免差訛伏乞聖裁　一分館業查得九館所習番文各異而註以漢字亦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則有無其字者將何以應合于考試之日公同于九館番文底本内揭出一段令其譯寫又各館事務繁簡不同亦難一槩均取合于事繁者多取數名事簡者少取數名如有一館無人習學者則于別館當取有餘之數補之令入館之後改習其業仍于考

卷首行明寫某館譯字以便稽查伏乞聖裁　一嚴考試查得先年試法甚踈禁差遣查得譯字官生一得進身即便營求差遣曠廢本業每有外夷朝貢之文及朝廷勅諭宣示諸番者令一辨譯則瞪目支吾莫可措手不免為遠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要安心習業較閱課做毋得鑽刺謀差以取罪譴伏乞聖裁　一補教師查得提督四夷館少卿邱岳呈稱緬甸館師生俱已故絶誠為闕典蓋先年缺人俱令各邊鎮巡官保舉起送充用又查得當時緬甸教師不識中國文字使人口傳漢字題目令其寫作番字先因本館教師不曾傳有本國字樣本館人員止將百夷字樣習學故考時欲要依本對看而無本可對以致難定等第封卷進呈令據教師既缺相應取

補合候命下本部行令該鎮巡等官多方覽求通曉番漢字樣者充緬甸教師并求本國字迹或就責令教師尋獲湊譯成書以便教授庶各館皆有

全書不致如往時含糊考校漫無憑據伏乞聖裁

校總官庶吉士臣侍朝
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悦祖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三 四

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初設羣牧所牧養馬洪武六年始置太僕寺從三品在滁州設卿少卿寺丞典簿等官職專馬政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十八年改稱太僕洪熙元年復稱北京行太僕寺正統六年定今名以原置在滁州者為南京太僕寺太僕古官掌牧馬之政令以聽於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良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國災浸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征馬金貯焉

凡馬政曰民牧曰衛牧曰京府寄牧凡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名募軍曰抽選軍皆籍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産而授馬種馬壯十二牝十八壯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寄牧於畿府而府向土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二人印烙選其良汰其羸劣凡草場歲徵其租金地畝十七椿朋十三災浸出之佐牧人市馬

舊設寺丞十二員分轄各路孳生馬匹官給善馬為種率三牝馬置一壯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騍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

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印駒用種字依用江字馬毛稀毳而齒少者老馬所育眼光照人見全身者其齒小照半身者滿十歲所照漸短其齒愈大驗其病否取毛附掌中相粘者無病粘少者有病

周弘祖曰國朝領養種馬南北直隸河南山東之民兩太僕寺總其事而御史稽察印烙之北數七萬南數三萬每歲五馬共俵解馬一匹赴京上納給各軍喂養後又寄順天所屬州縣謂之寄養馬匹山西陝西又設苑監養於官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陝西又有茶馬洮河西寧等衛番族給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給與茶一百萬斤取之四川保寧等府三年一次正德中都御史楊一清修整茶馬奏金牌之制久廢無從稽考止給茶易馬似互市云成化二年南直隸地方奏稱地不產馬暫收折色或

三十兩或二十四兩自是比照日漸加增解銀儲

北太僕寺發各邊買馬及各邊借支別用隆慶中

李興化春芳在內閣憫桑梓領養種馬之難因奏

通行革去一半而舊制蕩然矣

種馬養在民間一兒四騍此制甚善隆慶二年提

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

生備用今備用馬已別賣則種馬可遂省且言種

馬之害變賣種馬之利於是御史謝廷傑言當修

法以除弊不當因弊而廢法兵部亦主其議議上

竟如金言變賣一半每馬變價銀十兩徵收草料

銀二兩解太僕寺至萬歷九年御史于有年復請

盡將種馬變賣兵部議覆云國初戰馬原係官收

嗣因承平無事散養於省直民間騍駒起倩後因

多事騍駒不堪征戰改為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

郊緩急足恃其種馬尚在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

事諸臣建議設法騍駒迄無毫毛之效民間攢户

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季點驗騷擾益甚無名差

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户閭閻殆不堪命數十

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去種馬永塞弊源卒

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

旦有事戰馬缺乏至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

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

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皇上特容臣等

查照節年題奉事理議處停當誠為惠安小民預

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

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回稱審度時勢

變通調停上不失祖制下有裨於生民蓋亦有見

於此臣等再三考究籌畫先年變賣未盡種馬一

半委應通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

種馬雖革馬户宜存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

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

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

買本色如再不敷並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膘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之弊復還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請定奪恭候命下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並劄付兩京太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並印馬御史行各司道並府州縣掌印官將賣剩一半種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八兩下等無減五兩估完先造清冊送部案候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裏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十箇月以裏變賣完日傾銷成錠各州縣依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一兩以萬歷九年為始徵完各州縣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駒已報在官其種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户不堪賣者將駒一同變賣輳價馬户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逃移

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户務要優恤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雜泛差役科索以致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宜並經理馬政各官應否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當具奏上請定奪上允之於是寺庫積銀千萬而天閑之制蕩然矣

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永之舊歸有光曰江南折色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之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而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闔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意督視之洪永之舊猶可復也

太僕卿周孔教題馬價疏本寺老庫馬價自嘉隆以來封識惟謹不許擅動誠謂老庫之銀即外廒

之馬也無事折而為銀有事出以市馬以備非常所以拱衛神京固安根本慮智深遠節奉明旨不許借討歷歷可數故自嘉隆至今老庫馬價所積幾至千萬及後各部率意借討遂至濫觴始曰不得援以為例後卒以為例始猶兵部支請為例自後各部亦借請為例始借猶曰勒限補還及後竟不補還日減一日歲削一歲以故屢年千萬之積殆盡今僅存二百萬有奇耳所謂儲蓄不備卒有

水旱盜賊無能以應而國非其國者也夫富家巨室欲保其家旦夜所以慮不常防盜賊者備至周密況以堂堂神京所恃以戒不虞者空踈至此可為寒心臣等嵩目焦心計無所出方思遵旨取償該部原借銀兩不虞今又借討百萬矣卷查戶部所借本寺七百餘萬不為不多舊借未還新借踵至況本寺僅存二百萬今一借百萬能堪幾借竊恐不數月寺帑盡空矣寺帑空則神京幾無馬矣

神京何地今日何時帑竭馬乏何以為國或曰事有緩急亦有輕重等重從急等急從重京師之重視邊圉何如譬之邊圉手足也京師腹心也未有剜心血以補手足者近見天象告變河源已竭民心擾動亂萌已形陰雨綢繆不可不慮是京師備禦當急乎當緩乎倘一旦有警欲徵馬則無馬欲市馬則無銀倉惶失措誰職其咎往者庚戌之事至今念之令人心悸夫天下利害事惟身親之而後心知其苦今太倉空匱九邊告急計臣所知也若寺帑匱乏後禍難任計臣豈知故計臣今日之請臣等今日之執所謂各痛各腸無非為國非敢動意氣爭區區衙門體面已也體面之爭小軍國之計大臣等竊見宋之季世臣子不求為國濟事動輒求勝卒誤人國臣等竊恨之臣等所以不敢默默者非敢求勝為陛下守此官耳挈瓶之守手不失器況軍國大計乎伏望皇上俯念根本之重

加意桑土之計勅下兵部酌議彼此各有老庫錢糧應否堪動所借錢糧百萬之多應否當從從長計議奏請定奪庶馬政有賴而大計不誤矣

崇禎二年太僕寺卿涂國鼎馬價出入數目疏查臣寺所隸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四萬七百一十二兩南直隸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一十八萬九千五百三十五兩三錢五分河南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山東各府州縣歲額解銀共四十二萬九千五百三十七兩三錢七分此臣寺之入數也乃若臣寺所給發京邊各項年例在遼鎮撫賞銀二十二萬六百三十七兩五錢零薊鎮撫賞銀二萬五千二百兩在大同鎮馬價銀三萬兩在寧鎮馬價銀一萬二千四百兩在薊昌二鎮馬價銀二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兩八錢七分七釐五毫在灤陽兵餉銀三千六百兩在壩上祭司馬等神銀二十八兩在京營軍伴操賞修理弓箭金鼓旗幟等項銀四萬一千四百兩六錢五分通計職寺給發京邊年例共銀四十五萬二百一十兩四錢六分三釐五毫此臣寺之出數也臣寺出入之數如此即令外解全完所入已不足以供所出矣況

逋欠實多並四十二萬之數亦不足乎且舊歲復派皇賞銀三十六萬兩乃在京邊年例之外於是搜括如洗束手無所措矣近且以俵馬改折請當此秋運之期民間俵馬有到京者有在途者紛紛駁回改折往來騷擾將有不勝其勞費者況祖制設立馬政專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祇謂根本重地有備乃無患耳原非為邊鎮即後來折色亦謂無事則易馬輸銀有事則出銀市馬仍

是備禦京師之意乃今折色銀數盡給發各鎮矣
如并其俵馬盡行改折萬一變生不測如嘉靖庚
戌故事欲買馬則無價且無及計將安出言之可
為寒心臣等惟知為祖宗固守職掌萬萬不敢徇
邊鎮以悞朝廷也

苑馬寺

楊一清疏臣童句迂儒本無致用之地伏蒙皇上
簡擢總理陝西馬政揣分捫心實深愧懼誓竭駑
鈍以圖報稱本年八月内到陝西地方奉宣德意
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修職業以副委任臣親詣
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
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
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
恩隊軍人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
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衙住坐點視
得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
得人蕃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
百八十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
成法行據該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
查考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
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
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
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俞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
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衛丁多軍人内
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
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
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成廣寧安定清平
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
軍遷設黑水苑於平凉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
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
慶陽四府之間各入軍民版籍固未能盡復其舊
即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典牧
得人蕃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

萬安諸苑恩養馬匹中間率多奮迅騰躍不可控
馭始知西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
過乃人之罪也臣曩為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
已稱廢弛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有
數百餘匹邇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
舉柰何積習之弊難祛頹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
奏報冊內弘治十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
四匹臣今點查見在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
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匹若皆委之天數則本處
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不聞消耗若此典守非
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馬匹除作種外餘下
兒騸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軍既無益於邊方
又焉用夫彼苑幸賴皇上廟謨英斷深念邦政之
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便宜專制之柄
使圖興復臣雖無狀承乏而來敢不夙夜孜孜一
新舊規痛革宿弊總率寺監各苑官僚勤考牧攻

駒之政謹騰游調習之宜務期馬政蕃息雲錦成
羣上舒九重宵旰之懷下濟一方戎務之急此臣
之志也亦臣之分也

茶馬

楊一清疏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
地方選差撫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
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偕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
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皇
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
宣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
之罪彼皆壯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
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時天皇帝大法
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止是一年一
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
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
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

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酌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京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世讎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裔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諸番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狄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

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乃申飭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稔惡如多恭哈章咱者亦如期而至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調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速罪尤深慮卻顧輒罄一得之愚如此

南太僕

唐時升代作南太僕志序今上中興輦轂下諸君子以為國家重熙累洽之後百度慮有不備於方策者於是兩京諸司皆纂脩志書臣職在同寺不可不討論故籍諮詢遺老以俟參考謹按洪武四

年初置羣牧監至六年改置太僕寺當是時四方僭亂未平王師所至如太陽出而雲霧消散元之後裔猶在沙漠之南王保保強力慓悍終不肯俛首帖耳就我羈絡及大將北發步兵未至竟以驍騎襲其營遂令狼狽跣足而走蓋皆用江淮間馬也孰謂天下善馬必出高寒之地哉後數十年間天下大定謂宜郤走馬以糞而詔旨諄諄叮嚀戒飭不獨留意於中國之畜牧而又取之四裔如西戎之茶馬朝鮮之馬駝羅之馬既又勑關中諸將吏各以其餘馬送京師分給沿邊騎士豈非以戎馬國之大事天下雖安不可一日忘哉至永樂初上問尚書劉儁以天下馬數止十萬三千七百有奇當宁太息太僕卿楊砥言近馬蕃息而牧者乏人請令民十五丁養一馬馬死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遂世為北方患自是以來朝廷之上更制易令部寺之間焦心勞思議論朋興互得互失顧官

無養馬之用而民有養馬之害於是慶歷中盡斥賣種馬收買備用其時馬戶皆曠然如更生而僕寺亦如釋重負所從事者唯催督府縣馬價而已夫百金之家畜吠犬以防姦置廬以致遠今南方數千里內卒有金革之事如近日愚民弄兵潢池倘遊魂三輔則欲具銜勒鞍轡而不可得何以盛軍容而威不軌哉蓋寄養之行本一時嘗試之策非明習國事者深慮熟計而為之故審編之害交兌之害胥吏之要索里甲之侵漁勢所必至而當時不計也今採掇二百餘年見行故事與列聖之垂訓深謀遠見諸臣之嘉言讜論語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君子反覆累朝之利害得失而精思今日之時之勢倘有可以裨牧政者不惜為聖明條奏之則雖弁髦此志可也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國子監

國子監在城東北即元之舊學洪武改為北平郡學永樂仍為國子學又改為國子監正堂七間曰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中一間列聖幸學俱設座於此上懸勅諭五通東一間祭酒公座面南司業座面西堂前為露臺臺南中為甬路前至太學門長四十三丈

聖駕臨幸由之東西為墀諸生列班於此後堂三間東講堂三間西講堂三間藥房三間折而東為繩愆廳三間鼓房一間率性堂誠心堂崇志堂各十一間西為博士廳三間鐘房一間修道堂正義堂廣業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諸生肄業之所東折而南為廊房九間門一間西亦如之太學門三間門東勅諭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學制一通洪武三年定學規碑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欽定廟學圖碑一通廟學規制地界四至丈尺盡勒焉正統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立外東井亭一又東為持敬門以入廟自中少北為儲才門以通啟聖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饌廳倉庫之路祭酒東廂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為退省號門自西少北為廣居門以為司業入廂及諸生入號之路墀內雜植槐柏共二十株前為集賢門三間門前為通衢東西牌坊各一題曰國子監監衢東賢街彝倫堂後齋明所九間格致誠正號每號計三十七間嘉靖七年作敬一堂御製聖諭并碑七座前為大門題曰敬一之門祭酒廂房在亭東司業廂房在亭西會饌堂一所在監東北土地祠五間在饌堂門之右典籍廳五間在饌堂門之左典簿廳三間掌饌廳五間退省號及廣居門之西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規矩準繩紀綱法度凡一十八號并退省房三連混堂淨房各一所

設官職事祭酒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
衷生幼勲臣教訓之事司業為之貳脩古樂正成均之
政令造以明體適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耻為之
本以六經諸史為業以升堂積分及格叙用之法而勵
翼之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以廩饌膳師生以力役
給厨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
以考選汰冗濫歲中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

監丞坐絕愆廳參領監事諸師生怠教不率教及膳廩
不潔並糾懲書識之而堅明其約束博士坐博士廳分
經訓授助教學正學錄坐正義崇志廣業修道誠心率
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經義導約之規矩典簿典
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饌季報諸生課業倣書以
聽於翰林歲杪奏上典籍掌經史子集及制書掌饌掌
飲食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遞
相流通而遷補因之獨華重矣

治天下之大法曰學校農桑而學校尤其本也教
化出焉天下未有不教不化而能治者也其制莫
詳於周畧約言之制於虞曰上庠於夏曰東序於
殷曰右學養國老在焉於虞曰下庠於夏曰西序
於殷曰左學養庶老在焉皆太學也周人修而兼
用之虞學曰米廩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曰
東膠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殷
學曰瞽宗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焉皆太

學而統之曰辟雍辟明雍和言學也者所以明和
天下也又水環澤宮之丘如璧然曰璧雍亦曰成
均以成其德性均調其過不及而名也膠言在郊
必於郊於澤中之丘欲耳目不雜安其處而無異
慮也故亦曰澤宮王擇俊國所貢士與大射其中
簡焉國大事出征執訊受脤獻馘在焉其俟國命
立學亦於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故
瞽宗東膠辟雍成均其實一也皆天子設太學以

教於國者也古聖王之所甚重也故人生十年曰幼學於家學於家者就外傅而學之塾也學書計學幼儀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是也二十曰弱冠簡其秀而學於鄉學於鄉者學於庠序校也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學也三十壯有室大司徒簡其秀而學於國大樂正造焉小樂正大胥小胥贊焉朋友移焉四術四教春秋禮樂冬夏詩書其學也蓋九年而博學無方知明強立矣而後可以材諸位於是乎大樂正簡而進之王升諸司馬故四十曰強而仕而論官辨材始此也

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國子師

明興之初未即正位即建國子監興學以元國子生梁貞為太子賓客兼祭酒掌監事倣周制以六德六藝訓廸務底於成有異才出類者即奏聞擢用之初國學既建諸博士皆就職胄子在內府者令布衣高啟謝徽教之至是諸生方序立右順門內貞傳旨下勅諸生出受業太學既而以學制未廣諭中書省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所自出古帝王建國以此為重今太學雖建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廟成上幸學行釋菜禮初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揚雄言務學不如求師師得其人則材盛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為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為人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驛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

官十四年以文淵學士宋訥為祭酒勑諭之曰太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建學而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為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為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時以內閣胡儼為祭酒嚴南昌人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薦知桐城入為檢討入閣以其學行堪為師表出為祭酒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上北征以祭酒掌翰林院事太子賓容致仕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宣德後以師道著者北為李忠文時勉南為陳祭酒敬宗於是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為勸懲士習不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然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為賑給仁義之風行矣督諸生學甚劬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敢寢時潛行省其勤惰

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共誦稱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太師英國公輔階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詣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坐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蓋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於進學成德瞽宗之政肅於朝廷僚屬挾忿私有詆誣周文襄為草疏申理辭少骫敬宗曰不可被誣事小欺君事大持不上而事亦竟白時大閹振權重震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又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迹其過莫得也

奭倫堂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面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傍枝振以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免冠受桎梏諸監生皆胎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

某人某處講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如平時因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校國子前校重百斤時勉厄老不任校憊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石大用者獨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尊致任去而敬宗考績至都下不詣振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二十餘年竟不調敬宗意豁如也蓋一時風尚肅正者如此

弘治中詔起侍講謝鐸為北祭酒會事章懋南祭酒皆宿儒懋以父喪力辭特旨為增置司業一人署監事以待以編修羅欽順為之聽懋終制日赴官時士多放逸有差撥爭先者欽順念以為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精稽考公予奪鎮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與

問業人人自以為得師也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為祭酒費鐸盡籍於官均贍僚屬搆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贍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

師道立則善人多國子祭酒司業非他官比也昔皆以德望素著者為之如宋訥以文淵大學士胡儼以內閣侍讀李敬以致仕刑部尚書陶凱以禮部尚書出為湖廣參政致仕召為祭酒尋復以參政致仕何鐸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樂韶鳳以兵部尚書改侍讀學士拜國子司業陞祭酒劉崧以致仕吏部尚書為司業弘治正德中蔡清王鴻儒俱以致仕提學起拜王雲鳳以提學內轉嘉靖中殷邁屠羲英成憲以太常卿轉周怡以給事中建言謫隆慶初起山東海道遷國子司業不拘資

品惟主得人故成賢之地於斯為盛即博士學正亦必簡宿學碩望者以充其後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實內臺此真足為王者之取法也

洪武中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啟言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致仕吏部尚書劉崧為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其時太學之重如此

附元人以許教官衡改授國子祭酒詔懿德素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道所在滿禦寇之屢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全樂育可特授其官務講明於聖道為矜式於國人元人初立國學即得一代大儒而為之師詞

臣王惲嘗云至元七年命許衡為祭酒選朝中貴
近子弟令教授之不滿五歲其諸生俱能通經達
禮彬彬然為文學之士及其入仕皆明敏疏通果
於從政其成效彰彰如是真開國之盛事也元能
有國百年豈偶然哉

監規

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高下凡通四書未通經
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俱優
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
者升率性堂升率性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
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誥表一章季月試
史策及判語二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省
者與半分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
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有輪差於內
外諸司俾其習於政事半年回學書則趨事於各
司夕則歸宿於齋舍優游之以歲月琢磨之以義

理約束之以規法廩食學校則俾其習經史歷事
各司則俾其習政法遇大比科許其就試其為教
法可為本末兼舉矣

積分之法始於宋備於元按元延祐初齊履謙在
國學行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遞升既升
上齋踰再歲始為私試詞理俱優者為一分詞平
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為高第禮部集賢
歲選六人以貢此即宋人積分之法而節目稍有
不同至明一依其制

禮書李時曰國初監生俱由廣業堂肄業積漸升
率性堂始得積分故天順以前監生必作養十餘
年然後撥歷後積滯人多節將撥歷歲量減至弘
治八年國子監有坐班人少不敷撥歷之請本部
尚書倪岳題稱權宜救弊之法有二增貢額以足
坐班生徒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擬將府學歲二
貢州學二歲三貢縣學歲一貢行四歲而止其各

衙門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其餘寫本一年清黃寫誥清軍清匠三年以至出巡等項俱如舊例日月為滿今國學缺人視弘治時為甚所有前項事例似應參酌舉行得旨在監坐班人少皆因近來將歷事日月減少而雜歷長差等項增多既天順年間十年以上方得撥歷今乃未及一年已黃綾撥出大壞祖宗教養之法吏部查各衙門歷事舊額人數明白開奏著為定例不許仍前濫撥及今出限寫本無名差用各項歷事月日俱照例岳題准事例滿日方許更替凡歷事及出巡奏內既該監生監生僉名一應事務許其公平議論舉察所司姦弊以稱祖宗設立歷事深意以後考選歲貢入監務遵舊規由廣業堂漸升率性堂然後積分出身果有才學超越奏聞擢用貢額不必增恐致異日選法壅滯其監生給假者趣復班

禮部題教世胄疏該兵部咨該本部題國子監司業兼司經局校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曰教世胄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撥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侯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堦下恭揖而退侍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侯堂儀畢赴廟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註記侯異時襲封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該本部查照節年事例議擬覆題勳臣之家子孫得以承襲爵祿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非輕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言立教之不可不早也況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素養富貴易生驕惰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於習而成其德也難矣我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

行皇上嘉靖元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三十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司業將大學論孟諸書相兼點授令其在家講讀仍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奉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諸勸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具年甲籍貫徑自開送禮部類具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等因題奉聖旨咨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襄城伯李應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查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備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閥閱之風矣

祭酒吕柟疏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强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嫻遇事莫名各提學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内遵照祖宗卧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達而止不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充用昭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舉人在監本以觀光皇極薰陶德性令查在監實數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奔原籍有志者固不廢學餘多交際郡邑開治產業侵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撥歷未仕若此居官可知已勅該部稱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行取違限

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衆向於學矣納銀例貢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官殃民非淺乞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監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為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於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稀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勅該部重刊禮儀並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雝周禮樂語之義

生徒

宋慶歷四年判國子王拱辰言漢太學千八百閒生徒三萬唐六千二百閒今國子監房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乃改建太學增內舍生二百猶未及漢唐之盛也明制太學號舍與宋相倣當教典方興生徒或至三千後人數蕭蕭非初制矣郭正域云謹按往牒洪武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監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

初建國學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充國子學生於是有官民生之目自一品至七品皆得與叙蔭皆謂官生民生則郡縣中諸生論其秀而歲升之考也洪武三年始設科舉士五年選會試下第年少質美者令入學皆曰民生當是時啟教雖弘而任官不易非強學登科則積分將至十餘載而後得歷事授官成化初始詔三品大臣以上子孫許一人送監照監例出身蔭而得舉復得以次子補蔭而自洪武來死王事者之嗣時有特蔭其經筵儲邸講導之臣有稽勞叙蔭邊境大臣以功蔭皆曰思生邊境外藩以及海外君長梯航相望遣子入學附之官生其勳戚習讀昉如洪武初令公侯伯及武官子弟承襲者入國學肄業是時蓋二百餘人景泰天順間戚畹諸公主子孫聽乞恩入監成化十年令公侯伯駙馬初襲授者送監讀書習禮祭酒依學規教之不率者奏聞令上設禮部主事一員專教駙馬因不復入監

明初人才輩出太學為盛朝廷所用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太學生之成材者自正統以後此制遂廢嘉靖八年廷議復申祖制三途並用於是以舉人監生孫蕡為給事中舉人監生阮鶚歲貢監生張澍為監察御史及萬歷初張文忠居正秉政屢申飭而未能行也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殿紀事授監察御史蓋其時儲養國學有出使歷事之任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故賢才輩多出其中

國子生往往有上書諫諍者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汪鋐劾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上下鋐詔獄健等疏力救得釋天啟七年十月監生胡煥猷劾大學士黃立極等下法司諸公救不力上意不深罪之也得以贖論四相繼去三相皆極辯而李高陽獨

引罪不辯人稱其得體至涂仲吉救黃中允詞氣
侃侃廷杖遣戍可稱朝陽鳴鳳矣

納粟

崇禎五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
能非可別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並與選
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未盡之才因以此鼓舞俊
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煩
興羣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此頻開雖俯
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而一時
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
貲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牧掊克
取償階厲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痌瘝
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
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項事例盡行停
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
再行援納仍將議停欵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

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銓弊

馬文升疏仰惟我皇上法古為治凡庶官用人惟
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
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
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
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
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入監後不數
年即取歷事通共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為選用在
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
老志亦清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至
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
生員送監讀書奈各生員緣作弊有方三十五
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赴京之弊通有五
千之上既而陝西邊情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
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
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之糧賑濟守臣具奏

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不許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窮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

監例

洪武中欽定官吏監生會饌之制掌饌預備椅桌器皿於饌堂叅酒南向司業北向監丞博士六堂等官東西向坐諸生分東西班坐其後大約繕夫一人管監生二十五人饌先食則鳴鐸傳唱曰食不語坐必安日以為常十五年命凡監生正妻月支米六斗監生有家人者三月至十月日支米二升二合六勺十一月至二月日支米一升九合二勺監生俱給冬夏衣工部製衣被十三年准監生讀書燈油每人月一斤課做紙月大盡三十一張小盡三十張造保安堂處監生疾病者病故給殯殮銀行文順天府支給及行兵部起關應付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四

謹案卷五十三第十七頁前七行多恭舊作朶工
又哈章咱舊作黑章咂今改
卷五十四第六頁後三行哈喇哈遜舊作哈剌哈
孫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閔思紀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七百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府學

順天府儒學在城東北國學之南洪武中以元國學為北平府學永樂定鼎仍為國學改報恩寺為順天府學

初有僧遊湘潭募造報恩寺尚未安像明師下燕戒士卒毋得入孔聖廟僧倉皇借宣聖木主置殿中後不敢去遂以為學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焉東有祠西有館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賢

諭旨

明太祖初年詔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為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散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興材又報翰林院脩撰檢討為郡學官已復令按察司精考儒學不稱者送部別調又詔各布政司府州縣官舉秀

才人材必會同境內考宿長者訪求德行道藝著
聞州里之人以充從隣里保結命有司驗實蓋重
薦舉而先德行儼然成周造士之法也
一學者讀書貴乎知而能行先將聖賢經書熟讀
提督學校官勅諭原勅萬歷初改
背誦牢記不忘又從師友講解明白俾將聖賢言
語體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不許
徒務口耳之學將來朝廷庶得真才任用
一為學功夫必收其放心主敬窮理毋得囫圇間
斷其餘脩己治人之方義利公私之辨須要體認
精切庶幾趨向不差他日出仕方能顧惜名節事
業可觀
一習學舉業亦窮理之事果能精通四書本經便
會行文有等生徒不肯實下工夫惟誦舊文意圖
僥倖出身今宜痛革此弊其所作四書經義策論
等文務要典實平順說理詳明不許浮誇怪誕至
於習字亦須端楷庶不乖故養之意
一學效無成皆由師道不立今之教官賢否不齊
先須察其德行考其文學果所行所學皆善須禮
待之若一次考驗學問疎淺及怠於訓誨者姑戒
勵之令其進學改過若再考無進不改送吏部別
用其貪淫不肖實迹彰聞者不必考其文學即送
按察司直隸送巡按御史問理吏部別選有學行
者補其缺
一師生每日坐齋讀書及日逐會饌有司簽與齋
夫膳夫府學膳夫四名齋夫八名州學膳夫三名
齋夫六名縣學膳夫二名齋夫四名不許違悞缺
役
一生員考試不語文理者廩膳十年以上發附近
去處充吏六年以上發本處充吏增廣十年以上
發本處充吏六年以上罷黜為民未及六年者量
加決罰勉勵進學

一生員之家並依洪武間例除本身外戶內優免二丁差役有司務要遵行不許故違

一凡巡視學校水路乘驛舟陸路乘馬仍於本司帶書吏一名隨行陸路與官驢俱支廩給

一府州縣提調官宜嚴束生徒不許出外遊蕩為非凡學內殿堂齋房等屋損壞即辦料量工脩理若恃有提督憲職將學校中一切合行之事推故不行用心整理量加決罰懲戒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五　明夢餘錄　五

一所轄境內遇有衛所學校一體提調整理武職子弟悉令其習讀武經七書百將傳及操習武藝不必會官如果年深不堪充貢就便照例黜罷却以次者考充務要通曉文理方許起送赴部

其中有能習舉業者亦聽科舉

一各處歲貢生員照例將食糧年深者嚴加考試考選學問優等者幫補增廣有缺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擇資質聰敏人物俊秀子弟補充不許額外之數須嚴聽信有司及學官徇私作弊若有額外

加考選通曉文義者存留待缺不許將不堪者一概存留躲避差徭

一古者鄉閭里巷莫不有學即今社學是也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里俱設社學擇立師範明設教條以教人之子弟年一考較擇取勤効仍免為師之人差徭

一師生於學校一切事務並要遵依洪武間卧碑行不許故違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初三日上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由督學教諭訓導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讓自然做官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據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乃州縣各有社學原欲蒙養育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講論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脩行忠君愛國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拘科目至考試文義正欲因言徵人亦非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欲祇遵祖宗制起敝還醇童生必先入學遇試先查德行自儒童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按論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導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設法興起著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明確具奏至海內之大豈無潛脩碩德純孝鴻才清志剛方實堪大用者吏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應令先歷推知并著酌議來行

江陵項氏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粟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郊言其地壁言其象皆今古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

正統中禮部請兩直隸勅御史十三省按察司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成化中勅提學各分

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上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於本實而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為民父兄咸憚懼不務子弟於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當是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冠婚喪祭及射儀於學宮令歲時肄業訓生徒一

主於躬行以變草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而見諸生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咿唔之聲鎗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郡士競奮前後三年章縫士未嘗見其慶色之語折箠之威即與皃不施也其教人必本諸文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

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為國朝督學使者之冠
明初重督學之選其盛時未論迨正德末御史蕭
鳴鳳懲惡嚴雖才不貸副使魏校敦行急受欺不
悔副使李夢陽伸士節振萎習士誦義不休其後
督學官稍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
如異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
倖門聽請託不忌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
過浹旬月獨品所為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閱行

能考察他道藝即甄考德行亦獨案郡縣學官所
報三等簿奨汰之不復有案贖甚乃憚巡行勞苦
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
之故士習刓而人駸於奔趨
明初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宿學以充後科目
法行取舉人登副榜者選授凡國家推選坊局纂
脩典籍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
考者類得授翰林院科道部曹官於陟陞無等故

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刓弊師儒之
職益輕副榜舉人不屑就而貢生年稍邁若貧困
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倦於鼓舞而學術
紕謬無能為諸生先奔走有司結富豪以苟得而於
月課及上下三等簿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冗濫
甚矣
禮部尚書沈鯉疏竊惟教職之親士與有司之親
民一也今天下有牧民之官而無教士之官蓋所

謂教授學正等職者徒取備員實於弟子無分毫
授受之益雖云三年大比每歲貢士未嘗乏人而
求其成德達才以著作人之效者則杳乎其未之
聞也夫人材風俗出自學校為治忽理亂所係可
任其廢壞不脩至此乎臣等職專風化責有攸歸
竊欲稍為振拔使知自奮無所容其督責之法惟
慎其選除優其遷轉以示鼓舞作興之意使由科
目出身者不薄此而不為貢途出身者不畫地以

自限庶幾師道立而學政之脩舉有日矣請自萬歷十七年為始新科進士有願就教職者免其自行陳乞止具呈辦事衙門移文吏部代與題准即與除府學教授三年查果稱職原係二甲者陞各部主事係三甲者陞推官知縣俟其歷俸三年將前教職舊俸折有司年半與初選推官知縣歷俸四年半者一體推陞行取其三甲進士有願久任教職以終作人之效者許於就選之日具呈案候待其六年經陞各部主事三年者陞國子監博士等官如有雅意作人如塾師之於子弟日課月程多所造就及能贊助有司脩明教化有移風易俗之效遇該內轉與相應部分遇該行取則通論功績所以優進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其守選未及者得免於淹滯之苦而政體未諳者可習見有司之事或遇該鄉試之年則聘取同考不患乏人斯其所以優之者又不在遷轉之間而已矣會

次者不准其餘仍照常推用若有造就人才脩明教化如前項所稱功績者三年以上陞司務博士知州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者陞各部主事大理寺評事府同知所以優舉人教職者似應如此夫進士舉人就教者多則教授學正可秉得科目出身者而用之縣學教諭雖不盡然亦宜選訓導之有賢聲者以充其任蓋掌教得人則一方學政有為之綱維者故尤宜慎選矣貢生教職視科目出身

者常多數倍乃近年以來則一任分教再任掌教概從劣轉彼既無可欲之勢以誘其前而又有患失之心以隨其後未有不甘心自棄者故學政之壞由貢途居多而鼓舞作興亦宜於此輩加意也合無貢士教官查有稱職者除春秋兩季照常序轉學職外其雙月大選遇該推陞之時亦查其年力精壯考語特優者與一體推陞有司九年考滿起送到部而著有前項功績者陞知州助教其各

該撫按薦舉教職者亦特許寬其人數仍於薦本中以其資格分為三段示不相掩如云某以上係進士出身某以上係舉人出身某以上係貢士出身斯不得偏右科目致枉公論以消沮貢士之氣所以優貢士教職者似應如此夫待之優則人知自奮而師道可立學政不患其不脩矣至於有司改教近年事例猶有可議者蓋凡撫按官論劾有司而欲存一線之路者必曰操守猶未大壞學問尚為可師夫曰守未大壞非果不壞特惜其履任之淺也曰學為可師非真有學特借此以為之名也審如是則教士以貪而已矣何重民而輕士如此也合無自今以後論材力則姑准改教犯操守則降調閑散不許概與教職以溷學宮亦補偏救弊一事也伏乞勅下吏部覆議上請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桂文襄蕚疏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順

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於畎畝而行不出於彝倫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

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勅諭提督學校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於考校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悌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歲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諳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章大旨尋繹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

商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畋畋之中鄉庠之內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失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存曰敬敬何以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朋友之交切嚴如此至舉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徒何異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申令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構文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入其設心與壟斷之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誦讀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論孟將門人問處便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

得又別但覺意味深長令生徒知此味者或鮮矣
近議者又以為讀書無益傳註為贅正緣其始未
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書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太
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滅禮教聾
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
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
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於邑餘子畢入序室
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
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
其血脈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
疾徐以養其血脈令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
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
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
步有餘建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
左右為塾以萬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
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

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為聽樂
堂內置鼓鞉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
以鼓節或教以詩歌或教擊魯辟鼓之半以習投
壺或擊魯辟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
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莫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
畧復舊業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
弟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德性血脈養其耳目心
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於以養端正之本而復

古興理幸甚

元大興府學孔子廟碑馬祖常文曰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於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乃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制於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教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壎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令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察室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充徒者有焉施於廟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辦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於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

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學制選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踰父師以夏楚懲子弟饑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於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熙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揖讓俎豆之為懿範而三代國學黨序遂

之為懿嶺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才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寘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與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顥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

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魯鄒之美矣若嬰頴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以一之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龎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固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

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録司視以狀請曰廟之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警廵監院烏德美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為言正兖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不辭

詩曰皇元有赫奄受大國於月之蜎於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璂弁之瑳濟爾象犧鍧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柟河浮厥栢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我上國元聖儀儀元紞龍衣衎我先師既右享之采芹於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

燕於公有翼有顒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誾誾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氏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武學附

洪武初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是分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前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成文德豈比

於後世武學止講韜畧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拘於一葉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學武成王廟罷之

軍衛舊無學與府州縣同城者軍官子弟皆附其學獨治一城者皆立衛學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學之有歲貢始於成化三年從李文達賢之請也

京衛武學始於正統六年除教授一員訓導六員教習勳衛子弟以兵部司官提調之每三年一開科如文士鄉試制然勳衛率多紈袴學雖立而卒無干城出其中者然後知太祖之睿謨遠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共稱三學其時中武科者授簿尉之職初調即可補州縣與文科不甚遠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也

天順八年于武舉分為二等上者加署職二級次者加署職一級旗舍餘丁上者授所鎮撫次者授官帶總旗民生上者授各衛試經歷次者授各衛知事後絶無授經歷知事者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五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首善書院

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内東城墻下鄒馮兩先生講學之所也京師首善之地元宮梵宇鴟吻相望而獨無學者敬業樂羣之所往年羅念菴先生徐華亭相國同志講學率借僧舍誠大缺事也天啟二年鄒南皐馮少墟兩先生倡道於兵火震撼人心披靡之時有功於世道殊鉅御史臺諸公構書院一所於宣武門内東牆下兩先生朝退公餘不通賓客不赴宴會輒入書院講學紳衿有志於學者環而靜聽或間出問難無不暢其懷來一時轉相傳説咸知顧名義重廉恥士風為之稍變未幾逆璫用事郭允厚朱童蒙輩相繼疏論以講學為門户未幾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附璫者嗾璫謂此皆門户中人也黨禍大作善類一空而御史倪文煥遂奏請毀書院棄先師木主於路左壁有記為葉公向高文董公其昌書並碎焉書院既毀逆祠乃建及逆祠毀而書院不復建蓋以東政大臣猶襲門户穢唾以錮天下向學者遂使褒天誣民之邪鬼久據仁義道德之壇坫吁可哀矣昔人有見披髮而祭者歎以為無禮深厭世道之憂則當日失禮之大孰有踰於首善書院一事者乎因輯其略俾後之有志興復者有所考云

葉文忠向高首善書院記首善書院者御史臺諸君所創為南皐鄒先生少墟馮先生講學所也額曰首善者以在京師為首善地也二先生語余子為記余曰記講學者必其素嘗學問之人高不知學何以為辭二先生固強之余乃言曰古之所為教學則庠序學校盡之矣當其時里黨之所肄習師儒之所修明舍三德六行五倫之外無他物也自鄒魯興斷斷於洙泗鳧繹之區始言心言性言道德仁義而其指歸不出於孝弟時庠序學校廢而賢人君子之有志於學者始欲得聖賢為之依

歸以共維世教於不墜其上下之相為補救如此漢唐以來以雜途詞章取士置德行倫常於不講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乃復績鄒魯之微言轉相授受鹿洞鵝湖始有書院以聚徒講學亦杏壇之遺意也明興設科羅才雖取詞章而學宮功令載在卧碑者一本於德行至以明倫額其堂其大指與三代同而末流之弊逐功利而迷本眞乃反甚於漢唐賢士大夫欲起而維之不得不復修濂洛關閩之餘業使人知所向往於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書院而京師獨缺欲講學者率寄跡於琳宮梵宇黃冠緇流之所居而無一敬業樂羣之地益二百餘年於茲矣夫大學之道明德親民歸於止至善其釋止至善首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其重邦畿如此而要其所止又不外於君臣父子之倫益聖人之教人明白顯易不為奧說渺論又如此夫惟君臣父子之倫明而後朝廷尊朝廷尊而後

成其為邦畿可為民止故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會極會此歸極歸此此之謂首善非他之通邑大都所得而比也二先生之憬憬於此舉意念深矣吾聞鄒先生之學深叅默証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其境地所詣似若并禪機元旨而包括於胸中馮先生之學反躬實踐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其識力所超又若舉柱下竺乾而悉驅於教外要之於規矩繩倫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踰越與世之高談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逕庭則二先生師世淑人之模範又無不同故凡謁鄒先生者盎然如太和元氣之薰蒸疑遊華胥之庭其見馮先生則屹然泰山喬嶽生仰止之心今合二先生振鐸於邦畿又適值聖天子道化覃敷統接堯舜一時名流濟濟如龍源鍾先生輩相與于喁倡和共明君臣父子之倫闡皇極以示會歸使凡有志於大學者毋以至善為荒唐而唐虞三

代之治可復還於今日則其所補於世道豈淺鮮哉往徐文貞在政地好講學朝紳借以為市江陵矯之至盡毀天下之書院使世以學為諱余愧不能為文貞奉二先生於皐比而幸與之同朝時聆其謦欬又讀其論學之書目覩書院之建未嘗不忻忻然有執鞭之願世得無執江陵之見以誚余乎余亦甘之矣書院在大時雍坊十四舖貿易自民間為貲一百八十兩皆五廳十三道所輸經紀其事者司務呂君克孝御史周君宗建以天啟二年月日開講是為記

鄒忠介元標謹陳共學之原疏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為憲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户之漸欲臣等

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户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為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總是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德可成材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沸耳如雷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聖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内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常遡思千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

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為孔孟求心法之傳童蒙獨不思為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則孟秋朱鴻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

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國集諸部臣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商度今未嘗以是損徐階相業神宗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每集於演象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語端為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

欽定四庫全書

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倡眾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

牆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之戒臣為順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馮恭定從吾書院當建臣罪當斥疏頃臣接邸報

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有此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興於宋而禁於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二

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國朝以理學開國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之望其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開講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創建書院於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官爵豈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兩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師為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書院非所以壯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內外交訌邪教猖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際不廢講學卒以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而甘心冒昧為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

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為之眞為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皇上察臣無他能罷臣歸田使廟堂之上省一番議論臣即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悚惶待命之至

葉文忠向高陳愚衷以質公論疏頃科臣朱童蒙

以講學論鄒元標馮從吾二臣已奉旨慰留此猶論其事耳未病其人也今科臣郭允厚遂併其人而詆訾之臣竊以為過矣二科臣之意似不在講學而在於明歲之考察恐鄒元標有所左右其祖即允厚疏中亦已自言之年來門户釁興互為勝負近當事者劑量其間人心稍平臣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每論及此未嘗不歎息於前事之過當而以今此計典必力矯其失一切歸於公平鄒元標議論亦是如此毋奈人情多端過生猜疑必逐去鄒元標而後快也鄒元標在皇祖朝直聲振於朝野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為忠臣淹伏數十載海内共惜皇上拔之田間任以九列足稱清朝盛舉臣素不識鄒元標近與周旋見其懇懇愛人之念渾渾赤子之心絶無分毫矜名負氣籠罩矯飾之態心甚慕之即謂其居山已久於世局尤所未諳宅衷太虚於人言有所易入然於鄒元標之本色無

所損允厚所列率皆吹毛洗垢無甚關係至於張又將不了門户之禍必與國家相終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亂又何暇問封疆之事哉而臣亦烏可一日居此地也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乃二科臣之疏屢奉内傳頻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為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正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及南宋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偽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太祖高皇帝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於宋儒成祖文

皇帝復令儒臣採輯宋儒論學之書為性理大全頒學宮二百五十年道德一風俗同一切裂防決網之事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皆係於此皇上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而不深考祖宗一代之治法乎日來言路諸臣條陳甚多率多咈而少俞乃二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臣誠不知其故也如以講學為結黨則世之結黨者豈盡講學之人若欲結黨何待講學如以元標之講學為可議則臣又有忠告之談當嘉靖時海瑞以忠直著名謫歸起官為應天巡撫尅覈操切人皆不堪卒被撝以去其後再起再被人言當時亦有以言者為是至於今日瑞之高名如故而言者卒為世所詬病今元標之失未至如瑞而求多者乃反甚焉臣又安知他日之議論竟何如耶臣職在平章可以無言但恐人心不同煩囂易起若不稍為剖明必將有非二臣者又將有非非二臣者紛紜排擊險怪一至於此今臺臣馮從吾又求去矣銓臣張問達亦苦苦言元標行當即繼之矣去察典幾何時而在事諸臣勢將一空誰為皇上了此事者臣安得默無一言且當聖明之朝有道學之禁臣為執政而諸賢連翩去國天下萬世清議謂何且將與王淮陳賈輩同被惡名是亦臣之所踧踖不安者故敢冒昧一伸其愚如以臣言為偏護則臣願與元標俱去以謝科臣不敢自明者也臣生平不知講學惟是臣鄉素稱海濱鄒魯生鄒魯之鄉而禁孔孟之學臣尤不敢統望聖明鑒察臣不勝悚息塵瀆之至

又請休致疏頃臣以朱童蒙郭允厚論鄒元標冒進一言蓋臣自弱冠為諸生聞元標杭疏廷杖四海之人凡有心知者無不仰慕以為眞古之遺直比臣通籍則元標再起為給事中為吏部皆以直言去臣備員政地人皆以不能起元標罪臣即臣亦自以為生平第一歎事幸遇皇考皇上錄用遺

賢拔擢元標而臣亦自田間來得有同朝之喜元
標屢有去志皆以勸留而止臣亦自盡其夙心耳
固不虞世之不能容元標一至此也童蒙兩臣疏
謂無逐元標之心此誠是矣然自童蒙之疏上未
幾而郭允厚繼之郭與治又繼之童蒙病其講學
允厚併及其人品與治又恐禁學非所以為名人
品未可以遽定遂深而擬之為賊三臣之意同而
其說則已三變其攻元標可謂不遺餘力矣從學

官之改勅書禁講學毀書院沙汰生員此乃張居
正所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於清議背成
憲失人心正為此事童蒙奈何引之臣為書院記
文固云世必有執江陵之見以詆余者何其言之
偶中乎至以屢奉內傳數語為臣之險毒則不過
臣據事直書同官諸臣共聞共見未嘗添揑一語
亦未敢過疑童蒙之有他也童蒙欲臣主張目前
使禍機交息則如此一事臣已不能主張矣誰發

禍機而望臣息之哉然童蒙實未嘗攻臣臣豈可
為童蒙求去惟念封疆多事各鎮告急茫茫無以
應而滇黔危困至極其承役來此求救者日時涕
泣臣亦為之淚下無餉無兵無策可救各處撫按
及科道官又連章累牘請免加派終無可以免加
派之策臣本老病之人為之焦思苦念日夕眩暈
每對同官言尸素如此何顏自立本意勉挨明春
方敢求去今再三籌度萬不當留留亦無益伏望

聖慈哀憐允放仍勅下九卿科道悉心講求所以
足餉足兵拯九邊救滇黔之策其他閒言閒語可
以暫置童蒙輩亦各安其位勿過猜疑臣雖歸死
林下有餘幸矣

高忠憲攀龍論學揭近者黃門朱五吉有憲臣議
開講學之壇國家慮啟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重
東林至欲以東林為戒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
道之禍大矣職東林人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

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復
瀆奏以啟爭端故謹具揭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
林也乃攻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
能禍人乃攻東林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每自
詫理義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目為朋黨而
不容於世乎一旦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為黨
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
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當用言一當行言一當去
及之人苟出於正目為一黨東林何幸而合天下
之衆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石虎塗炭
鬼車皆非實事也即如郭明龍正域生平未嘗講
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謂與顧憲成開講東林即
此而觀他可例推無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涵濡
浸灌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之深乎不
然何以二三年來門户去於人口依然還作當年

佽胄諸人為戒而以伊川晦菴為戒可乎東林非
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類是矣夫學者何
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則刑名錢
穀皆實事也不知道則禮樂刑政皆虛文也在此
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忍人之覿面而迷
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即事為學非以學廢事黃門
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
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然勿言仕審如是可仕者

寥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謂也非督學膠黌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禍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懲其禍而勿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為同化小為大故有教則無類并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顧以學為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

有明之初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復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益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楊先生之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禄之名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嗾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瑞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瑞之惡鋃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慚之邊臣僨轅敗事失志者乘機搆衅復倡黨説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

之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寛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賊議欵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黄宫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為

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關氣數哉余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意焉

按宋人浚儀王應麟曰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不見經傳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百人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名家者甚盛則設書院昉是矣葢未修庠序之教士病無所以學相與擇勝地立精舍為羣居講習之所若岳麓白鹿洞之類是也逮慶歷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彼時書院在南康者曰白鹿書院在湖廣者曰岳麓書院在歸德者曰應天書院在登封者曰嵩陽書院稱四大書院

書院之設莫盛於元而皆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而在京師者有大極書院中書

行省楊惟中請建書院德安人趙復賢士也皇子濶出征江南俘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才見復與語大悦之同北上遂以復居書院中録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按元人吳萊淵頴集云趙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中軍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蘄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鞍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

屢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傳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而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常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元得若人以主國學可謂得人矣

衍聖公府

衍聖公府在皇城西太僕寺街仁宗初諭四裔來貢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舍無以示崇尚之意乃賜府第其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鵝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大庖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

聖裔漢初封褒城侯至唐元宗始封孔子為文宣王而令其子孫得襲王爵宋神宗議加至神元聖帝因李邦直言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元聖二字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乃改封衍聖公至後因之然既封公爵品居第二泰昌元年山東撫臣以聖裔陳乞欲復王號具疏上聞為通政司及禮科所駁而止

衍聖公秩二品特賜麟袍玉帶詰命用玉軸大朝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人為曲阜令公親弟承子思為翰林五經博士其從南渡系衢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大小俱免徭役公許蔭五百戶丁為從人又宣德間孔謜者會試至京名見即與進士出身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詢者會試中式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服除超拜少詹累朝優禮之如此

神宗萬歷七年諭衍聖公萬壽入賀朝廷待以賓禮不在職官文武之列不必朝參此古待三恪所

不及崇禎辛巳七月行幸學禮取衍聖公孔胤植
五經博士孟聞玉等至京傳令賜宴舊無賜宴例
亦屬特典

謹案卷五十五第二十二頁後七行烏德羙舊作
兀都喃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八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太醫院

太醫院在闕東禮部後初置醫學提舉司後改太醫監又改太醫院設院使院判御醫吏目等官主診眡攻療調養之事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咒由後二科今無

傳洪武六年四月置御藥奉御一人直長二人藥童十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設太醫院御醫四人以太醫院醫士充之凡收受四方貢獻名藥及儲蓄藥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貢御藥餌醫官就内局循製太醫院官診視御脈御醫叅看較同約會奉御就内局合藥將藥貼連名封記具本開寫本方藥性治症之法於日月之下醫官奉御書名以進置簿歷中書省印其縫凡進藥奏本既具隨即附簿年月下書名奉御收掌以憑稽攷烹調

御藥太醫官與奉御監視每二服合為一服使煎熟分為二器其一器太醫院先嘗次奉御其一器進御

古者史官樂官與夫醫卜之官皆世掌之業不兼官官不二事懼其不精也況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執技以事上者惟醫為難精惟疾病為不可不謹是故食醫之下有瘍醫調飲食者不兼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内證者不兼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於治人也

所謂食醫者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謹今也飲食膳羞珍醬之齊既以時而眡之醎酸甘苦辛之助又以時而和之牛羊犬豕魚鴈之宜又以其物而會之凡所以調和王之飲食而助養王之血氣未嘗不及於愜適疾病何自而生乎是故治之於未然之前也不獨食醫為然膳夫之下如烹人則掌水火凡美惡新舊之不同則必辨之如庖人内饔則掌禽獸凡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則必辨之苟有一物之傷生害氣者無所不致其察也又不獨烹人庖人内饔為然凡五齊七菹之用醯者則有醯人以掌之凡百事之用鹽者則有鹽人以掌之醯酸鹽醎然後足以成五味之甘而致四時之和氣補五臟之不足故設雖瑣瑣末節而必立之官以致膳羞酒醴之物凌人於夏則鑑冰以進以禦暑惡之氣六宮六寢之修宮人於春冬則掌鑪炭之共以辟寒濕之氣井匽以流其清泚而泄其汙穢沐浴以澡雪其精神而悅懌其膚體苟有以助王之養而全其内外之和者無所不致其備也又不獨醯人鹽人凌人宮人為然内宰之職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九嬪則以時御叙於王所女御則御叙於王之燕寢苟可以防微而杜漸戕其真而蠱惑其心志者無所不致其嚴也王之所以護養如此而何疾之可致耶大抵味以養精者也藥石以治疾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治

疾為下

凌人之官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司爟之官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夫出火而藏冰皆所以助陽而抑陰内火而求冰皆所以助陰而抑陽以是達陰陽之氣而均寒暑之節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癘疾不作民不夭札

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為寒暑以為陰陽風雨晦明分為四時序為五節淫則為菑以生寒熱少腹感心之疾人有四肢五臟化為五氣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聲音以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情過則有傷夫天之寒暑陰陽風雨晦明既足以傷形而人之喜怒陰陽運於榮衛之間交通則和有餘不足則病

周禮醫師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察天五運並時六氣眡人五聲五色九竅九臟之動以探百病之原決死生之分而度鍼石湯火之所施為之經方本草藥石寒温之性量疾病淺深度氣感輕重假藥味五苦六辛之滋調水火齊和之宜以通閉解結致五味五穀五藥之養而反之於平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熱益熱以寒益寒精氣内傷而見於外以愈為劇以生為死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宋人王炎運氣説五運六氣之説不見於儒者之六經而見於醫家之素問夫素問乃先秦古書雖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戰國之際有如和緩秦越人輩雖甚精於醫其察天地陰陽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則其言雖不盡出於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從受矣且夫寒暑燥濕風火者天之陰陽三陰三陽上奉之木土金水火者地之陰陽生長化收藏下應之而五運行於其間即五行之化氣也天數中於五戊居之地數

中於六巳居之戊己土也化氣必以五六故甲巳化土而居於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氣之序也地之三陰三陽亦五行爾而火獨有二五行之妙理也蓋木王於東火王於南金王於西水王於北而土王於四維戊附於戌而在乾巳附於辰而在巽而未之對衝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為坤其時為長夏

以其處四時之中呂氏月令謂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氣絶矣惟土王於西南然後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時之序循環不窮然火方王於午土遽王於未則火氣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氣溫而未熱相火以位與太陰同處未申之間奉君令以行暑氣於是火不耗於土不屈於金故丙盛則庚伏此火所以獨分君相之位也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

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曰行四周而為一紀天以六為節故氣以六期而為一備地以五為制故運以五歲而為一周運統一歲於四時之表氣分六位於一歲之中風雨燥濕寒暑其應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問之無驗用其說者知常而不知變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變雖天地之運動往來消息盈虛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變則無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嘗試即其

常而言之五太之運是為太過其至先時五少之運是為不及其至後時惟平氣則不疾不徐其至以時其大畧如此火運上臨少陰水運上臨太陽木運上臨厥陰金運上臨陽明土運上臨太陰謂之天符木運臨卯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水運臨子土運臨四維謂之歲會五太與在泉氣同謂之同天符五少與在泉氣同謂之同歲會若是者其氣和土運上見厥陰火運上見太陽謂之天刑運水

運上見少陽金運上見厥陰謂之運刑天若是者其氣乖此皆五運之常也主氣各居一步厥陰主初少陰少陽次之太陰陽明又次之太陽主終六位不遷客氣與歲推移子歲太陽之水為初丑歲厥陰之木為初迭相往來而少陽之為初氣乃在太陰之後半歲以前司天主之半歲以後在泉主之其大畧如此若其情則有相得與不相得其位則有順有逆相得者木火相臨火土相臨之類也不相得者金木相臨水火相臨之類也父臨子則順木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臨臣則順君火居少陽之位是已反此則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氣之常也及論其變則有正有邪於是有變有勝有復有鬱有發有淫有承當時而行者正也非時而行者邪也當時而行其至則為勝其救則為復抑而不伸則為鬱鬱而怒起則為發陵其所勝則為淫極而必反則為承假如太角之化為啟拆而變為摧拉太徵之化為暄煥而變為炎烈正化之為變者然也少角木氣不足清勝而熱復少徵火氣不足寒勝而雨復邪化之正復然也寒勝而無陽燄是為火鬱熱甚而無溽清是為金鬱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鬱而發則為冰雹土鬱而發則為飄驟鬱而怒起者然也風淫所勝則克太陰熱淫所勝則克陽明陵其所勝者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濕土之下風氣承之極則有反者然也然摧拉之變不應普天悉皆大風炎烈之變不應薄海悉皆燔灼清氣之勝不應宇宙無不明潔雨氣之復不應山澤無不蒸潺鬱也發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應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應非有候則有不時而應者矣其至非有期則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遠其變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變不同者亦有之即

其時當其處隨其變而占焉則吉凶可知況素問之所以論天地之氣化者將以觀其變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氣皆在焉天地之氣有常無變則人亦和平而無災天地之氣變而失常則疾癘之所從出也是故木氣勝則肝以實病脾以虛病火氣勝則心以實病肺以虛病此醫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詳也至於官天地理陰陽順五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和平之氣行於兩間國無水旱之災民無妖孽之疾此儒者所當致察醫家未必能知也素問亦畧言之矣五行之精是為五緯與運氣相應有歲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順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過者罰之則是運氣之和平而為休祥有德者居之也運氣之乖戾而為災眚有過者致之也雖然其說畧而未詳吾儒之經則詳矣洪範九疇始於五行中於皇極終於五福六極聖人建極於上以順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無六極有五福皆可以康寧矣無六極皆免於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運氣之外者是謂大順成周之時嘗見之由庚之詩作而陰陽得由其道華黍之詩作而四時不失其和由儀之詩作而萬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極順五行使民有五福而無六極之驗也是故素問方技之書而洪範則聖人經世之大法也知有素問不知有洪範又本草正經序本草舊三卷藥三百六十有五種分七卷唐顯慶中蘇恭增百十有四種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種元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今據舊輯為三卷序之曰衣有蔽膝樽有元酒

樂有土鼓葦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
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
草黃帝有素問等書醫在後世據方投治則聖人
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
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漢去古未遠班固
藝文志序醫四種三十有六家獨棄本草不録淮
南王安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七十毒醫方始
興樓緩少誦醫經本草方衍數十萬言平帝元始

五年舉天下通醫術本草者吏為駕軺傳遣詣京
師時重本草如此固不録何也梁七録始載神農
本草三卷或者謂初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
草頗疑其不然今考其書論藥性温凉味甘苦多
異殆後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謹起居薄滋
味嗜慾故受病少醫又神聖則用藥三百六十有
五種有餘矣後之人不能攝生風濕寒暑侵其肌
膚勞苦無極弊其筋骨飲啖無度傷其腸胃嗜慾

無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醫又上非和緩巧非扁
倉故用藥一千七十有六種而猶若不足是以删
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儆庸醫和緩已遠扁倉
不生藥視古三倍庸醫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
矜色不中病者死醫益自如與操刃殺人者相去
幾何噫

洪武間呂復羣經古方論内經素問世稱黃帝岐
伯問答之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

述亦非一人之手劉向指為諸韓公子所著程子
謂出於戰國之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
儒而與孔子思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祕典五常
政六元正紀等篇無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
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其諸色脈病名鍼灸治要
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謐之甲乙楊上善之太
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同醫家之大綱要法
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有内經十八卷及

扁鵲白氏二内經凡三家而素問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為内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為之注釋復以陰陽大論託為其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淆玉石相亂訓詁失之於迂疎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正其誤文而增其缺義頗於冰為有功今於各篇之内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冀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修也内經靈樞漢隋唐藝文志皆不録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詩及黄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為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元君所筴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没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為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

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蓋其大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録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飭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録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迸文籍焚燹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者皆妄也宋高保衡等校正内經乃云詳王氏元珠世無傳者今之元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所述乃六氣之説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刋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攬摭内經六微旨及至真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册要言而附會雜説其諸紀運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偽書也苟啟玄別誤果見於世又豈止述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

以療病之法得石床上書一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為荒誕如此竟不攷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諸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為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參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常用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為神農所說黑字為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譔名本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翼舊經焉耳

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尚須考定俾歸於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述黃帝內經設為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非靈素本文益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惟虞氏粗為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元操呂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李子楙亦為句解而無所啟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元亦未足以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為是也傷寒論十卷乃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熱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為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為誤次而宋成無已復為之註釋其後龐安常

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實之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法而已蓋一証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前修指為羣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脈時汨王氏之言三陰率多斷簡況張經王傳亦往往反覆後先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其閫奥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陰論其意蓋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所取也脈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内經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誤四時經之類皆林氏所增入陳孔顧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

以其所藏善本刻於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撫其精語并引内經之辭作診切樞要二卷非敢剪其冗複間亦補其缺漏且附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脈訣一卷乃六朝高陽生所誤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為之註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以新語既不出其畦逕安能得乎本原餘如清溪徐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誤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乎脈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等奉敕誤集原諸病候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裒成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為課試元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不傳太始天元玉册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

作歷漢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録其文自與内經不類非戰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為先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勝復政化淫正及三元九宫太乙司政之類殊為詳明深足以羽翼内經六微旨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政和間頒是經於兩學辟雍生吳禔為之解義若達道華非心學之所易曉觀其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鵲為黄帝時人則其書不古謂扁鵲為秦越人則傳中無太元君之號醫門倣託率多類此元珠密語十卷乃啟元子所述其自序謂得遇元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啟蒙故自號啟元子蓋啟問於元珠也目曰元珠密語乃元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誤元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元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黄帝遺元珠使罔象得之之語則師事元珠子而號啟元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觀其方中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然脈要及察聲色形証等説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為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祖述内素正紀等篇皆足以裨益治道啟迪衆工餘如孕元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攻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著著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斷輪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

無礙其造詣自當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於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以無飢矣龐安常醫能啟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顧頗方著名於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為之變爾陳無擇醫如老吏斷案深於鞫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任則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濂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新病自為家法或者失察欲指圖為極則近乎畫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冰雪以為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緪一鼓而笁籟並熄膠柱和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之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羅廣絡原野而脫兎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算者

宋人沈括良方序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治疾者唯候氣口六脈而已古之人治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為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偏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脈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為之應五聲為之變五味為之偏十二脈為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

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強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此衆人此人事也言不能傳之於書亦不能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蜩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脈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煮熬有宜燔火有宜温火此煮煉之節也宜温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為用久煮者有宜燔火有宜温火此煮煉之節也宜温

者煮熬而無害也二物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黄則其利反折蠣與柿常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致他疾者

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此處方之難四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白月虧而蚌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觀越人荈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楛風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概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謂良方者必目覩其驗始著於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五難者方豈能必良哉一覩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於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元好問傷寒會要序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為國醫者為詳益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

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
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
目病為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
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
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為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
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証得藥見藥識証以類
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
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

他病也以古方為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
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
孝子他人益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
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
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
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
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
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

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啟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
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
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
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
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
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
止能寒肺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

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抶之以去陰邪則他證必
起非所以抶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
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抶君之治泰
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
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夫人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
忍明之曰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
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

臟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内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内經有言在脈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董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

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久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温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許衡論病證書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虚也肺與脾俱虚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疫癖反盛正

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脈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傷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証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劉因內經類編序近世醫有易州張氏學於其書雖無所不攷然自漢以下則惟以張機王叔和孫思邈錢乙為得其傳其用藥則本七方十劑而操縱之其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養胃氣為本而不治病也識者以為近古而東垣李明之則得張氏之學者而其論著治驗畧見遺山集中鎮人羅謙甫嘗從之學一日遇予言先師嘗教予曰夫古雖有方而方則有所自出也均脚氣也而有南北之異南多下濕而其症則經之所謂水清濕而濕從下受者也孫氏知其然故其方施之南人則多愈

若夫北地高寒而人亦病足則以所謂飲發於中跗癰於下與穀入多而氣少濕居下者也我知其然故我方之施於北猶孫方施之於南也子為我分經病證而類之則庶知方之所自出矣予自承命凡三脫藁而先師三毀之研磨訂定三年而後成名曰内經類編敢望吾子序夫内經十六卷素問外九卷不經見且勿論姑以素問言之則程郤兩夫子皆以為戰國書矣然自甲乙以來則又非戰國之舊矣自朱墨以來則又非甲乙之舊矣而今之所傳則又非戰國疑當作朱墨之舊矣苟不於其所謂全書者觀其文而察其理焉則未有識其真是而貫通之者今先生之為此也疑特令學者熟於此而後會於彼焉爾苟為不然則不若戒學者之從事於古方而學者苟不能然則不若從事古方者之為愈也羅亦以為然予聞李死今三十年羅祠而事之如平生薄俗中而能若是可序年

月日劉某序

王禕醫論予觀近時言醫者莫盛於吳中而吳中世業醫者莫盛於葛氏葛氏之醫其術善於推五運六氣之盛衰以審病証而定治法此仲正之術所以異於人人也葢仲正之諸父曰恒齋者嘗自著書其說以謂醫當視時之盛衰而為損益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知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其為說如此可謂能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

宋駙馬都尉褚澄脈論祛疑曰醫之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沉微弦緊之少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少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

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時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謬於症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與男子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女形體絶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自下而上陰氣自上而下男主施與女主受男子之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女人之命在氣形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畧不少異耶況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也乃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釋然

尊生經曰脈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尺寸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陽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右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脈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脈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脈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

矣

脈自内經以下歷周秦漢鮮有得其旨趣者至晉王叔和以脈鳴時撰有脈經可謂詳切獨惜其以大小腸候之兩寸致後人高陽生假其名乘譌集為脈訣遂致脈經幾隱晦也至宋龐安常始得經意而有人迎寸口之辨嗣後論脈未能或之先也安常云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脈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内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脈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後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闗格之脈然不先求喉引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闗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魚際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溢之脈一名闗一名内格一名陰乘之脈曰外闗者自闗以上外脈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闗以溢於魚際而闗以後脈竭則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闗陰之脈者也闗以後脈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二倍則八寸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脈一名曰内闗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脈内闗者闗以下内脈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内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闗以下覆入尺澤而闗以前脈伏行則為陽元乘陰而陰竭陰竭亦死脈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為格陽之脈也經曰人迎與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闗格闗格之脈羸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闗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一瀉而一補之四盛則三陽極導之以鍼當盡取少陽陽明太陰之穴脈靜者取三陽於足脈數者取

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至寸而反之脈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越人不敢取十二經之穴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度自尺至寸一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温水熱火温病起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其害其本生於金木水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陰風濕陽數陰實為温毒陽濡陰急為濕温陰陽俱盛為温瘧其治之也風濕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濕温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太陰金手少陰火濕温取足少陰水鄉人皆為我能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温變辨其疑似而不可亂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候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參以内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説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逃焉

脈要曰醫之家訣脈三部九候莫知其所由從世謂宗叔和秦越人叔和秦越人自以為發明内經而内經謂尺内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胃内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腰股膝頸足中事也以是詳諦之三部之相屬錯而背何歟又輕按得腑脈重按得臟脈且深疑焉以按之上下分陰陽於腑臟則九候之浮中沉乃不能施於九候九候廢而診道荒何以製方劑哉然則古今名家能奏功紀籍皆倖而偶中者夫脈者血之府呴之為氣濡之為血氣運脈之外而血榮脈之中故十二經十五絡又八奇經惟貯而官者為臟腑以見於脈若合系而獨持之則無所名於具矣故心包絡三焦不得為無位兩腎不得為自離而叔和異之并其可諦者

唐許胤宗醫有神効或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脈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脈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知兎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愈難之驗也脈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

劉玉洛脈說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為人然察其虛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脈爾自素難扶其微王叔和萃為脈經世所傳脈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纂其為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脈第三同斷病褚澄為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為受命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得其要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本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錢　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八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九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八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欽天監一

欽天監在闕之東禮部後初置太史監洪武元年改司天監又置回回監三年始改為欽天監二十一年革回回監以回回歷法隸焉所職主歷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有副而分春夏中秋冬為五官五官正專理歷法造歷監候佐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

候天文密疏聞保章正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旦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面四人國有大營建師旅冠婚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以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護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凡元象圖書密疏上非其職不得預凡習業者分為四

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歷曰五官正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專科肄焉歷有四曰大統歷曰御覽月令歷曰七政躔度歷曰六壬遁甲歷歷註上歷三十事民歷三十二事壬遁歷六十七事

永樂元年命吏部欽天監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為令

治歷之學始於堯典行於歷代而精於元蓋郭守敬深於數學而又以一代大儒許衡忝之故其上合往古下質來今無不脗合即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後人再斟酌於歲差之法百世行之可也明之太祖為一代神聖襲用其法而不改三百年行之而無弊可謂歷之聖矣後乃不能用郭之法以合郭之歷而曰別事捷法豈其然乎保定邢雲路遂於郭歷者也時不能用惜矣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註曰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時謂耕耨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按律歷諸書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曰一周天為歲歲十二月而無整數故以閏月定四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及十九年而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共得二千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是謂一章然必以十九歲而無餘分者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十九者天地二終之數積八十一章則其盈虛之餘盡而復始推此以定四時歲功其有不成乎

治歷之法莫揵於以中星定四時堯典載之矣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正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成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仲夏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春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歲仲春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吕令之星舉月本然聖人南面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

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此禮日之祭也春禮日以起事秋禮日以助成不言夕月所重在日也殷之為言正也所正在四仲者便民事取天地之中氣也春言日中秋言宵中日夜互稱順其陰陽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者以午位為中王者向離而治故以此考時也星本不移附天而移仲春則鳥在南至仲夏而西至仲秋而北至仲冬而東他星皆倣此析者分力因者相助夷者相傷也芟伐草木以順時也隩者務蓋藏也朔方曰幽都都謂所聚陰氣盛聚於北也平在朔易者古者建子以為歲首

則凡事至此皆更易也南獨曰訛訛者邪也氣盛則防其淫皆所以節宣天地之氣也

九疇之有次何也大道不越乎五行有五行則道此萌始故初一曰五行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能敬用之則成其為人故曰敬用五事既成人矣而推以治人則為八政故曰農用八政八政舉而天紀可協故曰協用五紀四者備而后為皇極皇極何也太極也皇極居中而前四疇由此會後四疇由此出也建者如斗柄所建止於是不他也以極自正則曰建以極正人則曰又用三德稽極之得失於天則曰明用稽疑驗極之得失於人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嚮者可慕威者可畏也

五行之變不可窮而言味何也味民食之主人資以生故言味也人得水以滋其貌故貌屬水人得火以發其氣故言屬火木之外敷如人之魂魂棲目為視故視屬木金之內鑑如人之魄魄棲耳為聽故聽屬金土之為德金木水火得之乃成而用行於行為思思者貌言視聽之主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宿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歲星在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為一紀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為一歲則有十二月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元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為十二辰之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

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辨其序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析則知其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二歲十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一曰漢大初歷以鍾律起二曰唐大衍歷以著策起三曰元授時歷以晷影測就日影測之毫忽微眇不可得而遁者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

歷至授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當元之初仍用金歷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願得通天道精歷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於是命衡領大史院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歷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為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衰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求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

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証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為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合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杪遠周寰海偏參歷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歷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歷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攷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歷增損傳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修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大統歷悉用授時歷之制特改太陰行度耳洪武十七年甲子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為歷元行之無弊後以交食稍差議欲增損然讀元史李謙歷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攷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朏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或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漸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歲差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

黃道度數自宋統天律至授時歷凡四變蓋天道三十年必一小變烏有定法如堯時冬至日在牽牛宋文公時在壁明初在箕六度今冬至日日在

算四度矣古今不同此亦可驗所以郭守敬有消長之法也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請改修大統歷監副李德秀駁之曰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為歷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歷元不用消長之法攷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為歷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巳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此足以正元統之誤

淸川范守巳云授時歷雖起於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歷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十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十九萬二千萬為五千二百九十六萬八百為一章一章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一千七百六十六萬九百三十三為一蔀一蔀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五百八十八萬九百七十七為一紀一紀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一百九十六萬三百二十五為一統一統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六十五萬一百八為一元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各得二千四百十九為一

遂至食既萬歷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亦至
晝晦則南北之地勢使然也蓋日輪大而月魄小
故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每千里而差一
分東西不同每千里而異數刻矣而豈歷元不精
歲差未改使然哉
保定邢雲路曰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
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旨哉言乎夫故
之言利也其天行順利之故道也故不難致而難
訛傳至今失之益遠疇人沿襲恬不為怪余於蘭
州立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之半
復從宋周琮取立春立冬去至日遠之景日差長
幾九寸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與郭太史
消一之歷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八十餘分適
值子半之交差天一日矣夫歷從何來從日躔之
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戌寅亥初而
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一
稟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

敬之言曰上攷往古下驗將來皆距立元為算歲
實上推每百年長一下算每百年消一其諸應等
數隨時推測不用為元其說至明也至洪武初欽
天監博士元統則不知測驗為何事而徑削去消
長另立準分以為修改合天攉為監正監副李德
芳持消長正論力爭之不得遂從統議然而統所
修改四准則授時舊數接年續之一無所改者也
訛傳至今失之益遠疇人沿襲恬不為怪余於蘭
州立六丈之表視郭太史四丈之高又申一之半
復從宋周琮取立春立冬去至日遠之景日差長
幾九寸尤易分別以法布之立春時刻與郭太史
消一之歷符合而大統則後天九刻八十餘分適
值子半之交差天一日矣夫歷從何來從日躔之
在天來也今仰觀天象立春日躔在戌寅亥初而
欽天監在巳卯子正此可以口舌爭乎且七政一
稟於日躔日度變而朔轉交及五曜之率皆變氣

應一差即諸事皆差而以之步歷無一可者故守敬曰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隆慶間監官周相亦曰今年遠數盈歲差天度失今不考所差必甚皆探本之論也乃監正張應侯曰大統歷乃元統歷依守敬法為之準驗無差必不可改夫使元統果依守敬安得有差統背守敬者也背守敬而差却以為無差何不觀今日之天其躔形圭景立春在亥分寸易辨一指點間可與海內億萬人有目所共見者正孟子所謂天日之故可求而可坐致者也

嘉靖中華湘疏歷之來由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高帝迄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迄隋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迄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迄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然歷代長於歷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不已遂與歷錯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於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元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而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攷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歷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

五十杪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杪也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杪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杪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言我朝承運以來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為歷元至洪武甲子歲冬至為歷元則二百四十二年請以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授時歷法每歲差一分五十杪約七十年差一度

今合差三度餘矣年愈遠而數愈盈治歷者當隨時修改以求合於天否則歷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杪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臣伏揆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歷而不登臺測景窮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也宜掄選疇人子弟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睺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測委有所差備録上覽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歷有不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三者無一夙夜皇皇罔知所措乞勑禮部延訪有能知歷理如揚雄精歷數如邵雍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京師令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懿制

爲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夫作歷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於交時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爲其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歷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

不能為算也乃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歷崔浩之魏歷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常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常曰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歷也窮極四海謁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

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日月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此以為推步之端每歲有二十四氣節氣十二中氣十二是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個日零三箇時也而一歲正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著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閏月是謂一章之數故云終於終也惟開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中氣既正則寒暑不忒而民心無疑惑置閏得所故作事順時而無悖亂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歷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歷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分歷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周天都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五十杪分步十二宮惟子午兩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杪其餘十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九

杪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而交節是合一宫之度

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幽京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

歷法天有黄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非實有也亦猶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日而一期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黄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黄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黄道之北謂之黑道黄道之東謂之青道黄道之西謂之白道黄道内外各四并黄道為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一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别算位耳歷家不知遂以為實有九道矣

崇禎戊辰七月上傳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俱不對天文重事這等錯違卿等傳與他姑恕一次以後還要細心推算如再錯悞重治不饒禮部因具疏請改修歷法奉旨歷法皇祖朝曾議重修今日食刻數復差允宜更正依卿等所請修改一應事宜再著另行具奏禮部復奏畧謂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事臣等不敢繁稱止據元史所載以

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主領裁奏於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並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又博徵楊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高皇帝驅元北遁典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方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

推度并未有守敬等數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按大明會典凡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於是以戶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舊所以至今寢閣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歷法則於敬授人時而已宜律例所禁哉今議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具文前來但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宗守敬舊法比於現在監官藝猶魯衛無能翅然出於其上也至於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地有緯列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惟西國之歷有之高皇帝命吳伯宗與西域瑪噶伊克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會通歸一今宜收其說參用西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大統歷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歷然高皇帝精於觀天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歷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觀象盤天文分野諸書誠可萬世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徐光啟專習之後湯若望嗣利瑪竇之教而李天經黃應遴等信奉益堅進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闥簡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異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矩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同欽天監官生連疏爭執禮部因議另立新法一科允之

崇禎十四年禮部議歷法疏看得古今治歷之家多矣其最精者漢雒下閎太初歷以鍾律唐一行

大衍歷以著策元郭守敬授時歷以晷景皆稱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之既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不可測者常在於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故雖以時分刻刻分杪非不至細而差之半杪積之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此治歷之所以難也我皇上因監法少差特置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

張守登諸臣覿面講求逐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歷經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赤儀器親自臨驗西法比監法實為密近固昭然不待辨者守敬成歷時嘗言天體難測須每歲創驗修改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於觀天雖用守敬歷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歷名家者赴京詳議復自製觀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回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歷為足也蓋其慎也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歷中邢雲路諸臣皆以差訛疏請更正今得西歷與之較驗而舊歷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已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楫向與臣等詳察經緯新歷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煞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

用黃道矩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歷法輒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歷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歷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差則一番更改良不

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儒盡收之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便公同考証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於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年遠有差者旁求參攷又以新法推測屢近著照回回科例收監學習實為得之似宜勅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寺臣李天經及陪臣湯若望中書黃應遴新局官生黃宏憲等累年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闚簡諸器多歷家所未發專門勞勤積有歲年似宜量加敘錄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愚猶有進焉歷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天在順時布令觀變警心其所重莫如刑賞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其所重莫若農桑故堯舜之歷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歷以無逸豳風

為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於時刻分杪之末而已凡歷數始於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以五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實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為治歷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故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授時歷要法歌歌曰授時歷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歷推古云但見九年兎望日便是今年正月一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天地支天下不言干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見干也當推九年前歷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依後法數去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天干五地支八假令初一日甲子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即以戊申為今日朔小月天四地八耦且如小月天干四地支八假令初一日丙寅丙至巳四數也寅至酉八數也即以巳

酉為今日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五九小四八　月大三十日無差如一日已酉數至次日朔見已夘即月大也　月小分明只廿九如九朔數止二十九日即月小也　節氣只憑九年歷假若造甲午日歷則看丙戌節氣

二十四歲眞端的要知今年節氣則看前九年是何節氣　天干三數地支七假如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亥見已七數也　熟記胸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如逢子時交節氣却用未時亦交氣如也中之若依此法箇中推方省陰陽元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他圖世人諳

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

又歌曰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前九年二月十五日辰即今年正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個半月二千八百八十六日六甲轉四十八周　九年中試取大小無差失

又歌曰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甲食丙子衝午即今年丙午日立春也二十四氣准此　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

葉子奇論授時歷曰歷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歷法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

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殆廢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以至於今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元詔定歷名曰授時取堯典敬授人時之義自古歷多用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為動物而歲亦略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守敬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將來加一算始為精密

回回歷

漢律歷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歷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歷而西域獨有

之蓋西域諸國當昆侖之陽於諸夷中為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技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歷者相傳為西域瑪克之地年號阿尔必時異人瑪哈穆特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歷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歷始東逮我高皇帝之造大統歷也得西人之精乎歷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歷與中國歷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歲之為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於辰在戌豈推步自

戌時見星為始故與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瑪噶伊克瑪哈穆特敕文謂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三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即此歷書與嘗竢知者攷諸韓苑洛論天文

天體至圓天本無涯何體之可測度謂天體者二十八宿之環列者以次相挨左旋地外此天盤之內地平之外可測度者也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九百四十分為一度四分度之一者將九百四十分分為四分每分該二百三十五分則天體周圓共該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六度

房六度　心六度　尾十九度

箕十一度　斗二十五度　牛七度

女十一度　虛九度　危十六度
室十七度　壁九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五度　昴十一度
畢十七度　觜二百三十五分　參十度
井三十四度　鬼三度　柳十四度
星七度　張十七度　翼十九度
軫十七度

繞地左旋常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初一日角起子字位到第二日時則過子位一度稍東矣二十八宿天盤一定之次如二十八宿釘在車輪輪轉則釘轉角行則二十七宿皆行角易一度則二十七星皆易一度到那三百六十五日零三個時辰時恰好天多行了一遭

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此九百四十分是說日二百三十五分是四分日之一天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百三十五分是三個時把十二時分作四分也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說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蓋三百六十五日零那九百四十分中的二百三十五分若只說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為尤明渠却帶其母而言之

天與日冬至初一日子時同在子一度上起到初二日時日只到舊位天則過子位二度上了一日過一度十日過十度一百日過一百度三百日過三百度又五十五日則過三百五十五度還有二百三十五分又三箇時辰時又過二百三十五分則與日到寅字上會日與天會是一年已畢又起第二年矣歲之有三百六十五日零四分日之一者以天體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凡月與日會自朔至晦凡二十九日零六箇時辰有奇十九分度之七難算若照常數以十計之雖微杪不盡其餘今釐以下通變其法以四奇為一釐十九釐為一奇則乘除始無奇零以九百四十分為十九分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二奇十八息內取七分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十二息

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此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此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日法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約之前五千九百八十八該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而一者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

閏生焉天運有常何嘗有有餘不足之數其不能齊者歷不能齊也所以置閏者只為月氣不能與節氣相同故反以節氣就朔氣若不論朔只一節一中排定則節氣又正歷亦省便但初一月不與日會十五月不圓耳然不用朔氣似與天時無害夫有陽必有陰月之氣亦自與萬物相關豈可不

論

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由前面所註日與天會為

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多五日强月與日會三百五十四日零七時强為少五日日五日多月五日少相合來十日然皆是月之不足者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將及十一日

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十有九年餘一百九十日一萬五千七百十三分以日法除之得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為七閏之數氣朔之分齊矣

三百六十為一歲之常者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日甲辰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十日甲子六十日甲寅六十日甲辰六十日甲午六十日甲申六十日甲戌六十日六六三百六也

大餘是月不及天之數小餘是日不及天之數堯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斗二十五度牛七度女十一度虛九度共五十二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五度昴十一度共六十三度昏中多十一度者蓋曰在斗之末昏中在畢昴之中歟大較若此

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以七十五年乘九百四十分每年該十二分半强自堯甲子至宋寧宗己未以七十五約之則五十二度雖未齊一亦不甚遠天運微杪雖巧歷不能齊歷家那前趲後以步之如閏法耳二十八宿安次則由右運行則由左

邢雲路歷

高陽孫承宗邢觀察古今律歷考序古者天子有日官居卿以底日而授百官於朝蓋四序眡五緯而五緯眡日度故以日名官而歷法之顯者乃在定朔定朔者求日與月合度而取之乎蝕故課蝕之分刻而合朔之早晚氣候之遲速置閏之乘合昭有券驗是以歷家仰觀黃赤表裏陰陽交錯而立之法乃其消長欲親其加時欲細其綜畸零長短欲精嘗讀諸家歷說至大衍十二議即間有牽合乎而實啟之竅若勝國授時歷則又叅別同異酌取中數即測景遂至二十有七隅故法獨精而他或泥意泥經以行妬競故朔日有進退而氣節日分有誤予不知今歷何如而項言課蝕不效則歲差之法未盡合天而歷應改及讀士登律歷書鑿鑿發吾覆也夫律歷起于數而士登精九章以理御數故成聲見象確乎成說予因卒業而嘆歷

代法漸加詳數漸加密後之人即豫飾所未備要不得忘創初而笑前人之未工然窮天運於心計而釐刻易亂故差法淆而歷改無論漢之五唐之八宋之十六即唐虞故授之後不七十年而輒在璣衡齊七政其協日正月歲行之方國假令歲與天易齊而無差則唐虞之際寧多事也國家歷法仍授時而授時之無幾輒改三應豈其異世異人而可承訛謬者往代歷不效輒收草澤與司歷並驗至付布衣說於史館迺宗伯題士登議請倣居卿之意而格不行夫歷竟安訛謬也則已倘欲正訛定歲則士登議具在安得格勿行昔魯史螽書之誤說者曰過在司歷而次年再誤則說不行於魯豈明盛之世而亦格正議者常嘆立言家談改率習空文而至可見之行事輒結舌不談即談鑿鑿可行而又可身試也乃不可與草澤之說一

叅驗乎然士登抱經世術天子方用以康國寧人即律歷之學未易而隸首可窮星翁可步乃何足盡士登士登且入踐九列天子將以其暇召司天有心計者受士登法而試之以正其訛則歷何足煩士登也王郡公翼庭以大中丞孫公藍石大參執張公和節之檄刻其書於郡且以予郡人也而弁之辭

河南僉事邢雲路修歷四事疏畧謂窺天之器無踰觀象測景候時籌策四事乃今之日至大統推在申正二刻臣測在未正一刻是大統實後天九刻餘矣不寧惟是今年立春夏至立冬皆適值子午之交臣測立春乙亥而大統推丙子臣測夏至壬辰而大統推癸巳臣測立冬己酉而大統推庚戌夫立春與冬乃王者行陽德陰德之令而夏至則其祀方澤之期也今皆相隔一日則理人事神之謂何是豈為細故且歷法疎密驗在交食自昔記之矣乃今年閏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統推初虧巳正二刻食幾既而臣候初虧巳正一刻食止七分餘大統實後天幾二刻而計閏應及轉應若交應則各宜如法增損之矣蓋日食八分以下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固歷家所共知也今閏八月朔日食實在陰歷交前初虧西北其食七分餘明甚則安得謂之初虧正西食甚九分八十六杪耶而大統之不效亦明甚然此八月也若或值元日於子半則當退履端於月窮而朝賀大禮當在月正二日矣又可謂細故耶此而不改臣竊恐愈久愈差將不流而至春秋之食晦不止臣故曰閏應轉應交應之宜俱改也久之刑科給事中李應策亦言國朝歷元聖祖崇諭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惟時以至元辛巳揆之洪武甲子僅百四年所律以差法似不甚遠至正德嘉靖已當退三度餘矣今日哉春秋不食朔猶值書官

失之今日食後天幾二刻冬至後天逾九刻計氣
應應損九百餘分乃云弗失乎歷理微杪日月五
星運轉交會咸取應於窺管測表歐陽修所謂事
之最易差者雖古太初大衍諸書詎不深思元解
行羲和氏之歷象授時遺意然果以鍾律為數無
差則太初歷宜即定於漢而後之為三統四分者
若何又果以蓍策為術無差則大衍歷亦當即定
於唐而後之為五紀貞元觀象者又若何蓋陰陽
迭行隨動而移移而錯錯而乖違日陷不止則躔
離之謬分至之忒積此焉窮雲路持觀象測景候
時籌策四事議者應宜俱改使得中秘星歷書一
編閱而校焉必自有得於是欽天監正張應候等
疏詆其誣禮部言使舊法無差誠宜世守而今既
覺少差矣失今不修將歲愈久而差愈遠其何以
齊七政而釐百工哉理應俯從雲路所請即行改
求磨算漸次修改但歷數本極元微修改非可易

議蓋更歷之初上攷往古數千年布算雖有一定
之法而成歷之後下行將來數百年不無分杪之
差前此不覺非其術之疎也以分杪布之百餘年
間其微不可紀蓋亦無從測識之耳必積至數百
年差至數分而始微見其端今欲驗之亦必測候
數年而始微得其槩即今該監人員不過勦襲故
常推衍成法而已若欲斟酌損益録舊為新必得
精諳歷理者為之總統其事選集星家多方測候
積算累歲較析毫芒然後可為準信裁定規制伏
乞即以邢雲路提督欽天監事該監人員皆聽約
束本部仍博訪通曉歷法之士悉送本官委用務
親自督率官屬測候二至太陽晷刻逐月中星躔
度及驗日月交食起復時刻分杪方位諸數隨得
隨録一切開呈御覽積之數年酌定歲差修正舊
法則萬世之章程不易而一代之寶歷惟新其於
國家敬天勤民之政誠大有裨益矣疏奏留中不

報

授時歷至元辛巳黃道躔度十二交宮界守敬所測也至今三百餘年冬至日躔已退五度則宜另步日躔宮界另以赤道變黃道以合今時在天宮界從古歷家未有以三百年後仍用三百年前黃道者而何欽天監之茫然莫覺也唐志云日躔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元志云黃道宿度據歲差每移一度依術推變嘉靖初樂護掌監事上言歷經即歲差以推變黃道六十七年該推變一次本監失於推變護又嘗語人云往年在監未奉更正甚為遺憾護有文集可考也胡大統不是之察也

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授時歷大都測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洪武初南京測影夏至晝五十九刻夜四十一刻冬至反是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歷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冬夏二至各差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歷冬夏至六十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改者人驗以為異而不知為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夏二至盈縮之始二至既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期之中盈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忝差者乎以是而頒行天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嚢囊也

西洋歷

徐光啓修歷十事疏其一議歲差每歲東行漸長漸短之數以正古來百五十年六十六年多寡互異之說其二議歲實小餘昔多今少漸次改易及日景長短歲歲不同之因以定冬至以正氣朔其三每日測驗日行經度以定盈縮加減真率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步月離其五密測列宿經緯行度以定七政盈縮遲

疾順逆違離遠近之數其六密測五星經緯行度以定小輪行度遲疾留逆伏見之數東西南北高下之差以推步凌犯其七推變黃赤道廣狹度數密測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與黃道相距之度以定交轉其八議日月去交遠近及真會似會之因以定距午時差之真率以正交食其九測日行考知二極出入地度數以定周天緯度以齊七政因月食考知東西相距地輪經度以定交食時刻其十依唐元法隨地測驗二極出入度數地輪經緯以求晝夜晨昏永短以正交食有無先後多寡之數因舉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化民鄧玉函同纂歷事疏奏報可

李之藻請譯西洋歷法疏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化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頡異之資洞知歷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久漸聲教曉習華音在京仕紳與講論其言天文歷數有我中國昔賢談所未及者凡十四事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地徑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舉其地面測算者皆有不同二曰地面南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所得日影有表北影有表南影亦有周圍圓影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為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為晝夜一周之天六曰月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為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

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
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
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
分少九日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
地而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
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
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
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
望之又皆不同兼此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
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
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
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為減差
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
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
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
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

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
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
勻分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歷志諸書皆
未論及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
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
能論其所以然之理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歷學為
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窺測既核
研究亦審與吾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
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

歲差攷

歲差法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
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開元大衍
歷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在奎
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歷冬至在牛二度
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
歷代之歷可驗者如此然雖有進退其度不出一

舍前後蓋天運星行動體也未免或前或却小有
不齊歷家步算乃死法耳安得與天相符故曰歲
差後世隨時占候修改求與天合又不得不然也
漢自鄧平改歷之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
當時史官考諸上古中星知大初歷已差五度而
閎未究蓋古之為歷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
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不知天日會道不得均齊
餘分積久度數必爽今歲之日躔在冬至者視去
歲冬至之躔常有不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
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法以追其變而算之約
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
其數約以百年退一度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
家中數以七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
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
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
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
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
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
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
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為朓朒

差三千四十分為差一度矣然猶未至也至元朝郭守敬算之
約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
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至今三百餘年臺官推演
又多不合天道識者往往奏請再改歷元以正歲
差嗟乎天動物也進退盈縮未免少有不齊一定
之法不可拘也劉焯取虞何二家中數定以七十
五年當時善矣至唐而復差僧一行以八十三年
時謂合天矣至宋元之交而復差許衡郭守敬定
以六十六年當時以為精矣至今又復有差然則
一定之法顧可拘執也哉況法亦自有權宜者如
定歲之法四期餘一日之數分於四期則二至之
定每疑於絲忽之間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定日
之法一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
數難分也每月三十日一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
十五杪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
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之前後以為朓朒

每歲有不及之分約天一度為三千四十分計一歲不及之分三十有六大積而至于八十三年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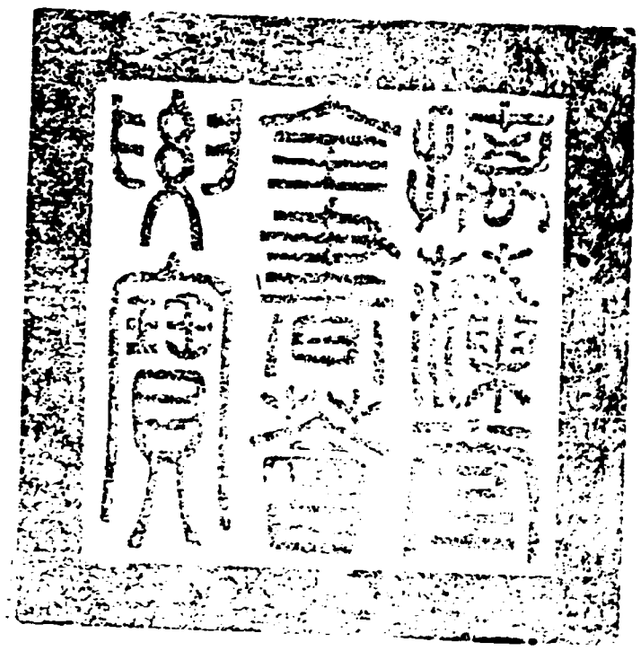
故定朔每疑於一晝之間要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者如日月交食之法時刻分杪最為精微及至半杪難分之處亦須酌量以定無常準焉夫至之絲忽朔之一晝食之半杪積之歲久則皆差失不合原算矣以天道不齊之動加以歲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此為至當堯時冬至在虛於今豈可固執也哉

唐順之勾股測望論勾股所謂矩也古人執數寸之矩而日月之運行朓朒遲速之變山谿之高深廣遠凡目力所及無不可知蓋不能逃於數也勾股之法橫為勾縱為股斜為弦勾股求弦勾股自乘相併為實平方開之得弦勾股求股勾弦自乘相減為實平方開之得股股弦求勾同法蓋一弦之實藏一勾一股之實併得一弦實也數非兩不可行因勾股而得弦因股弦而得勾者藏而不可知因兩以得三此勾股法之可通者也至如遠近可知而高下不可知如卑則塔影高則日影之類塔影之在地者可量而人足可以至於戴日之下而日與塔高低之數不可知則是有勾而無股弦三者缺其二數不可起而勾股之法窮矣於是有立表之法蓋以小勾股求大勾股也小勾股每一寸之勾為股長幾何則大勾股每一尺之勾其長幾何可知矣此以人目與表與所望之高三相直而知之也人目至表小弦也人目至所望之高大弦也又法表為小股其高幾何與至塔下之數相乘以小勾除之則得塔高蓋橫之則為小股至塔之積縱之則為小勾至塔頂之積縱橫之數恰同是變勾以為股因橫而得縱者也勾股弦三者有一可知則立表之法可得而用若其高與遠之數皆不可知而但目力可及如隔海望

山之類則勾股弦三者無一可知而立表之法又窮矣於是有重表之法蓋兩表相去幾何為影差者幾何因其差以求勾股亦可得矣立表者以通一表之窮也其實重表勾股之窮也重表者以通一表也一表勾股也無二法也

崇禎七年山東叅政李天經疏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於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於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歷家於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歷近之猶然古法故臣等所推經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歷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二日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胗合新歷隨取輔臣徐光啟從前測影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益太陽行黃道中線迨二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二度有奇夫過赤道三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於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干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謹案第三十二頁前四行瑪克舊作馬可又阿爾必舊作阿剌必又瑪哈穆特舊作馬哈麻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悦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九至六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五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欽天監二

觀象臺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臺上有渾天儀如世所圖璇璣皆鑄銅為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窺以候中星又有銅球左右

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正統御銘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有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冬至後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後可得二尺中為紫微殿殿傍有銅壺滴漏其簡儀乃耶律楚材製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

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
物者以詔救政訪叙事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
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
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左旋而
日有薄蝕暈珥之變月有盈虧朓朒之變五星有
盈縮圍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變動即

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二者相參變矣星
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九州星土之書雖無可
攷然十二國之分野載諸傳記災祥所應亦皆可
證若昭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
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其地此元枵為齊之分
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
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
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

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為晉星實沈
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
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
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
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須曰漢水祥也衛
顓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
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語周史曰楚重黎之後
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
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
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
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無非以
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災祥
其應有可徵矣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
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
淫于元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
其所屬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乖次

之應乎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謂不及四十年
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數不過
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之則歲星太歲
皆可參決妖祥之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左
氏所謂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赤為
兵荒白為喪荒黃為豐黑為水旣言辨吉凶水旱
又言降豐荒之祲象蓋水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
降為豐年其序如此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呂
太簇之律兌為閶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
從無射應鐘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鐘之律所謂
八風從律是也又法于緹室之中因逐月管入律
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莩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氣
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勝
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之
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上文五事
即救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者國之本詔救政於

上則人君修省之道事者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
下則人臣知警戒之意君臣交修而天降祥矣
星歷總論曰夫天以輕清之氣而運乎上一晝一
夜而過一周其道右行日月五星亦以輕清之氣
而麗乎天日不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隨天而左
轉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盡滅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舒遲先後近一遠二則月斜倚而為弦相與為對
當天之中則月光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行東
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至望而
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日至
角牛之方月行青赤之道則為春為夏日至婁井
之方月行白黑之道則為秋為冬日道發南去極
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
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
道齊景正春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為星中元

為北極上元為太微宮下元為天市垣二十八宿衆星者言乎其經也金木水火土五星者言乎其緯也其曰會者言乎日月星辰之所會也其曰容者言乎星辰之不出太白也其曰主者言乎星辰之出乎太白也金水附日一歲而周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故曰有遲有速北極則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而不隱南極則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而不見故曰有伏有見朝出曰覿夕出曰縮西行曰迷日月同度曰陵不順不逆芒及曰犯妖變曰孛含譽之射示其喜也格澤之生示其怒也執法郎官象其官也明堂靈臺象其物也此其理之精深而存乎物感者也馬融有言上天之理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璇衡一事則求夫得天之實者惟渾天儀近之矣蓋璇衡之制起於高辛氏而虞舜察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為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今之所謂渾天儀也是故黃帝得之歷起辛卯顓帝得之歷起乙卯歷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道之所出非渾天不可也錢藻則以朱黑白而別二家星葛衡則以青白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則知為壽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則知為大火而其餘莫不皆然是考躔度非渾天不可也秦火之後其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妥人又度量之至耿壽昌始鑄而為之象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也唐李淳風因之而為三重儀在外曰六合其內曰三辰其最內曰四游而一行復益之以黃道儀焉其為論亦密矣靖康之亂儀象歸于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為簡儀仰儀及諸儀表其說以為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未得其的乃用二線

推測于餘分纖微皆有可攷又當時四方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古人所未為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儀表至今用之豈天啟文明之治而預生是人以創為一代之器乎

分野之說以中國之九州應上天之十二次丑星紀吳越也子元枵齊也亥娵訾衛也娵訾一名豕韋戌降婁魯也酉大梁趙也申實沈晉也未鶉首秦也午鶉火周也巳鶉尾楚也辰壽星鄭也卯大火宋也寅析木燕也按晉語云實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我有周之分野左襄九年商主大火昭元年參為晉星二十八年龍宋鄭之星又曰以害鳥帑帝周楚惡之則分野之說其來已久然星紀在東北而吳越實在東南魯宋鄭相去甚遥而分為四次且娵訾降婁戌亥之次也而魯衛屬之三家分晉始有趙何以大梁獨屬趙韓魏不

聞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祖相傳未聞源委於其分野或有妖祥占者多效皆聖哲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周官九州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牛女揚州虛危青州室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參益州井鬼雍州柳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凡五星歲星色青比參左肩熒惑色赤比心大星鎮星色黃比參右肩太白色白比狼星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得其常色而應四時則吉變常則凶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為饑為旱與金合為白衣之會合鬬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為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燋為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為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分地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為憂主

孛卿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為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一曰為變謀更事必為旱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為變謀為兵憂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三星合是為驚立絶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五星俱見其年必惡凡五星與列宿相去方寸為犯俱之不去為守兩體俱動而直曰觸離復合復離曰鬬當東反西曰退芒角相及同舍曰合凡五星東行為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遲通而率之終於東行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凡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

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於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近日晨伏於東方復與日合度此五星合見遲疾順逆流行之大端也

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如歲星謂十二年一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季則行二宿故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無差忒乎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季年三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其說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悖矣今紹興歷法歲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剩一次矣然則先儒之說安可信乎餘四星之行

固無逆順中間豈無差忒一行不復詳言蓋亦知之矣

堯置閏以定四時舜察璣衡以齊七政唐虞之時歷象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為故然戒省之意蔑如矣薄蝕之說大約云月體無光待日為光日半照即為弦日全照即為望望為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故為月食日奪光應每望常食而有不食者道度異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遇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奇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

是月光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日月之行有南北則食有高下日月之體有疎密則食有偏全其度數晷刻咸可推算又連月食者甚少惟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前書文紀三年十月十一月晦頻食高紀三年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而食為太速穀梁莊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日有食之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註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有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是夜食穀梁之說甚異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云一云夜食者歷官差其時宋寧宗六年史官言夜食不見是也元旦日食史或有之然未有連歲日食如晉武帝時者咸亨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梁普同元年正月乙亥朔大赦改

元丙子日有食之二日食為異或云歷官避元日食移乙亥為朔耳太清元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則又未必為歷官所移也東漢月二日食者凡三一云史官不見遼東以聞永樂十一年元旦日食呂尚書震請賀如常惟儀文簡公智爭議不可上韙其言月食史不書然朔望皆食為變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食望月食成化十二年二月朔日食望月食

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虧從西南角起宋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歷楊忠輔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是穀梁傳不獨言日有夜食而月並有晝食也

三十五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

也歷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於歷法皆多校五刻也今欽天監歷日皆用馬王之說而長止於

五十九刻不言六十短止於四十一刻不言四十以見陰陽之妙云

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伏羲或謂作於帝舉或云乃羲和舊制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而已璣衡即今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遊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為渾象冥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儀載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象者可考也

洪武中與侍臣論日月五星侍臣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於天清氣爽之夜指一宿以為主太陰居星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歷家嘗言之蔡氏特儒家之說耳

李日華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微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遞曜而極星不動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蓋辰天壤也凡天無星處皆曰辰惟北極紐星為衆動之樞而其末一度有餘適無別星故得驗其不動耳

日影周髀靈憲周官鄭注皆云每千里差一寸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信都芳云二百五十里差一寸

嘉靖中監正樂護五星聚營室疏臣等預算今年正月五星以次聚營室但太陽臨近當隱伏不見今候其象果然夫數不爽而象暗聚則其降精流氣亦必成祥自古五星之聚莫不有大福大禍惟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是謂改易王者有德受慶宇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國家百姓流亡蓋天道無親福無常至故五星之聚有福有禍無德靡不受禍聚房周祚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除一福一禍培哉覆傾昭然在德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亟圖修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天慶乎簡易寡慾修德之大儉費省財愛民之實伏乞陛下鑒此天數之大克已約躬勵精而實行之使人心悅而天意孚真所謂有德受慶矣臣職司占候竊惟禍福之祥莫大於此至於修德應

天之實非臣等之言所能盡意更乞延訪文武羣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而實行之占書又曰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凡所以內修外攘以銷邊疆盜賊之謀者亦何可不加之意也余按嘉靖時五星聚營室其後改宮殿改郊壇改太廟紛紛制作海內虛耗此足應之樂監正不以頌而以規可謂良臣矣

唐白居易司天臺詩司天臺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義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下陵上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元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半見半滅中台折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惟奏慶雲壽星見天之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夫昔人論國家治亂係於言路之通塞李沆為相日以四方水旱盜賊之事奏聞於上自言人主當知四方之艱難區區可以

報國家者此耳卓哉其慮遠矣

附記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中統三年以薦賜見上都大喜授都水監工部郎中先是太保劉秉忠以大明歷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覺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為之主領裁奏于上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歷理俾參預之公首言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覈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

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為太史院以贊善公為太史令公為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火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

其奏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尺一分晝七十二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安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歷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

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
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
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
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
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歷以古歷章蔀
元首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
又六十三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有四大三
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
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
八十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
又百七十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
命臣等改治新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
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
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
同者為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

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又定
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巳卯冬至
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
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
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歷以來凡
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
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
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
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為
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
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
十度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
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
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
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
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

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歷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大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為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為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叅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頒然其推步之

式與夫立成之數尚未有定藁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擬議藁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歷註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歷法至

郭太史歷之聖也後世欲外其法而別取捷術未有不舛謬而卒不可行者聞其遺書為元順帝北遯時帶至沙漠不知尚有存者否乎

春明夢餘錄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一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鴻臚寺

鴻臚寺在闕東工部之南初置儀侍司為從六品衙門職專朝會賓客吉凶禮之事洪武九年改為殿庭儀禮司設使副承奉鳴贊序班十三年革承奉添設司儀十九年正使為司正副為左右司副三十年始改鴻臚寺陞正四品衙門定設卿左右少卿左右寺丞屬官主

簿司儀司賓署各署丞鳴贊序班等官後又設四裔通事亦隸焉宣德元年四月建公署於京師

周禮有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秦之典客漢之鴻臚皆其職也漢文有大行為鴻臚屬官顏師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行人是已武帝時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其後事歸鴻臚唐之典客司儀宋之懷遠其名不一然皆鴻臚之事無

復有行人之名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一　吏部

孫承澤撰

行人司

行人司在西長安街朝房之西設司正一人司副二人行人二十六人職專使命凡頒行詔勅冊封宗藩撫諭番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叙差馬凡法司謫戍囚徒送五府者填精微繳内府

張寧題差疏竊惟太祖高皇帝設官定職各有攸司其在京各衙門郎中主事等官俱有官守不宜一時曠廢所以特設行人以通使命往來自洪武二十七年以前止以承差任使後欲其通達國體不辱君命始專以進士除授任用之意蓋亦重矣爰自定制以來一應合差事件俱屬行人間有別項官員無非一時特旨或因行人不敷故也豈期因襲既久遂以為常今各衙門官員一切指此要求請託苞苴公行有因親舊在任而假途營求者

有因離家日久而枉道回還者有因懶於坐理而託此遊逸者有因有所規避而假此疏釋者求之者不已主之者不辭易於取覔者皆歸之請託難於辦給者必委之行人致使為是官者羣坐無為一籌莫展仍乞再行查考舊制及近今事例遇有事務先儘行人方許差遣别項官員其奉特旨者仍前不拘此例如有請託等項事發一體治罪庶使祖制不違而職有定守官難作弊而人不苟求矣

洪武十四年諭凡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視不可不謹孔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爾等當服膺是言若縱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福虐害下人為朝廷之辱矣自今或捧制書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務所在官吏淑慝軍民休戚一一咨訪還日以聞庶不負爾職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三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二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上林苑監

上林苑監在皇城東東江米巷南向洪武中議設上林苑監以妨民業遂止永樂五年間設左右監正左右監副左右監丞典簿所屬良牧蕃育嘉蔬林衡川衡冰鑑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設典署署丞録事洪熙元年止存左監丞典簿餘官不除又以蕃育署帶管良牧川衡兩署嘉蔬署帶管冰鑑林衡兩署四署人户并四典察署人户俱撥二署暫管宣德十年止存蕃育良牧林衡嘉蔬四署餘皆革後仍設右監丞

上林之設自漢始蓋漢武帝元鼎中初置水衡都尉本於虞周山澤之官然實以掌上林苑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漢省之併其職於少府一云後漢上林苑有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唐因隋屬司農亦有令丞掌諸苑囿池沼種蔬果

藏冰之事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提舉官無常員元曹後四園苑屬司農

永樂十四年諭凡牧養栽種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一應人不許于內圍獵有犯禁者每人罰馬九匹鞍九副鷹九連狗九隻銀一百兩鈔一萬貫仍治罪雖親王勳戚犯者亦同

永樂五年三月改上林署為上林苑監以中官相兼任用置左右監正各一員左右監副各一員左右監丞各一員首領典簿三員設良牧蕃育林衡嘉蔬川衡冰鑑及典察左右前後十署每署置典署一員署丞二員録事二員

寄禄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統之永樂定都後照例開設雖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

錦衣衛

錦衣衛在通政司南本儀鸞司初設拱衛司領校尉隸都督府洪武二年定為親軍都尉府統中左右前後五衛軍士而儀鸞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衛統軍與諸衛同所屬有南北鎮撫司十四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其職掌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

錦衣衛與在京諸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警監門禁而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諸衛正倅一惟其世

獨錦衣之任則不必世而以能蓋御座則夾陛而立御輦則扶輦以行出警而入蹕承旨而傳宣皆在所司而詔獄所寄則又重矣又按錦衣衛本國初儀鑾司後定為親軍都督府而司隸焉十五年罷府及司置錦衣親軍指揮使司鎮撫司理衛中刑名如列衛而兼簡軍匠所謂南鎮撫司也北鎮撫司本添設專理詔獄成化十四年始給印分司得直達上下法司覆提領衛事者恒以都指揮都

督或恩功或寄祿掌侍衛之事凡將軍力士校尉分番護駕直宿巡察凡大朝常駕出入督設鹵簿儀仗凡皇城四門日夜番直巡察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容緝而時省之凡奉旨鞫獄錄囚事與三司從事凡比試監焉

都指揮出僉都府方晉橫玉正德初指揮高得材緣從父鳳柄司禮傳陞右都督終以非例於五府帶俸錢寧繼踵此官雖貴盛之極而意猶歉之請以都指揮理事下兵部議曲為詭解遂成不疑沿流至於朱陸極矣今考太保兼少傅者一人陸炳太保兼太子太傅一人朱希孝太子太傅一人劉守有左都督一人錢寧右都督一人陳寅都督同知一人余麐已上皆掌衛督行事官校者也右都

督一人錢安都督同知三人袁天章孫鉞楊俊卿已上同掌衛督捕者也其他恩麐管事左右都督如麥祥高恕黃浦之類不可勝紀矣

天順成化及弘治初年錦衣指揮門達袁斌朱驥等提督緝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一類奏下兵部定議陞者不過五七人多止十人賞或以布絹鈔錠無功者撻而斥之已而有挐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肆行羅織

嘉靖初命兵科給事夏言御史鄭本公兵部主事汪文盛查覈冒濫武職言等上言太祖開天啟運一時翊贊元臣封公者只六人封侯伯者二十八人文皇帝靖難封拜亦不過十餘人慎重名器如此其錦衣一衛額設指揮使一同知二僉事三鎮撫一所千百户各有定員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至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大抵

奏帶之數太濫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往往安居長安寄名邊徼今查應革者二千一百九十九員名歲省度支十萬計本兵彭澤覆奏從之然裁革未幾濫授如故至隆慶四年復汰冒濫官旗一千一百十五人然邊功之冒報內侍之傳奉勳戚之陳乞相襲以為故事至以寄廕錦衣加銜五府者尤比比此明政之一蠹也

隆慶中刑科給事中舒化疏朝廷設立廠衛原以捕盜防奸細非以察百官也偶駁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劾諸司責在臺諫朝廷自有公論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寃誣是非顛倒殃及善良陛下何由知之且朝廷既憑廠衛廠衛必委之番役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上命付司知之

崇禎四年五月給事中許國榮論廠衛疏臣以廠衛緝事舊制所載為巨奸大逆偶一行之至變而為事件則失立法本意而近於告密告密非盛世風也臣請先言其理而徐及其事皇上或以為事件設而天下無遁情臣竊謂天下從此政多隱情皇上或以秘訪所致得於獨聞不知若軍正借此為招搖之榜樣納賄之便門其受皇上重託而冀其不欺者止掌廠掌衛之臣耳勢不得不轉寄耳目於夥長旗番此輩復展轉旁寄豈盡忠肝義膽見利不搖者乎其初亦效小忠小信採幾實事以

取信皇上因而密窺竟意旨巧示靈驗以震讋通國遂畏之如虎況止有厰衛緝事之人而無緝事厰衛之人彼能顛倒人之是非而人不敢操其是非何憚而不恣所欲為或準賄之有無以繪人之妍媸或因賄之多寡以裝事之輕重皇上之威靈陰為所竊而不覺此臣泛言流弊必至之理也然今日肆毒無忌者不盡在真厰衛而在假充厰衛之人蓋以厰衛二字為破膽之霹靂而奸棍惡火遂假為嚇詐裝頭敢就所聞錯陳其概如紬商劉文斗行貨到京奸棍趙瞎子等口稱厰衛捏指漏稅密擒于崇文門東小橋廟內因搜其底帳載有舖戶羅紹所孝思懷等十餘家并行拿拷其詐銀二千餘兩矣長子縣教官推陞縣令忽有數棍擁入其寓內口稱厰衛指為營幹得來詐銀五百兩矣菜市口魚行酒館遵禁罷肆忽有奸棍劉科等口稱厰衛排其戶指有宿醞魚腥各詐錢數十貫矣山西解官買辦黑鉛照數交足衆棍窺有餘剩在潞紬舖內口稱厰衛指尅官物捉拿王舖等四家各詐銀千餘兩矣蘇州顧監生挾數百金為加納資衆棍窺其愚稱可唆口稱厰衛拿人縶尅其資一閧散矣醫士楊四置買紗絹衆棍疑有積蓄口稱厰衛因告行提鎖禁碾兒衙席捲其橐而後釋放矣此猶肆詐於城市者也風聞薊門孔道假偵邊庭往來如織如玉田馬戶項福等先經有四多人一日之內兩被驛騷窮詰之始知贋鼎則其假詐邊方未經敗露者不知幾何人矣凡此特千百中之一二也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踪跡紀言紀事筆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醵金陰餌之遂相沿為例而莫可問矣總之真厰衛之壞事厰衛之臣得而懲之唯疑真疑假觸處設阱被害者吞聲飲恨而舉朝又畏

言發禍隨姑俟其自敗臣拚死為皇上陳其大畧

伏乞勅下該衙門益加嚴戒此後敢有假冒務置

諸法即有萬不容已之役亦須慎擇而使存緝事

之舊制去事件之苛條俾小民安於里商賈安於

市於皇上平明未必無小補矣

洪武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

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

繫錦衣衛審實情詞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上聞

之怒命焚之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提督東司房吳孟明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慘酷深可驚悼夫刑罰所

以誅不仁緝訪惟欲得真事苟或誤加善良飾虛

為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作

奸者固多仇詐者亦不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

番止許拘人或爾親審叮嚀刑官虛公查質真者

據實參處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人反坐示

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畢官小卒以衙門

為活計惟知嗜利鮮有良心是以有錢者賣放無

錢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已不勝其狼狽若誣者

即使放去亦人傷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少為

多或久禁暗處或苦打屈服砌成可惡情狀令人

一見輒怒此時全憑爾心腹大臣以清嚴作標虛

公為準固不可避怨縱奸決不可賊良冒功果偶誤縱獄成本上仍應檢舉改正若別衙門偶

有平反亦虛心聽之舊例事多平反原問衙門無

罪不必堅持初入之言偏執已見到底護短遂非

輕視人命非惟有負任使抑且自損陰功然亦不

許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

按錦衣衛堂上官每駕出則戎裝帶繡春刀扈從

繡春刀極小然非上賜則不敢佩也其校尉皆衣

赤以為前導詔省府甚院官以及百司庶府兼

服銀鼠濟蘇此元人禮服後乃為下役之服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人誰何也立名甚奇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十五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四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名蹟一

燕城故蹟見於元人郭囉洛納新文集者一曰黄金臺大悲閣隗臺坊内二曰憫忠閣唐太宗憫征遼士卒而建三曰壽安殿四曰聖安寺寺有金世宗金章宗二朝像五曰大悲閣閣榜虞世南書六曰鐵牛廟七曰雲仙臺金之望月臺八曰長春宫神仙丘處機之居九曰竹

林寺金熙宗駙馬宫也寺僧云一塔無影十曰龍頭觀龍頭懸一牙籤刻曰建龍元年十一曰粧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後妃甞與章宗露坐上曰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十二曰雙塔安禄山史思明所建在憫忠寺前十三曰西華潭金之太液池十四曰白馬廟十五曰萬壽寺寺有許道寧畫屏十六曰玉虚宫下馬飛放泊即南海子也在城南二十里内有按鷹臺上阜如山岡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時不竭汪洋若

海永樂十二年增廣其地周圍凡一萬八千六百六十
丈
黃金臺在城東南一十六里又一曰小金臺在府東南
一十五里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
燕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又王隱晉
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蓋昭王創臺
於前子丹踵之於後今人知昭王而不知子丹
唐人有題黃金臺詩云燕昭北築黃金臺四方豪
傑乘風來秦家燒書敎儒客肘腋之間千里隔去
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陽
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關頭車馬路殘日青烟
五陵樹此詩最佳見元人玉堂嘉話
展臺在京西南與碣石宮俱燕昭王展賢之地
華陽臺在京西南涿州境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
陽館出美人奇馬即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荊
軻賫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
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
錢云
風俗通曰沆溍也言乎淫淫溍溍無涯際也劉向
別錄云督沆燕膏腴地也南有池廣三頃其形如
月名曰月池形勝志云右碣石左督沆流水經其
前後有林麓陂池之利
紅心堤在寶坻東南濱海秦始皇築又有城名秦城在
縣南十里亦始皇築唐李益有詩惆悵秦城送獨歸薊
門烟樹遠依依秋空莫射南來鴈縱遣乘春更北飛
崔臺在固安縣南地名韓寨乃秦李牧將臺
樓桑在涿州東南為漢昭烈故里有桑高十丈亭亭如
樓昭烈為兒時與宗兒戲桑下指謂帝王羽葆也桑側
有昭烈古廟唐乾寧中建又其東北數里張桓侯之故
居在焉漢盧侍中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盧家濼
按盧氏為燕中巨族代有令聞侍中植史稱其剛
毅有大節師馬融通古今官至尚書時董卓凌虐

朝廷議欲廢立植獨抗議不同卓將誅之議郎彭伯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免植官遂隱於上谷其子毓以學行見稱仕魏以黃門侍郎左遷典農校尉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入為侍中擢吏部尚書選舉務先性行而後才藝後封容城侯卒謚成毓之子欽亦為吏部尚書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傳世盧諶欽之侄孫也晉司空從事中郎撰祭統註莊子盧辯周太學博士注大戴禮辯後周舉秀才為太學博士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累遷太子少保凡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辯皆創制之悉合軌度盧照隣高宗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有文集元盧摯為翰林學士負詩文名所著有疎齋集其文章宗旨一篇人所傳誦附錄於此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閎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闕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厥後十數作者倣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善辯孟軻之條暢莊周之奇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俊健司馬之雄放為大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敘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文古唐韓文公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明堂謂之古朱門大厦謂之華屋可

謂之古不可太冀元酒謂之古八珍謂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無贅詞夫記者所以記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説勿施於後後之説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六記而已古文之難亶其然乎

叙毛詩叙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叙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碣揭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壙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作當取其人平生

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前則跋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冗尾語宜峻峭以其不可復加之意説則出自已意横説竪説其文詳贍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説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録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遊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亶其然乎

鄜亭在涇州南二十里為鄜道元故居道元水經注云鄜亭溝水上承督沆溝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歷茲水其水東南流名之為鄜亭溝道元蓋世居於此也道元襲父範永寧侯爵執法清刻治尚威猛歷有能稱好學博覽古圖書所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卷行世

張華宅在固安縣東北八里猶有一八角井乃其故宅村中今多張姓是其後人固安戸冊有曰張華里者萬歷中知縣胡其俊審編次重其姓諱更唱曰賢今則編

張賢里張墓在盧溝東南迴城故基

張侍中所著博物志昔人謂多得之娜嬛洞中附載其事茂先嘗為建安從事游於洞宮還一人於途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二十年內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歡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峯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曰娜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又按博物志四百卷武帝嫌其冗命刪為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麟角筆側理紙萬番茂先學識為當代所推其所著博物志王者視之若河圖大訓意必有三代之制作聖賢之謨訓非止於奇聞異見也今之所行薈撮淺說必非華舊蓋晉室東遷五車遭阨秘書所藏盡為烏有華志寧獨存耶隋史載在經籍志者當時已指為贋書其在於今又惡知其果同隋氏本否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

聚燕臺在采育東南二十里有埠高丈廣三四十尺曰聚燕臺歲秋社燕辭巢日京畿城村燕必各將其成雛數千百聚此臺呢喃竟二日然後分翔而去

采育乃古安次縣采魏里也明初為上林苑改名蕃育署而人仍呼采育合新舊而名之也去都城七十里其地水木清華最稱勝境

釣魚臺在阜成門外十里花園村有泉自地湧出金人王鄴隱居於此築臺垂釣元人丁氏建玉淵亭焉文友又築飲山婆娑諸亭後為李戚畹別業

披雲樓在京城南舊有題額是金章宗手書上有遠樹影雖風雨晦明皆見

崇文閣元人建於國學今彝倫堂是其故址

吳澂碑文曰明朝以神武定天下我世祖皇帝以武之不可偏尚也廣延四方耆碩之彦與共謀議遂能禪贊皇猷修舉百度文治駸駸興焉中統間命儒臣教胄子至元間備監學官成宗皇帝光紹祖烈相臣哈喇哈遜欽承上意作孔子廟於京師御史臺言胄子之教寄寓官舍隘陋非宜奏請孔廟之西營建國子監學以御史府所貯公帑充其費逮至仁宗皇帝文治日隆僉謂監學櫝藏經書宜得重屋以庋有旨復令臺臣辦集其事乃以監學之北搆架書閣閣四阿簷三重度以工師之引其崇四常有一尺南北之深六疊有奇東西之廣倍差其深延祐四年夏經始六年冬績成材木瓦甓諸物之直工役飲食之費一皆出御史府雄偉壯麗燦然增監學之輝名其閣曰崇文英宗皇帝誦行典禮責飾太平文治極盛矣臺臣請勒石崇文閣下用紀告成之歲月制命詞臣撰文臣澂次當執筆今上皇帝丕纘聖緒動遵世祖成憲於崇儒重道惓惓也泰定元年春誕降俞音國子監立碑如臺臣所奏臣澂謹錄所撰之文以進臣聞若古有訓戡定禍亂曰武經緯天地曰文武之與文各適所用然戡定禍亂用於一時而已經緯天地則亦與天川草木地之文也人與天地相為經緯則亦與天則亘古今不可無也何也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

地相為長久而可一日無也哉我世祖忽忽用武日不暇給而汲汲崇文惟恐或後此其高識深慮度越百王宏規遠範垂示萬世以為聖子神孫程夫豈常人所能測知蓋創業之初非武無以弭亂守成之後非文無以致治武猶毒藥之治病病除即止文猶五穀之養生無時可棄也有文治之君必有文治之臣文治之臣苟非教習之有其素彼亦惘然孰知文之所以為文者故建學以興文教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

暢文風涵育其人將與人主共治也斯文也小而修身齊家大而治國平天下言動之儀倫紀之叙事物理義之則禮樂刑政之具凡燦然相接煥然可述皆文也古聖賢用世之文載在方冊不考古人之所以用世不知今日之所以為世用者也然以是而學教之而成學之而能則遊居監學者濟濟彬彬然人人閑於言動之儀察於倫紀之叙博通乎事物理義之則詳究乎典禮樂刑政之具他日輔翊吾君躋一世文治於堯舜三代之盛由此其選也夫如是其可謂不負聖天子崇文之明命休德已若夫不能潛心方冊真有得於古聖賢之所謂文而涉獵乎淺末炫耀乎華曾以是為文乎上之所以為世用者蓋不在是臣滋再拜稽首而獻頌曰皇元肇興於赫厥聲天戈所指如雷如

霆聖賢繼承六合混一威命遠加丕冒出日神謀英畧數遺後人征誅以義持守以仁既成武功大闡文治遵道隆儒勸學講藝京師首善教胄設官孔廟巍巍四方來觀執法之臣職務糾慝爰矢嘉謨稱我文德於廟之西黌舍翬飛於黌之北傑閣

雲齊其閣伊何有經有史廣采旁羅有集有子昔在中古郁郁乎文式克至今用宏茲賁詵詵多士被服聖術鳳翥鸞翔虎炳豹蔚維身之華維國之

光臣扶盛化上躋虞唐民物阜蕃禮樂明備允顯
崇文昌運萬世
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建為南北使臣宿
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至望京
館即此
金章宗西山八院為遊宴之所其香水院在京山口石
碑尚存稍東為清水院今改為大覺寺玉泉山有芙蓉
殿基存鹿園在東便門外通惠河邊

瓊花島在禁城西北大液池之陽當蒙古初起時臣服
于金其境內有一山石皆玲瓏勢甚秀峭金人望氣者
謂此山有王氣謀欲厭勝之使人言欲得此山以鎮壓
我土蒙古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肇運至幽州城北
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為遊幸
之所元人逐金遷汴建都於燕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
適在禁中遂賜名萬歲山山上有廣寒殿七間仁智殿
則在山半為屋三間山前白玉石橋長二百尺直儀天

殿後殿在太液池中圓抵上十一楹正對萬歲山山之
東為靈囿奇獸珍禽在焉車駕幸上都先宴百官於此
及明成祖建宮闕益加修治以其在西北又名艮嶽宣
廟有艮嶽記先朝盛時海宇恬熙每遇休沐輒賜大臣
遊覽
宣德御製廣寒殿記北京之萬歲山在宮城西北
隅周迴數里而崇倍之皆奇石積疊以成巍巍乎
矗矗乎巉峭峻削盤迴起伏或陡絕如壑或嵌巖

如屋左右二道宛轉而上步躡屢息乃造其巔而
飛樓複閣廣亭危榭東西拱向瞻仰輝映不可殫
紀最高者為廣寒殿崇棟飛檐金鋪玉砌重丹疊
翠五彩煥焉軼雲霞納日月高明閶爽而北枕居
庸東挹滄海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前大河橫帶
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寰中之勝概天下之偉
觀莫加於此矣永樂中朕嘗侍皇祖太宗文皇帝
萬幾之暇燕遊於此從容之頃天顏悅懌指顧山

川而諭朕曰此古軒轅所都而後來趙宋之疆境也宋弗良於行金取而都之金又弗良元取而都之元之後裔不存殷鑒加弗良焉天鑒我太祖高皇帝聖德命之弔伐用誕安天下天下既定高皇帝念前故都也簡於諸子以命我眞茲一方我惟夙夜敬勵不敢怠寧以仰副高皇帝付託之重又頃茲山而諭朕曰此宋之艮嶽也宋之不振以是金不戒而徙於茲元又不戒而加侈焉睹其石靈秀異常當以其人夏書所為徵峻宇彫牆者也逮吾始來就國汰其侈存其概而時遊焉則未嘗不有儆於中昔唐九成宮太宗亦因隋之舊去其泰侈而不改作時資燕游以存監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政務餘閒或一登此則近而思吾之言遠而不忘聖賢之明訓國家生民無窮之福矣朕拜稽受命無時或忘書不云乎皇祖有訓詩不云乎儀刑文王朕嗣位以來凡事天愛民一體皇祖之心敬而行之洞洞屬屬罔閒夙夜比登茲山頫視厥宇歲久而陁遂命工修葺永念皇祖儼如在上敬以所授大訓筆而勒諸樂石既以自省亦以昭示我子孫於億萬年宣德八年四月丁亥記

瓊花島據舊志謂金人取於蒙古境內者宣廟謂即宋之艮嶽金人徙之於此其石靈秀異常當以宣廟之記為確

楊士奇遊西苑序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侍從遊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伯臣賢新建伯臣玉火師臣義火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璡臣濛臣中侍郎臣驥火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火保臣淮來自退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聖旨命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

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圓殿返而
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勇等言二殿皆皇上奉
侍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
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
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
古今鮮有遂拜稽首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
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
虹金露之亭咸得偏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
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各
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
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咸醉而歸又拜命方
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沾席倉庚如
簧和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
韓雍賜遊西苑記天順三年夏四月六日賜公卿
大臣以次遊西苑是日早朝退召見文華殿賜宴

殿之西廡而出遂由西華門而西可百步許入西
苑門即太液池之東南岸也池廣數百頃維時時
雨初霽旭日始昇池之上烟霏蒼莽蒲荻叢茂水
禽飛鳴遊戲於其間隔岸林樹陰森蒼翠可愛心
目為之開明迤折北循岸而行可二三里至椒園
園內行殿在叢樹中殿之北有釣魚臺南有金魚
池水清澈可鑑一茶而出又北行可三四里至圓
殿觀燈之所也殿臺臨池環以雲城中官旋開門
以入歷階而登殿之基與睥睨平古松數株高參
天衆皆仰視時則晴雲翳空炎光不流暖風徐來
花香襲人衆皆倚睥睨而窺其西以舟作浮橋橫
亘池面北則萬歲山在焉又北渡石橋以
登茲山山在池之中磊石為之高數千仞廣可容
萬人山之麓以石為門為垣門之內稍高有小殿
環殿奇峯怪石萬狀悉有名卉嘉木爭妍競秀琴
臺棋局石牀翠屏之類分布森列峯有最奇者名

翠雲上刻御製詩琴臺上橫郭公磚擊之皆鏗鏗
有聲遂沿西陂北上有虎洞呂公洞仙人菴又上
有延和有瀛洲有金露皆殿名瀛洲之西湯池之
後有萬丈井其深不可測由金露折而東上絶頂
則廣寒殿也高廣明靚四壁雕彩雲累萬結砌而
成觀畢復出徘徊周覽則都城萬雉烟火萬家市
廛官府僧寺浮圖之高傑者舉集目前近而太液
晴波天光雲影上下流動遠而西山居庸疊翠西
北帶以白雲東而山海南而中原皆一望無際誠
天下之奇觀也久之東下至玉虹又下而南至方
壺至介福皆與廷和諸殿相對峙而方壺瀛洲則
左右廣寒而奇特者也路逕縈紆臺閣岩洞之屬
不能具覽又下至山之東麓過石橋復折北循岸
數百步至九間殿門外繫五六小舟稍北有船房
苫龍船其中又北行數里至北閘上橫小亭釣竿
數十線餌具備垂之清流嘉魚粉集又茶而起沿
池之北岸而西西盡復折而南有蓄水禽之所二
相去數里皆編竹如窗下通活水啟扉以觀鳥皆
翔鳴又南至浮橋西圓殿對岸也有公所太監延
入坐供以湯餅復出而南數里至小教場觀勇士
習御馬又西南至小山子名賽蓬萊入其門有殿
殿前一大池中通石橋東西二小閣立水中橋南
有婆羅樹人所罕見殿之後復有三殿其階益上
益高至絶頂則與萬歲山坤艮相望絶頂下至第
三殿之前蓄水作機瞰其下有水簾洞洞之中作
金龍決其水下而觀之連珠掩洞形稱其名龍口
中亦噴水水皆從前殿基下陰渠之內過而至於
其殿之前鑿石為曲渠復作龍頭於其西水至出
龍口旋繞而東可以流觴者衆坐玩久之太監劉
摘新杏分啗諸人人各摘奇花插於鬢又一茶乃
循故道出東南行數里至小石橋橋上有亭過而
上崇坡為南臺基之中有行殿殿之南門外臨流

作小軒衆皆坐息軒中少頃太監遣人邀入殿之東廡赴所賜宴叙坐以位器什貴重品味豐潔太監諭旨歡飲中官庖臣循環獻酬酒既芳洌杯復連引既久衆酣醉遂趨出太監亦皆出至橋亭追余與姚侍郎等數人還坐亭中復諭勸且曰諸君宜知此因復酌數巨觥予輩遂大醉折北出西苑門從吏扶掖以歸已晡時矣

李賢賜遊西苑記天順己卯首夏月吉日上命中

貴人引賢與吏部尚書王翺數人遊西苑明年亦如之又明年亦如之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劒戟叢立芰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腋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枒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挐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峯嶙峋崒嵂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為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為峯以次對峙四圍皆石贔屭齦齶蘚葑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薈翳兩腋疊石為磴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

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左右四亭在各峯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後辟夾道而入辟間四孔以縱觀覽而宮闕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峯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二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艮

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墻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于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里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峯倒蘸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烟靄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子遠望鬱然日光橫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岩橫列窾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最為可翫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為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為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櫳欄檻之外奇峯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

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大官珍饌極其醉飽以歸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賜遊西苑有弛之意焉然張可久而弛不可多以歲計之弛纔一日則又未嘗不致謹也於是乎記

長春宮即今之白雲觀元以居真人丘處機之處真人登州人年十九辭家學道遼金俱聘之不至青吉斯皇帝手詔致聘真人乃至行在所延問至道對以節慾保躬天道惡殺治尚無為之理命史書冊詔居大都太極宮賜號曰長春年八十卒其徒葬於處順堂之後

楊士奇郊遊紀永樂癸卯二月時彥習禮光世約予公暇郊遊十一日昧爽朝退各以暇告獨時彥未有暇予三人并邀學夔恂如與俱出平則門望天王寺白雲觀在城西南五六里將馳赴之是日天氣清朗風埃不作西北諸峯奇秀畢露恂如曰

何為舍此也於是習禮一騎獨先而西四人從之金山玉泉五華諸峯駢立天際而霞彩映射如屏風疊峙金碧輝煥又濯濯如翠羙藻使人應接不暇按轡行七八里乃折而南涉小磵稍東而彌望皆麥始萌道傍居民咸蒔蔬為業溝塍畦畛甚整比十數畦則置井及桔槔蔬不一品或秀或蘖生意皆津津駐馬觀之稍前度石橋入土城望白雲觀可一里土城者遼金故城也獨西北一隅遺址

間存亦間有可登眺者然不及登徑趨觀中道衆皆已出唯兩童子迎客入坐西軒汲井泉瀹茗觀右舊有長春宮益元以居丘處機真人而觀則真人退休之所也當時塑像尚存其神爽清澈凝靜簡遠翛然神仙人也像之下其遺骨葬焉行視長春故址甚闊壯而殿堂門廡兵後悉毀尋范德機所咏門前流水亦無復有但隱隱見一渠已湮為行路而傍近民競奄壞劈曳斷礎治耕其中因以感夫興壞盛衰之理恒相因而世之務祈佛老以冀免於壞與衰者不可鑒於此乎還坐東軒靜幽明爽俗迹所不至出所携具以飲兩童子侍客益恭爵數行一童歌以佐酒歌詞皆古道人遺世離俗之意客亦欣然以樂也習禮曰樂必有詩遂取陳伯玉白玉仙臺古丹邱別望遥之句為韻各賦二詩酒罷出南行一里至天王寺宇亦敞有臺頗高在殿後遂升臺汎覽都畿山川之勝其北崇

山大嶺縣亘重疊東環大海西挾太行其南百里則軒轅之舊都而俯視江淮如在階坻之下者壯哉乎京師天之所啟也又念東南數千里皆平曠沃壤使民悉得耕桑其間而無天時人事之虞上可以裨國計下可以紓遠近供餽之勞也衆四顧喜不已降而觀於浮圖之址問僧此寺所刱始不能言也僧指其南廢丘隆然而峙者曰此遼之蕭太后粧臺也問唐太宗憫忠閣故址指其南三里

所而今漫滅為平蕪之墟矣則相與歎曰遼人不能以禮率家而恣婦人之欲如此無足怪太宗以蓋世英武而勤遠畧蓋至此而悔心之萌惻隱之不能已也豈非仁明之主哉顧其遺跡已泯沒後之人欲一見而不得豈不可以為太息也哉夫北京據天下之最勝也自余至三閱歲矣未嘗得斯須之暇以縱覽國門之外間歲一載隨衆出北門者以公事迫促又隆冬盛寒風沙眯目數十步外無所見則與未嘗至者何異也故仕守職而有得於一日之暇幸也暇而得馳意於遊觀又幸也遊而得偕其同志於所可玩可感可樂無不有焉幸之尤也余三歲而始一得其尤幸者不可不記故歸而悉記之

梁潛遊長春宮詩序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祕宇儗於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闕壯峙凡仕於朝與居於城中者蓋未嘗知唯閒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遊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郡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於居庸出於榆關碣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安華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遞為遼金割據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明受命山川盡入版圖其民既安養生

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於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為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邪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邪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於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畏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為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郯君仲熙曾君子榮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於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録而藏之因為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萬柳園元人廉希憲別墅在城西南為最勝之地

輟耕録云野雲廉公一日於中置酒招盧疎齋趙松雪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侑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小聖樂乃元遺山所製俗名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廉公為元初偉人世祖嘗令受帝師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希憲嘗病篤或言須砂糖作飲時最艱得其弟求阿哈瑪特得二斤以遺之希憲屏之曰吾終不以奸人所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

廉公丁母憂親率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卧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

憂制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慟聲竟不忍言

鮑瓜亭趙參謀別墅

劉靜修贈詩鮑瓜隠自天中涵太虛氣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雖得終天年惜坐無用器伊誰窮混沌大朴分為二一供顏淵樂一為許由棄顏有聖人依許逢堯舜治天下非其責行藏適自遂秋色高箕山春風滿洙泗後來鼎鐺徒誰知兩瓢貴寥寥千載間復墮無用地神物終有歸至人可重值偉哉子趙子獨兼許顏義鮑瓜集大成高亭挹空翠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為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獨寸庇堅白自有持磨涅豈吾累豈不欲無言恐與鮑瓜類仲子誠火野强直無再思聖人進退閒歷歷生私議請觀欲往心豈與乘桴異我生學聖人棲棲形寤寐窮年憂道喪漫自中腸沸君才當有為自以無用置我才當無用自以有為覬物性雖有殊我心良可媿願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使君名我名名實亦相位留彼鮑中酒供我浩歌醉行當取其種移來易川植

玩芳亭元栗院使別墅亭多花卉一時文人騷客來遊賞者多有題詠王士熙詩每憶城南路曾來好畫亭闌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撲畫扃寒衣對蘿薜涼月照人醒

遂初堂元詹事張九思別業繞堂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

今右安門外西南泉源湧出為草橋河接連豐臺為京師養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萬柳園趙參謀之鮑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張九思之遂初堂皆在於此余遊祖氏園中有古舊池臺云是元人舊蹟然無從考其為何氏故園也

垂綸亭元學士宋本故居在都城之西

袤楠題其亭曰漢滔流兮日傾東滄浪兮泠泠塞
一士兮沈寞垂芒鍼兮不屑以置明玕兮貝宮朱
柯蔚兮青葱魚戲鱗以為衛兮龍騰章以屏氣謝
娟嫘之嘗巧兮口垂沫以縱恣吾寧養之以歲年
兮寶秘鬱而不宣豈直鈎以違衆兮守釣道之自
然時至而迅舉兮匪荒幻之詭誘保貞志以遂初
兮考銘言於耆叟時俗耿其莫同兮永願託依夫
前聖之所究自跋云宋誠夫都中人楠與南宮考
士得其文健美不置後果為進士第一垂綸亭足
以見其雅志云

按宋本字誠夫世家大都從父官江陵江陵王奎
文精性命義理之學本質所得造詣日深年四十
始還燕至治元年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官至集賢
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經筵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
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篤於朋友之誼尤以植立

斯文自任所著有至治集其弟聚官翰林直學士
著燕石集

宋誠夫有燕都詩四首為人傳誦附錄於此拋却
漁竿滄海邊拂衣來看九重天畫闌九陌橋如月
緑影千門樹似烟南國佳人王幼玉中朝才子杜
樊川紫雲樓上如澠酒孤負春風二十年 繡錯
繁華偏九衢上林辭賦漢西都朱門細婢金條脫
紫禁材官玉鹿盧萬里星辰開上界四朝冠蓋翊
皇圖東鄰白面生紈綺笑殺揚雄別傳臥一區 盧溝
曉月墮蒼烟十二門開日色鮮海上神山無弱水
人間平地有鈞天寶幢珠珞瞿曇寺豪竹哀絲瑇
瑁筵春雨如膏三萬里盡將萬呼祝堯年 形勢
全燕擁地靈梯航萬國走王城狗屠已仕明天子
牛相寧知別太平元武鈎陳騰王氣白麟赤鴈入
新聲近來朝報多如雨不見河南召賈生

飛泉亭在五華山西北有泉自山畔湧出建亭於上以

翼之泉水東南流逾尋丈許伏而不見至玉泉山址湧出益玉泉之源也

南野亭前臨澗水繞亭多花卉元虞集詩門外烟塵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韋曲花無賴留擅終南雨後青

漱芳亭在齊化門外道士吳閑閑全節所建燕地未有梅花吳從江南移至作亭以覆之張伯雨賦詩有風沐

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神仙壺之句時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皆和之

元人董宇定杏花園在上東門外植杏千餘株

至順辛未王用亨與華陰楊廷鎮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讌集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盤之上皆有詩虞集為之記周伯琦揭傒斯歐陽玄和其詩京師一時盛傳

謹案卷六十四第一頁前四行郭曜洛納新舊作葛邏禄迺賢今改二十五頁前八行青吉斯舊作成吉思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　侍　朝
對官檢討　臣　盧　應
謄録監生　臣　許　溶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七百十六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五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名蹟二

八景一曰居庸疊翠一曰玉泉垂虹一曰太液秋風曰瓊島春陰一曰薊門飛雨一曰西山積雪一曰盧溝曉月一曰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史

胡廣北京八景圖詩序地志載明昌遺事有燕京八景前代士大夫間嘗賦詠往往見於簡策聖天子龍飛於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車駕幾載巡狩而文學之臣多列扈從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緝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於一隅猶且見於歌詠吾輩幸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於此縱觀神京鬱葱佳麗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而昔與今又豈可同觀哉烏可無賦以播於歌誦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間更其題一二仲熙作詩

為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左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幼孜翰林侍講曾棨子啟林環崇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彥王直行儉中書舍人王紱孟端許翰鳴鶴暨廣凡十有三人得詩一百二十首廣兩和仲熙之韻詩獨後成竊嘗自惟承乏詞林以文字為職乃獲隨侍萬乘覽山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獨先且多儒者之榮孰有踰於此者然才學猥陋不足以敷贊洪休賴諸公有作雍容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文苑而廣忝厠名於後亦何幸焉乃寫八景圖并集諸作寘各圖之後表為一卷藏於篋笥他時歸老南方優游江村林屋之下擊壤鼓腹詠歌聖化時展而觀之撫其景誦其詩豈無歐陽子所謂玉堂天上之思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楊榮序余嘗考天下山川形勝雄偉壯麗可為京都者莫逾於金陵至若地勢寬厚闕塞險固總踞中原之衝曠者又莫過燕薊昔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九有以金陵龍蟠虎踞長江天塹遂定都焉迨皇上肅清內難繼承大統又以燕薊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宜為天下都會乃詔建北京焉及今十餘年車駕凡兩巡狩榮叨祿翰林既嘗歷觀金陵之勝今而復忝扈從得以追陪文臣之末隨侍皇上遍閱北京山川之槩退而與諸僚友討論莫不稱歎以為斯文千載之奇逢一日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階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公仲熙考求其跡以昔人有燕山八景之作而簡册無聞今聖朝天下一統皇上建都於茲誠非往昔比不可無賦詠以播於無極於是仲熙倡為北京八景學士胡公兩和其韻而序之僚友同賦者凡十三人榮亦

厠名其間亦何幸哉竊自幼嘗閱地志考其山川形勝心目為之開明精神為之飛動思欲遨遊歷覽而不可得及今得以循歷兩京又得屢承上命奉使西北由江淮道大梁維邑踰闕中以達玉門闕之外及侍皇上兩率出塞北至極漠西抵和林觀兩京之地王氣所鍾實為天下形勝之最東南西北道里適均直足以控制萬方而為聖子神孫萬世磐石之基也榮以菲才叨逢恩遇涓塵海嶽效報未能茲以北京八景圖并詩裝潢成卷因舉足跡所至書於卷末且以諸景之槩所以得名者疏於圖首誠非欲夸耀於人將以告夫來者俾有考於斯不惟知天下山川形勢之重而又有以知八景所在如目親覩有若余輩之菲薄叨承國家眷遇之厚樂其職於優游得以歌詠帝都之勝於無窮者皆上賜也然則觀於是者豈無感發興起以自奮於明時者哉

王文安英有園在城西北種植雜蔬井傍小亭環以垂柳公餘與翰苑諸公宴集其地

文安登高詩序都城西北山林泉石之勝嘗一遊覽而學士錢公習禮好之不忘與李公時勉陳公得遵曾公鶴齡暨予期九日出城登高以償所好之雅以是日必賜宴乃更約預遊焉衆皆曰然九月五日早朝侍經帷退偕出西安門而李公暫還私第於是四人者聯轡出宣武門西行五六里下馬令從者煮茗而李公至飲茗罷南行而西至壁商寺塔巍然如舊佛宇方修飾座後壁施生綃縱橫可三丈許繪觀音像歎其畫之工忽一僧至曰近富人以白金百餘兩募指揮商喜畫畫喜蓋宣德中以善丹青得官也又相顧竊歎一壁之費如此而畫工之能者亦至是邪後有臺稍高峻登而四望城闕崔巍峙其東羣山蒼翠繚乎西由北而南則平疇廣陸長林大澤曠莽千里渾河浩乎東注

其遠無際臺之石隙多細草可坐欲呼酒來酌僧迎入丈室焚香獻茗果言寺塔創於隋寺古僧少車馬罕至近時權貴創寺環布城邑度僧至數百千寺多固無盆僧且混塵俗耳僧名聞究平人也與僧別北行一里許至廣恩寺蓋權貴所創者外門表石刻大光明三字門之内鐘鼓二樓又重門栖僧之宇豐峙其中以黄金飾像五綵繡幡幢他器物備極工巧觀者目駭僧聞客出迎長身古貌白髭毿毿然詢其名曰主寺趙州和尚也導客觀兩廡畫壁頗能言壁間故事從廡東登寺後山寺元長春宮故址山聚土而成樹木蕃茂不可遠望還坐僧室出寺又西北行二百步至予小圃傍井多柳其西曠然遠山亭亭微露秀色如脩眉半出天際乃酌酒坐柳陰下錢公喜獨盡量飲既乃至李公園又東出古城北繞城河流如練沿流行數十步登城磴道歌斜荆棘叢生微風蕭颯幽思浩

然達李公園劇飲坐近羊棗樹多濃陰日將夕乃還明日錢公以江山留勝跡為韻各賦五詩屬予記嗟夫佩茱登高九日之事預遊則自錢公始夫豈好遊哉歐陽子所謂在乎山水之間而已詠歌而記之固宜然思前時城西之遊皆侍郎王公行儉所倡率公承上命出掌邦政位望尊崇有所不暇五人者為之戀戀焉然公亦未必忘情於此也乃併書之不鄙誦予之言又豈無所歆羨哉按李公時勉亦有園在文安園之傍彼時開國之始風氣淳厚上下恬熙官於密勿者多至二三十年少亦十餘年故或賜第長安或自置園圃率以家視之不敢遽廬一官也史載孝宗時令南北五城遇百官夜飲歸使各舖火夫提燈傳送此眞盛世之風也

楊文敏榮杏園文敏隨駕北來賜第王府街植杏第傍久之成林

楊文敏雅集圖序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朔適休暇之辰館閣諸公過予因延於所居之杏園永嘉謝君庭循旅寓伊邇亦適來會時春景澄明惠風和暢花卉競秀芳香襲人觴酌序行琴詠間作羣情蕭散衍然以樂謝君精繪事遂用著色寫同會諸公及當時景物倚石屏而坐者三人其左少傅廬陵楊公其右為榮左之次少詹事泰和王公傍杏花而坐者三人其中大宗伯南郡楊公左少詹事臨川王公右侍讀學士文江錢公徐行後至者四人前左庶子吉水周公次侍讀學士安成李公又次侍講學士泰和陳公最後至者謝君其官錦衣衛千戶而十人者皆衣冠偉然華髮交映又有執事及傍侍童子九人治飲饌僉從五人而景物趣韻曲臻於妙廬陵公喜題曰杏園雅集既序其端復與諸公賦詠成什乃屬子識其後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圖惟治化以貽永久吾輩忝與侍從涵濡深恩蓋有年矣今聖天子嗣位海内宴安民物康阜而近職翔望休沐聿循舊章予數人者得遂其所適是皆皇上之賜圖其事以紀太平之盛蓋亦宜也昔唐之香山九老宋之洛社十二者英俱以年德高邁致政閒居得優游詩酒之樂後世圖之以為美談彼固成於退休之餘此則出於任職之暇其適同而其迹殊也然考其實爵位履歷非同出一時聯事一司今子輩年望雖未敢擬昔人而膺密勿之寄同官禁署意氣相孚追視昔人殆不讓矣後之人安知不又有羨於今日者哉雖然感上恩而圖報稱因宴樂而戒怠荒予雖老尚願從諸公之後而加勉焉

梁園在京城外之西南廢城邊引涼水河入其中亭榭花木極一時之盛

劉定之遊記梁氏園在今京師西南五六里其外有舊城舊城者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

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於朝市間全無跡可見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城即梁氏園所在也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部屬故其亡也末帝淳之妻猶得獨存稱太后以制其國踰年乃滅也或謂此雖遼金都城而非唐藩鎮城不然也唐時此為范陽藩鎮安史反後改名盧龍而所治幽州薊縣不改今移薊以名州移盧龍以名衛各去此數百里其實唐之盧龍與薊在此也惡得謂非唐藩鎮舊城乎遼金不因藩鎮以為都而曷因乎稽諸史志遼金又曷嘗創建都城乎其城僅存土二爾麗皆為人取去今取猶未已其土皆眞黃土人取之和煤炭以燒亦有即之作墓者以其猶高堅也予往遊之日去清明節未久揷棘挂紙近遠在目嗟乎昔之在此地者以臣叛主兵戈擾攘自唐中葉迄元季世七百年矣小而鼠拱冢伏大而虎吞龍亢孰得窺之哉天

旋地轉時移事改而懦夫豎子持畚鍤以斲壁掘土焉就其構樓櫓立麾蓋喑嗚叱咤之故處而塋埋哭泣引紼掩袂焉因其頹垣隳埔而增高補缺以障朔風延夕暉藝羣芳於是吾儕得以息朝署之迹攄林野之興焉俛仰古今感慨多矣可以自幸夫聖明之不易遭也是日園中牡丹皆半謝蓋京師氣候牡丹開於穀雨後於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之間予往乃立夏初故已過也同遊者柯學士孟時相約携具皆甚儉園有龍槐共酌其下而歸去時微風埃中道憩一寺正統中太監僧寶所建非數萬金不能成僧寶没於土木有像在寺

海月庵在皇墻之西乃吳文定寬之居文定在翰苑及佐銓日以讀書為事公餘披白袷據案錄書如儒生至今傳之

文定海月庵冬日賞菊圖序弘治二年十月二十

八日翰林諸公會余園居為賞菊之集既各有詩
寬又以為宜有圖寘其首乃請鄉人杜謹寫之蓋
據案停筆而搆思者今南京國子祭酒致仕方石
謝鳴治也並方石坐濡筆伸紙欲作字者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西涯李賓之也持
杯而傍坐者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成齋陳玉
汝也舉茗椀而顧後者掌國子祭酒事禮部右侍
郎泉山林亨大也背立而觀飛鶴者大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石城李世賢也循除而采菊
者故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治齋陸廉
伯也後至而褫衣者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守溪王濟之也坐泉山之次呼童子進
饌者為寬而小兒奭捧卷而進亦與焉大率寫其
意不求甚似至於衣冠古雅亦不必似今人而況
草木之產乎夫古今人雅集多有圖傳於世以覓
所見如宋王晉卿之西園元顧仲瑛之桃源國朝

楊文敏公之杏園皆模寫一時人物各極其思而
又必有序之者後世得以按而識之故述其人於
圖付奭藏之覽者庶識其為某某也後十年己未
四月二十四日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匏庵吳寬原博撰

吳文定佐銓時手搨藤於堂之右廂既而王文恪
繼公之後乃命陸包山為圖諸公題咏之莆田方
興邦刻記藤下余家有文定小楷詩稿一冊錢尚
湖題曰吾鄉吳文定公手書詩豪一冊北海先生
出以相示公平生好學老而不倦家有叢書堂藏
書萬卷凡古書秘本多出手鈔其題署有云書於
吏部東廂者則其佐銓時書也王文恪公手鈔唐
六典今鏤版吳中先輩遭時承平讀書汲古優游
翰墨其風流可想見也

文淵閣石臺芍藥其花較時花碩而艷大學士有擷之
之私第者傳玩數日不落

李文達玉堂賞花記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宣廟幸閣時命工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為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為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彭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僚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

月河梵苑僧道深別浣池亭幽雅甲於都邑

學士程敏政記月河梵苑在朝陽闕南首宿園之西苑之池亭景為都城最苑後為一粟軒軒名曾

西墅學士題軒前峙以巨石西闢小門門隱花石屏北為聚星亭亭四面為欄檻以息遊者亭東石盆池高三尺許玄質白章中凸而坎其旁云夏用以沉李浮瓜者亭之前後皆盆石多崑山太湖靈壁錦川之屬亭少西為石橋橋西為雨花臺上建石鼓三臺北為草舍一楹曰希古桑樞甕牖中設籐床石枕及古瓦塤篪之類草舍東聚石為假山西峰曰雲根曰蒼雪東峰曰小金山曰壁峰下為石池接竹以溜泉水涓涓自峰頂下竟日不竭僧指為水戲臺南為石方池貯水養蓮池南入小牖為槐室古樗一株枝柯四布蔭於階除俗呼龍爪槐中列蠻墩四槐屋南為小亭中度鸚鵡石其重二百斤色淨綠蓋石之似玉者凡亭屋臺池四圍皆編竹為籬詰曲相通花樹多碧梧萬年松及海棠榴之類自一粟折南以東為老圃圃之門

曰曦先曦先北為窖春冬以藏花卉窖春東為春意亭亭四周皆榆杜桑柳叢列密布遊者穿小逕偪仄以行亭東為板凳橋橋東為彈琴處中置石琴上刻曰蒼雪山人作西為下棋處少北為獨木橋折而西曰蒼雪亭亭為擊壤處有坐石三踰下碁處為小石浮圖浮圖東循坡陀而上凡十餘弓為灰堆山山上有聚景亭上望北山及宮闕歷歷可指亭東隙地植竹數挺曰竹塢下山少南門曰看清入看清結松為亭踰松亭為觀瀾處自聚景而南地勢轉斗如大堤遠望月河之水自城北逶迤而來下觸斷岸有聲潺潺別為短墻以障風雨曰考槃榭出看清西渡小石橋行叢薄中回望二茅亭環以葦樊隱映如畫盤旋而北未至曦先結老木為門曰野芳出曦先少南為蝸居東為北山晚翠樓樓上望北山視聚景尤勝出樓後為石級乃至樓下蓋樓處高阜為之故下視若洞然樓下

為北窗窗懸籐籃僧每坐其中以嬉蓋畜物也樓閣出小牖為梅屋盆梅一株花時聚觀者甚盛梅屋東為蘭室室中蒔蘭前有千葉碧桃尤北方所未有者苑主道深性疏秀通儒書宣德中住西山蒼雪庵賜號圓融顯密宗師而自稱蒼雪山人後歸老乃營此自娛諧者頗寡而獨與予善故輒記之以示夫未遊者

懷麓堂李文正第堂名也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舉神童景皇帝抱置諸膝六歲八歲兩召見講尚書大義命入京學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八年以禮部左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閣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正德七年致仕又四年卒年七十謚文正公歿後故第業已易主嘉靖乙酉耿公定向贖回搆一小祠塑公遺像其中內有一櫝貯公紵衫及小朱履蓋幼時所著以見上者櫝上耿公刻銘

文正秉政久門生故吏滿朝或朝退或散衙即集其家分題吟咏歲以為常公歿諸門人哭公有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示深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来師生之所鮮有

文衡山在詞林日寓居禁城東玉河岸春水一灣新柳髣髴每集文人吟咏其中嘗自作燕山客舍圖題云燕山二月已春酣宮柳霏烟水暎藍屋角疎花紅自好相看終不是江南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為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中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耶惟黃泰泉佐馬西元汝驥陳石亭沂與衡山相得甚歡時共酣唱乃知薰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固各以其類也然衡山自作畫之外所長甚多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故此數公者長

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涞楊維聰者耶此但足發一笑耳

衡山先生在都無日不思歸嘗有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盡爐香一味閒又經時卧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未幾拂衣歸先生有道之士適以畫掩之也

古雲山房米太僕萬鐘之居也太僕好奇石蓄置其中其最著者為非非石數峰孤聳儼然小九子也又一黃石高四尺通體玲瓏光潤如玉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雲欲墮後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泗濱浮玉四篆字太僕嘗以所蓄石令閩人吳文仲繪為一卷董元宰李本寧嘗為之題古今好石者自襄陽後人輒

稱太僕云

閩人陳衍米氏萬鍾心清慾澹獨嗜奇石成癖宦游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條而記之為靈壁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延袤坡陁勢如大山四面皆蹲踆礪砢如繪畫家皴法巖腹近山脚特起一小方臺凝厚而削臺面刻伯原二字小篆佳絶伯原勝國人杜本之字也本能詩工書尤以篆籀知名所著有篆訣此其遺

物也其一堀然非方非圓渾璞天成週遭望之皆如屏嶂有脉兩道作殷紅色一脉潤如小指一細如縷絲自頂上四處垂下如湫瀑之射朝日也石可高八寸許圍將徑尺其聲視前石尤鏗亮色皆純黑凝潤如膏俱磬山產也更三石一英德產如雙虬盤卧玲瓏透漏千蹊萬徑穿孔鉤連雲烟宛轉欲興雷雨高四寸許長七寸有奇一兗州產又曰出嶧山深谷中灰褐色巉巖渾雅堅緻有聲大

如拳一韶州產即仇池石也鐵色靚晶聲如響磬大亦如拳而峰巒洞壑層疊窈窕奇巧殊絶米公奇石成癖宦游四方袍袖所積惟石而已其最奇者有五因條而記之為靈壁者二一高四寸有奇刻其底曰小武夷五石羅列各具形勝皆數百年物陰陽滋養風露薄蝕雖復頑然若有靈氣矣是日巖桂盛開水天澄徹坐無俗客實主盡歡雖是秋深如涉春和

米太僕於大房山得異石博四五尺脩三丈許欲致之園中乃束牲載書告之曰惟予之於公也素性敦好氣質攸同爰求於山乃幸見公唯公之於予也自啟雲關不靳一斑爰茲披塵得覩道顏予既於公為夙契公宜為予而出山云何屢懇不即慨然既聞即次復遲且延豈謂小園之無地畀空山之有天予則有平原茂樹草蒨花嫣良辰勝日佳客名賢或袍笏之肅拜或韻事之聯翩或嘯歌之睡就或樽俎之留連視爾山中孰全孰偏又豈惡石工之佻巧畏用大之不情予則有酒伴笙侶

雲幄松帡自然導竅百態歧疑且物有用而功宏道有用而名成不鍊絀補天之績不鐫晦磨崖之英視爾山中孰重孰輕石乎石乎何濡滯而不行奇石休於良鄉道左甬東辭岡見之代石報米書石隱云僕山中頑民賦質堅貞不能言動意有所契僅知點頭孤眠獨立托處房山以為我地莫尊散居名山不可數計其在靈壁者家聲尤重莫不鐫鏤祖訓懷寶懷刑往有不類不師至人後身持己為天下先技逞一長法羅三尺以驚人服射刑其不可轉矣項者山靈失職不守藩籬俾我支機漫遭漢使遂承足下安車浦輪從者數百厚幣卑辭遠辱召命天壤可敝知已難逢昔秦皇帝欲通三山遣僕入海賞蘄帶礪虐以鞭笞僕義不受辱身可流血足必不移今當足下拜使即行幾不俟駕大夫之命重於王者何則知與不知也拘攣之夫寡聞淺見僕出山以為希事物議蜂起毀言日滋行雖半途畏不可涉躊躇四顧無復敢前矣嗟乎足下實負雅懷略陳固陋僕生長幽區風蔓雨蕪陶然適也烟花臺榭作陷穽觀竅若玲瓏而器本窒礙圭角纖峭不學模稜原非世網之具又豈磬折之姿足下不察謬賞為奇稱僕以支持乾象奠守坤維廣大圓通卓哉國寶聞似過情美殊溢實恭聆斯語惟有主臣僕纍纍纍族齒未琢未雕

注僕猶然笑之不解我衷亦若有慕竊恐今後松泉得反之矣僕聞人情胥尚惟位與金多金高位自昔重之足下擅陳思之敏才兼司空之博物文人慧性衆揣不如獨秦何當官則計拙與僕則情投人藉位而營金足下捐金而贍僕僕誠何奇好酷至此大非人情愚不可及僕以足下永附廉吏之稱足下以僕反蒙愚公之誚非所以畣清貺而安余心也且足下家傍瓊林林中則十面仙郎為政自號玄衣客卿既能既韻亦見亦隱五岳讓其秀聳八音爭其鏗鏘奇氣逼人不可一世擁腫之與游我形覺穢何以施面目於此君之前哉僕尚有虞焉足下與客卿遊有年矣館之以白玉之宮升之於紫霞之座窺彼所宜曲合其意行擬偕行止擬偕止而使軿在道無計相將軀質丘園貌登縑素邀人讚跋對客摩挲夢裏玄衣卷中斑管烏啼吏散悠悠我思假令僕儼然而至足下不勝其

喜必袍笏迎拜晨夕與俱異日君位漸高君途漸遠攜之不去思之不來有如今日何以為懷僕之累足下不淺矣語云一貴一賤交情始見先人壁立公一卷處士雖與君家海岳老人定方外交晨星俱殞世遠澤亡足下拖紫紆青不挾其貴憐我子姓少即負奇或居侍從或掌圖書濟濟布列充滿下陳更惜老成復迎耆長世講隆情古今絶少況今售惟賤品鑒鮮眞知物價長於宋人人羣久無卞氏足下畫龍弗好旁采溪山務求邁種以僕碌碌均蒙推轂啟母若來可追十亂人之非常舉之違衆指示紛紛良有以也僕匪不知吐握再興聞風奔走而憎茲多口士有同情伏惟垂原勿加斧戮幸甚足下買骨高名遍徹厓谷龍門崇重人又願登一種不羈之子不顧一世之非求價急沽未必不有儻能留意自入彀中望夫干時挂瓢辟世所志不一存乎其人故山可歸吾完吾壁嗟乎

足下夫復何言初游塵界來路已迷導之使還願
借力士古稱金銅仙人辭漢鉛水霑襟僕既乏羊
足亦鮮燕翎欲歸未能淚作時雨惟足下念之若
足下膏肓有癖嗜果在痂請畢鐘鼎之才薄建山
林之業地無虎豹鄉頗安恬俗子不來惡聲不入
煮之則我即糧偃之則我即枕待君結隣同吾不
老足下計不出此耶二書當時傳誦以為韻事

海淀米太僕勺園園僅百畝一望盡水長堤大橋幽亭

曲榭路窮則舟舟窮則廊高柳掩之一望彌際傍為李
戚畹園鉅麗之甚然遊者必稱米園焉

海淀李戚畹園方廣十餘里中建挹海堂堂北有亭亭
懸清雅二字明肅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盡牡丹石間之
芍藥間之瀕於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鯽長者五尺
汀而北一望皆荷望盡而山婉轉起伏殆如眞山山畔
有樓樓上有臺西山秀色出手可挹園中水程十數里
嶼石百座靈璧太湖錦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

萬計閩中葉公向高曰李園不酸米園不俗

都人王嘉謨丹稜沜記帝京西十五里為海淀凡
二南則觭於白龍廟又南湊於湖北斜隣岣嶁河
又西五里為鑿山又五里為青龍桁河東南流入
於淀之夕陽延而南者五里旁與巴溝鄰曰丹稜
沜沜之大以百頃十畝瀦為湖二十畝沈灑種稻
厥田上上湖圜而駛於西可以舟其地虛敞面陽
有貴人別業在焉土木甚盛最後為樓一區沜自

垣以西入於樓之湑為小湖桁二舸二中多菱芡
魚鱉之屬上有竹萬箇篴篞垂絲篻簩雜生又有
石苔沙棠甘菊忍冬幽蘭之類蘼蕪蔓延以入於
沜竹最美亦帝京之僅有也樓下為城高可四丈
竹繹蒙之根如蒼龍土石迸出登樓則沜當其腹
以貫於南熒曜如銀其十畝外有大查銕鑽纜之
以度行者度而南則為官道東入海淀循沜而西
或南或西町塍相連有石梁一是曰西勾復瀦為

小溪溪上有大盤石有小石琴翠可愛溪中倒映見西山諸峰如鏡小魚淰淰如吹雲又南為陂者五六沂水再瀦為溪有村一是曰東雉土人汲焉始入地中出於巴溝自溝達於白石以入於高梁是為西郊自高梁合二潞是為東潞云溯而北自岣嶁而北入於西湖土人訛為諸塾西向之東有古祠一斷碑迺元上都路制使都哩章撰文云丹稜沂尚餘數行餘皆磨滅沂雖小然忽隱忽潴連以數里可舟可釣足食數口負山叢叢蓋神皐之佳麗郊居之選勝也癸未春三月余讀書海淀與沂為隣主人僅有閣者暇得以遊息其間如己有之莫余難也於是乎記

張惠安牡丹園在嘉興觀西其堂室一大宅其後植牡丹數百畝每當開日主人坐小竹輿行花中竟日乃徧

袁宏道遊牡丹園記四月初四日李長卿邀余及顧升伯湯嘉賓鄭太初出平則門看牡丹主人為惠安伯張公元善皓髮頹顏伺客甚謹時牡丹繁盛約開五千餘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西瓜瓤舞青貔之類遍畦有之一種為芙蓉三變尤佳曉起白如珂雪已後作嫩黃色午間紅暈一點如胭霞花之極妖異者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精神筋力強半疲於此花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久則變而為異種單瓣而樓子者有始常而終冶麗者已老不復花則芟其枝時殘紅在海棠猶三十餘本中設緋幕絲肉遞作自籬落以至門屏無非牡丹可謂極花之觀最後一空亭甚敞亭周遭皆芍藥密如韭畦墻外有地數十畝種亦如之約以開時復來二十六日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龍君超丘長如陶孝若胡仲修十弟寓庸時小脩亦自密雲至遂同往觀紅者已開殘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約十萬餘本是日來者多高戶遂大醉而歸附載其詩若

罷南徐紫錦堆紅亭碧榭又催開旋心緻子紛難識喚取維揚舊譜來　雪色玲瓏照地華飛觥走兕疾如車等閑倒却春三巏未了東軒一角花百千新艷一時開那遣花妖不下來好與扶笻枝上去花頭處處有樓臺　花勲難樹亦難酬炙雪澆風老未休給與掃花十萬戶靈芳國裏古諸侯薛瑄車牕記河東薛德溫官御史近五年始買小屋兩間於京師僅容几榻床褥又苦其東壁暗甚力不能辦一牕小子淳乃取廢車上轅卸去兩傍長木以中方穿櫺類若牕者穴壁而安置之余歸自外來則嘆曰以御史之顯曾不能辦一牕致以此物為之使富者見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於生事乃至於此既而取古書讀其下則旭日漏彩清風度涼心神通融四體超爽忽不知天之逾地之廣而屋之陋也復從而自解曰吾之屋如是可謂陋矣然安之而忘其陋是居雖小而心則大也彼貪名侈士巍堂綺戶可謂廣且麗矣彼方褊躁汲汲若不足以自容日夜勞神憊精思益以擴大之是其居雖大而心則小也小大之說君子必能辨之於是作車牕記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五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六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翊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勳以佛舍利親安大士頂烏珠入臨安宋高宗遜於海遂與玉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都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居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脩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兩鴟尾自潭中湧出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千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名耳燕諺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蓁命造後改為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元中改為龍興寺在憫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時有梵僧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利塔時幽州節制竇抗造五層木塔扁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太和八年塔災宣宗大中丙寅得石函於故基下移置於憫忠寺光寶塔下僖宗中和壬寅又灾延燒憫忠寺樓臺俱燼昭宗景福壬子遷舍利於閣內隋天王寺今之天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脩明正統中重脩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三尋每每現光其影入殿之門窓隙內一塔散為數十塔影皆倒也

唐火神廟在皇城北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脩萬歷三十三年始增碧瓦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萬歷丙午重脩改名石鐙庵蓋脩時於地掘得石鐙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歷中翰林黃輝陶望齡集縉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憫忠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骸葬幽州城西十餘里許為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憫忠寺作佛事以超度之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諺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寺前有隋藏舍利塔

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灾始移舍利塔於憫忠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即雙塔舊基

唐晉陽庵供大士像上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庵在宣武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庵壞移稽山會館

唐聚慧寺武德中建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戒壇

唐兜率寺今名永安俗呼臥佛寺殿前娑羅樹來自西域唐建寺時所植今大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內西北隅內浮圖十三層高三百八十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尺周圍百四尺虛其中以祀佛攷斷碑刱於唐貞觀七年歷五代宋遼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有銕矢一相傳金將楊彥升射鍼於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晴朗塔影垂映白河中

唐淤泥寺即今鷲峰寺鷲峰者唐僧之號也見唐人石刻心經中寺在內城西隅中有栴檀瑞相元學士程鉅夫記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忉利為母說法優闐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栴檀為像目犍連尊者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北京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丁丑三月燕京火迎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遷於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記云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峰寺迄天啟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闐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熹宗丁卯凡三千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足信然佛之體制衣紋踽踽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辦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彌陀寺即法藏寺在外城東南金大定中建景泰二年脩後有塔中空可登凡七級高十丈餘
金護聖寺即功德寺宣德中僧板庵重修改今名
金雀兒庵在潭柘寺後章宗彈雀於此即行幄建庵
金昊英寺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脩改隆恩寺
金大定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仰山
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於大定中正統內侍范宏重建
費銀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歷御題曰來青山有祭星臺
護駕松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於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青塔寺
黑塔寺然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毀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脩後有高閣可望

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
元學士袁桷記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於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某為之主其王府之寮宋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尊罍潔清酒不强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承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識於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國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絶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贊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亦將以寓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

有得夫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為天漢昭回萬物黼雲典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元報國寺在元彰義街今廣寧門內成化改大慈仁寺後有高閣西山翠色以手可捫前殿奇松離奇飛舞有如怒虬閣下窊窿觀音僅高尺許寶冠綠帔瞑目而右倚以手承頤宛是吳道子妙畫

蔣德璟記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脩蓋憲宗為皇太后祝釐處初入東廊憩禪悅菴少遲入寺後總聖門禮佛兩傍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宮內送至寺者登大毘盧閣可三十六級為王母及母兩太君遥祝畢閣外通廊環行一週俯視西山若在襟袖宮闕城市具在目中旁精舍一枝繁花或云梨或云杏甚艷遂行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總聖門右轉入僧房有海棠一巨叢其幹大可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及核桃再出過正殿則雙松偃蓋皆數百年物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西則僅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亞橫斜其蔭數畝虬角龍髯披拂鱗皴其最脩而壓地者以數十紅架承之因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庭寒色

元慶壽寺即雙塔寺在西長安街有二塔一九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庵葬其下僧像尚存皆團龍魚袋海雲像有門弟子劉秉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十七年燬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萬歷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寺僧雪浪講經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聞先生著準提像讚刻寺中

元靈福寺阜成門外韓家山寺有二奇松漢循吏韓延壽家此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即今都城隍廟在城西刑部街永樂

遷都新其廟宇正統中重修內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半埋土中相傳下尚有城隍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此乃北寺至元中建至宣德改名隆善成化壬辰又增護國二字寺為托克托丞相故宅今佛座下立一幞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嫗乃其夫婦也後僧錄司右姚廣孝一像一主在焉廣孝舊配享廟廡嘉靖九年閣臣李時以髡徒不便在廟乃將其主送大興隆寺寺災移此其像上自題一偈看破芭蕉柱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待虛空笑點頭後署獨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嶽廟舊稱仁聖宮在朝陽門外真人張留孫買地大都齊化門外擬為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吳全節始畢工賜名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資鉅萬更為寢宮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手製兩傍侍臣倣唐開國功臣像為之故

赫赫有生氣劉元字秉元寶坻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為佛一出元手天下無與比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傍後為方閣老園

元鐵牛廟在舊燕城東南有土埋鐵牛露脊元人立廟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成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脩

元法王寺即今廣通寺在高梁橋西北寺四角有石樓門前玉河水色如碧古柳參天高梁一橋橫亘水上余少時讀書東角樓者三年西山黛色時照書幌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錄今磚塔尚存在宣武門內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元楊阿克埒濟正德中內監于經拓之為寺經以佞倖得寵於通灣等處開設皇店歲報上銀八萬兩餘以自飽乃為寺於香山而立塚域於後所費以萬萬計嘉靖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內璫

魏忠賢重脩土人呼為于公寺

朝天宮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倣南都之制建三清殿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總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眞文昌元應九殿至成化十七年重脩天啟六年六月二十日火止存張眞人府府設道錄司元三碑存

張眞人元以為天師明太祖去其舊稱俾為大眞人改天師印為眞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乙元壇之印弘治間賜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紅巾張道陵舊印其文如此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隆慶元年厚賄馮保復給之

追奪其玉印萬歷二年厚賄馮保復給之

大德顯靈宮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

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東輔薩君殿西弼王帥殿西殿有栢為雷所擘其枝委地如屏

靈濟宮在皇城西祀玉闕金闕二眞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重增宏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於朝天宮宮燬乃習儀於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懋第疏言二眞人乃叛臣之子不宜受朝臣拜跪請以帳幕隔之報可

延壽寺在韓家山永樂時內臣剛鐵靖難從征有功葬於此

眞覺寺在阜成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九年建石臺高五丈許上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內侍鄭同建同高麗人倣其國毘盧殿之制作圓殿供毘盧門內松徑作盤最為幽勝

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額森陝西呂尼叩馬諫而死及復辟乃為建寺肉身在寺中

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為馬駒橋都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麥莊橋北者曰西頂在草橋者曰中頂在東直門外者曰東頂在安定門外者曰北頂又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遊履
恒滿園有高樓萬歷壬辰新進士矇鳴鸞必欲登之寺
僧以久扃不便開曠不聽甫登火發曠與樓俱燼蓋嘉
靖庚戌都城告警貯火藥於此煮酒者火觸之而作也
閼帝廟在皇城北安門東者曰白馬廟隋基也姚彬盜
馬廟在三里河天壇北亦隋基也正陽門甕城廟建於
明初蒲州楊太宰博每元旦入拜先以名刺通之曰鄉
晚生

明因寺在天壇北內有貫休所畫羅漢十六軸僧紫栢
各係以贊僧寮左壁有董文敏其昌書佛成道紀天啟
二年刻石
隆安寺天順間建萬歷己酉重脩後有一堂曰淨土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韋公寺也正德中內侍韋霧
建寺後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尋每開爛如堆繡香氣
滿庭昔人恨海棠無香誤也寺東臨池一亭亭後假山
極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歷五年重脩寺外
稻田千畝究如江南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極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南城
翔鳳殿物撤用於此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簡記予少時獵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
工勒金剛經集篆於石呼僧問之廊上人曰此汪
中丞所得之古集篆也其始青衣鼓枻於黃蓮洲
垞垣間一篋浮水上觸舟視之故經没滅耳夜則
有鬼物恍惚呵護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為古集
篆金剛經中丞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
其門人洪度刻木相貽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愿勒
之石以示久遠並募士大夫楷書於後余為之歎
異嘗聞金剛經之有集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
八體宋僧道宵增成三十二體此或是耶亡何籀
文法書煜燿壁上時萬歷戊午已未之際也予頻

年讀書庵中夕燈晨磬瞻矚獨久甲申避難竄匿伏庵中流連而去迨歸來村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於承平之時遊覽於閒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俛仰今昔不知泣涕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聞因謂余知刻石因緣屬為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椿寺僧性柔出以相質為掇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瞻依此經獨久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峰黃梅人廓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善聞因名寂惠

萬壽寺萬歷五年建大瑞谷大用寺基慈聖李太后出資鉅萬命太監馮保督造寺懸永樂時所鑄大鐘內外書華嚴八十一卷名曰華嚴鐘

按鐘在漢經厥此其一也厥在德勝門內舊鑄高二丈餘潤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仆地上皆楷書佛經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昺不能也

十剎海在龍華寺前萬歷中陝西僧三藏建千佛寺萬歷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麗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西域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歷四年建佛作西番變相

興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戚畹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歷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斜街都人米萬鍾水齋禪師傳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陽故中山郡鹿氏子陰入母腹已立禪於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十有一日生泡質雖蒙識田無染見僧而悅聞佛而稱鎮星甫週即從剃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餐麩跣立肇脩苦行八越暑霜色腰參請初受記參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濟大展宗風某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印可泯言諦矣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

大士峨眉普賢菩薩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等山普行饒益一切諸苦備經罔攝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假中是甚麼師默然元對當體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為然指以謝復於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是生死苔云生死原是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灸背八十一炷如華卷數乃去通天和尚者峨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晴天日頭出下雨地皮濕說破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不更下一語機緣既投衣法旋授二十七代之燈囑師重剔蓋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略述苦行實難縷數當割體肉半斤於伏牛兼刺骨懸耳立禪一年負椽求飼虎於本山暨大漫者前後共六年其臨崖潑水以供僧細事爾最後來京師以水齋著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後然後呷水日數以為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閱月已持之京師黑

窑厥一年鷲峰寺一年宣武門外茶庵五年嗟夫月光水觀未罷資糧圖澄滌腸存乎神化方之於師行獨苦矣雖然苦行云者世俗目師之強名師固不知孰為苦孰為非苦也惟知空吾身以空一切示無揀擇而已矣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實與嘉之賜金紫欽命焚脩勅建大華嚴寺於水樂店再建大祚長椿寺於今所尋勅師齋內帑普賜南海諸淨剎及欽建八十八佛道場於休哉師之慈慧寺在平則門外萬歷中蜀僧愚庵建寺後蜘蛛結網蜀太史黃輝有碑記其事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歷丙子慈聖皇太后建寺有塔十三級高入雲表後寧安閣榜太后手書又後有九蓮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歷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

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册皆以白紅一面反覆印之字皆傍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用金銀屈戌鈎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

蔣德璟破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歷法與天地球日圭星圭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

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顓與佛抗而迹其人不婚不宦頗勝於火居諸衲子以是不與之絕比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君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予笑謂大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鬍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以耶穌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拆其居而株擒其黨事急乃控於予予適晤觀察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矜也曾公以為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黄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則若以其教為必亂世而亟為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教而緩其人為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為者

予謂孟夫子距邪說甚峻然至於楊墨逃而歸則受之而以招放豚為過今亦西士逃而歸之候矣愚自以為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禹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盛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亦賜闡教之號即近議脩歷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驅也驅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

偉第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輒廬其居亦不
必予因以此意廣黃君而復歎邪說之行能使愚
民為所惑皆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
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諸教入其黨者駢首就
戮意竊哀之然則黃君破邪之書其亦哀西士而
思以全之歟即謂有功於西士可矣

謹案卷六十五第二十九頁前七行都哩章舊作
朶里真今改
卷六十六第一頁前五行烏珠舊作兀术今改
十頁後五行揚阿克埒濟舊作耶阿利吉今改
十二頁後三行額森舊作也先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貢生臣周廷琰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七千七百十八　史部

春明夢餘錄卷六十七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獵碣矣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田獵之事史籀之迹也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廡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寶和殿金人破汴輦至於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至文廟戟門內其文漫滅不可讀潘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楊用修慎曰此文在太學潘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益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

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本
葢亦未見此也
陸文裕深曰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葢風雅之遺
云鼓今在北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泐也欲扃
鑰之而不果别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
之仍其舊闕潘碑與鼓積有存亡矣潘仕大德間
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
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

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
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
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
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
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集古錄之前孫巨
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
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紙本已謂
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

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其上下世
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
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
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
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
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知近
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
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

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騋君子云獵云
獵云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彎彎鹵弓弓兹以時我驅
其時其來徫徫㣲㣲炱炱即御即時麀鹿速速其來大
坌我驅其僕其來儥儥射其豚屬

右甲鼓

汧繄泛泛丞波潮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鯊其

遊徹徹白魚鱳鱳其葅底鮮黄白其鯿有鮒有白其䲜孔庶臠之㚇㚇洋洋趣趣其魚惟何惟鱮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鋚勒駻駻六師既簡左驂翻翻左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宫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兎其原有迪其戎奔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執而勿射多庶樂樂君子乃樂

右丙鼓

帥彼鑾車勿速塡如秀弓孔碩彤矢芺芺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騎宣博酋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趨趨六馬射之簇簇有貙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迪禽奉雉我兎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逆湧盈盈渫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繄洎淒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逴逴惟舟

以道或陰或陽扱深以户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莽為世里希微㣲㣲乃罟漆栗柞棫其拔椶梏庸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斿㝅㝅水盩導旨樹幽晤

右己鼓

徒御嘽嘽然而師旅塡然會同又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焰焰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𢦏其徒肝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

右庚鼓

彼走驕驕馬麃晳晳華華雉兎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憲文武何其一之

右辛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日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敎夏康康駕彼

四黄左驂騞騞右驂騋騋棨戟以奕汝不執德旛翰黎黎旒斿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兹邑曷不余及

右壬皷

吴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藝祖告于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逢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疃疃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癸皷

張懷瑾曰按籀文者周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畧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鄄酆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漢韓延壽碑在京西南罕山延壽漢循吏世居於此人呼為韓家山碑漶滅不可讀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碑在京西北昌平境上漢崔實頌德碑在涿州大鴻臚袁隗撰實字眞長桓帝時為尚書免歸著月令十二篇

漢將馬成碑在平谷縣南五里

魏征南將軍建城鄉侯劉靖碑在燕故城東門晉元嘉四年

晉康王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虓廟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誨碑在涿州孝武帝太昌元年

定武本蘭亭叙在國學東廂

唐太宗留心右軍之蹟因魏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徹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褚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輦之而北路棄殺胡林慶歷中李學究得之其

予員官緡無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帑金代償納石於庫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刋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眞贋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字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又剔損古刻湍流帶左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後靖康之亂金人取石敲及蘭亭叙重鐻輦至於燕見宋人姜白石蘭亭考中石敲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雖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一云

明初出天師庵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鐻裹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唐紫陽觀碑玄宗御製在涿州道士邊洞元修真成僊于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靈昌郡太守李邕文並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

李秀字元秀范陽人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年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西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然此碑筆法遒逸大勝陝碑秦人有著石墨鐫華者乃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松雪所臨誤矣此碑舊貯良鄉縣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李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覆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

謂萬歷中王京兆惟儉攜去汴中

范陽郡憫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承奉郎守經略軍曹參軍穆靈芝書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書丹於石故以後為前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守忠阿史那承慶往徵兵因密圖

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因承慶以所部
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
范陽節度使此碑蓋建於初歸附之時而借以媚
唐也靈芝書法整潔較所書諸碑此為最勝其碑
完好乃近人著景物畧者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
且藤靈芝原有其人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誤
之甚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幢開皇時置書體遒美楊升庵云最
似歐褚筆法

隋房山石經開皇中釋靜琬鑿石刻經一藏僅成而卒
唐宋皆有續刻

隋立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壽元年內史令王臣睟宣
撰

隋智泉寺舍利感應記王邵撰

唐秀峯寺石幢心經貞觀二十二年書

唐重藏舍利記景福元年沙門南叙述僧知常書

唐石磴庵心經廣德二年趙偃書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采師倫書

唐草書千文僧亞栖書自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王大悅撰開元十五年

唐雲居寺石浮圖銘梁高望書開元十年

唐石經堂記劉濟撰元和四年

唐金僊公主奏請莊田記王守泰撰

唐隸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議大夫行尚書

武部郎中上柱國徐浩書都人孫氏從墨蹟勒石

唐太尉朱懷珪碑元載撰李融書

宋仁宗篆書鍼灸經石刻在太醫院三皇廟內舊在汴
中移此燕中無宋蹟以其地未奉宋正朔也

採魏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
如正述在今蕃育署

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碑刻春秋禮記今磨
滅不完

佑聖王靈應碑金貞元元年許復書
戒壇聚慧寺碑大定元年建
大憫忠舍利函記大安十年義中書
潭柘寺碑大定十三年
香山寺碑李晏撰
大興隆寺碑李晏撰又章宗書飛虹橋飛渡橋六大字
平遼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臣韓昉撰宇文虛中書舊
有詩云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

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石斷龍鱗秋雨後苔封鰲背
夕陽中行人立馬空惆悵禾黍離離滿故宮韓昉燕京
人
雙塔寺碑党懷英撰并書舊在西長安門外寺中為內
監取置神道懷英奉符人善篆籀人稱李陽冰之後一
人
棲雲嘯臺字章宗遊駐蹕山題刻於石
重修蜀先主廟記金王庭筠書在涿州廟中

雲居寺續鐫石經記遼趙遵仁撰清寧四年
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遼沙門志才撰天慶八年鐫
華嚴堂經本記賈志道撰并書至元元年
通惠河碑元翰林歐陽玄文
碑畧首導昌平白浮之水次緒太行西山之麓會
馬眼諸泉潴為七里河東流入自城西水門滙集
成潭又東並宮墻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
至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三百

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易木以石
云
改修慶豐石閘碑至元宋聚撰
奉安四國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潘迪八分書
雲居禪寺藏經記釋法植撰陳顯篆額至元三年
重修崇國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礀法禎撰
石鼓文音釋碑潘迪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吳澂撰并書

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任拭撰張禮書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惲譔并書
隆禧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滄州地滄州本漢泉州地
遼稱鎮金為縣建觀元學士王惲譔文
大都路總治碑皇慶二年王構撰劉賡書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趙孟頫書在國學
崇教大師演公碑皇慶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像贊趙孟頫書
張天師大道歌趙孟頫書
爭座位帖趙孟頫臨
黃庭經趙孟頫臨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丹四百字趙孟頫書以上四刻俱在國學
慶壽寺碑編修所次二官王萬慶撰
眞人留國公碑延祐四年趙孟頫書
城隍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
大都城隍佑聖王碑泰定三年
黃籙大醮碑泰定二年虞集書
眞人張留孫碑天歷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殿碑天歷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父母并夫人及四配制祠碑至順元年
大都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撰喀尒庫庫書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八分書
碧雲庵碑元統三年
萬寧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歐陽玄撰寺在鼓樓東內
有番字碑二座豐甚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葛天麟
崇國寺勅諭碑至正十四年
隆安選公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書
潭柘寺碑危素書
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吳雲書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盤無閻山碑在薊州城平津門外洪武三年御製
重脩順天府學碑宣德三年大學士楊榮
文丞相祠碑永樂楊士奇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時建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濙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時建
弘光寺碑内侍高麗鄭同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脩憫忠寺碑正統七年陳贊
脩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年陳循
文丞相祠碑羅倫撰
西天大喇嘛裕勒喀伊喇行實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時建
報國寺碑成化時建
脩朝天宮記事碑成化時建
報國寺碑成化劉定之

大隆善護國寺勅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僧道深撰
眞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像觀音大士碑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勅碑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費宏
脩順天府學碑萬歷府尹李損
萬壽寺碑萬歷大學士張居正
脩龍華寺碑萬歷朱之蕃
脩火德眞君廟碑萬歷朱之蕃書翁正春撰文
重脩憫忠寺碑萬歷公鼐
壇北藥王廟碑恭順侯吳惟英
慈慧寺碑陶望齡撰黃輝書
蜘蛛塔記黃輝書
正陽門漢前將軍關侯廟碑焦竑撰董其昌書

長椿寺水齋傳米萬鍾書

明因寺傳道記董其昌書

燕都有虞帝廟不知始於何代其碑則唐貞元間顔眞卿書謂之復廟碑至元時尚在元人王惲文集有大都復虞帝廟碑記謂此碑人屢欲易去礱焉以他用主者心懍恍若有儆動乃已後有道士陳志元起長春别院復購之約不犯原刻用石背及來徙碑與趺坼身挺植重不克舉道士惕息不

敢徙仍安原處其碑著異如此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云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刋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間日就摧圮甚可寶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葢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按九經石刻舊在汴梁學宫金人移置於燕今不復存余官汴城於開封府學又見有篆書九經似是唐人手跡已殘剥不全余捐貲修理列於兩廡今亦在深泥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史之訛缺然所存者極鮮舊記載景祐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又雒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雒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舊碑余向在汴梁搜閲舊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孝廉民

表曰國初欲建都於此悉取燒灰築城燕京舊碑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脩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慨也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七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八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巖麓

京師之西皆山也舊記太行山首始河内北至幽州第八陘在燕强形鉅勢爭奇擁翠雲從星拱於皇都之右玉泉山在京西二十餘里山頂懸崖舊刻玉泉二字水自石罅中出鳴如雜佩金章宗行宫芙蓉殿之故址也半嶺有吕公嵓廣盈丈許深倍之相傳吕僊宴坐處

甕山在玉泉山之傍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有寺曰圓静寺山之陽有耶律楚材墓

都人王嘉謨石甕記燕之西山有甕山焉純盧土中多杏柟榆柳之屬余嘗遊其間其南巖若洞而圯者一樵人曰此少鬲仙室也久之遊丁公潭問於漁父漁父曰甕山盖市中之異域云昔吾大父嘗聞山中有父老能繕生久而去之俄而來云山麓魁然而大凹而秀者甕之屬也因鑿之得石甕一倍於常甕華蟲雕鑿不可辨中有物數十種父老悉携以去置甕山西因為讖曰石甕徙貧帝里人不之信也嘉靖初甕不知所存僕老矣睹吾里中之世變習矣夫甕何為余喟然而歎曰有味乎父老之言父老何用識之漁父曰成弘以往非吾所知也聞之弘治中帝京世臣富嘉靖中商富隆慶俠富今之時益治而昔之富者遷徙靡常僕何足以知之夫幽薊馬四足可當中人之産棗栗千

子可食數口蔬百畦可當五帛相思桃李芳實雜遝屯軍日夜織作純緣輕縠薰燧丹緑則天下之沃饒也列聖培養小民守法豈獨先世號為太平哉弘治以後外戚邊臣都公卿之右握兵席寵氣勢炎炎世禄者為之役則武斷鄉里都人以軍為美募郊而居屋相比也又謹事上時時餽食有所制無所争吏攝於主者不敢問則世臣富世宗慨然求治破去煩攣法令日新民莫之式於是文武

奉法利害一切公之於下加以求仙采補異好奇珍之絡繹則商賈重醝賈外攝府賈内贏雜賈疽食奄人地之即竹木之塲陶冶之技亦富千室及至隆慶所好靡靡矣于是姦人之雄習刀筆觀時變其言曰所謂富者豈守子母錢而日為愚也禍且立至故不如求百倍之利乃鮮衣怒馬以交于貴人倚憑則高如青雲接趨則汙如溝染已而暱則挾之怨則箝之刎頸託于非類千金轉于片言

風扇波流無復綱紀其勢斯極乃今又不無少變矣說者曰帝里侈是未見天成之豪麗宣洪之清泰也曩者燕市夏屋樓觀重縷連鈴貴人造佛寺渴泉飛山佛身純金七寶鋈渥中人燕享水陸區殫后軒美人曳縞紵秣陵之縠袀于中單秀水機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東西樂部倡家樓閣通天乳煎鏤蛤冬果春蔬棄之如遺賞賜動以千計三正元會酺樂燈火奥若連山狀于六鰲生花舞鳥閉機其中舉火樹者萬萬計荆揚估船日夜集于大市而今安有之衣文之巧日變日儉故有屋設而寡堅黑伎者或改而市矣元夕寥寥數人行少年博具數錢而攤司空名商具五刑泥首號哭家立破敗四方異味日至物價翔踊器更狹橢轉傚他方賈者日夜心計市魁大奸其迹堇堇則何以稱也夫財通物富美名也逋之于不可知變之於不可繼豈石甕之為乎且以為誕也余默然

夫時變不一知者所難父老何言之易夫變之與來固不能必也是故成弘之有嘉隆猶先朝之有今日也豈必需于灾祲之故志讖之微哉藏舟于壑流遁繼之夫甕也又何知語曰觀俗于野父老其似之矣歸而記之

都人李東陽記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為層峯滙為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

曰圓靜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為功德寺洪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于野乃有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激散為溪池池有亭宣廟巡幸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為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為呂公洞一竅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之者

五湖朱長春記西山之勝衆矣不能紀紀其所過遊自玉泉山始其泉流為西湖玉河發為車馬遵溪以入其山于諸山突而前延延遠望如釜首戴土猶冠也近削立而尊如屏華嚴寺南倚之寺燬存其寢拾級升有平臺望湖焉見帝都焉壁當寢後洞在壁間洞戶沈沈黑若無人者入久而白熳光照其上下下乳如露盡其洞四丈而修廣丈有奇左右石牀最裏見石龕也暮僧燃葦新助之復見兩石壁詩自元丞相吉里以來其上又有洞其頂有故金芙蓉宮址章宗避暑宮也未至山之右

撓梟而蛇盤曰金山寺自華嚴而下度三石橋折水而門臨之水清鑑毛石齒齒然藻藍蓋藍然其中無魚陰水也金山觀不如華嚴軒楹差之可以寢處客多宿者右盤而西北緣岡而途蜿蜒以曼衍皆山也峯嵸高下隈奡巃嵸然其林木參焉曰之所照垣翼朱丹五采則嬪嬙內人大璫塋焉秣黍菽粟油油交于林間有果園稍稍有蘇牧村落

也

陸釴記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遵湖堤繞村徑後先惟意行歌相答舉盼間樓臺鱗次出沒烟靄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泉瀹茗酒數進起陟英廟行宮已乃促騎西往緣崖攀磴穿雲霧間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憩玉泉登望湖亭撫眷花臺道傍諸刹不能遍歷

惟聽主僧談名耳

李流芳記出西直門過高梁橋可十餘里至元君

祠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掩映澄湖百頃一望渺然西山匌匐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刹及玉泉亭榭朱門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綴發湖中旅蒲零亂鷗鷺翩翻如在江南畫圖中公安袁宏道高梁橋遊紀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

當春盛時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石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坐枯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諠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公安袁中道紀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藻荇縈蔓鬣走帶牽小魚尾遊翕忽跳達亘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穠鬱鬱下覆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閘聽水聲汩汩至龍潭堤樹益茂水益澗是為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為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栢陰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峯縈抱屏立積嵐沉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襟以畦畛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畚者鍤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皆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

又裂帛湖記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

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氷結雪滙于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砢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河河水深碧泓渟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鴈齒相次間以獨木為橋跨之濯足沁凉入骨折而南為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有石狀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險怪復有竇

深不可測其上為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皛皛鳥聲百囀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庵高柳覆門流水清激跨水有亭修飾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玉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白鹿巖在甕山西北越横嶺白鹿巖在馬人鮮至者

閩人陳衍記凡客長安者未有不指西山為勝概者也然遊覽所至亦自玉泉香山華嚴而止予自馬上望全山之勢蜿蜒巀嵲烟草四合意必有神工鬼斧在人跡不到之處或曰白鹿巖最奇於是挾善遊者新安周生裹糧取道登甕山絶頂度黄沙坂縋石澗而西秋高澗水僅没踝清駛殊常挹而飲馬夾澗桑葉如綺澗窮小嶺横之有白石如幢屹立嶺上微有字畫然薄蝕不可辨矣越嶺諸

峯爭列芽茁不斷一峯最異即白鹿巖也巖高數十丈嵌空欲墮中虚可旋兩車巖左一隙如窻櫺下視深窅不知所際谷風倒射隙内琤然雖笙筑合奏不如也相傳遼時有僊人騎白鹿往來斯巖故以命名登巖頂瞷萬壽山如豎掌指西望太行高掛天際夭矯拏飛烟雲繞之斷續無跡適風烈不可久立而下巖角有茅舍小而整西僧居之黄眉紅頰採草根和水以食音語不通見人嘻咲而

已不知何年代至中國棲遲此山也凡巖之木皆偃蹇離披非平地所見獨巖口古檜一株根出兩石相夾處盤旋橫繞倒掛於外大可數百圍色赤如丹砂夫人不能拊虬龍而諦視之使得諦視當如此檜矣是又巖中之最奇者也日暮歸宿甕山次早晷至玉泉而返

聚寶山在玉泉山西南行數里度兩石橋循溪轉至卧佛寺復二里為碧雲寺金碧鮮妍宛一天界巖下一泉汩汩石渠導之過齋廚遶長廊出殿兩廡左右折復滙於殿前石池泉傍一柳有大癭人呼癭柳柳左堂三楹萬歷御題水天一色前臨荷沼沼南修竹成林巖下一亭曰嘯雲

玉泉西七八里聚寶山碧雲寺金銀宮闕如王者之居朱鋪文陛門堂七重重累數十階以高其除廣庳有池廣方居以殿中有梁跨池如亘白虹池中魚大小萬頭其色丹白青藍驪珠璅瑁出沒藻

絲蘋葉承間如綴金玉寶珠繁露也梁之中塞以朱欄神宗移蹕再幸樂之設帟飲梁上觀魚遂為御道云池之水盤折而流其下洑地而至玉泉出焉其上且隱且見經殿北澗復伏殿下出有洞又伏落池其源至遠出者當寺後山之高辟云當源為泉亭折泉為流觴交亭左右又前滙為池紅白荷花芰蒲參差又前盤栢為屏屏前竹一方區細如楷皮黃金數千百枝叅叅鳥嘵嘵者竹前古銀杏蔭蔽區等於竹亭右古柳下本半皮枯臃腫若龐若虬鱗若疣上枝細如絲青青蓋亭亭為寺中奇觀為留半日御膳寺人進飲三留御書額二曰蒼松古栢曰水天一色亭傍壁峭如城高可十丈長四五十丈亭蓋處其窪閒道也壁右石室三臨澗石門石竇窓入踰地有鐘鼓鐃吹之聲吆吆疑其雲中盛夏涼可以衣僧云冬則燠花木之避凍者藏焉

虎林沈守正紀碧雲寺精整勝香山而疎曠遜之
獨寺後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稟為方池植白蓮
其中上有亭大小二池前修竹一林清瀟可愛予
自渡江久別此君婆娑不忍去微風徐來簌簌如
相絮語泉繞寺中庖湢皆資之恨其從屋霤下過
安得好事引為流觴可坐可歌亦一大勝也
吳郡王衡記從玉泉渡兩石橋循溪轉陰於卧佛
寺娑羅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泉亭上
殿前石池一而橋綰為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余

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唼呷相呼雲隊再捲若
為魚麗以仰攻者
武林黃汝亨紀卧佛寺亦泉勝層巖夾道而下木
石散置可游可坐亦勝地也寺內有娑羅大樹二
株可數圍其子如橡栗僧云不但與菩提幻子可
作念佛珠碎之下酒可療心痛諸山皆無
公安袁中道紀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
以泉勝者也折而北為卧佛峯轉四不聞泉聲然
門有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
株大可百圍鍊幹鏤枝碧葉虬結紆義迴月屯風
宿霧霜皮突兀千瘿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
之丁丁作石聲殿墀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
見日月石墀整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
靜寂若盛夏宴坐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
云娑羅樹其葉若箘孑乃折一枝袖之俟入城以

問黃平倩必可識也卧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刹
當以老樹怪石為勝得其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
三刹之中野人寧居卧佛焉
香山在碧雲南二里許有永安寺舊名甘露其制一如
碧雲而餙古色最勝者來青軒乃神廟所書額也金人
李宴有碑其畧曰西山蒼蒼上干雲霄重岡疊翠來朝
皇闕中有古道場曰香山上有二大石狀如香爐蝦蟆
有泉出自山腹下注溪谷曰小清涼西行數百步至弘

光寺殿圓製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見其
國金剛山有圓殿故移其製於此面其前者金章宗祭
星臺
朱長春記香山敞煥不如碧雲棟宇特盛碧雲蕩
蕩開朗有大人威嚴香山獨孤高如羽人化域陵
世馬碧雲墊削面坦夷其陽可望萬里都城如帶
香山獨牙錯門徑幽耳來青軒其至高望不一隅
但海氣蒙蒙出馬其山盤回其泉析淙其離閣參

差其氣窈深其草蒙修其木離披多古殿前二枯
松十圍隱干牛馬日出映之山中翁翁如青雲起
世宗嘗幸臨登軒望之歎曰佳哉此山獨有紫翠
色軒有今上御書亦兩幸矣其高於軒者山顛有
亭右盤數百磴上上不留足爻爻也下須翼之猶
不可趨升之望見諸陵其兩肷獪山蔽之蓋遊希
至亦無題者未至亭亭在山巔至去頂復千尺按
志上有二石狀如香爐蝦蟆望之未得升馬山之
人言自香山又西以南山特奇怪崖深其靈巖佛
宮往往而是經數百里盡乃至河內彌月不能遊
然遠稍稍荒落莽蔽而此以近都獨盛以故遂不
復西
王衡紀由碧雲至香山磧路深曠夾道盡白楊青
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邃者曰流憩亭其曠
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流憩在山半灌木陰翳之
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

遲我念而尋舊遊馬已乃過來青軒軒前西山為
距而虛其襟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
相顧謂此地宜月投枕馬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
至洪光寺皆短垣疎栢不蔽外景涓入駘白石為
階其淨若拭余歎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
矣咲而出望之東壑中欝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風
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奄矣
不果遊

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栢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顛枝幹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荇藻淩亂歷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絶壑壑皆斐石為之歲久若天造栢從石罅出多類鬼工初登一二盤奇在栢稍上諸山如螺髻自栢外見則又奇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精藍名墅棊布繡錯金碧晃耀日竟屢摸殆無暇問栢奇矣盤窮為山門甚精麗又進為圓殿亦目所未見洪光者即香山之支院也不復由十一盤穿栢中山徑數十步即香山藏經殿步而下即後殿從兩廊逶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復東為來青軒羣山拱揖蒼翠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之第一勝處也由方丈出見山右溪流奔注如玉龍夭矯蟄而未蘇下為方池一注沉碧有魚數十頭出没其間

沈守正記碧雲池亭蒼松翠栢水天一色香山來青軒鬱秀清雅望都亭六榜皆今上御書又一聯云恐壞雲根嫌地窄愛看山色放牆低不知出處思否語亦有致書似沈度學士而骨勁過之

王衡記今歲戊子春季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元張仲立鄭子瞻遊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仲立以事辭錫元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蓋面蹇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窹然柳枝不搖巾角微拂子瞻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咲曰噫互有之半里許為眞覺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上為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於此訂雪盟矣由眞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妥水色油油然而其下則茭芽蒲戟虛著柳綠鴨綠正與鵝黃相貼

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而已小憩於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颸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瓣上俟於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瞻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滕行又遡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遥白余曰雲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眞杏花也始大叫以為奇絶相羊至卧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樛覆若倒掛茉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駘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脱衣掛壺於此乃舍而至香山宿於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鬢鬢滿野而不蔽襼濃草樹之觀詰朝陳錫元從碧雲來視予予與憑軒指

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畫云煙柳烟安得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元深賞其言相攜而上流憩亭亭西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我於花後者也余謂錫元曰是當有神酬以酒祈明年花事焉

武林黄汝亨紀過香山躡蹻披磴流泉茂樹一著屐即有軒軒白雲之氣半似吾山九里三竺間於西山中當據上座登來青軒峯下皆蒼翠盤鬱大攝山河之勝有扁書世宗元年題此山獨有紫翠色眞睿賞也餐卧彌日獨不忍去上有流憩亭不及來青甚寒泉亭更可無坐

中峯在香山之後以其居諸峯之中故曰中峯也上有庵躡危磴而上十百者三始及庵庵兩翼有亭東望京城滭滭塵土微見黄色一點大内也山之陰有晏公祠翠巖寺永壽庵山之陽有弘教寺俱稱名勝

公安袁中道記中峯庵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

半山可窮原隰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修整中雜之紆曲堦磴墀徑石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簟席而卧於諸山中鮮潔第一刹中僅見一僧甚静寂予少憩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涸而怪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横直卧者泐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復皺瘦崚嶒崎嶔陷坎罅中松鼠出没淨滑

可人舍澗而上碧峯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夭矯膚皴枝拗有遠韻間有怪石佛像清古亦為山中第一降復過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為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栢駢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駁綴亂石中牆畔亦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膚石當自出無奈修者意在整齊即有奇石且將去天巧以就人工況肯為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絶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山而有山家清奥之趣亦當為山中第一也

又紀翠巖寺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擊濤奔雷霆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刹後石路百級有濤好鳥和鳴于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煙水色山徑柳堤及近之峯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物出門即為登眺入門即就枕簟雖

夜色遠來猶可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頭浪也予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埃

武林黄汝亨紀從洪光寺過佛光寺為弘教寺有石橋魚池不及碧雲寺前有流泉亭亦似碧雲蘭亭意而攝境開山面過之會晉州趙孝廉飲此與之浮三大白而别弘教之傍有巖俗稱晏公祠余

偶入視其内皆石室琢三皇五帝列聖名賢像自吾師宣尼而下及宋朱紫陽李延平諸公兩壁又刻畫忠臣孝子如王祥顔杲卿之屬又有小石室題函五經書史訊之乃武廟時中貴晏公造也余因嗟嘆自吾入西山所見金碧殿閣皆浮屠氏之宮大都皆中人自營其身後香火藏而此室獨及吾儒門一宗何類無賢

盧師山在京西三十里山半為秘魔巖巖石嵌空幾二丈舊傳隋末有沙門曰盧師居此山能馴伏大青小青二龍故名巖下一池二青蟄處視之若不甚深然探入不可窮

都人于奕正云石子鑿鑿故桑乾河道也曰盧師山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涼今佛無殿已過寺半里者秘魔巖是盧師晏坐處相傳隋仁壽中師從江南掉一船來祝曰船止則止船至崖下止遂崖居居數歲二童子來曰大青小青願侍不去歲大旱所司徵禱雨者童子白師乘師願願施雨雨一方也遂乘雲氣去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是乃龍矣龍歸投潭中潭廣丈巨石覆之深黝不可測二龍有時出雲氣仍隨之崖下塑二童子侍師像崖上一柏產石面長尺不凋不榮是盧師手植

翠微山在城西三十餘里上有圓通寺蓋舊平坡寺也姚少師嘗言平坡最幽勝學佛者所宜居山半有平地故名洪熙初始改今名

從香山東行飯于善應寺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覩翠微一帶蒼石碧苒掩映白楊深柏中而新柳杏花希稠點綴斜分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揚州花市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師寺秘魔庵循東岡而至清涼寺寺有古佛像其前為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邊中行花柳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

庵而至平坡寺寺一閣度山顛于遠眺尤勝
舊志山上柘樹一株屈曲如虬斜傍二潭潭水磅
礴遶峯而出其頂脩竹篠矟不減江南
潭柘山在京西八十里出京至馬鞍山千佛閣及戒壇
至龐涓洞踰二嶺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當羣山心
九峯辰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美竹者爲有矣而兩殿鴟
工絶則金元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今已夷爲池而其
支委尚濶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
而水益怒

覺山在京西三十里懸崖之上與盧師平坡鼎峙西有
三泉曰清泠曰清香曰淳至
韓家山在京西三十六里山陰有漢左馮翊韓延壽墓
韓世居于此俗呼罕山又呼黑山滙
仰山在京西七十里峯巒拱秀中有平頂如蓮花心旁
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金章宗有詩刻石
云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
月虎嘯疎林萬壑風
百花陀在京城西王平口四圍皆山中有平川約數十
畝產杉漆藥草春夏之交百花爛然有金章宗石床今
存
都人于奕正紀府西一百二十里由王平口過漢
匈奴分界處曰大漢嶺抵沿河口元女廟是百花
山足也山翠躍來引人渡石澗上馬欄山折旋其
徑左右周轉百步當直上十步以登所苦石磊磊
承趾不似土柔素車馬人趾藺生之所喜樹陰雲
影蓊蓋密稠不至曝酷逕此至法幢庵五里逕折
旋如前幸容騎而馬遘遘喘喘汗淫淫多不忍騎
者上下諸嶂縱橫一翠迎送目步不覺五里籬徑
坦然者姚庵也嶺而西行數里千佛山又數里觀
音山逕折旋如前山舊有菩提樹僊人橋望海石
盜伐樹矣橋石則存過此山石盡於空際態變矣
下上嶺者七迎前壁立者鸛子山也此去千佛巖

山石態變者盡作人形度閻王嶼是百花山腰也百花者紅紫翠黃不可凡數不可狀喻不可名品即一色中瓣蕚跗異不可概之土人指一種尊之曰天花豔光而幻質佛諸經每所稱天雨曼陀羅花天雨曼殊沙花也行百花中一里進籬門石洞禮佛殿上禮文殊閣上禮文殊法身塔下登菩薩頂累石凡三峰登者必以小石累而尖之種佛因故石小風大不能吹去以示曠劫無動轉故坐立頂上俯諸山揩如圭東西兩靈山也乃旁四望東京師也南冉冉者渾河也西鬱鬱乎荼露頂居庸諸山北蕩蕩乎邊城外沙漠際無窮也是百花山頂也下頂未半又入百花中不可名狀數者多於前游此者或曾見文殊光風雲作雷一聲山灝灝如海忽左澗一圓光輪右壑徧初白次紅次五色具木石人鳥塔語攝入光中如鏡受像我聞文殊表智故放光莫勤五臺智光也東之龍王頹廟列

花者藥草花耶然本草圖經中亦無從物色之

附退谷小志

退谷在水源頭傍退翁記云京西之山為太行第八徑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為香山諸峯乃層層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澗最深退谷在焉後有高巔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門諸刹環蔽其前岡阜迴合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

水源頭兩山相夾小徑如線亂水淙淙深入數里

有石洞三傍鑿龍頭水噴其口又前數十武土臺突兀石獸甚鉅蹲踞臺下相傳為金章宗清水院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水分二支一至退谷之傍伏流地中至玉泉山復出昔有人注油水中玉泉水面皆油也一支至退谷亭前引灌谷前花竹谷口甚狹喬木蔭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巍然曰煙霞窟入則平臺南望萬木森森小房數楹則為退

翁書屋一榻一爐一癭樽書數十卷蕭然行脚也谷之後高巔峩峩臺可憩茂松蔽蔽之不見其下谷之東則隆教寺寺前舊在退谷上移置石門之東殿供大士像歲久漶漫寺僧秋月募善知識繕飾之境地深邃可供趺跏谷之前為蔣植花竹之圃中有僧家別院養牡丹數百本石樓孤峙面面皆花北望退谷掩映翠樾中如懸董巨妙畫在閣之壁

谷口外沿泉東行皆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音閣再東則卧佛寺傍扉入扉娑羅古樹大可數圍柯幹參天瞿曇酣卧殿上亂後寺廢香燈久斷矣寺門白塔高矗大松兩行擁之香翠撲人衣裾谷西南里許為廣應寺寺有白松如雪門外深澗石橋橫之橋傍喬松數十株箕踞其下看碧雲香山諸寺丹甍碧甃如蜃樓如絳闕又惝恍如夢際谷西越澗而過則長巔橫拖巔半為章宗看花臺古松一株夭矯磅礴拾級而登此則佳主人也谷後踰巔數重則見湯峪畫眉諸山東北烟樹迷蒙聲華城也又天半搖搖萬馬騰空而下天壽元宮也廣應寺之西為木蘭陀由寺前鳥徑西指過小橋三四徑漸峻盤旋而上始至玉皇殿殿南別院有軒有室小樓三層踞山之巔俯視弘光寺松盤香山來青軒諸勝殿北深澗懸崖水出洞中傍

為魚池為藥欄為筧叢殿側有滿井水可手掬西山山頂之井廣皇寺與此為二甘冽似中泠谷中淪茗取給二井退谷逸叟記

附記西山高隱

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為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令人奏就國後遣使迫守令自殺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所云興者豈即仁之弟耶因兄死而相率避亂正相因也惟仁受王莽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興子五人並能沉寞高隱居

西山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苦無古蹟有如此懿美之蹟而志不知載惜矣

軍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昌平漢軍都縣以山名也後漢盧植隱居上谷立黌肆教授生徒昭烈微時修弟子禮焉彼時軍都縣屬上谷郡又名居庸山

銀山在昌平東北六十里峯巒高峻氷雪層積色白如銀故名麓有石崖皆成黑色又名鐵壁頂為中峯迴出雲霄緣石梯上五里許下視梵刹如彈丸刹乃唐時建

頽七十二庵沙門鄧隱峯藏修之所有浸月泉天清橋巨虎石誦經臺諸勝

明李元陽記曉起騎行幾二十里路人乃云赤獨子去容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為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里至鄧隱峯道場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

出爛如銀界洗盞更酌夜分不寐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閻王鼻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趨鼻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面旁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何如乃去鞾鞋趺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其武而東遂相與同登山頂予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使議擬思量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惑安能至此哉南沙曰士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有頃寺僧憑樵者送茶各飲一甌樵者指長城外曰此為黃花鎮此為居庸關又西為某關又東為某鎮皆在烟光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霾無際令人氣吞邊塞眼隘寰區矣罡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回初無難者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二公在此

願得同遊遂舉觴薦山菓坐月下説長城險易夜分各就宿明日京山早發來別予二人尚未下揖飯已由捷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柵如圈初不知其故既而問樵人乃知其為致虎圈也頃之從人告饑遂就流泉而飯甚甘之馬上作銀山鐵壁歌夜投昌平公署不食而卧明日荆川少海攜酒來相勞頃之湛泉亦至因為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為恨荆川名順之編修武進人湛泉名與齡驗封郎山西人少海名瀚考功郎順慶人南沙名過職方郎富順人予則名元陽字仁甫號中谿大理人為御史

玉帶山在州東北十五里山腰白石周圍如帶實拱揖皇陵者又五里為筆架山三峯並列迴出雲表成祖元宮在焉州之南則曰鳳凰山出城西四里至紅門兩山並峙連翩如鳳翥州北則曰虎峪山巍峩若虎踞又十里曰貽壁山正方如屏以作南障州東有影山遠望之

其影先見故名是為東山口州西有小金山日午金光射人又皆陵園諸山之護翼

紅門之西翠屏山下出泉九穴為池名九龍池池上亭臺金碧輝映曼若仙都又有僊人洞在紅門東山腰谽谺頫梯而下至洞約三丈許内有一門巨石天成近門上有石鐘長約數尺倒垂待叩入門南轉見有石縫如夾道元窅無際不可深入古詩云我欲叩石鐘驚起洞中人煙蘿杳無際空鎖

石門春石洞何窈窕云是仙人庭僊人渺何許瑶草空自清石洞窅且深花落無人掃仙翁去不還何處尋瑶草

白浮山在昌平南一十里山有二龍潭流經白浮村元人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流入積水潭以通漕運

郭守敬所築堰起白浮村至青龍橋延袤五十餘里以障雙塔神山諸水名曰浮堰

駐蹕山在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高十餘丈西北袤二十里金章宗遊此鐫駐蹕字上有臺章宗自題棲雲嘯臺四字

都人王嘉謨紀自高梁橋水度至白浮甕山出薊縣境甕山斜界百望是山也南阻西湖神皐蘭若皆萃焉北通燕平叢叢磋磈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峯焉是宜禾黍山之陽有祠焉高十五丈登之可以望京師可以觀東潞出百望十里為長樂河

河水不甚濶而駛又北二里為玉斗潭潭箕圓僅丈腐草罨之深不可測或云是有物焉有兩牛鬬而飲陷於潭輙不可得又北十里為灌石駐蹕山在焉其山長西北袤凡二十里石皆辟立高可十餘丈嶟沓欹危如墜如挽前臨平川一望無際孤堠時隱猿鳥悲號行者懍懍西望白虎站深若天井湛碧難盡山之上有臺是名棲雲金章宗嘗遊焉登臺而嘯題石而歡下而觀於野盖燎而獵焉

名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也乃歎曰美哉乎而誰見之山下石牀石釜俱存山之西有洞是名寒崖勢殊奥遂中多異草奇石灌木隨風揚芬四望則惟北多岨云壽宮之成也上自狄村游於渾河是嘗駐蹕自駐蹕而北皆崇山也連綴匝匝又砂礫延緣巖間白石嶄嶄春夏雨潦則成巨浸樵采不達又北二十里許迺從西折斜入南谷有聚焉是名漆園園之南有山焉是名雅思是山也幽晦多霧富有果菰山陷而為坎有池焉浚洌如露是名露池有比丘一人土人敬事之自園而出再由走集西十里許為高崖崖下有衆泉逸其聚四面皆山蔚洞森蕭壙如也又西北十里許為清水澗是澗也兩山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龍蹲山中飛泉澎灑或決地或分流淙汩樹木之間推激巖崖之穴青如亂髮白如吹絮仰視重峯時有孤石之揭揭沈黮迷離天氣自暖崖間百合忽冬

而東流是為清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折坂而南翁然紅艷髣髴有光有陘焉曰六十屈折汗邪黃盧白沙之間可六十折再由走集又西有陘曰十八盤息壤如金礱勃而立狹可容人可十八折登顧徘徊西則植立夾持不暇停足順視斜柯洪枝匝藤蘿而舞鵾雀者深深莫極旁睨則北山矗矗一陰一陽閃儵孤日含濡雲彩山之上平衍西五里有嶺焉是曰長城蒼黮高竦下視前坂其巔兀

礫縱横微有雉堞剥蝕沆莽是曰秦皇之址有泉出焉是曰馬跑苞稂覆之將眢矣又西二里有臺焉是曰了思衡可二畝高可數仞莎蘋匝之楸檀栢栢之木宛宛相構登之可望四方斗絶有足懷者下臺而西又十里皆峻嶺也判為中路巖之兩間如榭如障如層構深藏如旨苕盤互花實齊秀風泉並響遠聞伐木嶷嶷留滯有嶺焉是曰灰嶺險特倍於長城石如蛤粉無樹木大石磋磋吹籟

揚塵則紛溶而起百里可見了了如雪路口如甑甀一綖孤露瑩照通川下山有城焉是曰鎮邊之廢邑又西八里許有城焉是曰鎮邊兩旁皆山圍之其南曰碧駕之山曰通明之山其北曰鷹揚之山曰涔洛之山有湖焉小而深在碧駕之巖圞結不見每多異草中有赤鯉盈尺春夏之交山水增流則湖益清可鑒是曰合抱之湖鎮邊巖邑也居人僅可百數地寒不能五穀五畜勞羸不甘兵雜

其間狡猾難治西十里有堠曰唐耳背據大山下視懷來煙液杳裛足為天險樓堞固溝洫濬軍械精睨横嶺而斜界居庸可甲燕平鎮邊廢邑其南皆山也中為衢路其東曰六華之巖其西曰小神之山曰青利之山巖分形如六華其第四巖有洞焉最深窈土人夜登之取宿鳥忽有雙鶴飛鳴是為鳴皐之洞南可十里有聚焉曰長峪又西五里有巖曰德勝又曰鳳凰上有蘭若焉是山也威紆

距絶抵此而窮四面環匝山可三十丈磴道半之登之每顧則山形變蘭若已圮然蟠結秀竦下視三山側側欲合東望長峪蔚然開陽其左巖崟尤峻石稍擁出山下有泉焉源源可二十里達於渾河照映蕭瑟町畦滉然據巖而立終日無人山之上奇樹新實甘香飂颭背秋涉冬空冗悄然萬碧俱立山之上有臺焉登之而望則蹙然兩山蘭若閉藏不可俯見是曰隱鷲之臺山之西有洞焉小

而隘可容數人門有古松蔽之坐其中以瞻西峰有如指掌中壁刻觀世音大士像鐫刻甚深是曰觀音之洞又曰孤松之巖蘭若講堂中有蘋婆三株大可合抱翠葉多子團圞數丈真可奇也山之南有嶺焉曰西峪可以入沿河山之下有碑不可辨自長峪而東可二十里有聚焉曰菩提墅有祠焉是祀菩提蓋古人有乞者衆食之俄而怒焉乃殺之剖而食猶故民神之是為祠也有蘭若焉曰兜面下崖之庵曰瑞峯一曰麻尼崖高危立庵逼

白駁是山也險倍厥嶺不通行者幽阻凄藹蕭然可詫有壇焉幢設於上皆紫英之石爛若丹霞有銀杏二樹大可盈抱芬盛多子出山而北有山焉是曰白鶴其峯岫繚繞不易詰也其中有白色矐然狀如鶴著於石上又折而東則走高崖北山自高粱至德勝共百八十里小山至衆記者二十鳥有紅鴉沙鷄文雉半翅獸有虎豹奇狸狼野干白駁豪猪兎麑草樹多奇土人每言二月之交有山

曰青華下可萬丈西通四方每有現形奇物且飛且走銜乳而西獵人莫敢近也又言三伏每雨羣山出流大石浮浮馬奔麑至有如雷霆仰視碧駕鷹揚之山半在雲霧戍樓畫晦飛雲積煙片片入戶連月不霽實神京之奥區山川之都會也

岣嶁崖在昭陵之北極其險峭

于奕正記岣嶁崖旋旋蟠蟠望若梯磴石醜怪若鬼面下崖之庵曰瑞峯一曰麻尼崖高危立庵逼其踵南山前逼菴而又高危冬前後兩月蔽不見日惟短至日景一線透之崖三峯而三庵兩峯翼中峯首自盤道庵以之東峯菴壁與石與樹也西若有奇焉自渡津橋以之西峯菴壁與石與樹也東若有僻焉自東西峯以之中峯菴壁與石與樹也東西若有高焉天啟中陵監餘五菴新矣三峯

妙高峯在西山後居庸關諸山之面也與天壽山相接失其朴

中開一罅即居庸關山峻而秀故以妙高稱

衆中道記妙高峯去沙河四十里遠視之惟一山逼近則山山相倚如笋籜皺雲駁霞極其生動其根為千年雨溜洗去石骨稜稜每山窮處即有小峯如筆格法雲寺枕妙高峯最高處近寺有雙泉鳴於左右過石梁屢級而上至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泠然沉碧依稀如清溪水色此雙泉交會處也其上有銀杏二株大數十圍至三層殿後乃得泉源西泉出石罅間經茶堂兩廡繞甃而下東泉出後山經疏圃入香積而下會於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雖倩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樓可卧看諸山右有偃盖松可覆數畝故老云金章宗遊覽之所凡有八院此其香水院也金世宗章宗俱好登眺往往至大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云春水秋山者章宗無歲不往豈即此地耶

深三尺廣倍之面二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即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尚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徑前峯孤圓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峯半可頫諸庵嶺亦劣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為窟石牀茅扉可掬為客煮茗初未有水以葫蘆繫腰至洞裏

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為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即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蛇行即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於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濶但霧氣蓊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為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剷為琉璃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花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巖畔眉脩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猋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為地吐

花如靈芝者數萬朶曰僊人橋跨青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為脩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旛從頂倒懸縹緲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常

小西天即石經山也在房山西南四十里

紀云范陽懷玉鄉西北山水秀異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峯參差如犬牙水觸石流潨然有聲沿溪前行十數里有

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絶之勢峯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山若火燄而草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為田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貴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齎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為道廣不滿尺橫於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條石為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一丈五尺許名曰石經堂堂有几案鑪瓶之屬以祀三寶皆石為之其上天狀如帳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意必元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為小圓光而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為石扉八扇可以啟開外有露臺縱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為石闌設石几石牀以為遊人之所憑倚傍有禪房庖湢之所皆因巖為之不假人力堂之左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徒道公等繼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納於洞中者通千餘卷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為窓櫺用鐵固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窓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於門上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為經本若世有經願毋輒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皆瑩然涵虛可鑑毛髮井之北十餘步有泉自實中出涓涓不絶又有石為龍王像民禱雨

則祀之古木蒼藤樛錯其上然陰翳憯澹不可久居由泉竇之南復扳緣小徑盤屈數十折至山頂有五石臺臺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其南二者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攷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銳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傳謂之曝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特立若書空之筆者皆隱然在履舄之下似可垂手撫摩稍臨石之銳處而俯視之則陡絶萬仞無有底止已而下至堂中左右有碑十餘通特觀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年幽州節度使劉濟與其僚來遊所建主僧指曰有雲居寺亦靜琬所創西偏下五里許可造乃至山麓渡小溪叢薄間寺規制已壯然比舊基差小墀中有唐時所建石浮圖四皆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助教梁高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書其建於景雲二年者則甯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建者則王利貞之書也然獨不著撰文人豈即書者為之歟予次第讀之愛其字畫清奇皆有虞褚法老僧復曰後苑中石刻猶多遂歷榛翳間見殘碑斷碣或立或仆不知其幾而多貞觀開元時刻

紅螺峻在上方東三十里循九龍峪過八達嶺穿雲會門始及下峻再挽鐵梗而上至紅螺洞曰中峻再上半里為松棚庵再右百磴曰觀音洞是為上峻

公安袁宏道紀紅螺峻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鍔劃其中為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郛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頎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

盤山一名盤龍山在京東薊州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因名

記云自三河行五十里至盤山之麓仰望其巔元紫迥異浮圖樹石溢於目前既入山有長泉一道從峽壁間飛噴而下穿齧石趾鳴漩漩不已壁上劖盤泉二字沿泉而上至中盤寺當即下盤耳東折里許有亭左右峯勢拱抱出一岡巒隆然突吐是為亭亭傍有松髯甲天矯如虬龍石谽谺磈礧其異山之石乃從此始石有一片數斷又數片相連若飛若走若蹲伏若臥若坐若立若負若搏噬

若撐若平若傾欹若嗸然以出若畏而縮樹拳而曲徑詰而折皆以石故至其地差衍而松勢得以少舒者上盤寺也實為山之中西有懸石亭亭趾為平臺其嵓陰百仞之上有石懸空勢壓亭表折而東北躡嶺以登將及半嶺左望前石若巨人仰天臥其下峭削背與山合處有光斷而不斷懸空之妙畢呈於此上之始見長城長城者塞上山也城與山為高下起伏山青而城白如領之有緣金玉之有相大者為虹霓小者為縞帶縹緲糾紛不可窮詰又上之始見塔體圓質素卓立雲際峻整精潔如經磨礱山有三盤而此據其上也盤山者以山之盤旋曲折而言之也或曰山有三盤焉其說近是又謂山有盤石可搖動故名下山從他道觀之石圍數丈一人搖之輒動

吳郡王衡紀出公樂十里許而山髻見若黛染頳山頭晡乃至廣濟寺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面山

松屏之并東西崖者為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三里許稍上而羣峯相拱揖又上則圍山而帶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峯稍遠對松立者九華峯也峯勢峭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邐又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即行良久穿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黯百谷之縷紛出而繆聚於

此又里許而為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於石根木杪有相去數程而望不盈咫者計山形殆蛇縈而瓣襲山故名盤名當不虛上方之前曰懸石亭自此上益陡絶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標孫峯首五峯肩而隨焉蓋山絶頂也其西峯為無梁殿殿後稍有餘地可縱立覩層沙疊巒面面縈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長城俱在望又數里雙峯塔額隱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

李元陽紀盤山頂上無土盤石徑四丈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劒臺蓋此石即靖舞劒處也字刻約八寸許深

燕山在京東自西山一帶迤逦來東龍騰虎躍延袤數百里直抵海岸

宋蘇轍詩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啣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韋一線却顧沙漠平南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名公奭禮樂比姬旦次稱望諸君術畧亞孤館子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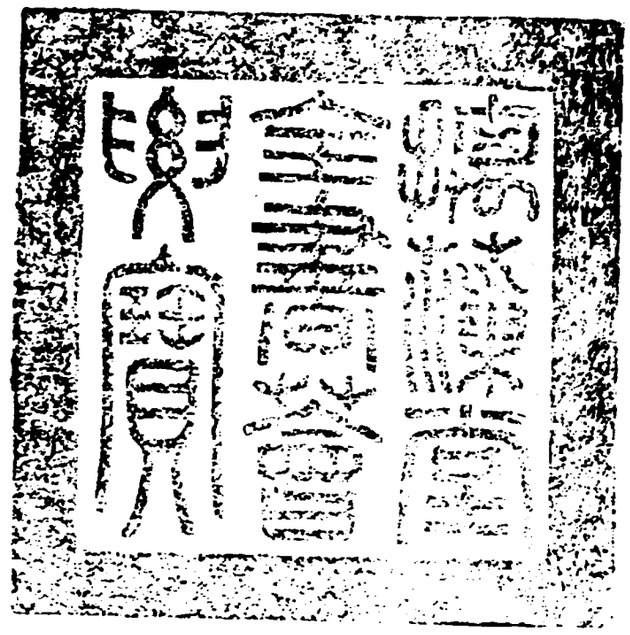
號無策亦數遊俠冠哀哉漢唐餘淪沒今已半從
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常治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
萬

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在古北平驪城縣西南王
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
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
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
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云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
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

三齊畧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
皇求為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
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
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
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
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即是也

韓苑洛云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
里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
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自
洋南遠看如在海中實未淪入海也

謹案卷六十七第十五頁前六行喀爾庫庫舊作康里巙巙今改　十六頁後五行喇嘛舊作麻又裕勒喀伊喇舊作藥渴巳辣今並改卷六十八第五頁後七行吉里舊作揭里今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閔思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百二十 史部

春明夢餘録卷六十九　吏部侍郎孫承澤撰

川渠

通惠河即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泉遶甕山後滙為七里濼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内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内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元

人名通惠焉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脩之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往視還言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古道石閘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閘蓄水令運糧衛所每

船二十五隻造一剎船自備米袋挨次剎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臣等同叅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疏稽考回奏看得閘河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内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徑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袤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因脩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窪處開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二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

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闊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折毀那移且以今闊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闊止深四寸況春夏天旱泉脈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剎運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剗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創閘派夫脩挑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碍況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壅淺澀雨潦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決不可開況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為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滙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梁河量

其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瀦水短運剝船雨潦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況河道閘座見成不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決壞淤淺處要逐加脩濬較之欲創三里河工程甚省況前元開創此河漕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事舉行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勅各該衙門會計物料量撥官匠并各營見捺官軍人等自西山玉泉一帶并都城

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脚價實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陳鋭等濬之一年而成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運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踰二歲淺澀如舊嘉靖六年巡倉御史吳仲請復開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王詔往議軌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大船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故閘稍脩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詔可

元史中統二十八年郭守敬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牐比至通州凡為牐七距牐

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大悦特賜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為渾泉而為桑乾河應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常脩築國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濕水至雍奴入笥溝謂之合口是矣隋圖經云濕水即桑乾河也寰宇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縣來南流經郡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又東南與高梁河合按桑乾河即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又名漯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曰桑乾河郡國志云范陽有張

塚臨桑乾河側名為張華村

四明王萱云渾河即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為渾河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渾河奔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為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

板橋甚欹行者率猿臂渡毛骨盡竦萬歷戊子秋九月十六日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勑河臣亟脩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晉陵蔣一葵記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漯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即此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蒼蒼波光淼淼為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又記盧溝河金人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正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為獅形凡一百牀數之輒隱其一　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渡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線如遊龍東望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籠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楊榮脩堤記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所係者大而畿甸之內宜慎其防以為弘遠之圖也歟盧溝之河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而土脉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漸更下流十五里距盧州不遠有白狼窩口時復衝決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為襟帶永樂間屢嘗修築輒復傾圮今聖天子嗣位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勑其務存堅久勿為

苟且庶幾暫勞永逸韋公效命材謀共濟經始於
正統元年冬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匠二萬餘月
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甃培植加厚崇二丈三尺
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成賜名
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以時
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堰
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金口在京西通盧溝河

元郭守敬建議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
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為金口其水自金口
以東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
以來典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接視
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
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
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
善之

三里河在城南元時名文明河接通惠河為漕儲運道
今鐵閘尚存

明初戶部楊茂疏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
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疏濬深濶二十餘里却
將煙墩木橋改作弔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
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
截於內置區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
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
嘉靖中大學士桂萼疏近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
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
言人人殊臣竊以為營度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
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仙
泉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滙七里濼即
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即今之海
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

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置閘以時啓閉初非為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鋭不察其故建言脩復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蓋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既而水急岸狹船不可門未幾即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為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蓋而已惟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脉由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箕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即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修治即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為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為說不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巽巳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按此修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搬剥而已

白河源出邊外經密雲縣霧靈山為潮河川而富河峪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于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潦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濬治焉

水經注云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矣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後寵叛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遣

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渺望無垠按志州城北二十五里有盞兒淀廣袤三頃水上開花浮若金盞而名此即古謙澤也今廢為馬房地鮑丘水即潞河俗名白河以其兩岸皆白沙不產青艸云

高梁河水經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東南經高梁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祖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於高梁河即此

魏劉靖脩高梁河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覩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於高梁河造場開車箱渠高梁河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場長十丈山水暴發則乘場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道渠口以為壽門灑漉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於後世積三十六載至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君少子驍騎將軍平

鄉侯弘受命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遐惟前勳親詣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關內侯逢憚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場長十丈山水暴發則五尺輿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工四萬有餘諸部王侯不召而至襁負趨事者益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穗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是年十月十一日刊石

立表以記勳烈按此河名裹漕河北達京師長店運艘鱗集即通惠河也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金史作劉李河有二大姓居此也大房山孔水入焉石橋跨之形勢鉅麗橋建於嘉靖二十年各處捐銀三十餘萬上助銀九萬三千兩又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自紫荊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處也二河俱有大橋建於萬歷二年橋成上命輔臣張居正撰碑以頌太后功德

潞河一名沽水一名鮑丘水記云通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北山南流

按志沽水有二即東西潞水也源自塞北丹花嶺來合九泉水南逕安樂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西潞河又南逕狐奴城西與鮑丘水合為東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冽五渠也

潞河

潮河在寶坻縣東二十里一名白龍港源自梨河洵河鮑丘河至縣界三叉口合流為糧運河入於海又有柳沽河自玉田縣來渠河自香河縣來俱由縣東南注白龍港故邑有渠陽之稱

霸河距霸州城南三里為白溝河之下流志云瓦河水在城西南三百步與城南之沙塘二河合即寰宇記之

州北達京師二百餘里川原平衍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合胡良河至州界苑家口洪波瀰漫一望無際皆滙於此既滙而盈後乃東流出於丁字沽注白河以入於海入海處呼為飛魚口舊築河堤起涿州東境按固安至州境之趙村務臨津水口經州南關有古城址相傳趙武靈王所築也堤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榆柳以為固其間為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

縣之蘇家橋大城之辛張口而止

新河在漷縣西一名漷河自盧溝水分流至縣界折而為三其一徑東入白河其一為黃漚河東注馬家莊飛放泊

三角淀在武清縣南武清漢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水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西入筍溝志云縣南八十里有三角淀周迴二百餘里即古雍奴水也筍溝其別名耳筍溝水自范

甕口王家陀河及劉道口魚兒里諸水滙於大沽港水經注謂筍溝水滙衆川而東注混同一瀆云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又西南合清沽港水流四十里名海口每日潮至楊村云

附新開河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明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焉

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此蓋唐蹟也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築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史楊博請捍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三年總督劉燾發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

萬悉用小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上嘉燾賜賚之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較舊河近十餘里有司以聞命祭河神

水泉

玉泉在玉山東北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為螭頭泉從螭口噴出鳴若雜佩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潴而為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往時翰林學士黃諫品泉水自郊畿論之以玉泉為第一自城內論之以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

水源頭在香山之北兩山相夾諸泉湧出流至退谷傍伏行地中至玉泉山復出

丹砂泉在香山下相傳為葛稚川丹井井二一泉水上湧一泉水橫流味極甘冽

卓錫泉在甕山之陽泉傍有寺曰碧雲其泉湧出繞寺而出

龍泉自金山西山下湧出滙而為池甕石為暗渠引水伏流約五里許南經功德寺前入西湖

清冷泉在京城西三十里覺山之頂味甘冽

魚藻池泉在南城東南一帶皆泉元人三里河之源也今坎而為池以養魚舊有瑤池殿

金井在京城南魏村社永樂間嘗駐蹕於此賞其甘冽遂命甃之

義井在京城西南二十五里四圍沉碧相傳為唐時置滿井在東直門外有泉湧出冬夏常滿

公安袁宏道紀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二十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門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鴈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初開而泠光之乍出於

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曉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罍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記已亥之二月也

閩人蔣德璟記出安定門從北郊壇遶後取西北過大教場一望空濶雪殘土潤行麥田間頗有幽致二里許荒村數家錯落柴扉折而入即滿井也井三面皆窪池而井獨高黝不見底因繫石於綆測之可二十五尺下皆樹根也根下復得丈許其溢井幹而出為小石亟受之上有亭亭四周為小大可一丈圍井千百年常滿大旱不縮大寒不冰

石溝蜿蜒而下滙於池遂與東南水會於通州鴻寶云其奇不如濟南趵突諸泉然皆地旺氣濆湧而成予謂自太行山迤邐數千里至西山一帶其勢甚雄散而平陂結為都城宜吉氣之隨地起也北人疎朴徧尋無碑碣可讀僅環池柳十餘株古者腹穿橫斜入畫泉味甘冽予為獨酌一盂而弟瓏兒焞亦至鵬洲出所携酒蔬就村榻環坐限韻作詩各一律轟飲良快日且西復移榻井前酌數

巡而歸

龍潭在盧師山潭廣丈許上有巨石覆之其下深不可測有大青小青二龍潛於此二龍出則雲氣隨之歲旱禱雨輒應歷代相傳俱有封號立廟於潭上歲時祭祀九龍池在皇陵翠屏山下出泉九穴鑿石為龍水從吻出瀦而為池

學士程敏政記成化戊戌有事於西陵自昌平尋九龍池迤西山而南絶小磵磵小騰沸石齒間馬

為之前却踰碉望前峰趨之失道徑茂淤入灌莽中遇樵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草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塍稍寬處輒有蒲並叢翳鷺鴛泳游其下自朱門入池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黄甓石琢九龍首嵌西垣下呀然張頷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壁千仞嶢削如斧鑿痕泉脈出其中山脚為小石方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中影沉沉紺寒門稍東為月關洩水水淙出關東為小渠過石梁乃縈迴西入山下田即前所見者予命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然聽陵卒道文廟駐驆泉上事久之乃去

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新屯廣一畝許流入清河以資糧運

百泉在州西南四里平地湧出不計其數中有三大泉潤徑丈許一曰源泉一曰黄泉一曰響泉是也又有龍泉出州東南五里之龍泉山温泉出州西北二十五里之湯峪虎眼泉在昌平舊縣西北城下流至豐善村入榆河

聖水泉在房山下又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峪出湯泉上方寺在山絶頂有泉如斗汩汩不絶

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懸崖千尺石竇如門深不可測

時有白龍出焉樵牧往往聞絲竹音有人乘桴窮源五六日無所抵惟見仙鼠晝飛赬鱗游泳而已唐開元歲每旱必遣使投金龍玉璧禱之立應金大和中有桃花瓣浮出其大如當五錢按孔水洞今訛為雲水洞距上方寺南十二里

湯泉在薊化西北福泉山下

王綏山衡記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截業正鎖驛道道傍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禦功也又二

十里為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為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溜溜然若不可嚮邇即而俯之靜若元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沖泡起於下大小蠲蠲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頡頏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委於牆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為簷除

甃為小方塘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龍張舌噴泉甚怒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焉蓄寒水浴者時其温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愕問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益數武之内而水火共鼎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人王氏詩未有溶溶一脈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腸之語顧見塞外諸山層複如青蓮瓣長城為帶金湯屹然相與歎山河兩戒之不偶時有老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為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戍堞樓櫓即小小臺館皆有意要於不可易常因材於山因力於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於斧斨畚鍤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内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為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鼙鼓寓軍興可以遊觀寓蒐閱今一切絞急迫促文武吏局促自守此佳泉怪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聞且有以為禁者嗟乎欵堅而網密者數十年於茲矣蓋昔之敝竇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

春明夢餘録卷七十

史部侍郎孫承澤撰

陵園

京東北平谷縣境内漁子山有大冢俗呼軒轅臺相傳為黄帝陵舊有廟今把黄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内舊云在橋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鼎湖龍髯之説則益荒唐矣薊州東北有崆峒山問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元鶴謂為黄帝時物恐亦神其説耳

燕昭王墓九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在府西清河岸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狸化為書生欲往見司空張華時墓前華表亦神語班狸曰張公難籠絡子非但自誤亦且誤及老表遂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令雷煥謂華曰此千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者聞華表歎曰老狸果誤我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然以照之狸露真形

燕靈王墓在城東金大定中改葬兩墓相連東墓之柩題其和云燕靈王舊舊蓋古柩字

秦太子墓在大城北段堤村始皇巡狩駐蹕於此幼子亡葬此

遼章宗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上京貞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於其麓宮成名曰盤寧命判大宗正寺京等如上京遷太祖太宗梓宮葬大房山太祖陵名曰睿陵太宗陵名曰恭陵

宣宗葬德陵章宗葬道陵二陵在大房山東北

萬壽王冢在阜城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遇大喪棺用楠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合為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襖皮帽靴襪繫腰盆盂

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碗碟匙箸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馬蹴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疏云國家於歷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絶無陵所但權於府西廟址掃楷席幄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實無陵臣以為通罷之便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巳卯營山陵於昌平縣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時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翬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徧閱諸山得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陵前為總神路又為門門外刻石文武大臣象獸石柱及牌樓南為紅門門內為拂塵殿外為石牌坊各陵寶城正前為明樓樓前為石几筵又前為祾恩殿為祾恩門各陵殿舊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壽山始名殿曰祾恩殿門曰祾恩門祾恩門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庫神之名也恩者罔極之恩也門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庫神厨宰牲亭

明成祖文皇帝后陵曰長陵

明仁宗昭皇帝后陵曰獻陵在長陵西

明宣宗章皇帝后陵曰景陵在獻陵東

明英宗睿皇帝后陵曰裕陵在景陵西

孝肅皇后祔

明憲宗純皇帝后陵曰茂陵在裕陵西

孝穆　孝惠皇后祔

明孝宗敬皇帝后陵曰泰陵在茂陵西

明武宗毅皇帝后陵曰康陵在泰陵西南

明世宗肅皇帝后陵曰永陵在景陵東

孝烈　孝恪皇后祔

明穆宗莊皇帝后陵曰昭陵在康陵西南

孝安　孝定皇后祔

明神宗顯皇帝后陵曰定陵在昭陵北
孝靖皇后祔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在裕陵東南
孝和　孝純皇后祔
明熹宗悊皇帝陵曰德陵在永陵東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陵在西山前為
享殿為神庫神廚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於門
左嘉靖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建於陵
門之外
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知
州岑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
乃楊應能也自言此非吾姓名自金川失守大內
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
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十五
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
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迤

邐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殆盡早晚入土
無能為矣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於巡按御史奏
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
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
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
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
視老佛亮見即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
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
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
內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載史仲彬致身録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
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
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儁僅其實為我
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
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

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常脩築國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濕水至雍奴入笥溝謂之合口是矣隋圖經云濕水即桑乾河也寰宇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縣來南流經郡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又東南與高梁河合按桑乾河即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又名漯河以源出朔州馬

自雲南至廣西紿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為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黃紙為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真姓名為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錮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邊衛

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應祥一事誤耳

顧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為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於紀傳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髣髴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業已漸弛於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

可摩而飛何地不可插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戀於京師一抔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捕官搜姦爬梳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誑以為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禮葬乎此兩說姑以意逆之存疑可也

崇禎十五年給事中沈胤培疏竊見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奉旨着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

脩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謚建文於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木疏言建文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潢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祭祀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傍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謚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刋暨萬歷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等疏而奉有建文事蹟着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

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脩其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神宗霈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為少帝乎位號依然並未如景泰之追廢為郕戾王也且建文得統於高皇帝尤非若

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於易世之後一則泯滅於數十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亦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即冢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脈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遽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禹遠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臣有四說於此察

觀實錄令建文自為本紀無涸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於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春秋二享掌於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鞏都尉上疏請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禎帝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蓋建文之死史謂葬以天子之禮所葬之地南中杳然也又傳謂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在退谷幾經尋訪又杳然也崇禎帝謂其無陵信矣然加號存年之典卒未舉行誠缺事也

附載

洪武乙卯冬十月詔定陵寢朔望節序祀禮時禮部學士樂韶鳳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十五年夏遣使訪帝王陵寢先是上閱宋史見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遣翰林編修蔡元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並

具圖以聞於是陳州有伏羲氏商高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巩宗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鄧神農氏寧遠舜帝延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咸寧漢文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帝扶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蒲城唐憲宗涇陽唐宣宗滑縣高陽氏高辛氏內黃商中宗順天元世祖東平堯帝曲阜少昊氏趙城媧皇氏滎河商湯王會稽夏禹王

宋孝宗凡三十六陵是年遣官行視帝王陵寢遂禁樵牧設守陵戶陵二人三歲一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皇帝即位遣官祭告嘉靖中又有武功妾嫄后稷之祠慶都堯母之祠二十六年令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馬如違者以大不敬論

躬謁陵寢記萬歷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謁陵行春祭禮辛亥發京次羣華城從官行

禮畢薊遼總督官梁夢龍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及昌平州官吏師生朝見於行宮賜元輔張居正及次輔張四維申時行膳酒有差壬子駕發羣華城至天壽山紅門降輦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陞輿上駕前導后妃後隨至感思殿侍膳畢上陞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駐蹕感思殿祭日質明上具青袍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乘輿至長陵門東降輿皇太后后妃於陵殿左右設障屏少待導引官導上至左門外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至拜位奏就位詣前上香上三上香跪訖復位四拜傳贊同奠帛行初獻禮導至御案前獻帛導至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又導至文皇后御前獻爵復位跪傳贊衆官皆跪讀祝俯伏興平身傳贊同亞獻禮終獻禮執爵者代獻四拜傳贊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退拜位之東捧祝帛官上幄次即次出先

謁永陵侯駕執事官徹牲設酒果脯醢上奉兩宮
皇太后率后妃入女官奏就位行四拜禮奏上香
女官捧香皇太后三上香訖奏復位跪皇太后跪
后妃皆跪上跪於皇太后之左讀祝官跪於上後
讀訖奏興四拜禮畢出次詣永陵昭陵行禮如長
陵是日遣公徐文璧侯李言恭伯陳王謨杜繼宗
陳景行李偉分祭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
都督沈至祭景皇帝陵寢李鶴祭恭讓章皇后中
官祭憲廟廢后吳后都指揮僉事將克謙祭哀冲
莊敬二太子各陵園侯張建元祭天壽山神初擬
本日仍駐蹕感思殿聖母與上聞陵所艱於得水
且因念六軍恐難以久屯必須當即日駕回鞏華
城以扈駕謁陵行禮畢賜輔臣張居正張四維申
時行白金紵幣諭兵部以遼蓟昌平迎駕官軍防
護辛苦給賞如京軍例又次賞宣大頂關防護官
軍以示朝廷撫恤恩優垂念邊兵之至意諭戶部

曰朕茲躬謁山陵經過地方百姓勞苦本年分田
租量與蠲免以示優恤甲寅駕發鞏華城暫駐蹕
功德寺行宮復賜輔臣酒膳奉兩宮聖母后妃御
龍舟回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於西直門迎駕
上還宮是行也上自發京以至還宮往來皆乘馬
諸供億悉從省約居人老幼扶携載道瞻仰歎頌
達於遠近戶部請照隆慶二年例昌平州宛大二
縣免十分之五從之
察勘皇陵紀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
成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
馬都尉萬煒鞏永固宣平伯衛時春禮部尚書林
欲楫侍郎王錫袞蔣德璟來中極殿時臣璟方病
瀉即力疾入午門直房同王公小坐旋入左掖門
纂修館待林公頊之諸公及內閣四位俱到入皇
極殿旁直房坐是時方祈雨用青布袍角帶而上
傳令用青錦繡本等服色諸臣相顧未敢信內璫

亟趣之急令辦官出持袍帶入換交揖畢即同入弘政門内瑞再趣云上御中極殿已久即魚貫入中左門循殿垣高下可四十級到中極殿外鞠躬入分東西班檻外一拜三叩頭畢上曰卿等進來攝齊入殿内東西立上曰成國公等過來禮部過來同過中跪上曰孝陵為高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窑取石斫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於原額四窑外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回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勲戚六人各通職名奏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不敢輕徇情面等語尚書欲揖奏勘陵須用通曉地理者同去聞有上林苑監楊應祥頗曉堪輿可取來同看上命即取楊應祥來左侍郎錫衮奏臣向為南京

司業祭酒頗知孝陵事體上遽令勲戚諸臣起惟禮部三臣面對錫衮復奏孝陵自花山以下屬句容以上屬上元向有祖窑四箇天啓後漸添頗多宜行拆毀右侍郎臣蔣德璟奏孝陵在鍾山古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為形勝其龍脈從茅山來歷燕岡武岐華山白雲峯龍泉庵一帶至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内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窑若碍龍脈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見宗室舉人朱統鎮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關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

又前歲有涇縣百姓全大功疏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照管上曰是全大功閣臣旁立對曰是全大功臣再奏泗州地稍低聞大水時幾沒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脈來處聞亦有開鑿池塘者上傾聽曰這奏向不曾聞得顧問閣臣皆謝不知上命臣等起來隨曰賜宴坐臣等出檻外跪謝因叩頭言時方祈雨齋宿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又謝不敢坐上命即遵旨入坐隨命内瑞布席計十

三人各一席四閣臣及林尚書同坐係長桌用金蓮花杯臣德璟同坐鍍金蓮花杯杯高大如瓶圓可四寸下有三小蒂承之旁有荷柄儼然一大蓮花也其勲戚諸席在西皆御膳所自備蔬果各席可三十餘器皆精潔席各二花瓶插蓮花中瑞云未入時上自就各席觀之且手自安花云隨召光禄寺官八人入行酒酒有異香皆出御厨非光禄辦也酒三巡湯三飯一而上以齊不用酒既畢出席謝上曰右侍郎來德璟出班將過上連曰右侍郎蔣德璟來臣即過中跪上曰上來膝行數步上曰再上來再膝行數步如是者三距御座可丈許上曰汝纔奏的再奏來臣對孝陵前對茅山後枕大江高皇帝弓劍之所自當慎重上曰泗州鳳陽事再說來臣奏臣未曾到鳳陽亦未知其詳只部中見全大功疏是如此說祖陵只禁附陵二十里此外皆與民同所以愚民不知間有開鑿

灌注須查果係龍脈與否如不係龍脈則民生水利亦當照管其泗州因高郵一帶地勢亦低聞下面閘板不甚消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淹浸之患上顧問閣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并踏勘閣臣承旨訖臣璟將叩頭起上又令再奏來臣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為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都從全眞是帝王萬世靈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崑崙山發脈來臣奏誠如聖諭儒者言南北兩戒為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為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收住上曰這北戒是至天津入海麼臣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入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窪口上曰

西山一帶亦當照管起來傍立上迴顧久之即曰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尚書來三臣同過上曰今命卿等三人特往南京孝陵會同奉祀及守備神宮監禮部禮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脈經行處并左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窑房悉行拆毀樹木椿楂或宜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宜行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並嚴行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參奏治罪欲楫奏楊應祥江西人今丁憂回籍恐不在家有原任禮部郎中今陞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係臣舊屬官如楊應祥不在即取王應華來上曰一并行文取來因賜成國公路費二百兩綵緞二十表裏新樂侯路費一百五十兩綵緞十五表裏尚書林路費一百兩綵緞十表裏命再賜茶即同出檻外叩頭而出時天氣尚熱闕四大門薰風習習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一片黃金璀璨也內置金椅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問覽案上文書司禮監大璫傍立侍而諸臣坐真盛事也祖制宴羣臣皆在午門外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儒臣入萬歲山廣寒殿又召遊太液池皆賜宴嘉靖中賜宴西苑然不聞侍坐亦不聞在中極者蓋正統後坐禮久廢今上崇禎十三年始議行之而中極自賜宴親王外從來未有也是日上立傳內閣取朱統鏌全大功本查統鏌疏在丁丑四月全大功疏在丁丑閏四月閣中不知也搜尋久之始上然當時僅票統鏌疏有祖陵泄水故道宜清孝陵來脈小民鑿石及句容建坊祭葬事情著該監撫按作速脩理禁飭而大功疏則票已有旨而已上遂特發旨二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泗二陵察勘事情仍鑄關防給勅書以行禮部侍郎臣蔣德璟恭記

附蔣德璟鳳泗皇陵記泗州與盱縣夾淮而居

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沿淮北行十里渡小河即基運山也山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稱基運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氣葱鬱古栢萬株數百步為紅門旁即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自讓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豎石闕四石獸十六石馬六内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内三黄幄置神座德祖元皇帝后居中南向即高皇帝高祖也懿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寢神宮御器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即熙祖陵所稱萬歲山者也高皇帝以世湮遠不輕祖故斷以德祖為肇基而德懿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於熙陵寢殿行望祭焉龍脈西自汴梁由宿虹至雙溝鎮起伏萬狀為九岡十八窪又右為柳山為朱山即八窪從西轉北亥龍入首坐癸向丁一大坂土也殿則子午陵前地平壠數百丈皆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遠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為汴河

其左為徙湖為二陳溝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水皆從西來遶陵後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逆水也又前即盱眙縣治米芾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峯巒橫亘八九與陵正對即面前案山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陵後則明堂九曲水遶玄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汴湖又後二百里為黄河又數百里為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内北戒帶河南戒雜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遶南東北惟龍自西來稍高耳陵左肩十里為掛劍臺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為龜山即禹鎖巫支祁處又左為山北至清河縣即淮黄交會處也陵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九岡十八窪又右為柳山為朱山即汴梁虹宿來龍千里結穴眞帝王萬年吉壤縣令孫徵奎云大水時殿前可一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稍斜射而東一帶

人家敝塞案山似於明堂為礙耳午飯祠祭署朱君所因與瓏嵐酌數巡而歸謹按圖說稱熙祖世為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挈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醇厚居焉泗人社會常推為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臥屋後楊家墩下墩有窩遇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必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必生葉亟呼熙祖起祖故熟睡道士乃插枯枝去十日後熙祖侵晨往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見熙祖在旁因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語祖曰若有福歿葬此當出天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熙祖歿因葬焉甫封土即白成墳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携南昌肝胎臨泗三王及曹國長公主遷於鍾離東鄉肝胎之木場里淳皇后見一異人脩髯奇貌黃冠朱裳象簡授白藥一丸神光煜煜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歷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丁丑丁未也迺葬期甫歲餘耳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也舍旁故有二郎廟時聞空中語亟徙去至晚果徙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池嘆曰家貧乏襁褓具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衣之今傳為紅羅障其生處常見五色王氣世名明光山有紅廟在焉廟在肝胎縣靈跡鄉距縣百二十里及高皇帝龍飛定鼎金陵追尊四代已建仁祖淳皇帝陵於鳳陽因命皇太子至濠泗祭告祖考妣於泗州然未識元宮所在時向城西濒河憑弔歲時遣官致祭洪武十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貴從軍于外年老始歸即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出居處葬處備陳靈異始末貴故偕熙祖北渡者上即命皇太子至泗修建陵寢號曰祖陵命禮部製造三祖考妣冕冠服瘞殿後每歲大小二十六祭

設祭田一百四十五頃僉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
因授貴奉祀四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署事當貴
面奏陵圖時恩賜田宅鈔錠金帶衣服等物寵賚
有加令置祠署於貴先人所居之稍北其東南即
熙祖舊屋其特賜奉祀官世為葬地及貴子紱襲
前官高皇帝名入謹身殿賜膳一桌復賜御前子
鵝肉諭以莫嫌官小與國同濟而楊家墩者宋保
義大夫楊浚大理寺評事楊栟墓也命改遷於陵
西之黃岡里復諭戶部免守陵戶役及一應雜色
差糧嘗曰濠泗實朕鄉里陵寢在焉人民理宜優
恤諭署民曰隣近荒田儘力開耕永不起科不屬
有司衙門諭署官曰你衙門裏無刑名造作也不
刷卷嗣是文皇帝駕過泗州詣陵祭告賜金飾鞍
馬鈔錠田地四十四所並服役百戶內侍等官又
命朱貴子紱諭泗州降有功駕渡淮仍以令牌召
紱至營賜坐溫語移時賜父老牛酒慰勞焉列聖

承統皆遣重臣祭告景泰時以不雨弘治時以大
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山石墜以基運山從祀
方澤以皇嗣未生以脩陵工完皆遣重臣祭告萬
歷二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殿宇門墻及湖
水衝激東南角岸命南工部郎郭子章脩理并砌
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禮侍曾朝節南工部郎沈演
周詩再築護堤二道

春明夢餘錄卷七十

2752234

Z121.5/Y74

1991年10月24日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舉人臣韓騰